

第十一冊 儒學類之一

論語講要 上、下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編輯委員會 印行

李炳南老居士全集

儒學類之一

論語講要 目錄

開卷語 五

(上論)

前言 一

學而第一 二

爲政第二 四三

八佾第三 八七

里仁第四 一四三

公治長第五……………一七三

雍也第六……………二一五

述而第七……………二六一

泰伯第八……………三二三

子罕第九……………三六一

鄉黨第十……………四〇三

(下論)

先進第十一……………四三七

顏淵第十二……………四七七

子路第十三……………五一五

憲問第十四……………五五九

衛靈公第十五

.....

六二七

季氏第十六

.....

六七一

陽貨第十七

.....

七〇七

微子第十八

.....

七六七

子張第十九

.....

七九五

堯曰第二十

.....

八二七

開卷語

論語，記至聖先師言語之書，自古爲學者所必讀。至聖孔子，談學論道，答弟子時人之問，所言皆至理。語及詩書易禮春秋，凡所指點，皆扼一經之要。故欲讀聖賢書，求真實理者，當自讀論語始。

雪廬老人，東魯純儒也。早年入衍聖公幕，後隨孔上公遷寓臺中。暇時勤宣內典，教授儒經。晚年深感時風不競，聖教不彰。乃設論語講習班，廣接文教各業有心人士，定期講習。此卽老人講授言辭，學者筆記之，名爲講要，連載明倫月刊。老人辭世生西，諸弟子議以此記入其全集。遂以明倫所載之文，編輯成冊。分由諸子校讎，再經脩潤。淹遲至今，始告付印。

論語二十篇，爲魯論篇數。其中章次，不相聯屬。雪公取述而篇志道章，以道德仁藝爲綱，俾學者知其要指。道乃人之心體，卽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是性天然而有，寂然不動，而人不自知。德者由體所起微動之相，亦卽初動之心念，人亦昧而不知。仁與藝，皆是體相所發之大用。仁者親也，厚以待人，推至於物，乃用之根本。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以及一切藝術技能。讀論語者，要在知有是道。知而脩之，則漸與俗習相遠，與天性相近。脩至極處，則無俗習，而唯自性，卽至聖人之境。聖人通明無礙，無所不能。脩是道者，須依事相而行。禮樂以至百工，施於政教百業，皆事也。事本於仁，去爭行讓，公而無私。初由勉強而行，後則安而行之，入形而上，動念是道，聖功成矣。二十篇中，諸章經文，有說體者，有說相者，有說

用者。學者以此四綱，繹其經義，綱舉目張，其庶乎學之有道矣。

論語第一章，子曰學而時習之。習者，習其所學聖言聖行也。時習者，無時而不習也。使學而不習，習而不恆，皆非夫子所曰學也。如學夫子溫良恭儉讓，而好奢如故，與人爭奪如故，學習云何哉。又如學恕道，則須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須如子貢終身行之。論語二十篇，皆當如是學。詩書易禮春秋，亦如是學。必如是，乃能希聖希賢也。

民國九十二年第二癸未季夏月記者敬識

論語講要
(上論)

論語講要（上論）

雪廬老人講述 弟子徐醒民敬記

前言

今講此書，注重學道，並以立人格、知天命爲學道之本，其沿革等從略。

論語乃孔夫子與弟子講學之語錄。何人記錄，不能確定。漢劉向謂孔門羣弟子選記。宋程子意爲有子、曾子門人所記，因書中稱孔門弟子皆爲子某，惟稱二子爲有子、曾子。

論語凡二十篇，其中或因文字演變，或因錯簡，而有難講之處。講時有不能通者，取闕疑。讀古人書，尤其讀聖賢書，必須恭敬，遇有疑難者，可加小注，不可妄改。

論語二十篇，各取首章第一句之二字或三字爲題。

論語講要 學而第一

人非生而知之者，故人生來即須求學。學，覺也。學喻開蒙，學然後知不足。故二十篇以「學而」爲首。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此第一章。子，古時男子之美稱，此稱孔夫子。研究任何學問，首須明其作用。前清人學論語，用於科舉考試，吾人今日用於復興文化。天地人號爲三才，天地皆有好生之德，人爲天地之心，應具天地之德，始可稱之爲人，此爲中國文化。學即是學作人之道，初學爲士人，以至學爲聖人，皆不離學。時

乃時常，習乃練習，說卽悅。時常練習，所學有成，故喜悅。

朋，志同道合者。學儒必須尋師訪友，學有所得，又有志同道合者自遠方尋來請教，樂得天下英才而教之，故云樂。

學在自己，用由天命，學成而人不知，不得其用，天命也，君子何慍之有，故曰不慍。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孔子弟子，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人身來自父母，兄弟情同手足，故須孝弟。孝經說孝甚詳，簡

言之，普通人盡孝，其始爲養父母之身，進而順父母之心。他如求學必勤，戰陣必勇，居官必廉，皆是孝子行爲。孝弟之人處社會，少有好犯上者。不好犯上，則必不好作亂，社會由此安寧。

務者求也，本卽根本。君子脩道必求其根本，本立，則得其仁，得其大道。何謂根本，孝弟是也。

【雪公講義】

【按】此段經文，列於學而之次者。據史記及唐宋諸儒之說，均謂有若之言似夫子，曾立而師之，故成書者尊之。此以人而言也。又有云：古之明王，教民以孝弟爲先，故次列之。此以事而言也。

因上二說，引起諸多異議。有謂起句「其爲人也孝弟」，結句謂「孝弟爲仁之本」，終屬未通。遂有多人各本考據，謂「仁、人」古通，仁當人解，於義爲長。簡舉各說如後，而主仁者仍守不變。

【考證】

陳善捫蝨新語，王恕石渠意見，焦氏筆乘：「何比部語予……」，朱彬經傳考證，劉氏正義，宋氏翔鳳鄭注輯本等，餘難備舉，皆引據以此處之「仁」當作人。宋儒本好更張，獨此處仁字照舊未改。但程叔子謂性中有仁，何嘗有孝弟來。謝顯道謂孝弟非仁。陸子靜直斥有子之言爲支離。王伯安謂仁祇求於心，不必求諸父兄事物等說。未免門戶紛爭，幾不似註經，而似闢經矣。

【按】

仁人古同，典籍確有。然與此段經文，仍難圓融。何以

不「其爲人也孝弟」句，亦用仁字。一段文理，而用古今兩字，例不多見。

【考證】

邢疏，此章言孝弟之行也。學經室集云：孔子道在孝經，有子此章實通澈本源之論，其列於首篇章宜也。又孫詒仲曰：仁之發見，其切近而精實者，莫先於孝弟。陳天祥四書辨疑云：孟子言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與此章義同。蓋皆示人以治國平天下之要端也。

【按】

愚於此段經文，惑於羣言，數十年不解，近匯所研，妄有所探，以孫陳二氏之說，深得於心。再依各經之文，以作訓言，略述拙見。

此章似承學而所來。學者何，內明德格致誠正，外新民脩齊治平。內爲體而外爲用。內體本仁，外用行仁。夫子

之學，既是仁學，故處心行事，無不是仁。禮大學篇：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此章人孝弟脩身也。中庸云：脩身以道，脩道以仁。鮮犯上，家齊也。不好作亂，國治也。大學云：一家仁，一國興仁。此言脩齊治平之學，皆依仁而興起。

其下四句，乃有子引孔子之言以實之，考證列後。君子務本，指脩身也。本立道生，中庸篇云：脩身則道立。言其所學而有立，兼內與外見而知行也。孝弟爲仁之本。說文仁爲人與人加厚之義。中庸篇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行仁以孝弟爲本，以孝弟爲大也。此章分明文承首章之學，而統論孔子之崇仁，故次列之。全章文從字順，原始要終，非專言孝弟，更不獨專尊有子也。

【考證】學經室集論仁篇：此四句乃孔子語。而本立道生一句，又古逸詩也。雖漢人引論語往往皆以爲孔子之言，但劉向明以此上二句爲孔子之言。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此章謂巧言令色之人少仁。鮮仁之人，難與共事。

巧言，善於辭令。令色，以容貌悅人。仁由本性而來。中庸云：「天命之謂性。」治國平天下，必須明性。性難明，必須學道。道仍難明，遂講德。德猶難明，遂講仁。仁从二人，人與人相處，須講厚道。巧言令色之人，仁厚既少，與言道德更難。學仁者多於此處省之。經文：「鮮矣仁。」鮮仁，是少仁。古注或說爲無仁，則非經義。

【雪公講義】

【考證】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今舉四端。以其爲言與色，可爲取法者。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曲禮曰：儼若思，安定辭。

○又曰：禮不妄悅人，不辭費。

【按】此四端皆言色之誠中形外，於人信而不欺。仁者人也，故不害仁，自無巧言令色之弊。再此章提出鮮仁之人，正與前章崇仁互映，或編者類聚有意。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爲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曾子，孔子弟子，姓曾名參字子輿。參讀森，輿，驂也，參亦可讀驂。孔子嘗曰：「參也魯」。然勤能補拙，人一能之己百之。夫子之道，終由曾子一以貫之。

此章敘曾子爲學之工夫，每日以三事省察自身。一省爲人辦事是否盡忠。忠者盡其全力也。二省與朋友交是否言而有信。信卽不欺朋友，亦卽不欺自心。三省傳習，受師之傳，行之也否？傳授生徒，先自溫習否？忠信傳習三事不闕，方能安心就寢。傳不習乎之習字，與前章學而時習相映。忠信是學習之要點。

【雪公講義】

【考證】禮大學篇：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本篇：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述而篇：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按】道德仁義禮樂，以及脩齊治平諸端，均須以忠信爲主施行之。具此篤純始得其成。學亦如之。仍與崇仁求學互映。至「日」字、「三」字，各註紛然，要在省身，餘不拘泥求異。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此說國家大事。道，包咸注作治字講。乘，音勝，兵車也。

古時能出千輛兵車，謂之大國。治大國有五種要道。敬事者，事爲國事，敬爲謹慎。信者誠信。爲國者必須舉事敬慎，與民誠信。財物出自民間，必須節用。大學云：「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此爲理財之要。愛人者，知民之疾苦，愛養之也。使民以時者，農工商民各有忙時，不在其忙時使之也。敬事而信，則民悅服。節用物力則足食。愛人、使民以時，則足兵。敬事、誠信、節用、愛人、使民以時，具此五者，方能治國。

○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弟子。求學之人，學必有師，故稱弟子。所求之學有其先後。孔子以四科施教，德行，言語，政事，文學。首爲德育，先正其心也。後爲文學，游於藝也。

入則孝。此說在家庭必須孝養父母，身心俱安，而養心尤爲重要，貧士菽水承歡，卽是盡孝。

出則弟。弟亦作悌。讀替音，又讀第音。出外求學，或作他事，則行弟道。皇疏：「善兄爲悌。」邢疏：「弟，順也。」在家能孝，自能善事兄長，敬順兄長，以順親心。是謂之弟。出外，推此事兄之道，以待年長於己者是爲出則弟。

謹而信。行爲謹慎，言而有信。竹氏會箋引周易乾文言：「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以證信屬言，謹屬行。

汎愛眾。博愛眾人也。與眾人交往，注重博愛，以養其平

等容眾之德，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親仁。擇仁者而親近之。汎愛眾，無選擇。此從仁者學習，故須選擇。

行有餘力二句。行是實行孝弟等五事。行此五事以外，卽是餘力。弟子求學，當先以此五事爲本。行此五事，非無餘力學文，是言學文先求其本，無本之文不可取。故云，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學文，馬融注：「文者，古之遺文。」邢昺疏：「注言古之遺文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雪公講義】

【考證】程子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脩其職而先文，

非爲己之學也。

張南軒曰：非謂行此數事有餘力而後學文也；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

【按】

張語較程語義達，可遵也。陸隴其松陽講義，載於論語集釋，可參考之，則知今之教育與今之學風矣。

（陸隴其松陽講義：大抵人之氣稟雖有不同，然亦差不多；只是從小便習壞了。氣稟不好的，固愈習愈壞，卽氣稟好的，亦同歸於壞。童蒙之時，根腳旣不曾正得，到得長大時，便如性成一般，卽能回頭改悔，發憤自新，也費盡氣力；況改悔發憤者甚少，此人才所以日衰，皆由蒙養之道失也。後世爲父兄者，有弟子而不教，固無論矣；卽有能教者，又都從利祿起見，束髮受書，卽便以利

祿誘之，不期其爲大聖大賢，而但願其享高官厚祿；這個念頭橫於胸中，念頭既差，工夫必不能精實，只求掩飾於外，可以悅人而已。教學如此，人才安得而不壞哉。爲人父兄者，胡不一思，而甘使子弟爲俗人也。）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

此章說倫常之義。倫者五倫，常者不變也。此爲人倫之學，時代有變遷，此學不能變。

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

賢賢，上賢字作貴重講，下賢字作賢德講。易色，易作輕字講，色是美色。此明夫婦之倫。夫婦重德不重色，以正人倫之始。事父母能竭其力，此理之當然。君者國之領袖，國爲大團體，既曰事君，則必先公後私，故曰能致其身。公教人員，食於民，當以民事爲先。交友必須信實，辦事、言語，皆無欺，可謂有信。五倫爲學之本，行在五倫，卽是學矣。

劉氏正義：今案夫婦爲人倫之始，故此文敘於事父事君之前。漢書李尋傳引此文，顏師古注，易色，輕略於色，不貴之也。

【雪公講義】

【考證】集解：孔曰。易色，言以好色之心好賢，則善也。

皇疏：凡人之情，莫不好色，而不好賢；今若有人，能

改易好色之心以好於賢，則此人便是賢於賢者。

陽湖劉申受言：是關雎之義也，此賢賢易色，指夫婦之切證。

論語述何曰：（節）六經之道，造端乎夫婦，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故首舉之。

吳氏曰：子夏之言，其意善矣。然辭氣之間，抑揚太過，其流之弊，或將至於廢學。

（附）翁方綱論語附記，亦載吳氏此條。疑係陸隴其門人吳元音者，曾協編四書大全，或以爲同時之人，姑隱其名。劉正叟曰：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吾必謂之已學，蓋此等非學不能也。

【按】此章之首，愚采陽湖劉氏及論語述何等說。蓋於首次等

章，皆一脈絡，而於有子一章，尤足證其義旨。

雖曰未學二句，只采劉正叟氏之說，不致後學謗經。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此章講法有二。其一：

「君子不重則不威。」重者，莊重。威，是威儀。君子不莊重，則無威儀。

「學則不固。」孔安國注：「固，蔽也。」焦循論語補疏引曲禮鄭康成注：「固，謂不達於禮也。」焦氏以爲：「不達於禮，是爲蔽塞不通。」蔽塞，不達於禮，所以不莊重。求學

則不蔽塞，故云學則不固。

「主忠信，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此說學。鄭注：「主，親也。」親近忠信之人，以忠信之人爲師。學須有師，又須交友。無友不如己者，如字古注有異解，一作似字講。茲從之。不如己，指在脩養道德方面不似我，例如我講求忠信，彼則講求詐術，彼我志不同，道不合，不能結交爲友。無友之無，舊文作毋，義爲勿。無友不如己者，卽是勿交與我道不同之人爲友。人有過，而不自知，師友知而告之，則勿憚改。鄭注：「憚，難也。」有過，勿難於改也。

又一講法：

「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主忠信。」君子不莊重，則無威儀，學則不堅固。欲其堅固，須以忠信爲主。皇疏：「忠

信爲心，百行之主也。」故以忠信爲主，所學則堅固，其人則能莊重而有威儀。

「無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講法如前。

揚子法言脩身篇，謂人須取四重。卽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此處好字卽是嗜好。嗜好高雅者，如琴棋書畫等，則有可觀。學者言行貌好皆須學其莊重。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孔安國注：「慎終者，喪盡其哀。追遠者，祭盡其敬。君能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於厚也。」

慎終者。慎是謹慎，終是壽終。父母壽終時，須依喪禮，謹慎治理喪事。父母之喪，以哀戚爲重。故孔注云：「喪盡其哀。」

追遠者。喪葬之後，須依禮依時追念祭祀。追遠之遠有二義。一爲父母去世已經久遠，二爲祖父母以至歷代祖先，距今已遠，皆須追祭以時，祭則必誠必敬。故孔注云：「祭盡其敬。」子子孫孫，如是追遠祭祀，是爲不忘本。

民德歸厚者。邢疏：「言君能行此慎終追遠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聖賢施教，以孝爲本。孝經：「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此章「慎終追遠，民德歸厚」卽是講孝道，厚德由行孝而來。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鄭康成注：「子禽，弟子陳亢也。子貢，姓端木名賜。」

子禽問，夫子周遊列國，所到之國，必與聞其國之政，此爲求得之耶？抑其國君自願與之爲治耶？子貢不答以求之與之，乃曰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必曰求之，「其諸異乎人之求與。」此意是說，亦有異於他人之求之也。程氏集釋引洪頤煊讀書叢錄：「其諸，是齊魯閒語。」其諸之諸，當在字講，即在溫良恭儉

讓五字上。溫者貌和，良者心善，恭者內肅，儉乃節約，讓卽謙遜，具此五者，可謂不求之求，乃令列國之君信而敬之，不疑忌其干人之政，故願推誠咨以政事，實由人君自與。

○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孔安國注：「父在，子不得自專。故觀其志而已。父沒，乃觀其行也。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在，無所改於父之道也。」

此章爲夫子論孝。父在世，子不得專，但觀其心志是否肖父。例如父有善行，則承順之，有不善行，則幾諫之。父歿，子得自專，乃觀其行爲。居喪三年，哀思猶若父存，不改於父

之道。如此可謂孝矣。

經文：「觀其志。觀其行。」古人有謂觀父之志，觀父之行。今依孔注及皇、邢二疏，仍作觀子之志，觀子之行講。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是就善者而言。如不善，則非不可改。然如非善非惡，乃父所守之家中舊規矩，則以不改爲是。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

「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禮，講規矩，不能亂。但在用時，應當以和爲貴。先王，是先代的帝王。王，

是指聖人在位者。先王爲政之道，卽是制禮用和。禮由先王所制立，歷代雖有增損，但以用和爲最美。

皇邢二疏皆以和作音樂之樂講。今不從。依經文和是禮之用。劉氏正義說：「和是禮中所有，故行禮以和爲貴。皇邢疏以和爲樂。非也。」

「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皇邢二疏，由字皆作用字講。此意是說，無論小事大事，皆用禮，而不用和，則於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既知和爲貴，然而專門用和，不用禮來節制，此亦不可行。馬融注：「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爲節，亦不可行。」

皇疏引沈居士云：「上純用禮不行，今皆用和，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信，是一個人說話有信用。義，是合宜。復，古注作反復講。信與義不同，但必須近於義。信由言語表達，信須近於義，則言語可以反復。即反復思維所說的話是否合宜。合宜則守信，不合宜則不必守信。

劉氏正義說：「孟子離婁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唯義所在。是信須視義而行之，故此言近於義也。鄭注云，復，覆也，言語之信可反覆。案，復覆古今語。說文，復，往來也。往來即反覆之義。人初言之，其信能近於義，故其後可反覆言之也。」

皇疏：「信，不欺也。義，合宜也。復，猶驗也。夫信不必合宜，合宜不必信。若爲信近於合宜，此信之言乃可復驗也。若爲信不合宜，此雖是不欺，而其言不足復驗也。」

不合宜之信，皇邢二疏皆舉尾生事例。尾生與女子約會於橋下，女子未來，大水忽至，而尾生爲了守信，竟抱橋柱，不肯離去，被水淹死。史記蘇秦傳，莊子盜跖篇等，均載此事。像尾生這樣守信，卽是不近於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恭是恭敬人，自己要卑遜，但要近於禮，也就是要合乎禮節，這才能遠離恥辱。如果恭而不合禮，便是恥辱。皇邢二疏皆引用周易異卦爻辭「巽在牀下」爲例，說明不合禮。巽是卑順之意，巽在牀下，是卑順過甚。

「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因，孔安國注，以及皇邢二

疏，皆作親字講。宗，作敬字講。意謂所親不失其親，亦可宗敬。亦卽所親的是仁義之人，是爲不失其親。能夠所親不失其親是有知人之明，故可宗敬。朱子集注：「因，猶依也。」意謂依靠亦須依得其人。此亦可學。

又，因作姻字講，宗是宗族之義。婚姻必須慎重選擇，方能不失其親。姻親亦可在九族之內，故云亦可宗也。

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以及劉氏正義，皆引桂馥羣經義證，考據古籍及說文，因不失其親的因字，是婚姻的姻字。可宗的宗字，程氏樹德作宗族之宗講。漢儒解釋九族，除直系九族外，又有父系母系妻系共爲九族之說。因此，程氏解釋：「締姻不失其可親之人，則亦可等於同宗。」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此章要義在講好學。

「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鄭康成注：「學者之志，有所不暇也。」君子是求學求道的人。君子所求者，比食居更重要。所以，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專心求學。

「敏於事而慎於言。」敏字，孔安國作疾速講，焦循論語補疏作審慎講，劉氏正義兼採兩說。君子做事要敏捷，但事先要審慮周詳。君子說話謹慎，是爲慎於言。慎言可使其守信合義。

「就有道而正焉。」有道，是有道德而學有專長之人。君子所學如有疑問，則去請問有道德有專學的人，求其指正。

「可謂好學也已。」照以上所說而行，可以說是好學了。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

邢疏：「佞說爲諂。」鄭康成說：「樂謂志於道，不以貧爲憂苦。」

子貢問：人雖貧窮，而無諂求，人雖富有，而不驕傲，何

如？邢疏：「若能貧無諂佞，富不驕逸，子貢以爲善，故問夫子曰，其德行何如？」

孔子答曰，可也。然而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孔安國注：「可也，未足多。」無諂無驕雖可，但不如樂道好禮。貧而樂道，如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這比無諂更好。富而好禮，則能以恭敬待人，雖對貧賤之人亦能待之以恭敬，這比不驕更好。子貢卽悟孔子之意，便引詩經衛風淇奥篇「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兩句詩問孔子，樂道好禮，此義就是詩所說的切磋琢磨嗎？爾雅釋器：「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孔安國注：「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子貢領悟，無諂無驕，還是不足，須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始能成德。猶如骨象玉石經過切磋琢磨，始能成器。

孔子乃稱許子貢。從此可以與子貢談詩了。因爲，告諸往而知來者。孔安國注：「諸，之也。」皇邢二疏皆說，告諸往，是孔子告之子貢以樂道好禮，而知來者，是子貢知引詩以解其義。詩須悟性，會詩則能鑑往知來。盛衰興亡之事，皆能預知。子貢悟性好，所以可與言詩。

○子曰：不患人之不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憂患。不患人不知我，但患我不能知人。學爲君子，有道而人不知，道不能行，屬於天命，無可憂患。若我不能知人，實爲大患。爲領袖者不得賢才，求學者不得良師益友，以其賢愚莫辨之故，是以爲患。

「患不知人也。」釋文作「患不知也。」皇疏：「王肅曰，

但患己之無能知也。」

【雪公講義】

學而篇提要

○有子曰其爲至未之有也。是一段。君子務本四句，乃引孔子之言。

○子曰：弟子入則孝至而親仁。是一段。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張南軒曰：「言當以是數者爲本，以其餘力學文也。」其義可從。

○子夏曰賢賢易色至有信。是一段。陳祖范經咫、以及論語述何、劉氏正義等，皆云此四皆明人倫。劉申受謂賢賢是關雎之義。可從。雖曰兩句，四書辨疑謂是子夏假設之言。劉正

雙謂其人既能此等之事，而自言未學。皆可從。

○子曰君子不重至主忠信。是一段。上二句是病，下一句是治。次段是環境防範。上句防染，下句自省去非。凡能去非，皆可曰如己者。

○父在觀其章（按）旨有論孝觀人兩說，余可論孝。觀志觀行，有爭，余從觀子之說。其父之道，只言善與常者，不及其惡。經有繼志與幾諫之訓，知孝者決不順惡繼惡。但善與常者，亦自萬殊，如父子大小不同，無妨三年後變通。

學而章二段爲知行總說

第一段 受業始終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學是求著接受教育。習是溫習所學的事業。悅是學習成功以後，心中得的愉快。

學習的甚麼事業？這裏指的是中華聖賢文化。大體就是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等這些事。也是人人離不開的事，必須學纔會辦。怎麼個學法？說來很不簡單，在開始必先有個印象，使心專一。只可將孔子走的路線舉出來，作個標準。人類皆有無聲無臭的天性，純真純潔，卻是一切理想思路的主體。但能不失真純面目，就名曰「道」。禮記中庸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道字正解。其中有自然知覺，稱曰良知，就是性「德」。又有自然能力，

稱曰良能，就是性的「仁」善。這三種事是內在的本體。

本體具備，自然發起作用。「藝」術百工，一切事物，有形無形，都是他爲原動力。藝術一句，凡儒家的六藝四教，典章文物等，都包括其中。不過因時增減而已。這是外在的大用。

孔子的學行準則，就是「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中華歷代聖賢文化，經孔子一番整理，才有系統，所以稱曰集大成。孔子自己學行準則，就是中華文化的中心。以上說的本體，必須深研，說的大用，必須精學，纔能發揚日新，能以真得。這一段「學」字，雖然爲讀書士人說的，但是各界各業皆可採用。所學有了真得，纔能愉快。這卻不分彼此，一樣的心理。

第二段 名顯道宏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學有成就，名已遠揚。倘有志同道合的，遠來求學，或來訪問，竟能把自己所得，廣益人羣社會，豈不是很歡樂的事。

第三段 時機不合

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假若時機不合，不逢知音，空懷大才，無處去用；既是學有所得，自然知命，不可牢騷不平，自傷中和。應該養氣持志，不怨不尤，完成宏量君子，天爵更爲尊貴。

其爲章二段孝悌爲脩齊治平基礎

第一段 孝悌爲行仁開源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
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

前章舉的六藝。第一件就是禮。禮記的第一句話是「毋不敬」，這是禮的總綱。除了禽獸，凡是人類無不皆有禮敬，不過精粗之分而已。人有禮敬必吉，家有禮敬能昌，國有禮敬自強，若無禮敬必亂。所以政府先端正禮俗，繼又提倡「莊敬自強」，在世界惡劣環境中，我反日漸繁榮，更得國際多助。可知禮敬的重要。

禮記說「毋不敬」，但也有先後輕重區別。至親者、位尊者、有德者，自然居先。父母親而又尊，更要先之又先，必須

孝敬。兄長同胞，又先我生，必盡悌道。此是天經地義絲毫不許懈怠。然後推及一切皆加禮敬。凡侵犯侮慢等事，概不能作。敬父母兄長名曰「孝弟」。禮敬一切名曰行「仁」。這是脩身至平天下一貫的路線，從始至終，有先有後。

人知禮敬，纔行孝悌，人皆有父母，彼此一禮，自然禮敬一切，普遍行仁。既行孝悌，是知禮敬之理，那侵犯長上的事，是無禮不敬動作，孝悌的人，深以為恥，就少有這樣事了。再凡不守家庭規矩，破壞社會秩序，違犯國家法律，都非禮敬行仁，是名作亂。因這些事都有級層主管，深恥侵犯長上的人，再去為非作亂，是不可能的，這是治安的根本辦法。

第二段 行仁為達道之本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上段孝悌定亂，事雖易知，理卻深密難明，因這是聖賢的大道。所以有二段解釋，舉出內在的本體，教人用孝悌去求，自能易入，否則多言悟少。

辦事徹底，必須通理達道，若一知半解，不能成甚麼大事。這裏忽然提出「務本」來，就是事宜追求根本，只要立住根本，大道自會發生，要來說他，還得繞個彎子，須先說出孝悌的根本，更說明孝悌是仁的根本。要知，行仁便是脩道的路程，道已在近前，既明且達，事就一貫成功了。所以孔子志道依仁。在禮記中庸篇有解釋——「脩道以仁。」

論語講要 爲政第二

○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眾星共之。

爲政者，廣義指一切政治領導人，狹義指國家元首。政是政治，德是道德。國家政治本於道德，合理、利民，則得民眾擁護，譬如北辰之得眾星圍繞。古注或以北辰爲星名，或謂非星，但表方位，即地球北極與天空相對之處。今採非星說。天空無星之處，空體不動，而眾星共之。空體譬如人君，眾星譬如大臣與人民。共拱通用，引申爲圍繞。人君安居其所，而得臣民圍繞擁護，實由人君爲政以德而然。中國文化尊重德性，

無論國家領袖，機關首長，甚至爲家長者，皆應以德爲本。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孔子說，詩，三百篇，可用一句詩來概括，就是思無邪。

「詩三百。」詩是詩經，也就是後來由毛亨作傳的毛詩，古時通常只稱爲詩。詩經有三百十一篇，其中有六篇只有篇目，而無詩辭，實際爲三百零五篇。據史記孔子世家說，古者詩有三千餘篇，後經孔子刪定爲三百零五篇。此處「詩三百」是取整數而言。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

「一言以蔽之。」一言，就是一句。蔽字，古注不一。包

說一言以當之。鄭說一言以塞之。韓李論語筆解一言以斷之。朱子說一言以盡之。爲求容易了解，可作概括講，也就是總括的意思。三百篇詩的要義，可以總括在一句詩裏。這句詩就是思無邪。

「思無邪。」這是詩經魯頌駉篇的一句詩。孔子引來總括三百篇詩的意義。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項氏家說解釋，思無邪的思字是語助辭。又引鄭氏浩論語集注述要，考據詩經國風邶國北風篇裏「其虛其邪」句，漢人引用多作「其虛其徐。」邪徐二字古時通用。詩傳「虛，虛徐也。」二字是一個意思。因此，駉篇思無邪，就是無虛。依此解釋，三百篇詩的本義，都是真情流露之作。

○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道同導。皇疏：「導，謂誘引也。」劉氏正義依禮記緇衣篇，道作教字講。孔安國說：「政，謂法教也。」皇疏：「政，謂法制也。」

道之以政，就是用政治領導人民。爲政者制定施政條文，令民遵行。民眾如有不遵者，則齊之以刑。齊作整字講。卽用刑罰來整飭之。這樣所得的效果，就是民免而無恥。孔注免爲苟免，廣雅釋詁免作脫字講。民眾爲苟免刑罰，乃服從政令，然非心服。刑罰稍弛，民則犯法，而不以爲羞恥，是爲無恥。管子牧民篇，以禮義廉恥爲治國之四維。國民無恥，亡國之日，

不問可知。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包注：「德，謂道德。」以道德導民，如有人民不從政令者，則以禮整飭之。如此，所得的效果，便是人民有恥且格。釋文引鄭注：「格，來也。」來，是民心來歸的意思。人民以犯罪爲恥，而且誠心來歸，擁護政府。何晏注：「格，正也。」人民有羞恥心，而且歸於正。此說亦可。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皇邢二疏皆說，此章是孔子隱聖同凡，勸人勤學。

「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有字，音義皆同又字。古文句法，十有五，就是十又五，語體就是十五。孔子說：「我十五歲卽志于學。」毛詩傳說：「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依此解釋，志就是心之所之，也就是一心趣向之意。志于學，就是專心求學。史記孔子世家說：「孔子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在童年，卽知求學。此處孔子自述十五歲志于學，皇邢二疏皆據白虎通辟雍篇解釋，十五是成童之歲，心志堅明，故自十五始志于學。劉氏正義據白虎通說，十五歲是入大學之年，所學的是經術。劉氏又據禮記大學篇所說，始於致知格物，終於治國平天下，皆是大學所學的經術。

「三十而立。」皇疏：「立，謂所學經業成立也。」劉氏正義：「立，謂學立。」自十五歲，志于學，至三十歲，所學

已成立。也就是學有根柢，有力，非外力所能搖動。

「四十而不惑。」孔安國注，不惑，就是不疑惑。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黃式三論語後案：「立，必先不惑，而言不惑於立之後者，何也。夫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立，守經也。不惑，達權也。」不惑，遇事可以行權，無可，無不可。立，則是：可即可，不可即不可。不知權變之道。所以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天命，就是天的命令。如劉氏正義引漢書董仲舒傳對策曰：「天令之謂命。」劉氏正義說：「知天命者，知己爲天所命，非虛生也。蓋夫子當衰周之時，賢聖不作久矣。及年至五十，得易學之，知其有得，而自謙言無大過。則天之所以生己，所以命己，與己之不負乎天。故以知天命自

任。命者，立之於己，而受之於天，聖人所不敢辭也。」孔子學易，乃知天命。吾人雖聞天命，未必能知，須先信賴聖言，以求知之。

「六十而耳順。」鄭康成注：「耳順，聞其言，而知微旨也。」皇疏：「但聞其言，即解微旨，是所聞不逆於耳，故曰耳順也。」皇疏又引李充說：「心與耳相從，故曰耳順也。」順字，說文：「理也，从頁川。」段注以爲，自人之頭頂至腳踵，如河川流通，至爲通順。順之而後，始見天理，始著條理。由此可知，耳順就是耳的功能已經通順自己以及他人的心理，故能聞他人之言，即知他人的心意。此是耳聞無礙之境。

「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從心的從字，作順從講。矩是端正方形的工具，說文作巨，引申爲法度之義。孔子至七

十歲時，順從心之所欲而不踰越法度。順心而爲，自然合法，也就是動念不離乎道。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引明儒顧憲成講義說：「這章書，是夫子一生年譜，亦是千古作聖妙訣。」顧氏以爲，孔子自十五志于學，至四十而不惑，是脩境。五十知天命，是悟境。六十耳順，至七十從心，是證境。顧氏此說，大有道理。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據孔安國注，孟懿子，是魯國大夫，姓仲孫，名何忌。懿，是他的諡號。

魯國出自桓公的三大公族，即孟孫氏、叔孫氏、季孫氏。這三家都是魯國的權臣，愈到後來，權勢愈重，違禮亂政亦愈甚。孟懿子就是孟孫氏的後代。他的父親是孟僖子仲孫纘。春秋昭公七年，左氏傳說，孟僖子將死，召其家臣，遺囑何忌從孔子學禮。是知懿子在孔門有弟子名分。但弟子傳裏沒有懿子，論語此章之注，只說懿子是魯大夫，不說是孔子弟子。據劉氏正義說，孔子仕魯，命墮三家不合制度的都城，獨有懿子梗命，以致聖人政化不行。弟子傳不列其名，此注亦不云弟子，當爲此故。

「孟懿子問孝。」孔子答復：「無違。」諸弟子問孝，孔

子答復，因人而異。此以「無違」答復懿子，是教懿子，不違其父教其學禮之意。不違父教學禮，就是孝道。

「樊遲御。」樊遲是孔子弟子，名須，爲孔子御車。孔子告訴樊遲說，孟孫向我問孝，我答復他「無違。」孟孫，就是孟懿子。據鄭康成注，孔子惟恐孟孫不了解無違之意，所以告訴樊遲，以便轉爲孟懿子解釋。

「樊遲曰，何謂也。」樊遲亦不了解無違何意，故問孔子「何謂也。」孔子就以生事葬祭三句解釋其意義。

「生事之以禮。」父母生存時，爲子者以禮事奉父母。如邢疏引禮記曲禮所說「冬溫而夏清，昏定而晨省。」之屬。事奉父母的衣食住等，一切皆合禮制。

「死葬之以禮。」父母去世時，以禮辦理喪葬之事。如棺

槨墓地等，都要合乎禮制。

「祭之以禮。」喪畢則祭。邢疏謂春秋祭祀以時思之。祭祀時所用的祭品，皆有禮制。

皇疏：「孟孫三家，僭濫違禮，故孔子以每事須禮爲答也。」生事，死葬，祭祀，皆能以禮，便是盡孝。孟孫、叔孫、季孫，三家皆違禮，所以孔子教懿子無違。

○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憂。

馬注，孟武伯是孟懿子之長子，名懿，武是諡號。

孟武伯問爲孝之道。孔子答復，父母唯其疾之憂。唯其的其字，是指子而言。子事父母，不能使父母爲子憂愁。唯子有疾病時，父母憂之。其餘一切不能使父母憂。

集解，馬融曰：「言孝子不妄爲非，唯有疾病，然後父母憂之耳。」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孔安國注：「子游，弟子，姓言，名偃。」

子游問行孝之道。孔子答覆他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此意是說，「今之行孝者，唯說能養。」例如以飲食養父母。是謂的「是」字，王引之經傳釋詞作祇字講，邢疏作唯字講。

能養父母，這就是孝嗎？孔子語氣一轉，便說：「至於犬

馬皆能有養。」能養，何只爲人子者，至於犬馬皆能以其體力服事主人。如犬能守夜，馬能代勞，這也是能養。「至於」二字，據劉淇助字辨略，是兩事相及之意。

「不敬何以別乎。」犬馬雖然皆能有養，但不知敬。唯人能夠知禮，知禮則能敬。如果人子只能養父母，而不能恭敬父母，這與犬馬有何分別呢？

犬馬能養，古注有兩種解釋。一是包咸注：「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養人者。」此以犬馬比喻人子。此說可採。一是集解另舉一說：「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獸畜之也。」此以犬馬比喻父母。所舉孟子語，在盡心篇。朱子集注唯採此說。他說：「言人畜犬馬皆能有以養之。若能養其親而敬不至，則

與養犬馬者何異。」劉氏正義以爲：「以犬馬喻父母，於義難通，自昔儒者多譏之。」以上兩說之外，後儒尙有其他解說，不再列舉。

今列表解，以明喻子之說：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不敬何以別乎

孝者，指人子而言。犬馬、與孝者對稱。人子能養父母，犬馬能養主人。由這兩個能字看來，顯然是以犬馬比喻人子。專說能養，則人獸沒有分別。不敬何以別乎。敬與不敬，是人獸之別。

○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事，弟子服其勞。

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

子夏問行孝之道。孔子答復他說：「色難。」色，是顏色。難，是不容易。以飲食養父母，不算是難事。唯以和顏悅色侍奉父母，才是難得。一個孝子，與父母相處時，心中自然和順欣悅，形之於外，便是和顏悅色。此色是孝心的表現，能養父母之心，所以是難。

孔子說了「色難」之後，即舉事例說明。「有事，弟子服其勞。有酒食，先生饌。曾是以爲孝乎。」馬融注：「先生，謂父兄也。饌，飲食之也。」馬注稱父兄爲先生，後儒多不從。茲依通常解釋，稱呼老師爲先生。孔子舉例說。老師有事，弟子代勞。有酒、有食，弟子奉請老師飲之食之。弟子事師如此，

如果人子事親，也是如此，乃是以爲孝乎。

禮記檀弓篇記載，事親與事師，皆須奉養與服勤，但喪禮有分別。師去世時，弟子心喪三年，不須穿喪服。平時事師雖然與事親要同等的奉養服勤，但事師著重於尊敬，事父母則著重於親子之情，須有和顏悅色，所以只拿事師之道來事父母，不足以爲孝。

此章「色難」之義，昔儒解釋甚繁。古注約有兩種解釋。一是包咸說：「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爲難也。」此以色指父母的顏色。一是詩經邶風凱風篇，孔穎達正義引論語此章鄭注說：「和顏悅色，是爲難也。」此以色指爲人子的顏色。程氏集釋按語：「色難，包注與鄭注異。然下服勞奉養，皆就人子言之。則色當爲人子之色。鄭注義爲長。」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安國注：「回，弟子，姓顏，名回，字子淵，魯人也。」

孔子說：「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孔子與顏回談話，談了一整天。顏回「不違，如愚。」不違就是毫無阻礙之意。孔子講，顏回聽，順暢無礙。顏回只在聽，不問一句話，好像愚人。孔安國注：「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前說「如愚。」實非真愚。所以孔子又說，回退出之後，我省察他私與二三弟子言談，亦足以發揮所聞的義理。回也，其實不愚。孔安國注：

「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繹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皇疏說：「諸弟子不解，故時或諮問。而顏回默識，故不問。不問，如愚者之不能問也。」諸弟子中或有認為，顏子不問，是愚者不能問。所以孔子讚美顏回不愚。顏子默而識之，寡言篤行，正是他人當學之處。所以孔子說顏回不違如愚。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學而篇：「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如何知人，此章視觀察三句經文就是知人的方法。

春秋隱公五年穀梁傳：「常事曰視，非常曰觀。」爾雅釋

詰：「察，審也。」劉氏正義說：「視、觀、察，以淺深次第爲義。」

「視其所以。」以，何晏集解作用字講。皇侃解釋：「卽日所行用之事。」卽日就是當日，近在眼前。卽日之事，就是穀梁傳解釋的日用尋常的事情。視其所以，就是看此人平常所作之事。這是從近處看。只看眼前之事，尙不足以了解此人。

「觀其所由。」集解：「由，經也。言觀其所經從。」皇疏之意，從來所經歷之事。劉氏正義：「所由，是前日所行事。」依穀梁傳說，卽是觀非常之事。這也可以說，從遠處看此人如何辦事。亦卽由過去的特別事跡，進一步認識此人。

「察其所安。」就前述所視所觀之事而言，詳察其辦完事情之後，他的表情如何，以明其本意。皇疏：「安，謂意氣歸

向之也。」劉氏正義：「安者，意之所止也。」潘維城論語古

注集箋說：「行善而安之，則善日進。有過而安之，則惡日積。」

皇疏：「視，直視也。觀，廣瞻也。察，沈吟用心忖度之也。即日所用易見，故云視。而從來經歷處，此即爲難，故言觀。情性所安，最爲深隱，故云察也。」

「人焉廋哉，人焉廋哉。」廋，是隱藏之義。孔安國注，作匿字講。知人很難，但用以上的方法，即由其人各種事跡去觀察，便能知道他是何種人，是君子，是小人，皆能顯然，他何能隱匿其實情。

皇疏：「焉，安也。廋，匿也。言用上三法，以觀驗彼人之德行，則在理必盡。故彼人安得藏匿其情耶。再言之者，深明人情不可隱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就是溫習。皇侃疏說：「故，謂所學已得之事。新，謂即時所學新得者。」例如讀書，已經讀過的書，再加讀誦思維，古人叫做溫書，也就是溫故。尚未讀過的書，現在研讀，以求了解書中所載的事理，卽是知新。溫故知新，隨時吸收新知，而又研究已得之學。如此好學，可以爲人師。

又如朱子說：「故者，舊所聞。新者，今所得。言學能時習舊聞，而每有所得，則所學在我，而其應不窮，故可以爲人師。」此說是由溫故而發明新義。亦可採取。

○子曰：君子不器。

包咸注：「器者，各周於用。至於君子，無所不施。」

器是器具，一器一用。皇疏以「舟車殊功」比喻器的用途。舟行於水，車行於陸，各限其用。君子不器者，君子之學，不像器具那樣限於一種功用。而是有大事時，即作大事，有小事時，即作小事。凡有利於大眾之事，皆可爲之。無論大小事，皆是盡心盡力而爲。是以君子求學，不以一器自限，而須博學多聞。雖然博學多聞，猶不以器自許，而志於形器以上的道。有道便是君子儒。

○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子貢問，如何爲君子。孔子答：「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意是說，君子先其言而行，行之而後，其言從之。「從之」

的意思，就是言從其行。如此，言行相符，即是君子。

朱子集注：「周氏曰，先行其言者，行之於未言之前。而後從之者，言之於既行之後。」

劉氏正義引大戴禮曾子制言篇：「君子先行後言。」又立事篇：「君子微言而篤行之，行必先人，言必後人。」

程氏集釋引沈括夢溪筆談，以及郝敬論語詳解，主張以「先行」讀作一句，以「其言而後從之」讀作一句。但依朱子集注所引周氏解釋，即照舊讀「先行其言」自無不可。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此章所說的君子小人，是就品德而言。君子是有德之人，小人是無德之人。周比二字，古注或作公私講，或作義利講，

或作普遍與偏黨講。今依公私講法。公就是周，私就是比。君子辦事，爲公，而不爲私。平時脩養，亦是去其私心，存其公心。此卽周而不比。小人辦事，爲私，而不爲公。無事時，心中所想的，也是有私無公。此卽比而不周。公是公平正直，私則與此相反。分辨君子與小人，卽在公私二字。

此章古注，孔安國說：「忠信爲周，阿黨爲比。」皇疏：「周是博遍之法，故謂爲忠信。比是親狎之法，故謂爲阿黨。」皇疏又引孫綽說：「理備故稱周，無私故不比。」邢疏說，孔注忠信爲周，是國語魯語之文。劉氏正義引呂氏春秋達鬱篇注：「阿，曲媚也。」劉氏說：「阿黨與忠信相反，正君子小人性情之異。」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而不思則罔。」學是學習。皇疏說是學舊文，其意就是讀聖人書。思是研究。包咸說爲尋思。罔，包注爲「罔然」，皇疏另一解釋，卽是「誣罔」。依包氏說，讀書而不尋思書中的義理，則罔然無所得。依皇疏說，讀聖人書，而不精思其義，以致行用乖僻，此是誣罔聖人之道。罔字之義，包注就學者方面解釋，皇疏就聖人方面解釋，罔字實有這兩方面意義，可以合講。

「思而不學則殆。」何晏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劉氏正義說：「殆與怠同。」何注之意，不讀書，只憑自己思索，終無所得，徒使人精神疲怠而已。朱子

集注：「不習其事，故危而不安。」王念孫讀書雜誌，引史記扁鵲傳裏「拙者疑殆」說：「此殆字，非危殆之殆。殆亦疑也。古人自有複語耳。」王氏又引公羊傳襄公四年何休注：「殆，疑也。」因而指出論語爲政篇思而不學則殆的「殆」字，亦作疑字講。其意是說，思而不學，「無所依據，則疑而不決也。」王氏之子王引之，在其經義述聞裏，亦以殆作疑講。他說：「思而不學，則事無徵驗，疑不能定也。」依王氏說，殆作疑字講，甚合經義。

【雪公講義】

「罔」義。包曰：罔然無所得。皇侃：罔、誣罔也。誣罔聖人之道也。

【按】包皇各就一方言，實有關於兩方，可合而言之。

「殆」義。何曰疲惫。朱曰危而不安。

王念孫引公羊傳何休注，殆、疑也。又引史記倉公等傳，殆均作疑解。

【按】此處殆字，依王所引，其義較長。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治也。古人謂讀書爲攻書，即學習之義。何晏集解：「攻，治也。善道有統，故殊途而同歸。異端，不同歸者也。」例如學禮學樂，是殊途。但皆歸於善道，是爲同歸。又，聖人講中道。如中庸記載，舜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孔子亦是講中道。攻乎異端即是偏執一端，或不能執兩用中，則皆有害。

【雪公講義】

「攻」義。何晏、皇侃皆曰治也，謂學爲治。范曰：攻、專治也，故治木玉金石之工曰攻。集說：攻、擊也。

【按】治與擊大異，須視解文而采。

「異端」義。集解：善道有統，殊途同歸，異端不同歸者。皇侃注：異端、雜書也，雜謂諸子百家。公羊傳注：他技、奇巧異端也。禮記大學注：他技、異端之技也。論語後錄：異端卽他技，謂小道也。戴東原集：端、頭也，凡事有兩頭謂之異端。言業精於專，兼攻兩頭，則爲害耳。

朱子集注，宋程子曰：佛氏之言比之楊、墨尤爲近理，

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

【按】自范氏謂異端非聖人之道，如楊、墨是也。程、朱遂以佛爲異端，而改論語以前之解。以後紛爭甚繁矣。學者宜詳讀集釋後段「發明」及「按語」，可得以簡要結論。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

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誨女，就是教汝。是知也，卽：是智也。其餘知字皆作知道講。孔子呼子路之名曰：我教汝者，汝能知道乎。汝知則說爲知，汝不知則說爲不知，此是有智者也。

孔子教子路之知，不作知識講，而是自心本有之知，是爲真知。此須經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方能發出。

○子張學干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子張學干祿。」子張是孔子的弟子。學干祿，就是學求從事政治之意。鄭康成注：「弟子，姓顓孫，名師，字子張。干，求也。祿，祿位也。」

「子曰」以下，是孔子教子張求祿之道。

「多聞闕疑。」邢疏，多聞就是博學。學無止境，雖然博

學，仍有不能完全了解之事，此卽是疑。有疑可以存而不論，不可妄加論斷，是爲闕疑。劉氏正義闕作空字講。闕疑就是存疑之意。

「慎言其餘，則寡尤。」包咸注：「尤，過也。其餘不疑，猶慎言之，則少過。」慎言，是說言語要恰到好處，不可多說，多則不免有失。

「多見闕殆。」包注：「殆，危也。」此危字有不安之意。王引之經義述聞：「殆猶疑也。謂所見之事若可疑，則闕而不敢行也。」雖然多見，尙有危疑不安於心之事，亦須闕而不行，是爲闕殆。

「慎行其餘，則寡悔。」其餘，指無疑惑之事，亦須中道而行，恰到好處，無過無不及，是爲慎行。如此則少後悔。

「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言語少過失，行事少後悔，祿位卽在其中。卽可辦政事。鄭注：「言行如此，雖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劉氏正義引禮記王制篇「司馬辨論官材」之文，以爲古時有鄉舉里選之法，故寡尤寡悔卽是得祿之道。劉氏說：「當春秋時，廢選舉之務，世卿持祿，賢者隱處，多不在位。故鄭以寡尤寡悔有不得祿，而與古時得祿之道相同。明學者干祿當不失其道。其得之不得，則有命矣。孟子云，古之人脩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亦言古選舉正法。」

○哀公問曰：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

哀公，魯君。問孔子：何所爲之，則民始服耶？當時三家執政已久，哀公頗不得意，故有此問。孔子對以舉錯之道。包咸注：「錯，置也。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民服其上。」謂舉用正直爲公之人，捨置曲枉自私之人，民受其利，乃服。若舉用曲枉，捨置正直，民受其害，不服。魯國此時，三家專橫，卽是舉枉錯諸直，故民不服。此爲通義。古注又一義，錯諸之諸字，乃「之於」二字之合音字。如王應麟困學紀聞，引孫季和之說，以及劉氏正義等，以爲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民所以服。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之上，民所以不服。此義仍用小人，惟當置於下位，受制於在上之君子，不得爲惡，民不被害，亦服。此義較優。劉氏正義以此與夫子尊賢容眾之德相合。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魯大夫季孫氏，名肥，諡康。魯卿三家，世襲專政，民心不服。康子乃問孔子，如何使民對上恭敬盡忠，以及勸勉爲善。以勸的以字，古注作與字講。孔子答曰，君以莊嚴面臨民眾，則能使民敬君。君以孝道教民，並能以慈待民，則能使民盡忠。君能舉用善人，而又教化不能之人，則民自能相勸而善。

邢疏說，當時季氏專執國政，猶如國君。故孔子之答，皆以人君之事言之。

【雪公講義】

孝慈則忠句，各解紛紜。黃氏後案曰：「孝慈則忠」。諸家說甚費解，式三謂「孝」當作「季（音教）」，謂引導之使人可仿效也。

【按】黃氏所云，本句可通，但與全文不貫，且他本罕見，姑備一說。孝經云：「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細審季康子之三問，皆在使民；而使者在君，從乃在民。君能莊臨，而民自敬。教民以孝，民始孝親；中則忠君，如子孝父矣。然君必以慈臨之，如親慈子，故曰：「孝慈則忠」；否則犬馬路人，草芥寇讎矣。舉彼善者，教他不善者，民自相觀而善；是不勸之勸。此章三

答，有直接，有雙用，有旁通，言與文，婉轉入微。

（犬馬草芥二句，引自孟子離婁篇：「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引文略爲變更，以便解說而已。）

○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

或人問孔子，子何不爲政。包注：「或人以爲，居位乃是爲政。」孔子引書經解答。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此二句出於古文尚書君陳篇，

今文學家說是逸書文。漢石經「孝乎」作「孝于」。惠棟九經古義，謂後儒據君陳篇改于爲乎。乎于古通用。此二句朱子集注讀：「孝乎，惟孝友于兄弟。」今從古讀，至惟孝爲一句。孝乎，讚美孝道。惟孝，再加讚美。友于兄弟，包注：「善于兄弟。」

施於有政三句，各注考據，皆是孔子語。「施於有政。」包注：「施，行也。所行有政道。」此意是說，施行孝友，卽有爲政之道。「是亦爲政。」是，指施行孝友而言。行此孝友二者，亦是爲政。「奚其爲爲政。」皇疏：「何用爲官位乃是爲政乎。」

孔子答意，雖然不在官位，只要在家施行孝友，亦是爲政。孝友是爲政之本，除此之外，何事算是爲政，故云：「奚其爲

爲政。」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

爲人必須有信用。人而無信，可乎，不知其可也。劉氏正義引鄭注：「不知其可者，言不可行也。」以下說比喻。大車無輓，小車無軌，其何以行之哉。無輓，無軌，必不能行。人而無信，亦必不能行。

包注：「大車，牛車。小車，駟馬車。」據鄭注及說文，大小車皆有輓，以爲牛馬引車之用。輓端接一橫木，此橫木在大車名爲鬲，在小車名爲衡。輓端與橫木相接處，各鑿圓孔相

對，以金屬物貫穿之，使轅端與橫木能活動自如。此金屬貫穿物，大車稱爲輓，小車稱爲軌，是大小車行動之關鍵。說文段注引戴東原說：「大車高以駕牛，小車衡以駕馬。其關鍵則名輓軌。轅所以引車，必施輓軌然後行。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關鍵。故孔子以輓軌喻信。」

無信之人，妄言妄行。不知其可，卽是一事無成，更談不上學道。孔子喻以無輓無軌之後，便問何以行之。此何字又比可字活動，尤耐尋味。

○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

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典章禮制，代有變更。子張問十世者，世爲朝代，意問爾後之十代，其制度變易如何？孔子先徵以三代之沿革，後答以未來。因者依也。殷有天下，依於夏朝之禮制，有損有益；原有而不合時宜者，廢之，謂之損；其爲時需而原無有者，立之，謂之益。周有天下，依於殷朝之禮制，其所損益亦然。三代以前，文獻不足，故不徵矣。其或繼周而有天下者，亦必依於周禮而損益之。如是雖百世亦可知也。禮有需損益者，有不能損益者。需損益者，禮之枝末也，卽其形式也。不能損益者，禮之根本也，卽五倫十義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禮記祭法說：「人死曰鬼。」非其鬼，是指非自己祖先，不當祭而祭之，是諂媚之舉。鄭注：「諂以求福。」祭自己的祖先，是爲報答祖先的恩德。誠心祭之，自可獲福。如禮記禮器篇記孔子曰：「祭則受福。」但祭非其鬼，則是違禮諂求，何能求得。因爲他人祖先有其自己的子孫，不需外人祭祀，亦不會福蔭外人。邢疏引春秋僖公十年左氏傳：「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所以祭非其鬼，是諂媚求福。

「見義不爲，無勇也。」孔安國注：「義者所宜爲也，而

不能爲，是無勇也。」義作宜字講，也可作應當解。遇見義所當爲之事而不爲，卽是無勇。

或謂此章前後節所論之事不同，應分爲兩章。此說不可從。禮記曲禮：「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亦是不同之兩事，而在一章。此章祭非其鬼，是爲求福利而祭；見義不爲，是因爲無利可圖。兩事並非不相關聯，與曲禮章法相同。

論語講要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此章是孔子評論魯卿季孫氏僭用天子的禮樂。孔子說，季氏以八佾之舞，在他的家廟庭中舞之。「是可忍也。」這種事，季氏猶可忍心爲之。「孰不可忍也。」他還有何事不可忍心爲之。忍字，古注又作容忍講。魯國君臣看見季氏如此僭分，猶可容忍，還有何人何事不可容忍。

八佾的佾字，音逸，馬融注：「佾，列也。」八佾舞，由舞者執羽而舞，以八人爲一列，八列則八八六十四人。這是天

子祭太廟所用的人數。邢昺疏說，天子所以八佾者，案春秋隱公五年左氏傳，公問執羽人數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左傳杜預注，公羊傳何休注，皆說，諸侯六佾，六六三十六人。大夫四佾，四四十六人。士二佾，二二爲四人。邢疏又引服虔左傳解詁說，諸侯用六，爲六八四十八人。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人。士二，爲二八十六人。後儒以爲，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每列必須八人，當以服氏之說爲允。

馬融注：「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邢疏引禮記祭統，以及明堂位，解釋馬注。魯國是周天子封給周公之國，周公之子伯禽爲魯君，周成王感念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故在周公歿後，賜之

以重祭。命魯公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故魯君祭宗廟有八佾之舞。但天子之禮樂，只能在文王、周公廟用之，若用之於他廟，亦是僭禮。季氏是魯桓公的後裔，爲魯國的卿大夫，他以爲周公廟得用天子禮樂，故亦在其家廟中用之。此是嚴重的僭禮行爲。馬注季氏爲季桓子，劉氏正義等各注，據昭公二十五年左氏及公羊傳所記載，應當是季平子。又漢書劉向傳，謂季氏八佾舞於庭云云，卒逐昭公。是季氏卽指平子。馬注所云家廟，當卽指桓公廟。以公廟設於私家，故亦稱家廟。

學儒必須敦倫盡分，始能希聖希賢。否則所學不實，於己於人，皆有害而無益。季氏僭禮，卽是不能盡分，必爲魯國禍亂之源。所以孔子嚴斥其非。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者以雍徹。」

馬融注：「三家，謂仲孫、叔孫、季孫。」仲、叔、季三孫，是魯國的卿大夫。大夫稱家，故稱三家。他們是桓公的公子慶父、叔牙、季友之後的子孫，故皆稱孫，又稱三桓子孫。慶父爲庶子之長，故仲孫後改稱孟孫。

雍，詩經寫作雝，是詩經裏一篇詩的名稱，在周頌臣工之什裏。徹，通作撤。天子祭宗廟，禮成時，歌此雍詩以撤祭饌，今三家祭祖，亦以雍詩歌之而撤。

「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篇中的兩句詩文。孔子引之，以譏評三家之非。相，是助義。維，是語助辭。包咸注：「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包注，辟爲諸侯，公爲夏殷二王之後。夏王之後是杞，殷王之後是宋。穆穆，是形容天子溫和肅敬之貌。相維辟公，是說來此助祭者，乃各國的君主，以及夏殷二王之後裔。天子穆穆，是說天子在主祭時那樣溫和而又肅敬。此讚祭祀雖畢，而莊敬如初，所以禮成撤祭。這是天子祭宗廟唱詩以徹。然而三家祭祖，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陪祭乎，主祭者是天子乎。既然皆不是，則唱此詩於三家之堂，究竟有何取義耶。

三家之堂，毛奇齡、劉寶楠，皆說是季孫氏所立的桓公廟。據左傳莊公三十二年杜預注，慶父、叔牙，是同母兄弟，爲桓

公的庶子。桓公嫡長子同，與季友是同母兄弟，同繼承君位，爲莊公。故季友的子孫，在三家卿大夫中，爲嫡次子的後裔。依周代宗法，季氏可假別子爲宗之義，而立桓公廟於其家，以爲大宗，令小宗的孟孫叔孫宗之。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包咸注：「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禮樂。」禮記儒行篇說：「禮節者仁之貌也，歌樂者仁之和也。」

仁，來自固有的道德，是禮樂所由之本。禮講謙讓敬人，樂須八音克諧，無相奪倫。人而不仁，則無謙讓敬人克諧無奪等美德，雖然行禮奏樂，並無實質意義。所以，人而不仁，奈此禮何，人而不仁，奈此樂何。此卽不仁之人必不能行禮樂。

皇侃疏說：「此章亦爲季氏出也。季氏僭濫王者禮樂，其既不仁，則奈此禮樂何乎。」

○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鄭康成注：「林放，魯人。」程氏集釋引朱彝尊經義考，謂蜀禮殿圖以林放爲孔子弟子。

林放請問禮的根本。孔子先以「大哉問」稱讚他，然後解答。

古時禮有五種，卽吉凶軍賓嘉。吉禮是祭祀，凶禮是喪事等。孔子略舉禮與喪，爲林放解答根本之問。

中國一切學問皆重根本。例如酒由水造，水是酒之本。又如百川歸海，河爲海之本。故祭祀供酒，只供白水，祭海神則先祭河神。

孔子答復林放說。禮，與其奢華，寧願節儉。喪，與其和易，寧願哀戚。

禮，此禮與喪禮對稱，當指喪禮之外的諸禮。茲以祭祀爲例。祭祀注重誠心，奢則失其誠，從儉則無此失，可得其本。喪與其易的易字，古注有多種解釋，包咸注爲和易，可從。和易是和順而有條理。舉行喪禮，如此和易，不合情理，則不如哀戚。哀戚可得其本。

包咸注：「易，和易也。言禮之本意失於奢，不如儉。喪，失於和易，不如哀戚。」

【雪公講義】

「喪與其易」，俞琰書齋夜話，易字疑是具字。檀弓云：喪具君子恥具。羣經平議：戚當讀爲蹙。禮器篇：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說文：蹙，迫也。言居喪或失和易，或失迫蹙。包曰：易，和易也。本郊特牲「示易以敬也」。朱子集注：易，治也。引孟子「易其田疇」。書齋夜話及羣經平議，兩說意皆從順，惜涉疑改，文獻不足，宜待後徵。但包氏所引郊特牲和易以敬，則義較長，謂喪與其禮和嚴敬，不若哀有餘也。集注引孟子「易其田疇」一句尚可；其下不貫，則費解矣。

【按】

書齋夜話及羣經平議，兩說意皆從順，惜涉疑改，文獻

不足，宜待後徵。但包氏所引郊特牲和易以敬，則義較

長，謂喪與其禮和嚴敬，不若哀有餘也。集注引孟子「易

其田疇」一句尚可；其下不貫，則費解矣。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包咸注：「諸夏，中國也。亡，無也。」。

夷狄，通稱外族，不必指定爲東夷、西戎、南蠻、北狄。

諸夏是中國，通指春秋諸國。中國自古有禮樂倫常之道，但至春秋時代，諸侯不聽命於周天子，大夫專權，無父無君，弑父弑君皆有之。雖有禮樂而無所用。孔子有感而發此論。此意是說，夷狄是外國，雖無禮樂教化，猶有其君，不同於諸夏這樣目無君主。故云：「諸夏之亡。」

皇疏：「夷狄雖有君主，而不及中國無君也。」邢疏亦同此說。今不采。

陳天祥四書辨疑說：「夷狄尊奉君命，而有上下之分，是

爲有其君矣。諸夏蔑棄君命，而無上下之分，是爲亡其君矣。此夫子傷時亂而歎之也。」程氏集釋以爲此說較皇邢二疏之義爲長，可從。

○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馬融注：「旅，祭名也。」禮記王制說：「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劉氏正義據周禮春官大宗伯，謂旅爲天子祭山之名，且非常祭，有大故，乃舉行，以璧陳列几上，祈而埋之。

魯大夫季孫氏要去祭泰山。泰山是在魯國與齊國境內的天

下名山，爲五嶽之長。只有天子能祭，以及魯君、齊君在其境內能祭。季氏只是魯國的大夫，他也要去祭泰山，這是嚴重的僭禮。

孔子弟子冉有，當時爲季氏的家宰。孔子便問冉有說：「女弗能救與。」女，卽汝。弗，是不。與，卽歟。馬融注：「救，猶止也。」這句話的意思，你是他的家臣，不能諫他嗎？冉有對曰：「不能。」孔子遂歎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曾作豈字講。豈可說泰山之神尙不如林放乎。意謂，普通人如林放者，猶知問禮之本，泰山之神，豈不知禮。祭祀合乎禮，神始受之，否則不能受。季氏目無天子，目無國君，泰山肯接受嗎？孔子感歎之後，不說季氏，而說泰山。聖人言語如此溫和。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此言君子與人無爭，若必曰有所爭，其爲射箭乎。射爲六藝之一，自古戰陣所必需，平時則有射藝比賽，講求射禮。揖讓句，宋注「揖讓而升，下而飲」，漢注「揖讓而升下，而飲」，今從皇邢二疏本，七字作一句讀。解從王肅注：「射於堂，升及下，皆揖讓而相飲也。」射禮行於堂上，升堂與下，皆揖讓，勝負皆飲，負者先飲，勝者陪之。唯在射時，各顯其藝能，求中其正鵠，是謂之爭，不同於小人，故曰其爭也君子。

【雪公講義】

「集解」孔曰：言於射而後有爭也。

「皇疏」略錄：古者生男，必設桑弧蓬矢於門左，使人負子出門而射，至長以射進仕，擇士助祭。若射不合禮樂，則不預祭。

「射義」曰：射，仁道也。發而不中，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

「集注」略云：惟於射而後有爭；然雍容揖讓，則其爭君子，而非小人之爭矣。

【按】此章重在君子。所謂君子，乃學而能立之士。凡功利名位，有背道違仁者，自不爭取；關乎道德仁義等，又當固執力行。經不云乎：「當仁不讓於師」，「見義不爲無勇也」。其爭也君子句，更須細味焉。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子曰：繪事後素。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何謂也。」

巧笑倩兮三句是詩，前二句在詩經衛風碩人篇第二章，後一句不見於此篇，馬融以爲此句爲逸詩，朱子集注以這三句皆是逸詩。

碩人這篇詩，是爲衛莊公夫人莊姜而作。據詩序說，莊姜賢美，但莊公惑於嬖妾，而疏莊姜，衛人閔之，故有此詩。

子夏讀這三句詩，讀到素以爲絢兮，便問孔子：「何謂也。」

馬融注：「倩，笑貌。盼，動貌。絢，文也。」詩經毛亨

傳：「倩，好口輔。盼，黑白分。」口輔，是指面頰。黑白分，是眼球黑白分明。毛詩鄭箋：「此說莊姜容貌之美。」

巧笑倩兮，巧好的一笑，面頰便展露美的笑容。兮，是語助詞。美目盼兮，美目一轉動，黑白分明，十分靈活。素以爲絢兮，素，是指面頰與美目。絢，是指笑倩盼動的情況。有這樣美好的面目，始有笑倩盼動之美。

「子曰，繪事後素。」

孔子以比喻答復子夏。繪事，是繪畫之事。素，是繒或絹之類的絲織品，普通是白色，可以用來繪畫，如後世畫家所用的畫紙。全祖望經史問答，據楊龜山所引禮記禮器篇「白受采」之文，將素解釋爲素地。素地卽是白地。白色可以接受采色。繪畫必須先鋪一塊白繒或白絹，是爲素地，然後始能在此素地

上施采繪畫。所以繪事後素，就是繪畫之事後於素。這句話既是比喻，則知素是比喻美女的口輔美目，這是美的素質。繪事比喻笑倩盼動，這是美的姿態。先有美質，而後有美姿，故說繪畫之事在素地之後。

「曰，禮後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孔子以繪事喻詩，子夏由詩而悟禮，故曰：禮後乎。楊氏引禮器之文：「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禮以忠信爲主，學禮以忠信爲前提，不忠不信之人學不到禮。禮後，就是禮在忠信之後。

「子曰」以下，是孔子稱許子夏之辭。包咸注：「予，我也。」孔子言，子夏能發明我意，可與共言詩已矣。」學詩，要有悟性，以悟言外之意。商，是子夏之名。子夏能悟孔子言所

未言，所以孔子說：「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雪公講義】

「集解」馬曰：倩，笑貌。盼，動目貌。絢，文貌。

「集注」：倩，好口輔也。盼，目黑白分（明）也。素，粉地，畫之質也。絢，采色，畫之飾也。

繪事後素句

「集解」鄭曰：繪，畫文也。凡畫，先布眾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

「集注」：繪事，繪畫之事。後素，後於素也。引考工記曰：繪畫之事後素功，謂先以粉地爲質，而後施五采。

全祖望氏「經史問答」問禮器：甘受和，白受采。是一說。考工繪畫之事後素功，又一說。全氏又云：古注論語，繪事後素引考工；至楊龜山解論語，始引禮器。朱子合而引之，近人多非之，蓋論語之素，乃素地，非素功也。

禮後乎句

楊氏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其質，禮不虛行。此繪事後素之說也。

【按】此章事分三段，其一段三句，僅子夏問詩之義。集解言簡而要，頗得其體。集注口輔目盼亦佳，大可從也。惟素絢以畫質畫飾解，先言孔子尙未言，未免過早，而無

所據。蓋素只言是人之口與目，爲其本質；絢乃言笑倩盼動之美姿。至有云可加粉黛衣裳等飾爲絢，亦嫌語有枝葉矣。若能思及西東二施之顰蹙，自能了悟質姿殊異。二段乃孔子指事喻詩，舉繪事以明，素於考工記，爲言素功，乃繪後鉤粉以成。在禮器，素言白地，而後施繪。孔子所言，是禮器意。楊氏、全氏所據，可從也。素喻口輔美目，繪喻笑倩盼動。三段爲子夏所悟，忠信爲主，禮在質後。忠信是素，禮喻繪事。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

能徵之矣。

杞宋，包注：「二國名。」杞國是夏代之後。宋國是殷代之後。徵，包注：「成也。」朱子集注：「證也。」文獻，鄭注：「獻猶賢也。」劉氏正義：「文，謂典策。獻，謂秉禮之賢士大夫。」

「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夏朝的禮，孔子能說。但須取得證明。然而，爲夏朝後代的杞國，不足以爲證。

「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殷朝的禮，孔子能說。然而，爲殷朝後代的宋國，不足以爲證。

「文獻不足故也。」此句是說杞宋不足徵的原因。夏殷二代早已滅亡。能知夏代文化的賢人，應在杞國。能知殷代文化

的賢人，應在宋國。但杞宋兩國已經難覓這樣的賢人了。故說：「文獻不足故也。」

「足則吾能徵之矣。」足，文獻若足。此卽，如有那樣的賢人。則孔子能將所說的夏殷之禮與他們對證。故說：「吾能徵之矣。」

夏殷之禮，孔子能言，必然能知。雖然能知能言，尙須尋求文獻，以爲徵信。足見孔子言必有所據。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孔子說：「禘祭之禮，自舉行灌禮已後，吾不欲觀之矣。」

禘，是天子祭祀宗廟的大祭。魯國因其始祖周公且有功勳於天下，周成王特賜以天子禮樂祭周公，所以魯國周公廟得有

禘禮。詳見先儒所引禮記大傳、喪服小記，以及祭統諸篇文。

灌，亦作裸。孔安國注：「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皇疏：「灌者，獻也。酌鬱鬯酒，獻尸，灌地，以求神也。」尸，是以人代替受祭之祖。禘祭之初，酌以鬱金草汁所和的鬯酒，獻尸，尸受酒後，將酒灌地，以求神於太祖廟。詳見皇疏所引禮記郊特牲，以及尚書大傳鄭氏注。

魯國禘禮，自灌已後，孔子爲何不欲觀之，先儒解釋不同，茲列以下三說，略備參考。

一、孔安國說：「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僖公與閔公皆是莊公之子。僖爲庶子而年長，閔嫡而幼。莊公薨，閔立爲君，僖爲臣。閔薨，僖立爲君。至僖公薨，列神主時，魯之宗人夏父弗忌，佞

僖公之子文公，將僖公神主升在閔公神主之上，是爲逆祀。詳見皇邢二疏。

二、朱子集注引趙伯循之說，魯之君臣，當灌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灌以後，則浸以懈怠，而無足觀矣。

三、劉氏正義引禮經，及參諸儒之論，以爲魯國特受周天子之賜，可在周公廟舉行禘禮，但後來僭用禘禮於羣公之廟，所以孔子不欲觀。又因爲禘禮自薦血腥開始，而灌又在血腥之前，是知灌時尙非禘禮，所以孔子自既灌而往不欲觀。或如莊氏述祖論語別記所說，魯禘，其灌所用的酒尊，只用黃彝，是從諸侯禮。自既灌至迎牲以後，朝踐再獻之時，則如周天子兼用四代之禮。其餘可以類推。是爲僭禘。故孔子曰，吾不欲觀之矣。

以上三說，孔注爲逆祀，劉氏說爲僭禘，先儒或兼採，或任取其一。趙氏懈怠說，諸注指無依據，故多不取。

○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或人問孔子，禘祭之禮，其說何如。孔子先答曰不知。然後伸出手掌，告訴或人，誰能知道禘禮之說，誰卽對於天下複雜之事，其如示之於此乎。「示諸斯」的諸字，是「之於」二字的合音字。斯字作此字講。孔子說到「示諸斯」時，卽以另一手，指其所伸的手掌。之於二字的「之」字卽指天下事而言。「如示諸斯」卽是猶如指示天下事於此手掌之中。亦卽是對於

天下事了如指掌之意。「指其掌」是記者之言。

「子曰，不知也。」孔安國注：「答以不知者，爲魯諱。」

劉氏正義說：「孔子諱，卽逆祀之事。」皇侃疏：「臣爲國諱惡，則是禮也。」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

程氏集釋引陳善門蝨新語，以祭如在二句爲古語。孔安國注：「祭如在，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謂祭百神也。」皇疏：「祭如在，祭人鬼也。人子奉親，事死如事生，是如在也。」

無論祭鬼祭神，都要如在。祭鬼，一心想像祖先就在眼前。祭神，一心想像所祭的神就在眼前。這樣竭誠的祭祀，就能感得鬼神來享。如在的在字非常重要，一心觀想，鬼神即在，觀想始有感應。

「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包咸注：「孔子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攝者爲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與祭，就是親祭。攝字作代字講。孔子因事或因病不能親祭，而使人代祭。無由親自竭誠想像，不能感應。故此次祭祀如未祭然。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

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

孔安國注：「王孫賈，衛大夫也。欲使孔子求昵之，微以世俗之言感動之也。」

皇疏：「時孔子至衛，賈誦此舊語，以感切孔子，欲令孔子求媚於己，如人之媚竈也。」

奧：據爾雅釋宮及其注疏說，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古時房屋坐北朝南，門向南開，而偏近於東，則西南角爲隱深之處。尊者居之。祭五祀中的中霤神，亦在此處祭之。

竈：設在廚房，炊煮食物之器名爲竈。五祀中有竈神。

禮記祭法篇五祀鄭注：「中霤主堂室居處。竈主飲食之

事。」媚奧媚竈兩句，是當時的世俗語。中霽地位比竈神高，但竈神主管飲食，有實權。因此，俗語說，與其求媚於奧，寧可求媚於竈。

孔子周遊列國，在衛國時，頗受衛靈公尊敬。靈公夫人南子，品行不端，但有才能，欲藉孔子之名以壯自己聲勢，召見孔子。孔子見之。王孫賈誤會孔子來衛求官，故問孔子，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是何意思。王孫賈以奧比喻南子，以竈比喻自己。他的意思是告訴孔子，你求南子，不如求我王孫賈。

周柄中四書典故辨正：「奧者室中深隱之處，以比南子。竈是明處。蓋謂借援於宮闈之中，不如求合於朝廷之上耳。」

「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

孔子說：這話不對。如果得罪上天，則無處祈禱。

孔子說出「不然」二字，即將王孫賈問意完全否定。再以獲罪於天二語令其警惕。老子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一個人非分而求，所造之惡，便是得罪於天，必受天譴。

○子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安國注：「監，視也。言周文章備於二代，當從之。」

邢疏：「郁郁，文章貌。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劉氏正義引漢書禮樂志：「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施宜，有所損益。周監於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由漢書禮樂志的解說，則知周公制禮時，是以夏商二代之禮，加以損益，而制爲郁郁乎有文章的周禮。古注雖依說文以「有文章」解釋郁郁，但三代禮文既以周禮最爲完備，則郁郁二字自然包含禮的本質與條文，兩者兼備，而相平衡。也就是文質彬彬之意。文與質平衡，無過，亦無不及，就是恰到好處的中庸之道。所以孔子讚美周禮之後，卽說：「吾從周。」禮記中庸亦記孔子的話說：「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孔子的意思，就是說：「我辦政治，卽從周禮，依中道而行。」

○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鄰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

「子入太廟，每事問。」

孔子入周公廟，見廟裏的事物，如禮器等，皆問之。

包咸注：「太廟，周公廟也。」周公是魯國的始封之君，爲魯太祖，故其廟稱爲太廟。包氏以爲，孔子此時已在魯國爲仕，因助祭而入太廟。閻若璩四書釋地認爲，當祭祀時，雍雍肅肅，不容許每事問。閻氏引顧瑞屏說，孔子入廟，當在宿齊時，始可每事問。或是平日往觀，如荀子所載，孔子觀於魯桓公廟，有欽器，問守廟者曰，此是何器之類。

案，孔子入周公廟，不必在助祭時，應當是在太廟演禮時，孔子入廟觀禮，故可每事問。

「或曰：孰謂鄆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

鄆，是魯國的鄆邑，在今山東省曲阜縣。邢疏：「鄆人，

魯鄆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也。左傳襄公十年稱鄆人紇。」鄆人之子，卽是指稱孔子。

或，是或人，不具姓名者。此人說：「誰說鄆人紇之子知禮乎。他入太廟，每事都要問人。」

孔安國注：「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爲，知禮者不當復問。」

「子聞之，曰：是禮也。」

是，卽指每事問。孔子聞或人之言，便說，此問卽是禮。

劉氏正義：「魯祭太廟，用四代禮樂，多不經見，故夫子每事問之，以示審慎。」

孔安國注：「雖知之，當復問，慎之至也。」

董子春秋繁露郊事對篇：「孔子入太廟，每事問，慎之至

也。」

案，孔子入太廟，參觀演禮。演是演習。既是觀禮，則有學習或傳習之意，每事皆可以問，此問即是禮，故曰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周朝有六藝教育，六藝中有射之一藝。射有軍事之射，有平時各種禮射。此說禮射，古注考據甚多。簡要言之，行射禮時，張布爲射侯，猶今人所言之箭靶，當中以獸皮設鵠爲目的。禮射觀人品行，注重養德，古時不主張射穿其皮，但能射中目的即可，甚至稍偏，亦無不可。何也。因爲各人之力大小不同等也。此爲古時所行之道。時至春秋之末，咸主射穿其皮，則尚力不尚德矣，所以孔子敘古之道而歎之。又古注，凡行射禮，

皆射三次，第一次射，但取合禮。第二次射，始取主皮。或謂射穿其皮，或謂中而不穿。第三次射，聽鼓樂之節制，則合於樂。三射以合禮樂爲上，主皮次之。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告朔」

邢疏引周禮春官太史：「頒告朔于邦國。」古時天子在季冬時，以來年每月的政事，定成政令書，古注稱爲朔政，亦稱月令書，頒告諸侯。諸侯受之以後，藏於太廟，自新年一月起，每月朔日，也就是每月初一，供一隻餼羊，祭告於太廟，然後

上朝奉行。諸侯告朔於太廟之禮，如春秋文公六年公羊傳何休注說：「禮，諸侯受十二月朔政於天子，藏於太祖廟，每月朔，朝廟，使大夫南面奉天子命，君北面而受之。」

此外，天子自己也在每月朔日舉行告朔禮。皇疏說：「禮，天子每月之旦，居於明堂，告其時帝布政，讀月令之書畢，又還太廟，告於太祖。諸侯無明堂，但告於太廟。並用牲。天子用牛，諸侯用羊。」

先儒通校諸經，以爲告朔之禮本有兩種。一是天子以朔政頒告諸侯。一是天子告朔於明堂，諸侯告朔於廟。而論語及公羊傳所說就是後一種。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史記歷書說，周幽王、厲王時，「君不告朔。」

春秋記載，魯文公六年，閏月不告朔，十六年，文公又因疾病，而有四次不視朔。文公以後，魯君告朔之禮，逐漸由曠而廢。後來魯君雖不告朔，但每月初一，仍由有司送一隻餼羊供奉祖廟。

子貢認爲，告朔之禮既不舉行，何必仍供一羊。故欲除去告朔之餼羊。

餼羊，鄭注爲生羊。皇疏以爲，生是未熟之義，生腥通用。因此，餼羊就是殺而未煮熟的腥羊。如果將生羊解釋爲活的羊，猶可以生養，則子貢何以愛之。愛，是如孟子所說的「不忍見其死」之義。

「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孔子呼子貢之名說：「賜，你愛的是一隻羊，我愛的則是

告朔之禮。」不行告朔禮，只供一餼羊，非爲行禮而殺羊，應當去之。這是子貢愛羊之意。孔子則有另一種看法。繼續每月供奉餼羊，一般人民尙可由此而知時令。後世之人尙可見此餼羊而知有告朔之禮，得以考據而有所取。是以不去餼羊，其禮尙未全廢，餼羊一旦除去，其禮也就完全廢棄了，所以孔子說：「我愛其禮。」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孔安國注：「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爲諂也。」

魯國當時君弱臣強，三桓簡傲無禮，更僭天子禮樂。時人習非成是，反以事君盡禮爲諂。雖然他人不合禮，但孔子仍然依禮事君。

○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

孔安國注：「定公，魯君諡。時臣失禮，定公患之，故問之。」邢疏引史記魯世家說，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

魯定公問孔子，君使臣，臣事君，應當如何。孔子對以君禮臣忠。君應當以禮使臣，凡事當依國家所定的規矩而行。臣應當以忠事君，要盡其應盡的職責。君臣相遇，各盡其道。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孔子說：「關雎這篇詩，說到樂處，而不至於淫，說到哀處，而不至於傷。」

詩經由國風周南開始，關雎是周南的第一篇詩。詩序說此詩是「風之始，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詩的內容，是說文王思得淑女，以爲后妃。詩一開頭，就是「關關雎鳩。」毛傳說：「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詩人以雎鳩所鳴的和聲，興起文王思求后妃之意。后妃必須是賢才，始得采取荇菜，供祭宗廟，故求淑女，以爲匹配。求得之後，鐘鼓樂之。求之未得，寤寐思服，以至輾轉反側，其情可哀。然而，樂是爲得賢內助而樂，哀是爲未得賢內助而哀。樂是鐘鼓樂之而已，哀亦是輾轉反側而已，皆不過分。所以孔子評論此詩，所抒哀樂之情，不淫不傷，而得其正。其求配偶，如此慎重。所以詩序認爲，可以風勸天下，端正夫婦之倫。

關雎篇中，「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兩句詩，古注綜研詩

序及毛傳，確定「君子」卽指文王，「淑女」則有異解。鄭康成謂后妃求此淑女，以共事君子。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之嬪。但先儒亦舉漢書匡衡傳，謂匡衡上疏，曾引這兩句詩，以此淑女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則詩中的淑女卽是后妃。胡承珙毛詩後箋說：「匡衡之言，實同毛氏。毛傳云，淑，善。述，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毛傳文氣緊接而下，是字，卽指后妃。」竹添光鴻毛詩會箋說：「古賀氏煜曰，此時人詠文王太姒之詩也。第一章言太姒之賢，可配文王。二章以下，遂敘未得之哀，旣得之樂。」今儒王禮卿教授四家詩皆會歸，證以毛魯齊韓四家詩義例，暨徵以周南召南事義，謂關雎卽是爲太姒而作，詩中淑女，卽指太姒。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問社於宰我。」

魯哀公以社主的事情問宰我。

社是土神。哀公是魯君。宰我，魯人，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善於言語，與子貢並列於言語科。魯哀公所問的社，是指社主而言，周禮大司徒名爲田主。當時祭土神，要立一木，以爲神的憑依，此木稱爲主。

劉氏正義說：「春秋哀公四年六月，亳社災。李氏惇羣經識小，以爲哀公問宰我，卽在此時。蓋因復立其主，故問之。」

其說頗近理。」

「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

宰我對哀公說：「做社主所用的木料，夏代用松，殷代用柏，周代用栗。」宰我又說：「用栗的意思，在使人民戰栗。」栗解釋爲慄。戰慄，卽恐懼之意。

哀公問社，程氏集釋引蘇子由古史，意爲哀公想除去三家權臣，而不敢明說，因此問社，暗示欲誅三桓之家。宰我卽知其意，亦以隱語答復哀公。「使民戰栗」一語，卽是答以可誅。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孔子聽悉哀公與宰我此一問答，便說：「成事不說。」凡事已成定局，就不必說了。此指哀公失政而言。三家專權的局

勢，形成已久，再說無用，故不需說。「遂事不諫。」遂事，是指三家已經遂心成事。宰我今對哀公進諫，爲時已晚，不如不諫。「既往不咎。」既往，是指宰我對哀公之言，雖不適當，然而已經說出，孔子亦不追咎宰我了，故云不咎。

問，孔子亦曾言於魯定公，以孟孫氏等三家的都城超過制度，下令墮三家之都，爲何不許宰我說使民戰栗。答，孔子墮三都，是適時之舉，宰我之言，不適時宜。

【雪公講義】

哀公問社於宰我，至曰使民戰栗。

「鄭氏」云：田主。主，社也。

「邢疏」：先儒或以爲宗廟主，杜元凱、何休，用之以解

春秋。

「拜經日記」經文明云「使民戰栗」：以社稷爲民而立，故曰「使民」；若「廟主」，與民何與？

「潘氏集箋」讀書證疑，引墨子云：聖王建國營都，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爲敢位。「半農禮說」謂：樹主、木主，必兼兩義。

【按】以上各說，只就一「社」字，紛爭若是，迄今不已。究以何說爲正？後人各附各非，議論繁雜，歧中生歧。若細繹全文，似以「社主」可從。拜經日記所云「廟主與民何與」，義極分明。且哀公、宰我問答，非初建國立社，何能不知樹主之理？隱然有寓意焉。

「蘇子由古史」：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

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答焉。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

「容齋五筆」：「使民戰栗」爲哀公語。又曰：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言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

「韓非書」言之詳甚，可參。

【按】據上諸說，於此章各解，大有借鏡，可洗宰我千古之毀；而孔子之答宰，亦知非各注者之僮侗語矣。

子聞之曰，至既往不咎。

「包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也；事已遂，不可復諫止也；事既往，不可復追咎也。

「集注」：遂事，謂事雖未成，而勢不能已者。孔子以宰我所對非立社之意，又啓時君殺伐之心。而其言已出，不可復救，故歷言此，以深責之，欲使謹其後也。

【按】蘇子由古史、容齋五筆、韓非書諸記，此章經文，大有事在。孔子曰三句之解，包與集注，語皆含混，殊無義意。竊以初句謂哀公失政，三家僭越，局勢久成，不可復說。次句宰我進諫，無補於前。三句孔子自謂宰我言雖失宜，然既往矣，吾亦不再咎也。夫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乃孔子所訓；今知宰我所答，恐不如是。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

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玷，管氏亦有反玷。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子小匡篇記載：「施伯謂魯侯曰，管仲者，天下之賢人也，大器也。」惠棟九經古義乃說：「蓋當時有以管仲爲大器者，故夫子辨之。」孔子謂管仲之器量小。或人聞之，誤以爲儉。孔子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安得謂之儉。三歸者，包注謂娶三姓女，朱子據說苑以爲三臺，韓非子外儲說謂管子家有三處，晏子春秋謂管仲身老，桓公賜之以三歸。據清儒考，

管仲築三臺之事不見他書。又在身老始受三歸之賜，則非娶三姓女。惟依韓非子謂其所歸之家有三處，庶幾近之。然不若從三歸爲三庫藏之說爲愈。武億羣經義證謂臺爲府庫之屬，古以藏泉布，甚符桓公之賜。故可從。官事不攝者，管氏家臣各有專職，不兼餘事也。此皆奢侈。三歸是國君所賜。依禮，長者所賜，不能不受。或人又以爲管仲知禮。孔子遂辨其不知禮。國君爲別於內外，樹屏於門以蔽之，謂之塞門。兩君宴會，在兩楹之間設坫，皇疏：「坫者，築土爲之，形如土堆。」獻酢更酌，酌畢，各將其空酒杯反置於坫上，謂之反坫。塞門，反坫，皆是人君享有者，而管仲皆僭爲之，是不知禮也。故云，管氏如知禮，則誰是不知禮者耶。雖然，孔子亦曾贊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此謂其器小哉，乃責其奢侈越禮。如劉

氏正義引董仲舒春秋繁露精華篇，以及揚雄法言先知篇，皆以管仲驕矜失禮爲器小。

孔子之論管仲，此處謂其器小，他處又有稱許之辭，皆是就事而論。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大師，樂官名。釋文，大音泰。「樂其可知也。」此句爲總綱，以下二段，分述其要義。「始作翕如也。」始作謂始爲此樂。集注引謝氏曰：五音六律不具，不足以爲樂，翕如，言其合也。如，似也，合者具備之義。從，集解讀曰縱，縱者，

放開也。純如者，宮商角徵羽和諧如一也。皦如者，鐘鼓笙瑟等無相奪倫也。繹如者，餘音嫋嫋，相續不絕也。成者，奏樂完成。吳季札聞各國之樂，而知各國之興亡。

何晏注：「大師，樂官名也。始作，言五音始奏。翕如，盛也。從，讀曰縱也。言五音既發放縱盡其音聲。純純如，和諧也。皦如，言其音節分明也。縱之以純如皦如繹如，言樂始於翕如，而成於三者也。」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鄭康成注：「儀，蓋衛邑。封人，官名。」皇疏：「封人，守衛邑之界吏。周人謂守封疆之人爲封人。」劉氏正義：「夫子五至衛。此至儀邑，不知在何時。」

儀封人，是儀地之官。此人或是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人，故未記載其姓名。請見的見字，讀現音。他來求見孔子，怕孔子的弟子不肯引見，故說，凡是有道德的君子到我儀地，我未嘗不得與之相見。

「從者見之。」從音縱。見音現。從者，是指隨從孔子的弟子。從者聽封人如此求見後，便引封人見了孔子。

「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二三子，是封人稱呼孔子的諸弟子。封人見過孔子，辭出時，對孔子的弟子們說：「諸位何患於喪乎。」喪字有兩種讀音。一讀去聲，喪失之義。一

讀平聲，喪亡之義。孔安國注：「言何患於夫子聖德之將喪亡耶。」孔注之義，就是「天之將喪斯文」之喪。孔子在魯國辭了官位，周遊列國，宣傳聖人之道，無人能用，好像天之將喪斯文。封人認為，聖人之道不會喪亡，故說「何必憂患。」

「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孔安國注：「天下之無道已久矣。極衰必盛。木鐸，施教時所振也。言天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書經胤征篇說：「每歲孟春，適人以木鐸徇於路。」孔傳：「適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鐸，是金屬製的大鈴子，鈴子裏面可以搖動的鈴舌，用木料製的，叫做木鐸。封人之意，天下不能永遠無道，既然無道已久，上天將以夫子爲木鐸，即由孔子以先王之道來施教於天下。

孔子所說的先王之道，記載在五經之中，爲中華文化的根本，亦當爲全世界人文的根本。封人所說的天以夫子爲木鐸，可謂爲至理名言。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

韶，是舜帝之樂。武，是周武王之樂。孔子評論，韶樂盡美，而又盡善。武樂也是盡美，但未盡善。

盡，是完全之意。武王的樂亦善，但未到完善之境而已。禮記樂記說：「王者功成作樂。」漢書禮樂志也說：「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作樂崇德，

是崇表王者得天下的功德，必與事實相符。舜的天下，受禪於堯，其樂和平，所以盡美盡善。武王之有天下，由於伐紂而得，其樂演奏起來，猶有殺伐之聲。因此，他的音樂不如舜的音樂那樣調和，故云未盡善。

古注，「武王以征伐取天下，故未盡善。」然而，武王伐紂，深受孔子、孟子稱讚。孔子在周易革卦彖傳中說：「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孟子梁惠王篇，齊宣王以武王伐紂問孟子：「臣弑其君可乎。」孟子說：「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足證孔子所說的「未盡善」之意，是指武王之樂，非指武王之德。

○子曰：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寬者，鄭注謂度量寬宏。居上位者，不寬則不得眾。曲禮云：毋不敬。又云：臨喪則必有哀色。不敬，不哀，皆失其本，其人何如，可知也。故曰：「吾何以觀之哉。」謂不足觀也。

論語講要 里仁第四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居於仁者所居之里，是爲美。不擇處仁者之里，隨意而居，安得爲有智者。古語，千金置宅，萬金買鄰，又如孟母三遷，皆是擇仁之意。廣義而言，交友，求配偶，皆須擇仁。

皇疏：「中人易染，遇善則善，遇惡則惡。若求居而不擇仁里而處之，則是無智之人。故云焉得智也。沈居士曰，言所居之里，尚以仁地爲美，況擇身所處，而不處仁道，安得智乎。」

○子曰：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

樂。仁者安仁，知者利仁。

皇疏：「約，猶貧困也。樂，富貴也。」

不仁之人，不可以久處貧困。久困則爲非。不可以長處富樂，長富則驕奢淫佚。仁者安仁，仁者天賦仁厚，爲仁無所希求，只爲心安理得，否則其心不安，是爲安仁。知者利仁，智者知行仁爲有利於己而行之也。交友必須知其仁與不仁，不仁者無論貧富皆不可交。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曰：「吾人處困而學，安仁未可蹴幾，須先學智者利仁。」

○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孔子說，唯有仁者，能好人，能惡人。公治長篇，孔子答

復子張說：「未知，焉得仁。」顏淵篇，孔子答復顏淵說：「克己復禮爲仁。」仁者有智，能克己復禮，不妄爲好惡，故唯有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無惡的惡字，釋文有兩種讀音。一讀入聲，作善惡之義講。一讀去聲，作好惡之義講。劉氏正義，程氏集釋，皆說：「案前後章皆言好惡，此亦當讀去聲。」

孔安國注：「苟，誠也。言誠能志於仁，則其餘終無惡。」
朱子集注：「苟，誠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其心誠在於仁，則必無爲惡之事矣。」

今以惡字作好惡之義講，則此章是說，誠然能志於仁者，

便無所憎惡之人。志於仁者，能以仁厚待人。遇好人，固然能以善心待之。遇惡人，亦能以善心勸之改惡向善。所以，一個人果然志於仁，即無所惡之人。

俞曲園羣經平議說：「上章云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此章云苟志於仁矣無惡也。兩章文義相承。此惡字即上章能惡人之惡。賈子道術篇曰，心兼愛人謂之仁。然則仁主於愛，古之通論。使其中有惡人之一念，即不得謂之志於仁矣。」

○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以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以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孔安國注：「不以其道得富貴，則仁者不處也。」

何晏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則不以其道得之，雖是人之所惡，不可違而去之。」

皇疏：「富者，財多。貴者，位高。乏財曰貧。無位曰賤。」

富貴是人之所欲，但如不以其道得之，仁者不處。不處，即是不居，亦可說是不取之意。富貴可得，但因不合道理，而不取。這不是普通人，而是仁人。孔注甚得經義。

貧賤是人之所惡，何氏以爲，君子行道，應當得富貴，而反得貧賤，這就是不以其道得之。例如尚書伊訓篇說：「作善

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作善是得富貴之道，如果作善，而得貧賤，卽是貧賤不以其道得之。君子深知，時代有否有泰。在否閉之時，雖然履道，而反得貧賤，亦不可違而去之。假使去之，則必去其所行之道。故君子寧守其道，而不去貧賤。何氏之注可從。

孫奇逢四書近指說：「人初生時，祇有此身。原來貧賤，非有所失也。至富貴則有所得矣。無失無所得，有得有所失，故均一非道。富貴不可處，以其外來。貧賤不可去，以其所從來。孔子樂在其中，顏子不改其樂，全是於此看得分明，故不爲欲惡所乘。」孫氏此說大有道理。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孔安國注：「惡乎成名者，不得成名爲君子。」君子去仁的去字，作捨棄講。惡乎的惡字，

讀平聲，作何字講。乎，是語助詞。君子捨棄仁，何得成名爲君子。

君子希望成賢成聖，必須行仁。但是，何謂仁，如何行仁，皆非人人所能了解。君子行仁，未能完全至於仁，首須能近乎仁。例如恕道，剛毅木訥，皆是近仁。又禮記中庸：「子曰，力行近乎仁。」孔穎達疏：「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孔子教人孝弟忠信，即是重要的善行，故能力行孝弟忠信，亦即是近乎仁。近仁即能至於仁。不近仁，則遠仁，遠則去仁，不能成其爲人所稱的君子。

如何不去仁，下文云：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終食之間，就是吃一頓飯之間。違仁，即是去仁。造次，馬融說

是急遽，鄭玄說是倉卒。造次就是倉卒二字的轉音。邢疏說，急遽、倉卒，皆是迫促不暇之意。顛沛，馬融注爲偃仆。

君子既然不可去仁，則須經常保持仁心，雖在一食之間，亦不能去仁。造次必於是，急遽時，其心亦必在仁。顛沛必於是，在偃仆之際，卽是遭遇危險，甚至面臨死亡之際，其心亦必在仁。此爲君子須與不可離仁之義。

自「君子去仁」至「顛沛必於是。」古注與前合爲一章。

陳天祥四書辨疑說：「前段論富貴貧賤去就之道，自此以下，至顛沛必於是止，是言君子不可須臾去仁。彼專論義，此專說仁，前後兩段，各不相關。」陳氏主張，前後兩段，各爲一章。程氏樹德論語集釋從陳氏之說。

○子曰：我未見好仁者，惡不仁者。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上。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我未見好仁者……加乎其身上。」

孔子說：「我未見過好仁者，亦未見過惡不仁者。」好仁者，此人以行仁爲所好。惡不仁者，此人遇見不仁之人則厭惡之。好仁者，惡不仁者，孔注就兩人解說，先儒亦有作一人解說，以爲一人心中有好有惡。兩說可以並存。

好仁者，無以尚之。孔安國注：「難復加也。」尚亦通上。

好仁的人，凡事皆依於仁，此是實行仁德的上等者，無人更上於他，所以難再加乎其上的。皇疏說：「故李充曰，所好惟仁，無物以尚之也。」

惡不仁者，其爲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厭惡不仁者的人，其爲仁矣，他的爲仁，即在「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依皇疏說，此人既厭惡不仁者，便不與其親狎，不仁者便不得以非理不仁之事加陵於此人之身。所以孔安國說：「惡不仁者，能使不仁者不加非義於己，不如好仁者無以尚之爲優。」惡不仁者，雖然比不上好仁者，但能遠離不仁者，潔身自好，而不爲惡，亦得爲仁。皇疏又一解釋：「其，其於仁者也。言惡不仁之人，雖不好仁，而能惡於不仁者，不欲使不仁之人以非理加陵仁者之身也。」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

孔安國注：「言人無能一日用其力脩仁者耳。我未見欲爲仁而力不足者。」此意是說，有誰能在一日之閒用力行仁呢？如果有人能夠一日力行其仁，孔子未見其人之力不足。中庸引孔子的話說：「力行近乎仁。」例如力行孝弟忠信，就是近仁。孝弟忠信，有淺有深，人人可行，人人都有可行之力。所以孔子未見力不足。

「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孔安國注：「謙不欲盡誣時人，言不能爲仁。故云，爲能有爾，我未之見也。」皇疏：「世中蓋亦當有一日行仁者，特是自未嘗聞見耳。」

朱子集注：「蓋，疑辭。有之，謂有用力而力不足者。蓋

人之氣質不同，故疑亦容或有此昏弱之甚，欲進而不能者。但我偶未之見耳。」

朱注謂有用力而力不足，雖異孔注，其說亦可取。

陸隴其松陽講義，引慶源輔氏說：「此章三言未見，而意實相承。初言成德之未見，次言用力之未見，末言用力而力不足者之未見。無非欲學者因是自警而用力於仁耳。」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人之過的「人」，皇本作「民」。過是過失。黨，一作黨類講，一作朋黨講。

孔安國注：「黨，黨類。小人不能爲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觀過，使賢愚各當其所，則爲仁矣。」

孔注之意，依皇疏解說，人的過失，各有其類，不能一概而論。例如農夫不能耕田，是其過失，若不能文書，則非其過。觀人之過，能隨類而責，不求備於一人，則知此觀過之人是有仁心之人。若不依類而責，例如責農夫不能文書，則知此觀過者是不仁之人。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皇疏又引殷仲堪之說：「言人之過失，各由於性類之不同。直者以改邪爲義，失在於寡恕。仁者以惻隱爲誠，過在於容非。是以與仁同過，其仁可知。觀過之義，將在於斯者。」此解與孔注少異。

各於其黨的黨字，先儒亦作朋黨講。述而篇陳司敗說：「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孔安國注：「相助匿非曰黨。」程氏集釋引劉開論語補注：「有所親比謂之黨。」以此義解釋，

人的過失，由於偏護其親友。故云，人之過也，各於其黨。偏護出於私情，以私害公，故爲過失。但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舜爲天子，假使瞽瞍殺人，孟子認爲，舜應該從監獄中竊負瞽瞍而逃。此種私情，順乎人倫常道，合乎仁心，爲聖賢所許。觀其過，卽知其仁。故云觀過斯知仁矣。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道，卽是仁道。聞道，非說孔子自聞，是爲一般人而言。人在世間，須知爲仁之道，方能立己立人。苟無仁道，則必害人害己。仁道學之難，聞之亦難，縱然朝聞夕死，亦不虛此一生，否則縱壽八百年，亦枉爲人。又，中庸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聞之更難。

○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

讀書人既言學道，而又以惡衣惡食爲恥，可見其心仍在名利，志實未立，故不足與之談道。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

君子對於天下人，無專主之親，無特定之疏，惟以道義是從。卽不問親疏，但以道義是親，亦卽以義爲處世準繩。

無適的適字，無莫的莫字，古注有多種解釋。清儒俞曲園，在他的春在堂隨筆裏，引日本物茂卿所著論語徵，考證「適莫」

二字卽是「親疏」的意義。意爲君子對於天下人，無親無疏，惟義之所在，與相親比而已。

【雪公講義】

「適莫」二字，鄭讀爲「敵慕」，注云：適，匹敵之敵；莫，無所貪慕。邢疏二字爲厚、薄。俞氏主觸迂、貪慕。釋氏華嚴經及無量壽經，皆有「無所適莫」之文。華嚴經引漢書注曰：適，主也。爾雅曰：莫，定也。謂無偏主親，無偏定疏。澄觀疏曰：無主定於親疏。無量壽經慧遠義疏：無適適之親，無莫莫之疏。

「比」字：論語稽求篇：比者，密也，和也。集注：比，從也。

【按】此章之旨，據鄭、邢、俞諸氏所解，皆指對人而言，文義甚顯，可從也。有謂指行事者，存心者，用情者，似皆紆曲。至解「適莫」之義，上列之五種，名辭雖有小異，而大旨無不相同，亦可從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

爾雅釋詁：「懷，思也。」說文：「懷，念思也。」段注：「念思者，不忘之思也。」

君子小人，不必指在位與不在位者，皆就普通人而言之。四句經文，上二句是說居處，下二句是說行動。懷字作思念講。

君子懷德，君子所思的是道德，他的居處，必然選擇在有仁德之人所居的鄰里。小人懷土，土是地利，小人只選擇有利可圖之地，如升官發財等，以爲居處，定居後，則安安而不遷徙。此爲上二句，就擇居而辨君子小人。

君子懷刑，刑卽典刑，經典法則。例如書經大禹謨：「惠迪吉，從逆凶。」迪，孔傳爲道。順道而行則吉。逆，是相反。反其道而行則凶。君子有所行動，就想到是否合乎此類典刑。小人懷惠，中庸：「小人行險以徼幸。」小人之行，冒險以求其幸，不慮後果，只貪圖眼前的小惠。此爲下二句，就行動而辨君子小人。

程氏樹德集釋：「按此章言人人殊，竊謂當指趨向而言之。君子終日所思者，是如何進德脩業。小人則求田問舍而已。君

子安分守法。小人則唯利是圖，雖蹈刑辟而不顧也。」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者放縱，任意發展，但其目的純在私利，如此行爲必致多人之怨。

孔安國注：「放，依也。每事依利而行，取怨之道。」今從劉氏正義引漢書顏師古注，放作縱字講，是縱心於利的意思。愈縱心圖取私利，則愈損人，故召人之怨愈多。

○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

能以禮讓治國，則於國事何難之有。不能以禮讓治國，奈此禮文何。道德仁義，遞下爲禮，禮不能再下矣，故須普及教化，以爲治國之要。曲禮云：毋不敬。何以爲敬，讓之是也，堯舜皆以天下讓，何況其餘。古人無事而不讓，讓則不爭，故易爲治。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

位，是官位。立，是在官位而有建樹之意。勿愁無官位，但愁如何建樹。勿愁我不爲人知，但可求其可以爲人知之道。建樹不必有位，立德立功皆是。求爲可知，學仁義可耳。

○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參，從古從眾讀森。孔子呼曾子之名曰：參，吾之道，汝可一以貫之。曾子應之曰唯。孔子出。門人不解，乃問曾子，何謂也？曾子答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貫者貫穿，以一理貫穿萬事，則萬事皆有其理。孔子之道，一理分爲萬事，萬事歸於一理。有入世者，有出世者，而能一以貫之。然出世之道非常人所能了解，故曾子以忠恕答之。何謂忠恕，漢注盡己之謂忠。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恕。忠恕之道仍在世間，但與出世之道相近。中庸引孔子曰：「忠恕違道不遠。」既曰

不遠，卽是近之。近則可以由事入理，而能一貫矣。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孔安國注：「喻，猶曉也。」喻，曉，卽是知的意思。

君子但知公義，小人但知私利。小人所知之利，不只在錢財，一切有利於己者，皆必爲之。君子小人，一言難辨，此以公義私利說其總則而已。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人高於君子，見之者，當自思維，我當學習，與之齊等。

不賢，非謂小人，惟下於賢人而已，見之者，當自反省，我亦如此不賢乎。於是乃能德學俱進。

○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幾，微也，人之過，在幾微發動之時，易於改正，故爲人子者，見父母之過於微起時，卽當諫之，不俟形成大過。若見父母之志不從其諫，則又尊敬，而不違其諫勸之初衷，繼續進諫。然而屢諫不從，甚至受父母之怒斥，亦不辭勞苦，不怨父母，諫之不已。或，勞者憂也，諫而不入，深恐父母卒成大過，乃憂之而不怨。勞字兩義並存。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鄭注爲常，曲禮：「所遊必有常」是也。朱注爲方向，

本於玉藻：「親老，出不易方。」父母念子之心，無時或釋，故父母在世，子不能無故遠離，遠離須有正常之事。或爲遊子者，隨時函報行蹤，免爲父母所繫念。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此章與學而篇同，集注胡氏謂爲複出，而逸其半。先儒考漢石經亦有此章，當是弟子各記所聞。劉氏正義云：「案論語中重出者數章，自緣聖人屢言及此，故記者隨文記之。春秋繁露祭義篇，孔子曰：書之重，辭之複，嗚乎，不可不察也，其中必有美者焉。」鄭注曰：「孝子在喪，哀戚思慕，無所改其父之道，非心之所忍爲也。」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人生七十古來稀，子女成人自立，父母逐漸衰老，盡孝時日無多，是以父母之年不可不知。知而喜者，親得壽考，子能承歡也。知而懼者，父母之年愈高，在世之日愈少，深懼子欲養而親不在，事之愈當謹也。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古人不輕易出言，惟恐言出而行不及，是爲恥辱。

「古者言之不出。」皇本作「古之者言之不妄出也。」

包咸注：「古人之言不妄出口者，爲身行之將不及也。」

皇疏：「躬，身也。逮，及也。古人不輕出言者，恥身行之不能及也。」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孔安國注：「俱不得中也。奢則驕溢招禍，儉約則無憂患也。」

能儉約，其失自少。禮記表記：「子曰，儉近仁。雖有過，其不甚矣。」不儉，則生活奢侈，言語繁瑣，辦事令人麻煩，此皆不近仁，其失多矣。程氏集釋引汪烜四書詮義：「約者束也，內束其心，外束其身。」可參考。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集解包曰：「訥，遲鈍也。言欲遲鈍，而行欲敏也。」言語遲鈍者，不搶先說，不利口，言語似乎甚難。此是君子言語謹慎之故。注意欲字，言語慎重，辦事必須敏捷，先行其言，而後從之。此皆難能而欲能之也。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集解何晏注：「方以類聚，同志相求。故必有鄰，是以不孤也。」

此章依何氏之注即可。邢疏，「方以類聚」是周易繫辭上傳文。方，是法術性行，各以其類相聚。「同志相求」是引自周易乾卦文言傳「同氣相求」文。意爲志同者，互相求爲朋友，故必有鄰。經文必字，猶如詩眼，尤須注意。亂世，小人道長，

君子道消，爲德未必有鄰。此爲一般人所同感。如孔子周遊列國，其道不行，德豈不孤歟。然著書立說，有教無類，三千弟子，後世學人，皆是其鄰。故不論世道如何，但行善德，終必有鄰，而不孤也。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數，釋文說，何氏讀色角反。取煩瑣之義。又鄭注，數讀世主反。意爲數己之功勞。今從何氏讀。何注：「數，謂速數之數。」邢疏：「此章明爲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吳氏嘉賓論語說解釋：「數與疏對。」並引禮記祭義曰：「祭不欲數。」以及畧引禮記表記說：「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以明事君與交友，皆是如此。

君臣朋友，皆以道義結合，必須以禮節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不去則必召禍。不但諫不過三，平常亦須見之以時，不可煩瑣，否則必然召辱。交友不同於事君，來往煩瑣，不致於辱，但必趨於疏離。是以君子之交淡如水。此章須配合禮記學之。

論語講要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孔子曰：公治長，可與以妻也。雖受牢獄之災，然非其應得之罪也。卽以其女嫁之。

公治長爲孔子弟子，史遷謂爲齊人，孔安國謂爲魯人。皇疏引范甯云，公治長行正獲罪，罪非其罪，孔子以女妻之，將以大明衰世用刑之枉濫，勸將來實守正之人也。又引論釋一書記載云，公治長從衛還魯，途中聞鳥相呼，往青溪食死人肉。須臾見一老嫗當道而哭。治長問之。嫗曰：我兒前日出，至今

不反，諒已死，不知所在。治長曰：向聞鳥相呼，往青溪食肉，或許是汝兒。嫗往，果得其兒，已死。卽報村官事實。村官以殺人罪歸治長，付獄。治長以解鳥語辯之。獄主試其實，繫治長在獄六十日，卒有雀在獄柵上相呼，謂白蓮水邊，有運粟車翻覆，粟散在地，收斂不盡，往啄之。主遣人往驗，果如其言。後又解豬及燕語，屢驗。於是獲釋。

公冶氏解鳥語，先儒多以不經，往往避而不言，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按周禮秋官，夷隸掌與鳥言，貉隸掌與獸言，又舉經傳注疏，古多通鳥獸語者，何不經之有。是也。

○子謂南容，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

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名适，一名縉，字子容，魯人，孔子弟子。國有道時，南容能爲國用，國無道，則以其明免於刑戮之禍。孔子以兄之女妻之。出處有道，此是其賢。

古注以此爲一章，朱子與上章合一，今從古。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

子賤姓宓，名不齊，孔子弟子，史記弟子傳作密不齊。宓密古同，均讀伏音。

「君子哉若人。」包注：「若人者，若此人也。」「斯焉

取斯。」上斯字指子賤，下斯字指君子之行爲。

孔子稱贊子賤曰：此人是君子，然若魯無君子者，則子賤焉能取斯君子之行以爲君子耶。

子賤之賢，孔子歸功於魯之君子，聖人謙虛如是。魯國多君子，亦是事實。呂氏春秋察賢篇云：「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巫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居，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於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故勞，任人者故逸。宓子則君子矣。」又謂孔子贊子賤能尊賢，以成其治。說苑政理篇略同。皆見子賤之賢，與魯多君子。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

器也。曰：瑚璉也。

子貢自問於孔子：賜也何如。孔子答曰：汝器也。器有差別，不知何器，故再問之。孔子答以瑚璉之器。

瑚璉，說文作瑚璉，翟氏考異，璉，力展切。古注，夏曰瑚，殷曰璉，周曰簠簋。皆宗廟盛黍稷之器，甚爲貴重。

器喻有用之才，爲政篇：「子曰：君子不器。」是喻全才。此許子貢以瑚璉，雖未至於不器，然爲高才大用可知。人在世間，有所取，必須有所予，若其才能不及子貢者，但成任何一器，盡其在我，用之於世，求其俯仰無愧可耳。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

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卽冉雍，字仲弓，先儒或以爲冉伯牛之子，或以爲伯牛之宗族，難以考定。

或人稱冉雍爲仁，然而惜其不能佞。孔子答或人曰：用佞何爲，佞者口辭捷給，以此抵禦人，屢次爲人憎惡。雍也仁乎，不知也。言仁，何用佞耶。

孔子不輕許弟子以仁，故曰不知其仁。佞，據說文，有巧譎高材諸義，譎卽古諂字，義屬不善，巧、材皆非惡義。春秋時人以佞爲賢，故或人有此議論。然以佞爲賢，不免於濫，聖人防其流弊，故以口給之義釋之，使仁與佞不混一談也。

○子使漆彫開仕。對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

漆彫開，名啓，字子開。宋翔鳳過庭錄云：「啓，古字作启。吾斯之未能信，吾字疑爲启字之訛。」宋說可從。對師長稱吾，禮所不許。斯，指爲仕。未能信，爲仕，未能自信。意恐不能勝任。劉氏正義：「夫子使開仕，當在爲魯司寇時。古今人表作啓。啓者開也。故字子開。」

孔子派漆彫開爲仕。開對曰：啓，爲仕，未能自信。孔子悅之。何以悅之。鄭注曰：「善其志道深。」皇疏引范甯曰：「孔子悅其志道之深，不汲汲於榮祿也。」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從我者其由與。

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馬注：「桴，編竹木也，大者曰筏，小者曰桴也。」

材，鄭注爲桴之材，皇疏又訓哉字，材哉古字同，朱注材，裁也。

孔子不能行道於魯，乃周遊列國，亦不能行，遂有此言。

意謂乘桴於海雖危險，然爲行道，無所顧慮。門人中有能從我之勇者，其爲仲由與。子路聞此言，喜之。孔子乃曰，由也勇過於我，不合中道，然而，再取如子路此種人材亦無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

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孔子答曰不知。意爲不清楚。蓋問之不得其要也。武伯意有未愜，故再問。孔子答曰：由，可使治理大國兵賦，不知其仁。又問冉求之仁何如。子曰：求，可使爲卿大夫之家臣，不知其仁。又問公西華之仁何如。子曰：赤，可使在朝與外國賓客言，不知其仁。三弟子皆有可使之才，子路軍事，冉求政治，公西華外交。

孔安國注：「賦，兵賦也。千室之邑，卿大夫之邑也。卿大夫稱家。諸侯千乘，卿大夫故曰百乘也。宰，家臣。」

孟武伯問由、求、赤三弟子仁，孔子答以不知者，劉氏正義引程瑤田論學小記說：「夫仁至重而至難者也。故曰仁以爲己任，任之重也。死而後已，道之遠也。如自以爲及是，未死而先已，聖人之所不許也。……故有問人之仁於夫子者，則皆曰未知。蓋曰吾未知其及焉否也。」

○子謂子貢曰：女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孔子問子貢曰：汝與顏回誰比誰勝。子貢對曰：賜何敢比回。回，聞一知十，賜聞一知二而已。孔子曰：汝不如，吾與

汝俱不如。

愈，孔注猶勝也。吾與女之與，漢儒皆訓爲連繫詞，集注作許解，今從漢注。

梁氏章鉅論語旁證，引輔氏廣曰：「聞一知十，不是聞一件限定知得十件，只是知得周遍，始終無遺。聞一知二，亦不是聞一件知得二件，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

程氏樹德集釋，引何治運雜著云：「或問於余曰，如漢儒說，則孔子果不如顏淵乎。曰，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樂天知命也。子在回何敢死。此顏子之樂天知命也。顏子未五十而知天命，孔子之不如，一也。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顏子未六十而耳順，孔子之不如，二也。顏子之未達一問者，從心所欲不踰

矩耳。」間是閒的俗字。說文：「閒，隙也。」顏子只有一隙距離未及孔子。那就是未到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的境界。

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世視子貢賢於仲尼。子貢自謂不如顏淵，夫子亦自謂不如顏淵。聖人溥博如天，淵泉如淵也。若顏子自視，又將謂不如子貢矣。」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子曰：始吾於人也，聽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於予與改是。

宰予名予字我，論語記者例當稱其字，此直書其名，先儒

考證當依古本作宰我。

畫寢，古注多爲畫眠，或作畫寢，卽繪畫寢室，有奢侈之義。糞朽皆有動靜二詞義。

此章後節加子曰，集注胡氏疑子曰爲衍文，不然則非一日之言，劉氏正義謂爲前後章相發明。

畫眠，或畫入寢室休息，古時皆不許。宰我畫寢，孔子責其怠惰，故曰：予如朽木不可彫也，如年久剝蝕之牆壁不可朽也，對於宰予，當如何責之耶。

孔子曰：原來我對於人，聽其人之言，卽信其人之行，今我對於人，聽其人之言，不能盡信，而須觀察其人之行。「於予與改是。」孔安國注：「改是者，始聽言信行，今更察言觀行，發於宰我畫寢也。」此意是說，由於予之畫寢，使我改爲

察言觀行。又有一說。宰予之晝寢也，當改之。

皇疏引一家云，宰我「與孔子爲教，故託跡受責也。」又引范甯云：「夫宰我者，升堂四科之流也，豈不免乎晝寢之咎，以貽朽糞之譏乎。時無師徒共明勸誘之教，故託夫弊跡以爲發起也。」又：「珊琳公（卽釋慧琳）曰：宰予見時後學之徒將有懈廢之心生，故假晝寢，以發夫子切磋之教。」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枨，今讀成音。古音讀長。邢疏鄭云，蓋孔子弟子申續。王肅以申繚、申堂、公伯繚皆是申枨，據清儒考證，有誤。

鄭注，剛謂強。孔注，慾，多情慾。皇疏，夫剛人性無求，而申根性多情慾，多情慾者必求人，求人則不得是剛，故云焉得剛。

剛與慾不相容，剛必不慾，慾必不剛。剛者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文天祥可以當之。慾則反是，洪承疇可爲例。

李中孚四書反身錄：「正大光明，堅強不屈之謂剛，乃天德也。全此德者，常伸乎萬物之上。凡富貴貧賤，威武患難，一切毀譽利害，舉無以動其心。慾則種種世情繫戀，不能割絕，生來剛大之氣，盡爲所撓。心術既不光明，遇事鮮所執持。無論氣質懦弱者多屈於物。卽素貞血氣之強者，亦不能不動於利害之私也。故從來剛者必無慾，慾者必不剛，不可一毫假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以此事加之於我身，吾亦不欲以此事加之於人。孔子曰：此非汝所能及也。

此是恕道，尙非大賢所及，仁可知矣。

劉氏正義：「程氏瑤田論學小記進德篇曰，仁者人之德也，恕者行仁之方也。堯舜之仁，終身恕焉而已矣。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吾亦欲無加諸人。此恕之說也。自以爲及，將止而不進焉。故夫子以非爾所及警之。」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孔子之學有本性，有天道，有人道。文章，即是六藝與脩齊治平之學，此屬人道，所謂人道敏政，諸弟子所共脩，經常講習，故可得而聞。至於性與天道，則深微難知，能知之者，顏子、曾子、子貢數人而已。且孔子教育注重人道，故罕言之，是以不可得而聞也。中庸、周易皆講性與天道，然不得其人，則不能傳。後儒必得佛學啓發，又須不存成見，方知孔子之道無異於佛。

焦氏竑在其筆乘中有云：「性命之理，孔子罕言之，老子累言之，釋氏則極言之。孔子罕言，待其人也。故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然其微言不爲少矣，

第學者童習白紛，翻成玩狎，唐疏宋注，錮我聰明，以故鮮通其說者。內典之多，至於充棟，大抵皆了義之談也。古人謂闇室之一燈，苦海之三老，截疑網之寶劍，抉盲眼之金鑊，故釋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無二理也。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誠爲篤論。」「童玩白紛。」從童年學習，到白首之年，還是紛然不解其義。此語引自揚子法言吾子篇：「童而習之，白紛如也。」李軌注：「言皓首而亂。」焦氏又曰：「孔孟之學，盡性至命之學也。顧其言簡指微，未盡闡晰，釋氏諸經所發明，皆其理也。苟能發明此理，爲吾性命之指南，則釋氏諸經卽孔孟之義疏也，又何病焉。夫釋氏之所疏，孔孟之精也。漢、宋諸儒之所疏，其糟粕也。今疏其糟粕則俎豆之，疏其精則斥之，其亦不通於理矣。」焦氏此言可爲此章一大發明。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聞字有二解。唯恐有聞之有，通又。孔安國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此聞字作動詞解。包慎言溫故錄：「聞讀若聲聞之聞，韓愈名箴云，勿病無聞，病其曄曄，昔者子路唯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此聞字作名詞解，謂子路恐有虛名。此說亦有助於脩養，可參考。今從前義。謂子路求學，聞而能行。子路有聞，聞於師，或聞於朋友，聞得某一種學問，立即實行。如果尚未實行，唯恐又聞其他學問。李二曲四書反身錄：「未行而恐有聞，子路急行之心，真是惟日不足，所以得到升堂地位。吾人平日非無所聞，往往徒聞而未曾見諸行，即行而未必如是之急，玩愒因循，孤負時

曰。讀至此，不覺忸怩。」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衛大夫孔圉。文，是其諡號。生前亂於家室。子貢以其爲人不足道，何以諡之爲文。孔子以此二語許之。大抵聰敏之人不甚好學，文子不然。不恥下問者，孔安國注：「下問，問凡在己下者。」例如以貴問賤，以長問少，以多問寡，皆是下問，人以爲恥，文子不然。雖有其他不善，但就文之一字而論，有此二者，可以稱之。聖人隱惡揚善，厚道之教，於斯可見。

俞樾羣經平議，以敏字爲句，而好學三字連下句讀。可備一說。

○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

孔安國注：「子產，鄭大夫公孫僑。」邢疏：「案左傳，子產，穆公之孫，公子發之子，名僑。公子之子稱公孫。」錢大昕後漢書考異：「產者，生也。木高曰喬，有生長之義，故名喬字子產。後人增加人旁。」子產在鄭國簡、定二公時代執政，達二十二年，是春秋時鄭國的良相。左傳昭公二十年：「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孔子評論鄭國大夫子產，說他有四種德行，皆是君子之道。

一是「其行己也恭。」他自己做人很謙恭。二是「其事上也敬。」他事奉君上能敬其事。三是「其養民也惠。」他用恩惠養民。四是「其使民也義。」義作宜字講。他使用民眾，能得其宜。如不違農時等。

程氏集釋：「蔡清四書蒙引，恭敬分言，則恭主容，敬主事。」此處恭敬二字就是分言，恭指容貌謙恭，敬指作事毫不苟且。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集解：「周曰，齊大夫，晏姓，平諡，名嬰。」

皇本作「久而人敬之。」皇疏云：「此善交之驗也。凡

人交易絕，而平仲交久而人愈敬之也。」劉氏正義引周禮天官大宰：「二曰敬故。」鄭康成注：「敬故，不慢舊也。」晏平仲久而敬之。」劉氏說：「當從鄭本，無人字解，爲平仲敬人。」

四書拾遺引黃鶴谿惠迪邇言：「交際之間，其人實有可敬，而我不知敬，則失人。其人本無可敬，而我誤敬之，則失己。失人失己，必貽後悔。故必由淺漸深，由疏漸親，爲時既久，灼見真知，然後用吾之敬，自可免失人失己之患，此其所以爲善也。」此亦從鄭說，其解善交得之。人須交友，朋友在五倫之中，故須如是慎重。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梲，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諡文。蔡，大龜。蔡地出善龜，因名大龜爲蔡。古時國有大事不決，則占卜，龜有靈氣，故以龜甲占之。占卜之龜有六種，周禮謂之六龜，各藏一屋，使龜人掌管之。臧孫三代爲魯國掌龜之大夫，故曰居蔡。山節者，謂刻柱頭爲斗拱，其形如山，故曰山節。藻稅者，大梁之上承託二梁之短柱，謂之稅，在稅上彫畫藻文，謂之藻。山節藻稅皆爲天子之廟飾，而文仲以此施於藏龜之屋，違制媚神，不重人事，是爲不智之舉，故孔子論之曰，何如其智也。宋儒張橫渠與朱子皆如此說，以居蔡山節藻稅作一句讀。集解包注，以居蔡爲一句，謂文仲自家居蔡爲僭，山節藻稅又一句，以此施於其家，謂爲奢侈。考諸文仲世爲魯之龜人，而又甚儉，非如包注所云然，今從宋注。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三仕爲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他邦，則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令尹，楚國官名，如中原各國之宰相。集解孔安國曰：「令

尹子文、楚大夫，姓鬬，名穀，字於菟。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

三仕三已事無詳考，惟在楚莊王時，楚、晉之戰，楚以子玉爲帥，敗績，自殺。子玉是子文所舉之人，子文以此去職。餘皆不詳。諸儒之注議論紛紜，然子張所舉三仕三已，且以舊政告新令尹，必有所據。孔子答曰，忠矣。子張又問曰，仁矣乎。孔子答曰：未知，焉得仁。集解孔安國注：「但聞其忠事，未知其仁也。」集注從之。然經文「未知」下加「焉得」二字，究作何解。若依鄭康成讀知爲智字，卽有智始有仁，則文易解矣。智與仁孰先孰重，中庸、論語所說智仁勇，皆是智在仁上，若依內典，智尤重要。皇疏引李充云：「進無喜色，退無怨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忠臣之至也。子玉之敗，子文之舉，舉

以敗國，不可謂智也。賊夫人之子，不可謂仁。」

子張又舉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棄而違之，以問孔子。孔安國注，崔子、陳文子，皆是齊國大夫。程氏集釋，引惠棟九經古義說，崔子，鄭注，魯論讀爲高子，今從古論。劉氏正義說：「齊君莊公名光，左襄二十五年傳言，莊公通崔杼之妻姜氏，崔杼弑之。」時與崔杼同朝之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逃之他邦，所至皆感如齊之崔子，一再去之。子張故問，陳文子何如，可謂仁矣乎。孔子答：清而已矣，未智，焉得仁。何以未智，齊君昏，未聞文子進諫，亦未聞其阻崔子之弑君，是爲不智，又何能稱爲仁者。然得一清字，亦得一種人品，今世尤可貴。

【雪公講義】

【按】子張問曰：令尹子文一章。舉三仕三已等相問。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何晏、孔安國、朱考亭，皆以知音如字。有焉得二字。與孟武伯問子路仁乎。子曰：不知其仁也。語氣有異。然班固、王充、鄭康成、顏師古等，皆以知作知音。加焉得二字，與直云不知，分明各異矣。

主知音者，似以智仁有先後之別。顏曰：智雖利物，不如仁所濟遠。班氏則表先聖後仁及智之次。論衡云：智與仁不相干。五行之道，不相須而成。班漢書古今人表，所列九品，智人下仁人一等。是恐先智後仁，有違聖訓也。

竊按禮記中庸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又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論語子罕篇：「智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三經文，皆以智字開端，統爲孔子之說，其中寧無含義，有何不敢依述。再禮大學篇，明德新民兩綱，各有四目。內在格致，智也。外在脩齊，仁也。經云：「智者不惑。」既不惑矣，始能意誠心正。又云：「仁者人也，親親爲大。」「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既仁爲孝弟之本，而後齊治平，自可推而進之。是無不以智爲先也。然凡一事，必有兩端。如正邪真僞等。智與仁，亦不例外，在勿自欺。今所言之智與仁，皆指正與真者而論也。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集解：「鄭曰，季文子，魯大夫季孫行父。文，諡也。文子忠而有賢行。其舉事寡過，不必及三思也。」集注：「程子曰：三則私意起而反惑矣，故夫子譏之。」

三思自古解說不一，程說不免膠瑟，世有一思卽起私意者，何必至於三。思不宜有所限制。楊升庵說：「中庸云，思之弗得弗措也。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皆不限於三。此說可從。又如中庸慎思，內典聞思脩三慧，皆是多思。孔子此言再斯可矣，蓋如鄭注，專對季文子而發，非言人人凡事再思卽可也。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甯武子，馬融注：「衛大夫甯俞。武，諡也。」孔安國注：

「佯愚似實，故曰不可及也。」衛大夫甯武子，邦有道，則施其能，是謂智也，邦無道，則韜其光，是謂愚也。此愚卽是智，否則邦有道時，何能變爲智者。武子之智，他人學之可及，然其愚也，他人學之不及。人不知，而不愠，是其不可及之故，此古人所難能，惟秦之五殺大夫百里奚，方在虞時，以及逃楚時，似之。

○子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

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

孔子在陳國，思歸魯國，發此感歎。歸與，回魯也，再言，加重其詞。小子，是指在魯之弟子。黨，謂志同道合者。狂者進取。簡，如孔注爲大。狂簡者，志在大道，而忽其小事。斐然二句，意爲文章等已有成就可觀，然尙未明大道，不知所以裁定，故須回魯調理之。

據史記孔子世家載，孔子在陳思歸，是在魯哀公三年。此時孔子年已六十。「不知所以裁之」一句，世家爲：「吾不知所以裁之。」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集解：「孔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孤竹，國名。」皇疏：「孤竹之國，是殷湯所封，其子孫相傳至夷齊之父也。父姓墨台，名初，字子朝。伯夷大而庶，叔齊小而正，父薨，兄弟相讓，不復立也。」孟子萬章篇：「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此處論夷、齊，但講不念舊惡，與孟子所說要點不同，不相矛盾。

「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皇疏：「此美夷齊之德也。念，猶識錄也。舊惡，故憾也。希，少也。人若錄於故憾，則怨恨更多。唯夷齊豁然忘懷，若有人犯己，己不怨錄之，所以與人怨少也。」

邢疏：「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

復，故希爲人所怨恨也。」

毛氏奇齡四書改錯：「此惡字，猶左傳周鄭交惡之惡。舊惡，卽夙怨也。惟有夙怨而相忘，而不之念，因之恩怨俱泯，故怨是用希。此必有實事而今不傳者。」交惡之惡，憎義，烏故切，音汙，去聲。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卽是不念舊怨之義。舊怨是既往之怨。既往不咎，予人以自新之路。

怨是用希者，用，以也，「是用」卽「是以」之辭。夷齊不咎既往，舊怨者知之，亦不咎既往。怨，是以希少。此義卽如邢疏說：「故希爲人所怨恨也。」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

與之。

微生高，魯人，姓微生，名高。國策，莊子，漢書古今人表，微皆作尾。高有直名，如與女子約會於橋下，女子未至，大雨，水至，高守其信，抱橋柱不去，溺死。時人以爲信既如是，直亦可知。孔子不以爲然，舉轉乞醯而與或人之事，證其非直。古注或謂微生乞諸其鄰，冒爲己物以與人，然孔子只說直，未說其他。直心是德，直者真心。春秋衛大夫史魚尸諫靈公。晉之史官董狐之筆，直書趙盾弑其君。皆是直。然有事不直而理直者，如父爲子隱，子爲父隱，又如孔子不見陽貨，擇其他適而回訪之，此皆是直，是權變之直，微生高不知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足乃手足之足，巧言出於口，令色現於容，足恭表於足。足恭之義，欲前不進也，如韓退之送李愿歸盤谷序云：「足將進而趨趨。」此三者皆虛情，欺普通人可，欺有見識者則不可。左丘明，魯太史，知春秋義理，見此人通身是假，故恥之。

匿怨而友其人，孔安國注：「匿怨而友，心內相怨，而外詐親也。」與人結怨，小則解之，大則以直報之可也，若匿怨而友其人，則其用心險詐，是以左丘明恥之。此二種人，孔子亦恥之。

○顏淵季路侍。子曰：盍各言爾志。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

衣輕裘，阮元校勘記：「唐石經輕字旁注，案石經初刻本無輕字。車馬衣裘，見管子小匡及齊語，是子路本用成語，後人涉雍也篇衣輕裘，而誤衍輕字。」

季路，就是子路。在兄弟中，年齡最小的稱季。侍，陪在長者之側曰侍。

盍，皇疏：「盍，何不也。」

顏淵、子路，陪侍在孔子身旁。孔子說：「何不各說你們的志願。」

子路說：「我願以我的車、馬、衣服、皮衣，與朋友共用，敝之而無憾，用壞了，沒有遺憾。」

顏淵說：「我願不稱讚自己的善事，不以勞苦施加於人。」

皇疏：「有善而自稱，曰伐善也。」孔注：「不以事置施於人也。」

子路說：「願聞夫子的志願。」

孔子說：「老者安之。」撫恤老年人，使老年人得其所安。

「朋友信之。」以信待朋友。無論通財、勸善、規過等，一切以信實無欺待之。「少者懷之。」以慈惠待少年人，引發其感懷之心。孔安國注：「懷，歸也。」皇疏：「少者懷己，己必

有慈惠故也。」劉氏正義：「爾雅釋詁，懷，止也。釋言，懷，來也。並與歸訓近。言少者得所養教，歸依之若父師也。」

子路輕財重義，人人可學。顏子有善而不自稱，卿大夫當如此，不施勞於人民，國君當如此。孔子老安、友信、少懷，視三者如一家人，境界更高。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

包咸注：「訟，猶責也。言人有過，莫能自責。」

孔子說：「罷了，我未見過有人能見自己的過失，而在內心責備自己。」

松陽講義：「天下有一種人，全不知道自己差了，將差處都認作是處。此是不能見其過。有一種人，明知自己差了，卻只管因循牽制，甘於自棄，或只在口頭說過。此是不能內自訟。這有三件，一是爲氣質做主而不能變化，一是爲物欲牽引而不能割斷，一是爲習俗陷溺而不能跳脫。所以不能無過者，由此三件。所以有過而不能見、不能自訟過者，亦由此三件。」

朱子語類，問程子曰：「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當長留在心胸爲悔。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胸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曰，改之便無悔。」自訟其過，改之則無悔，心歸於淨。此意甚好。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

之好學也。

雖是十室之邑的小地方，亦必有像孔子那樣忠信的人，但不像孔子那樣好學。忠信雖同，唯好學始能成爲聖人。

邢疏：「此章，夫子言己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亦不誣之，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

尹會一讀書筆記：「此章大旨，自是勉人好學，以全其生質。須知忠信方可言生質之美，忠信之質方可以言學。忠信美質乃十室中所必有者，惟不知好學以保守擴充其忠信，是以鄉人多而聖人少也。夫子以身示教，並非謙辭，一部論語俱勉人主忠信而好學。」

論語講要 雍也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

雍，是孔子的弟子，姓冉名雍。

孔子說：「雍，可使南面。」

包咸注：「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可使治國政也。」

南面，周易說卦傳：「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南方之卦爲離，離爲明。在位的聖人向明而治，故其位面向南方，而聽天下。此處南面，是指天子。古注考諸經傳，不獨天子稱南面，凡爲諸侯，卿大夫，有土有爵者，亦卽有治民之權者，皆得稱爲南面。引申其義，凡從政者，皆可以南面稱之。孔子說，

雍也可使南面。從引申之義，即是說，冉雍，可以使其從政。

○仲弓問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簡。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大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邢疏以此與前合爲一章，皇疏各自爲章。

子桑伯子，釋文引鄭注，子桑，秦大夫。皇疏虞喜引說苑，謂卽孔子所見之伯子。翟氏考異謂卽莊子所稱之子桑戶。均難考定。

仲弓，冉雍字。他問孔子，子桑伯子何如。孔子答曰：「可也，簡。」孔安國注：「以其能簡，故曰可也。」可也，是說

他可以辦政治。爲何「可也」，因他能簡。政事簡明，而民易從，故可爲政。但如何簡，孔子未詳說。仲弓乃就簡字辨其要義。爲政者，「居敬」，自居於敬，事事不苟，敬事而信。「而行簡」，一旦施行，則簡而不煩。「以臨其民，不亦可乎。」以此治民可也。若爲政者，「居簡」，自居亦簡，不能敬重其事。「而行簡」，行事亦簡。「無乃太簡乎。」則未免太過於簡。過猶不及，政治荒廢矣。孔子以冉雍之言爲是，故說：「雍之言然。」

鹿善繼四書說約：「治民全在不擾，而省事本於勞心。居敬者，眾寡小大無敢慢，此心日行天下幾遍，洞察情形，而挈其綱領，所行處精神在焉，即所不行處，精神亦無不在。如此行簡，民安可知。居簡之簡，一切放下，全無關攝。廢事生弊，

可勝言哉。」

○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

魯哀公問孔子：「你的弟子，誰是好學者。」

孔子對哀公說：「有名叫顏回者，好學。他不遷怒，不貳過。不幸，他已短命而死。如今已無這樣的人了，亦未聞有如此好學者。」

「不遷怒。」何晏注：「遷，移也。」說文：「遷，登也。」移，有移易延長之意。登，有升高之意。怒是一種煩惱。

普通人發怒之後，其怒氣延續升高，難以制止，是爲遷怒。顏子好學，是指學道而言。任何煩惱皆是學道的障礙。煩惱起時，須有忍辱的工夫制止之。孔子稱讚顏子庶幾，有不善未嘗不知。因此，顏子動怒時，卽自知其爲煩惱，能以忍而止之，不使怒氣續發，是爲不遷怒。朱子集注：「遷，移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此說淺顯，不足以明顏子的脩養。

「不貳過。」過，是無心所犯的過失。顏子如犯某種過失，一經發覺，卽不再犯。何晏引周易繫辭下傳說：「有不善，未嘗復行也。」此注頗爲簡要。

不遷怒，不貳過，與好學有何關係。古注對此二句，多有不同的解說。若就此章經文研究，則知不遷怒不貳過是由好學而來。好學是不遷怒不貳過的前因，不遷怒不貳過是好學的成

果。唯有好學，始能希聖希賢。唯有像顏子這樣的學有成果，始能證明真正的好學。

顏子之年，其說不一。劉氏正義云：「史記仲尼弟子傳，顏回少孔子三十歲，年二十九，髮盡白，蚤死。未著卒之歲年。家語弟子解始云，三十二而死。王肅注，校其年，則顏回死時，孔子年六十一。李氏錯尚史辨之云，顏子卒於伯魚之後。按譜，孔子七十而伯魚卒，是顏子之卒，當在孔子七十一之年。顏子少孔子三十歲，是享年四十有一矣。」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

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

子華，是孔子的弟子公西赤，字子華。

冉子，據鄭康成注，就是冉有。他與子華同爲孔門弟子。

子華出使到齊國，冉子爲子華之母向孔子請粟。使於齊，或是魯君使之，或是孔子使之，古注無定論，但一定是爲公務。既是公務，自有俸祿。冉子此請，是特別的請求。孔子說：「與之釜。」給他母親一釜粟。馬融注：「六斗四升曰釜。」

冉子嫌少，「請益。」請加一些。孔子說：「與之庾。」

給一釜之外，再給他一庾粟。包咸注：「十六斗曰庾。」戴震

論語補注：「二斗四升曰庾。」劉氏正義等諸注從戴氏注。

冉子還是嫌少，他就拿自己之粟五秉贈與子華之母。馬融注：「十六斛爲秉，五秉合爲八十斛。」皇疏：「孔子與粟既竟，故冉子又自以己粟八十斛與之也。」

孔子說：「赤往齊國，乘以肥馬所駕之車，衣著輕軟之裘。我曾聽說，君子周急不繼富。」周急，周通調，救濟之意。周急就是救人急難。繼富，以財物給富有之人，使其富上加富。救人之急是善事，繼富則無可稱頌。鄭康成注：「非冉有與之太多。」子華既然乘肥馬衣輕裘，足見其富有，其母在家中不會貧困，冉子與之粟五秉，確是與之太多。所以孔子非之。此雖訓示冉有，亦足以見孔子周濟之道。

○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原思是孔子的弟子原憲，字子思。包咸注：「孔子爲魯司寇，以原思爲家邑宰。」

原思爲孔子的家臣，孔子給他九百斗粟，他辭之，不肯接受。孔子說：「毋，不可辭。你如有多餘，可贈與你的鄰里鄉黨。」

孔安國注：「九百，九百斗。辭，辭讓不受。祿，法所得，當受無讓。」

劉氏正義云，子華使於齊，原思爲之宰，不必同在一時，弟子類記之，以見聖人取予之際各有所宜爾。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集解，犁，雜文也。騂，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也。雖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寧肯舍之乎。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也。皇疏載一說，犁或音梨，犁謂耕犁之牛。黃氏後案，史記稱仲弓之父賤人，殆由傳合耕犁之旨。王肅家語謂生於不肖之父，則又緣雜文之訓而遷就其說。雜文之訓始於揚雄，高誘解淮南，王肅撰家語，一皆承用。案淮南說山訓，借用經文，原未指斥仲弓，而注說之誤實因此。

犁牛實不作雜毛牛解，當是耕牛。周時耕牛不作犧牛。仲弓之父是誰，不可考。此章記孔子與仲弓泛論用人之道，非以

犁牛比仲弓之父。仲弓可使從政，從政須攬人才，選才不論其父之良窳，但論其人之賢不賢，喻如耕地之牛，能生驛且角之子，此子當可爲犧牛。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集解，言餘人暫有至仁時，唯回移時而不變也。皇疏，三月一時，爲天氣一變，一變尙能行之，則他時能可知也。四書辨疑，東坡云：夫子默而察之，閱三月之久，而造次顛沛無一不出於仁，知其終身弗畔也。

或曰，顏回之仁三月不變，三月以後，則不能不變。若然，

顏子僅有三月之仁，有是理乎。此章句讀，其心，指顏回之心，一讀。三月，是孔子自言觀察顏回三月之久，又一讀。不違仁，是觀察結果，接顏回之心而言，既觀三月，其心皆不違仁，若爾後再觀，當亦不違矣。中庸云，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顏子不違仁，即是心不離道，道不離心。楞嚴經淨念相繼，亦是道不須臾離之義。必須如此，道始能成。顏子之外，其餘諸弟子，於道或卽或離，故曰日月至焉而已矣。

○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問孔子：「仲由，可使他從事政治嗎？」仲由就是子路。孔子說：「由，果敢決斷。從政，你看如何。有可以使得嗎？」

康子又問：「賜，可使他從事政治嗎？」賜，姓端木，名賜，字子貢。孔子說：「賜，通達事理。從政，你看如何。有可以使得嗎？」

康子又問：「求，可使他從事政治嗎？」求，就是冉求，字子有。孔子說：「求，很有才能。從政，你看如何。有可以使得嗎？」

包咸注：「果，謂果敢決斷。」孔安國注：「達，謂通於

物理。藝，謂多才藝。」

「於從政乎何有」句，皇疏引衛瓘云：「何有者，有餘力也。」邢疏：「其於從政，何有難乎。」他注亦或謂不難，或謂有餘，皆與經文語氣不順，不可從。此句是活語，季康子爲魯三家之一，目無國君，是以孔子不答以肯定之詞，但說三弟子各有所長，聽其自決而已。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費，古注讀密，然山東當地人皆讀費之本音。

孔安國注：「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叛，聞

閔子騫賢，故欲用之。閔子不欲爲季氏宰，語使者曰，善爲我作辭說，令不復召我也。復我者，重來召我也。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也。」

孔子爲魯司寇時，閔子騫曾爲費宰，孔子辭去，閔子騫亦辭去。後以三家不聽魯君之命，而費邑之宰亦叛季氏，是以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然閔子不願遂季氏之私，故辭之，且堅告使者，如再來召，則吾必不在家，而在汶河之上矣。汶河東北是齊國，在汶上，意謂避至齊國也。儒者去就，於此可見其概焉。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卽孔子弟子冉耕，得惡疾，孔子前往慰問。伯牛家人因其惡疾，不願孔子進病人之屋，故隔牆從牖見之。孔子自牖執伯牛之手，曰：如此好人，何罹如此惡疾，無此理也，是天命耳。

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孔子晚年喪子，弟子顏淵亦早死，是皆天命。《禮記中庸》：「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可參研。

自牖執其手，朱子集注謂伯牛家以君南面之禮尊孔子，孔子不敢當，故不入其室，而自牖執其手。此說無據，清儒已辨之。《論語》蒧質謂孔子知醫，執其手者切其脈也。亦是臆說。

亡，孔注爲喪，亡之斷句，然當病人面說其亡，似不合情理，可從讀無，亡之者，無可以致此疾之理也。亡之命矣夫，

作一句讀。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顏子賢而貧窮，然據韓詩外傳，尚有郭外之田五十畝，郭內之田四十畝，惟以好學，不願仕，故衣食住勉強自給。餐具不備，乃以竹器代碗盛食，飲則以瓢舀之，住在陋巷。生活如此簡陋，他人必不堪其憂，而顏回不改其樂。不改者，本來貧窮，本來即樂，今仍貧窮，今仍樂而不改。意在言外，顏子得道矣。何以知之。學而篇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貧而樂

者，卽如顏子，樂有所得，非樂貧也，乃樂道也。顏子已得其道，故不改其樂。他人不解顏子之道，則不知顏子之樂。唯孔子知之。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畫，從孔注：「止也。」求也藝，孔子引之向道，冉求辭以力不足。孔子曰：譬如行路，中道而廢，可謂力不足，今汝自止，爲藝術所纏而已。

冉求非不好學，觀其才藝可知，蓋偏重於藝，缺於求道之心，是以孔子勉其上進。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者，其學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君子儒者，爲治國平天下而學，以利天下人爲己任。因此，須學大道。小人儒者，學爲自己正心脩身而已。子夏文學特長，孔子希望他進而學道，以資利益人羣。故云，汝要學做君子儒，不要學做小人儒。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耳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

「女得人焉耳乎。」耳，亦有諸本作爾。孔注：「焉耳乎

皆辭。」孔安國以焉耳乎三字皆是語助辭。

阮氏校勘：「女得人焉耳乎。」皇本、高麗本，乎下有哉字。案焉耳乎三字連文，已屬不詞，下又增哉字，更不成文。疑耳當爾字之訛。考太平御覽一百七十四，二百六十五，俱引作爾。又張栻論語解，呂祖謙論語說等諸本並作爾。蓋『焉爾』者猶『於此』也。言女得人於此乎哉。此者，此武城也。如書作耳，則義不可通矣。」

劉氏正義：「唐宋石經、宋本九經、岳珂本，此文皆作耳。耳訓語辭。不必從爾訓於此矣。」按，耳作語助辭，則焉字可作稱代詞，猶「於是」。「是」指武城。古文不乏其例。如吳昌瑩經詞衍釋引國語晉語：「子犯知文公之安齊也，而有終焉之志。」「終焉」就是終於齊之意。又如孟子梁惠王：「晉國

天下莫強焉。」卽莫強於晉之意。

子游爲武城邑宰，孔子問，汝得人才於武城乎。子游對以澹臺滅明。史記仲尼弟子列傳，澹臺滅明字子羽，少孔子二十九歲。行不由徑二句，是得子羽之理由。古井田制，路在井田之外，徑在井田之內。行人須守規矩，由路不由徑。至孔子時，規矩雖存，而行人圖速，往往取捷徑，然子羽仍由路行。子羽雖爲子游之同學，但非公事則不造訪子游。舉此二者，以見其人品行之端正，是故子游以爲人才。

○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

孟之反，魯大夫，鄭注，姓孟名之側。齊侵魯，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戰陣勇者進攻在前，敗北在後。魯與齊戰於郊，魯軍大敗，退奔，孟之反在殿後，掩護退軍，實爲勇者，當受國人迎讚，然不欲居功，及還，將入國門，乃策其馬而前，告國人曰，我非勇敢在後距敵，是馬不能前進故也。不自誇功，是爲美德，是以孔子稱其不伐。或注，是役也，冉求、樊遲，亦皆領兵迎擊，有大功，孔子惟恐冉、樊二子以有功自足，故亟稱孟之反。此臆測，不可從。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鮀，衛大夫子魚，以佞口獲寵於靈公。宋朝，宋公子，有美色，出奔衛，靈公夫人南子寵之。

而，及也。無祝鮀之佞口，以及宋朝之美色，難免於今之世。難免何事，未說明，含意是不能立足於今世。此諷當時衛國不能用賢能。

皇疏引范甯說：「祝鮀以佞諂被寵於靈公，宋朝以美色見愛於南子。無道之世，並以取容。孔子惡時民濁亂，唯佞色是尚。忠正之人，不容其身。故發難乎之談。將以激亂俗，亦欲發明君子全身遠害也。」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說文：「戶，護也。半門曰戶，象形。」半門，一扇門也，

如寢室之門。誰能出寢室而不由戶耶。由此興起下句正意，何事不由於道也。道指人道或天道而言。天道難聞，人道是人倫綱常之道，爲立身行道之本。不由人道，不足以爲人，具備人道，始能學作聖人。

○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質是本質，文是文彩。野，包注：「如野人。」說文：「野，郊外也。」野人，即是居在郊外之人。史，古注有二義，一是史書，一是史官。

「質勝文則野。」勝，包注作多字講。質多於文，則如野

人。也就是像鄉下人的意思。鄉下人習作農工，言行欠於禮文脩飾，顯得樸素無華。故云，質多於文，則如郊野之人。

「文勝質則史。」文多於質，則如史書。史書所載的史事，由於寫史的人，除了像左丘明那一類的史家之外，難免有所好惡，不得其正，是故所寫的歷史，不免文過其實。所以，文多於質，則如史書，有失其真。

「文質彬彬，然後君子。」包注：「彬彬，文質相半之貌。」彬彬，融和之相。文與質均衡交融。言行文雅而又真實，合乎中道，是爲文質彬彬的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古注有以上句生字爲始生之生，下句生字爲生存之生。實

不必如此區分，皆是生存之義。

直者正直，人之生存於人世，必須正直，直是生存之道。

罔者曲也，曲人亦能生存，如祝鮀之佞。然如蘇秦之輩皆不得善終。亦有能全始全終者，幸而免也。幸而免者，皇疏：「是獲幸而免死耳。」卽是免遭報應之謂。然所免者，只是眼前之報。若依尚書洪範五福六極善惡之報而言，其所應受之惡報終不可免。孔子在此含蓄言之而已。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包注：「學問，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

深。」

包氏此注可從。知好樂三字皆說求學之事。其他諸事可以類推。

知之者，是指求學之人而言，原來不知之事，今求知之。知之，即是求知其然之謂。

好之者，是已知其然，進而求知其所以然。

樂之者，已知其所以然，是以樂之。皇疏：「樂，謂歡樂之也。」求學至於歡樂之境，則必樂此不疲，必然放不下。

求學，由知之，而好之，而樂之，由淺入深。故知之者不如好之者篤厚，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邃。樂之，則必有成就。

○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

可以語上也。

人之智力不平等，皇那二疏皆先概分上中下三品，每品又分上中下，合爲九品。此猶粗分，若細分則品級更多。上上之人是聖人，生而知之者。下下之人是愚人，學習能力最下，一竅不通。陽貨篇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此下愚之人，非普通教育可以教化者。上上下下之間，皆是中人。施教中人須依差等，循循誘進。

中人以上，可以與語上等之道理，若中人以下，則不可與中人以上同等而語，語之非但不解，更生誤會。如公冶長篇，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中人以上可聞，中人以下則不可聞。

劉氏正義：「孔子罕言利命仁，性與天道，弟子不可得聞，則是不可語上。觀所答弟子諸時人語，各有不同。正是因人才知，量爲語之。可知夫子循循善誘之法。」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劉氏正義：「竊以夫子此文論仁知，皆居位臨民之事。意樊遲時或出仕故也。」

樊遲問知問仁，以資施政。知同智。孔子分別答復何謂知，何謂仁。

「務民之義。」依劉氏正義解說。務，猶事。民之義，就是禮記禮運篇所說的人倫十義。禮運篇：「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十者謂之人義。」

「敬鬼神而遠之。」敬鬼神，而又須疏遠鬼神。遠，讀去聲。之，指鬼神而言。禮記表記篇引孔子的話說，三代皆敬事鬼神。「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後禮。周人尊禮尚施，事鬼敬神而遠之，近人而忠焉。」劉氏正義說：「近人而忠，即是務民之義。」三代皆敬鬼神，而周家尊禮，更爲重要。以禮敬而遠之，是敬而不侮慢。

政治的要務，卽以人倫十義化導民眾，教民敬鬼神以報德，然而不必凡事皆求鬼神。如述而篇說，孔子疾病，子路請禱。

孔子曰：「丘之禱久矣。」不造惡事，所行皆善，無愧於天地神明，就是禱。如此，即是智慧。故云：「可謂知矣。」

「仁者先難而後獲。」孔安國注：「先勞苦，而後得功。」

皇疏：「范甯曰，艱難之事則爲物先，獲功之事，而處物後。」

此答樊遲問仁。孔子說，仁者先爲其難，而得功則在其後。

世閒好事難成，仁者辦仁德之事，先忍耐其困難，一直做去，衝破種種難關，而後得其成果。此爲難行而能行。禮記中庸說：「力行近乎仁。」故云：「可謂仁矣。」

○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

樂山樂水之樂，五孝反，音耀，喜好之義。

孔子見山水之現象及其大用，而發此觀感。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包曰：「知者樂運其才智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也。仁者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仁者靜。」包曰：「日進故動。」孔安國曰：「無欲故靜。」

「知者樂，仁者壽。」鄭玄曰：「知者自役，得其志，故樂。」邢疏：「言知者役用才知，成功得志，故歡樂也。」包曰：「性靜者多壽考。」

皇疏：「陸特進曰：此章極辨智仁之分，凡分爲三段。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爲第一，明智仁之性。又智者動、仁者靜

爲第二，明智仁之用。先既有性，性必有用也。又智者樂、仁者壽爲第三，明智仁之功已有用，用宜有功也。」

動物壽命，因類而異。蜉蝣壽短，龜鶴壽長。仁者壽，就人類之壽命而言。仁者不憂，終日心理安然，六脈和平，故壽。顏子仁而不得壽，是其例外，或以飲食不調所致。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變是變入佳境，齊國一變可至於魯，魯國一變可至於正道。當時魯已無道，然只須一變即可至於道，齊須二變乃可。

齊是太公受封之國，注重武功。魯是周公受封之國，注重文治。據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初，太公之齊，五月即向周公報政績，伯禽之魯，三年而後報政績。周公以是知齊後世必強

於魯。然必先魯而亡。後來齊行霸道，魯行王道，但至孔子時，魯由三家執政，亦是無道。魯雖無道，而齊猶不及魯。急功好利，究竟不如行仁。

○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觚者酒器，盛酒二升。若盛三升則名觶，四升則名角。觚必限盛二升，如非二升，則非觚矣，何得謂之觚哉。聖人此言，中正和平，如詩之溫厚。凡是不守本分者，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皆可比之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後世木簡亦謂之觚，如操觚之觚，是寫字工具，先儒考證起於秦漢，非孔子所指周朝酒器之觚。

○宰我問曰：仁者雖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子曰：何爲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

宰我問孔子，設有好行仁道者，雖有人告之曰，「井有仁焉，其從之也。」井有仁焉之仁與人字同。意爲有人墮入井中，仁者從之入井以救之乎。若不改仁字，謂井中有仁道之事，仁者從之入井以行仁道乎。亦通。孔子答曰，何能如此。仁人君子可往井邊視之，不可陷入井中。可欺不可罔，釋可逝不可陷之理。馬融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下也。」，義如孟子云：「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趙岐注：「方，類也。君子可以事類欺。」孫奭疏：

「所謂方類者，在其疑似之間故也。」劉氏正義：「方者義也。以義責君子，君子必信而從之。然非其道，則亦難罔之矣。蓋可欺者仁也，不可罔者知也。」

孔子以仁爲施教中心，學仁者雖亦可欺，然須難罔以非其道。如以非道誣罔君子，則君子不受誣罔。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釋文云：「一本無君子字，兩得。」馮登府異文考證引後漢書范升傳，亦無君子字。若無君子二字，則此章是對弟子說，然他人求學亦須如此。畔，一訓叛，一訓偏，後者可從。

博學於文者，多念書也。學問載於書籍，書皆是文。博學者須將一門學通，再學另一門，愈學愈博也。約之以禮者，曲禮云，道德仁義，非禮不成。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以禮爲首。故雖博學，而首須學禮。學禮則通世故人情，然後一切學問行之能合中道，故曰亦可以弗畔矣夫。畔字。一作叛字講。弗畔，卽不離經叛道之意。一作偏字講。如韓李論語筆解：「韓曰，畔當讀如偏畔之畔。弗偏則得中道。」弗畔，作合乎中道講。語氣和平。

○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

集解：「孔安國等以爲，南子者，衛靈公夫人也，淫亂，而靈公惑之。孔子見之者，欲因以說靈公，使行治道也。矢，誓也。子路不說，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婦人之事，而弟子不說，與之祝誓，義可疑焉。」劉氏正義：「臧氏庸拜經日記謂，孔安國等以爲者，首舉孔，以該馬鄭包周諸儒之義。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氏語。」

邢疏：「史記世家，南子使人謂孔子曰：四方之君子，不辱欲與寡君爲兄弟者，必見寡小君。寡小君欲見。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

集注：「蓋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小君之禮。」

毛奇齡四書改錯，遍考諸禮文，無見小君之禮。

劉氏正義：「竊謂南子雖淫亂，然有知人之明，故於蘧伯

玉、孔子皆特致敬，其請見孔子，非無欲用孔子之意，子路亦疑夫子此見爲將詘身行道，而於心不悅，正猶公山弗擾、佛肸召，子欲往，子路皆不悅之比。非因南子淫亂而有此疑也。夫子知子路不悅，故告以予若固執不見，則必觸南子之怒，而厭我矣。天，卽指南子。夫子言，人而不仁，疾之已甚，爲亂。孟子亦言，仲尼不爲已甚。可知聖人達節，非俗情所能測矣。」

矢字之注，有誓、陳、指、直等義，以直告之義爲是。予所否者以下，漢、宋、明、清諸先儒解，意見紛紜，難以折中，止可闕疑。

○子曰：中庸之爲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孔子說，中庸之爲德也，至矣。然而，久矣，鮮有能行之

人了。

黃式三論語後案：「禮中庸正義曰：按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庸，用也。」又：「鄭君於君子中庸注云：庸，常也。何解亦同。」

何晏集解：「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也。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適今也。」

中庸的庸字，依鄭康成注，有二義。一作用字講，一作常字講。劉氏正義以爲「用、常」二義可相輔而成。如禮記喪服四制篇：「此喪之所以三年，賢者不得過，不肖者不得不及。此喪之中庸也。王者之所常行也。」可證庸字有此二釋。劉氏說：「不得過，不及，謂之中。所常行，謂之庸。常行者，卽常用是也。故讚舜之大智曰，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用中，

卽中庸之義是也。」

中庸的中字，無過，無不及。例如辦一事，辦到九分，是爲不及，辦到十一分，是爲過分，皆是不中。必須辦到十分，恰到好處，始稱爲中，亦稱爲中道。

中道，是古聖相傳之道，堯曰篇記載，堯命舜：「允執其中。」「舜亦以命禹。」古聖所傳的中道，就是一個中字，子思作中庸，以中和二字辨其要義，更可以使人體會，學習中道，由和而達於中。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中是天下之大本，也就是一切學術的根本，學者自當發憤求之。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眾，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

講此章，須先舉孔學之例。述而篇：「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志於道者，起心動念即是在道。道是人之本性，如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孔子五十而知天命，即是知性。此性無形，無法解說，但以德顯。據於德者，據是根據，德是性之根。性不動，動而不失其明，即是德。德有形，但屬於內。依於仁者，仍然依於德，名之曰仁。植物種

子有仁，故仁卽種，半內半外。種與根之區別，根往下紮，種往上生。然二者並不相離，種生芽後，同時上長幹，下長根。游於藝者，藝是禮樂射御書數與百工，此皆外在貨財之類。道德仁是元理全體，藝是萬事大用。明乎孔學理體事用，始能得此章大旨。

子貢問孔子，如有廣施恩惠於民，而又能濟眾於患難者，何如，是可爲仁乎。

子貢所舉博濟，皆需貨財，疑爲此者卽是大仁。孔子先釋其疑，後示學仁之方。

何事於仁者，博施濟眾皆是事用，何能與理體之仁並爲一談。下文句讀，據白虎通古聖人篇引論語，讀爲：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此節是孔子示以捨本務末之病。言若必以事講

仁，即使聖與堯舜猶病其難之乎。聖人是有德者，堯舜是有位者，聖乎堯舜是合德與位者，猶難博濟，其他或只有德，或只有位，則更難作到。因本國民眾待施待濟既多，尚有各國民眾，此世界外，又有他世界，推之無窮，而貨財有限，博施救濟，孰能周遍。雖然，仁不可不學，善事不可不作，故結示學仁之方，卽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欲立者，自己先志於道，再據於德，再依於仁。己如是立，亦如是立人。立後則言達，達者通達。舉凡天地人三才之道，以至六藝百工，皆須求其通達。己欲通達，亦教他人通達。自己與人既立既達，博濟之事自能爲矣。立達皆非易事，要在能近取譬。如禮記中庸：「仁者人也，親親爲大。」孟子梁惠王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皆由近及遠以行仁。子罕篇

顏淵喟歎：「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即
是能近取譬。學仁難，學禮則近仁，近仁則近德，近德則近道，
故曰「可謂仁之方也已。」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講表



子貢
舉問

(博濟)所舉貨財

事 用 外 理 體

(仁乎)疑卽大仁

內外半

孔子
所示

先析「事」「理」「體」「用」

次示捨本務末之病

聖與堯舜言德位合者

只德只位更難作到

結示

(己立立人)

志於道

據德依仁

通三才

游於藝

學仁
之方

(己達達人)

能近取譬
博文約禮

游於藝

論語講要 述而第七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老彭，先儒注說不一，或以爲一人，或以爲二人，或二說並存，然多數主張爲一人。若依包咸、朱子所據大戴禮，則老彭爲殷之賢大夫。若依楊慎丹鉛總錄所據三教論及莊子所引，老子爲尹喜談容成氏所說五千文，證明述而不作，則老彭當爲老子。

述而不作者，敘述前人之學，而不自己創作。信而好古，信古人之有道者，好古人之樸實者也，例如先進於禮樂，野人也。野不失其真，故用之則從先進。竊比於我老彭者，自比於

老彭。我老彭之我，示親切之義。如朱注：「我，親之之辭。」老子但述容成氏之言，故孔子比之。

○子曰：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

此說求學脩道之法。首將所學默記於心中。其次須知，學無止境，故須學不厭足。如此則非記問之學，故可以誨人。但非一誨而成，故須不倦。孔子是聖人，教人亦望其能成聖人，未至於成，則不能倦。默學誨三者，何有於我哉。

皇本集解：「鄭玄曰，人無有是行於我，我獨有之也。」

集注：「何有於我，言何者能有於我也。三者已非聖人之

極至，而猶不敢當，則謙而又謙之辭也。」

宦懋庸論語稽：「孟子引夫子與子貢言，我學不厭，而教不倦。此篇若聖與仁章，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是夫子固以學不厭誨不倦自任者，而何至無因爲是謙而又謙之辭乎。然謂人無是行惟我獨有，則又近誇大，尤非聖人語氣。此蓋當時不知聖人，謂必有人之所不能有。故夫子言，我生平不過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耳，此外亦何有於我哉。似爲得之。」

此章要義，在教人學道。默者寂也，識者明記也。寂然不動，而又明記不忘。此是孔子志於道之境界。心安於道而不移，卽默卽識。學也，誨也，皆不離道。全心在道而忘其我。故曰「何有於我哉。」

○子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

德者，乃人所固有之明德。心初動時，覺之，猶未失其明。不覺，妄動，則昧矣。昧則轉爲凶德。故須脩之，使復其明。此卽禮記大學所云明明德。學是學術，必須講究。聞悉奧義，當遷徙之，如義而行。一本徙作從，亦通。不善是過，貴能改之。是吾憂也者，此勵學者之辭，設使學者不脩不講不徙不改，乃教不成矣，聖人引以爲憂。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

申申如也，正直自然。夭夭如也，和藹之貌。孔子閑居時，

身心正定而安適，從容而自然。

說文「申」字段注：「从一以象其申，从臼以象其束。」是申有申直之義。故黃式三論語後案說：「申申如狀其躬之直，夭夭如狀其躬之稍俯也。」此卽申屈自然安適之意。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孔安國注：「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其道也。」

孔子思念周公，欲行其道，故常夢見周公。後以東周日衰，自己亦已年老，乃不思周公矣，不思則不夢，故有此感歎。

○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

此章書爲儒學之總綱，圓該中國文化之體相用。志據依游是孔子教人求學之方法。道德仁藝是孔子教人所求之實學。道是體，德是相，皆是內在。仁藝是用，皆是外在。仁是用之總，喻如總根，半內半外。藝是用之別，喻如枝幹，純屬於外。孔子學說以仁爲本，由仁發藝，以藝護仁，仁藝相得，喻如根幹互滋。仁原於德，德原於道。道德非中人以下可解，然行仁藝，道德卽在其中。如此由體達用，用不離體，中國文化之精神卽在是焉。

志於道者。道卽本心，亦卽真心，寂照湛然。寂者不動，此是定力。照者光明，此是智慧。寂而照，照而寂，定智湛然，恆在本心。禮記中庸云：「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天命，是天然而有之意。性是人人本有，故云天命之謂性。此卽人之

本性。率性，古注：「無爲而安行曰性之」。無爲，非由造作而來，卽指本性而言。本性不動，故曰安。行是動念。行曰性之，卽孟子盡心篇所說：「堯舜性之也。」性之，卽是率性之義，動念自然合乎本性。廣韻：「率，循也。」循性不變，卽曰道，是謂性體。就循性不變而言，道卽是性，性卽是道。志者，說文：「心之所之也。」心之所之，卽守此道而不離也。守道不離，卽是將心定之於道。亦卽「默而識之」之意。

據於德者。不動謂之性，動則謂之心，此心正直，故曰德。真心初動之時，動，起念頭。動義爲業，亦名業相。僅有幾微之動相。不覺初動，接之再動，則有見相。見則昏，謂之昏德。昏卽出現妄境。此在起信論，名爲三細相。妄境出現以後，則有諸種粗相，然後煩擾不安矣。若能初動卽覺，如已成聖人之

孔子，一動卽覺。覺而復明，是謂明德。明則滅昏除妄，卽行有所得。六書精蘊：「直心爲惠」，「行道而得於心爲惠」。惠，卽是德字。中庸「脩道之謂教」，道體本靜，動則省脩，故云脩道。說文：「據，杖持也。」德如杖，必須持之勿失。失持則傾，傾則失正。本性不動，動須省察脩持，脩不失正，是謂之得。所謂得，非指本性而言。本性無脩無得。脩是指德而言。卽在一念初動時，卽時覺之，覺則明而不昏。如此念念省脩，則德不昏，故稱明德。此卽據於德。禮記大學云：「在明明德」。「在明」二字卽是中庸所說的脩道。「明德」一綱有四目，卽格物、致知、誠意、正心。格物，性之初動也。致知，動則覺之也。誠意，覺而明也，明則誠也。正心，明後又須經常省脩，不令失正也。此是本有之真實知能，由明明德而

得，須好學以培之。行仁，辦治國平天下事業，須有真知卓見，故須先培知能。

依於仁者。說文：「仁，親也，从人二。」廣雅：「竺，竹也。」爾雅釋訓：「竺，厚也。」按二爲加厚之象，从人二曰親，从竹二曰厚。廣韻「依，倚也」，倚者，因也。有因始有果。老子：「禍兮福之所倚。」由此所起之義。凡是對人親切加厚，即是依於仁。仁之意義簡說如此，究其作用，尙須行之有方。雍也篇孔子答復子貢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孟子梁惠王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禮記大學曰：「在親民。」中庸曰：「親親爲大。」立人達人，皆是親民，親親，老老，幼幼，即能近取譬。是皆行仁之方法。大學「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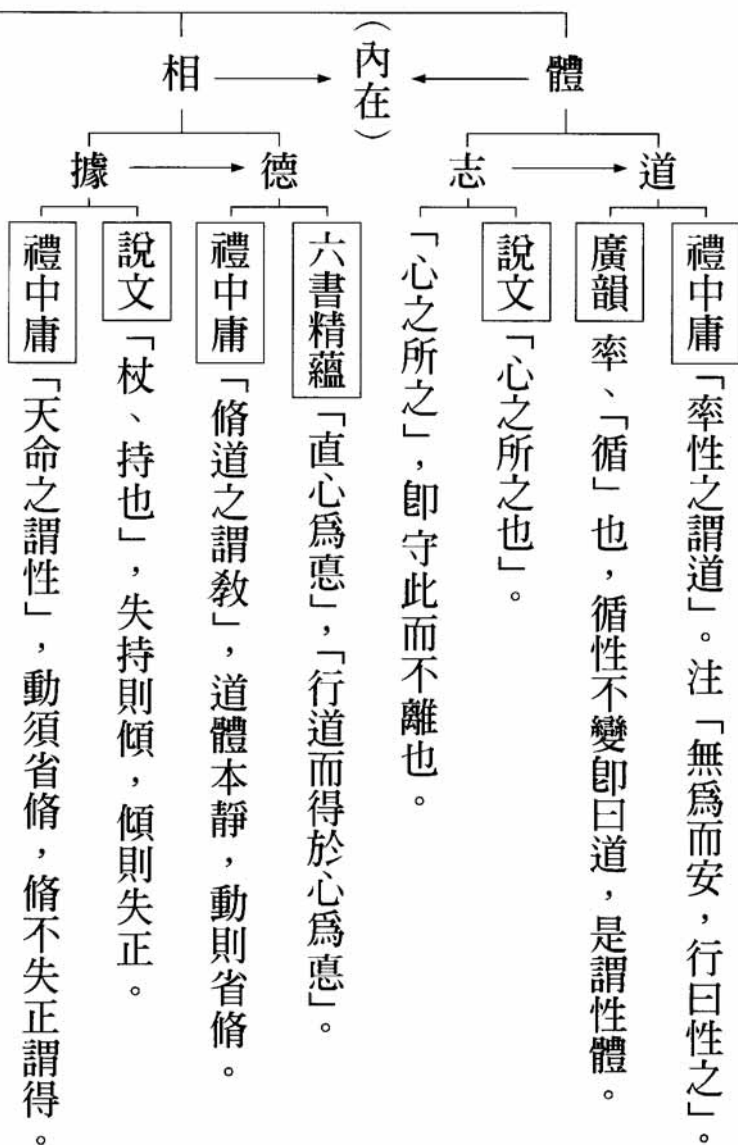
民」一綱有四目，卽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自天子至庶人，皆以脩身爲本，由此推展齊家治國平天下。此是仁之事業，必須力行。

游於藝者。韻會：「藝，才能也。」，又「術也。」禮樂射御書數六藝，以及百工技能，皆藝術也。孟子曰：「是乃仁術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故術不可不慎也。故一切藝術不離乎仁。爾雅釋言：「泳，游也。」爾雅釋水：「潛行爲泳。」潛行，游水底也。按「水底」卽深入沉潛之義。藝是行仁之工具。一切藝術技能，至爲繁多。已成聖人，是智者，是不惑者，無所不知。學者未成聖人，必須博學，以資推行仁之事業。古語：「一事不知，儒者所恥。」以有惑而不知，故以爲恥。知恥則必勇於學習一切藝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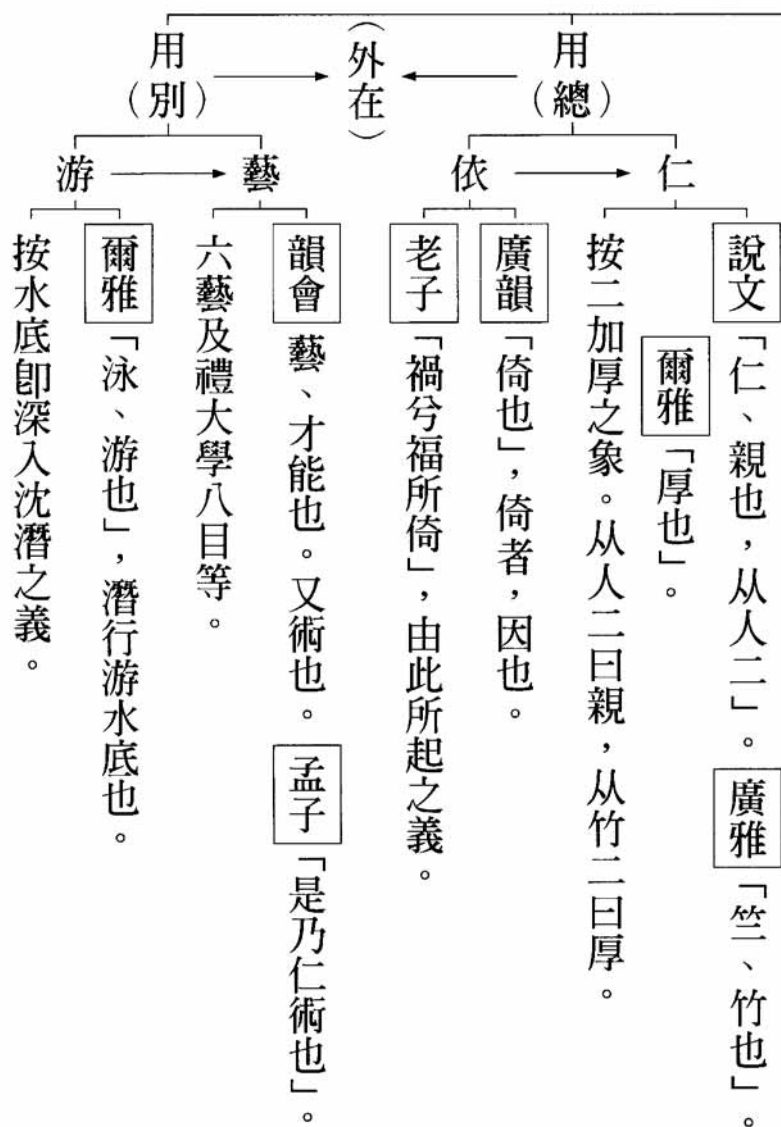
中庸云：「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此爲知行三要。治國平天下，卽是行道，須憑智仁勇。無智仁勇，不能治國平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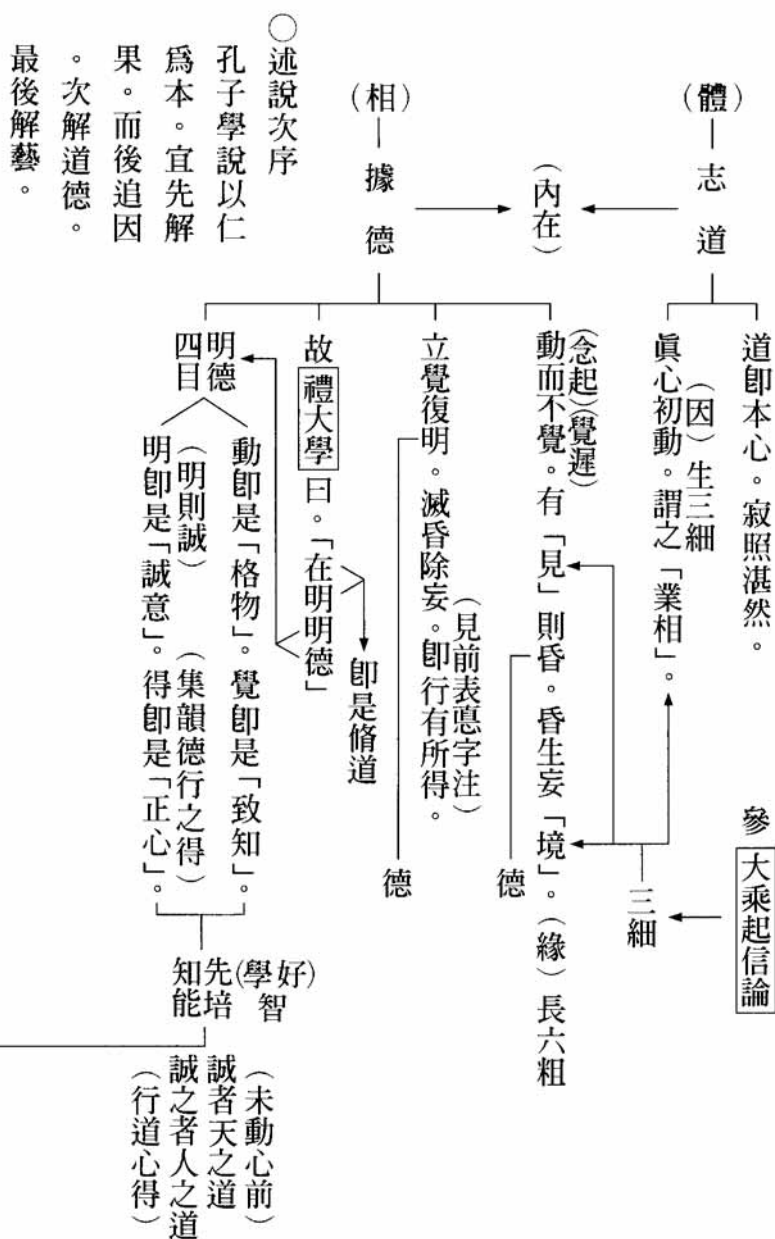
雍也篇：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上四所列曰博，而須約之以禮者，禮爲道德仁義之後，又爲六藝之首，道德仁義暨諸藝術，待禮而成。倫常、政治、軍備、祭祀、婚喪、教法，非禮皆亂。禮運篇云：「故聖人之所以治人七情，脩十義，講信脩睦，尙辭讓，去爭奪，舍禮何以治之。」故學道德仁藝，必自學禮始。學禮必以學習敦倫脩睦辭讓爲根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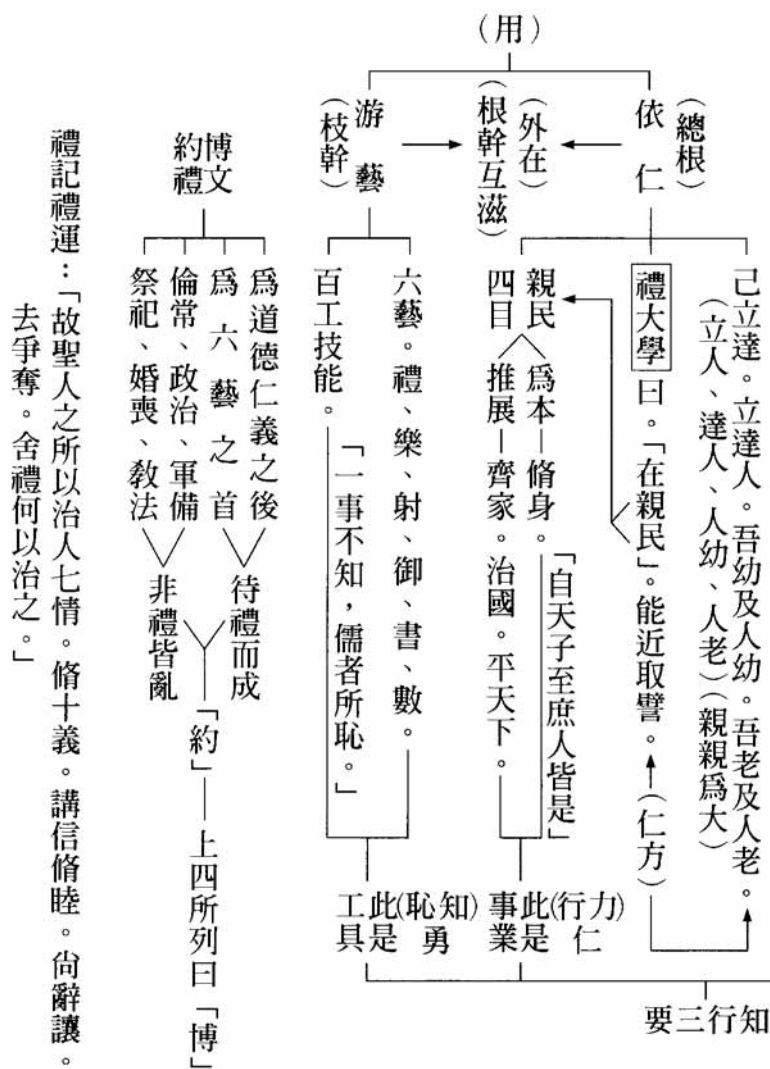
由體
達用



離體 用不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孔子曰：有來求教者，自行束脩之禮，或高於束脩以上之禮者，吾未嘗不教誨之也。

束脩之解不一，皇疏申孔安國注，謂束脩爲十束脯，是贊禮之物之至輕者，以此明孔子教化有感必應者也。後漢書延篤傳注引鄭玄論語注，謂年十五以上，能行束帶脩飾之禮者也。其他諸注不必悉舉。實則此兩義可以並存。見師之禮固須贄物，然出以恭敬之心，亦未嘗不可。人潔己以進，孔子卽與其潔也。

【雪公講義】

◎束脩異解

四書臚言——「束脩是贄見薄物。」

孔叢子——「子思居貧。或致樽酒束脩。」

北史——儒林傳。「馮偉門徒束脩。一毫不受。」

漢書——朱邑傳。束脩之餽。論語筆解引說者謂束爲束

帛。脩爲脩脯。

以上皆謂贄物。

後漢書——延篤傳。吾自束脩以來。鄭注。謂年十五以上。

能行束帶脩飾之禮。

後漢書——和帝紀。詔曰。束脩良吏。

鄭均傳。均束脩安貧。

馮衍傳。圭璧其行。束脩其心。

劉般傳。束脩至行。爲諸侯師。

以上均不言物質。

○子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集解：「鄭玄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啓發爲之說也。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也。」

此爲聖人教學方法。憤是學者懣心求之而未悟，孔子乃爲啓示之。悱是學者研究有得而未能說明，孔子乃爲發明之，使其豁然貫通。若學者不憤不悱，孔子則不爲啓發，以其無助於學者也。舉一隅以俟三反者，乃教學者比類而推知其餘也。

皇疏：「隅，角也。如屋有四角，已示之一角，餘三角從類可知。若此人不能以類反識三角，則不復教示也。」

蜀石經及皇本舉一隅下均有「而示之」三字。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

何晏集解：「喪者哀戚，飽食於其側，是無惻隱之心也。」

皇疏：「孔子助葬時也。爲應執事，故必食也。必有哀色，故不飽也。」

孔子助喪家執事，或鄰家有喪事，皆食之不飽，此孔子同情喪家之哀戚也。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朱子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孔子是日爲弔親友之喪，或爲其他哀痛之事而哭者，是日則不歌。孔子好樂，歌是樂詞。是日不但不奏樂，亦不唱歌。餘哀未盡。是誠心，是直心。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用之」者，猶言如有用我也。「行」者，行其道也。「舍之」者，舍是捨棄，不爲世用，道不行也。用之則行，道行得

通則行。舍之則藏，道行不通則藏。行藏無非爲道。此惟孔子與顏子能然。

子路勇於行，且長於軍事，故問孔子，若行三軍，則與誰俱。

孔子卽示以領軍之道。首言暴虎馮河，雖死而無悔者，吾不許可也。「暴虎馮河」是成語，馮音憑。詩小雅小旻：「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暴虎是徒手搏虎，馮河是徒步渡河。次言必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懼則不輕敵，謀則操勝算，是故能我戰則克也。

○子曰：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
如不可求，從吾所好。

可求，不可求，以道爲準。富而可求也者，假使合乎道，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富如不可求，乃不合乎道，則唯從吾所好，而不求也。

焦循論語補疏云：「孟子言，非其道，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以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正與此章之悖相發明。」

錢坫論語後錄云：「執鞭有二義。周禮秋官條狼氏下士八人，其職云，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六人，侯伯四人，子男二人。此一義也。地官司市，入則胥執鞭度守門。此一義也。以求富之言例之，或從地官爲長。」鄭康成注：「市者入也。胥，守門察僞詐也。必執鞭度，以威正人眾也。度，謂爰也，因刻丈尺耳。」

集解：「鄭玄曰：富貴不可求而得者也，當脩德以得之。」

是以經文富字含貴字而言。

○子之所慎：齊、戰、疾。

集解：「孔安國曰，此三者人所不能慎，而夫子獨能慎之。」

齊卽齋戒，禮記祭統曰：「及時將祭，君子乃齊。」又曰：

「君子之齊也，專致其精明之德也，故散齊七日以定之，致齊三日以齊之，定之之謂齊，齊者精明之至也，然後可以交於神明也。」皇疏：「齊之言齊也。人心有欲，散漫不齊，故將接神，先自寧靜，變食遷坐，以自齊潔也。時人漫神，故於齊不慎，而孔子慎之也。」

戰者，說文：「戰，鬥也。」王道不侵人，但禦人之入侵，故不免於戰。劉氏正義說：「慎戰，謂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也。」

禮器云：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此之謂也。」
疾者疾病，最懼誤於庸醫，亂投藥石。曲禮云：「醫不三世，不服其藥。」

○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

此章句讀不一，皇疏邢疏朱注皆以三月不知肉味爲一句。
清儒武億經讀考異，據史記孔子世家「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主張讀以「聞韶三月，不知肉味」。後來注者亦多從之。但世家之文亦可讀爲「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今仍舊讀。

韶是舜王之樂，而齊有之者，據漢書禮樂志，陳，舜之後，韶樂在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齊乃有韶，歷代學者皆從此說。曰人竹添光鴻則謂，齊桓公滅遂所得，遂亦舜之後，可備一說。

集解：「周生烈曰：孔子在齊，聞習韶樂之美盛，故忽忘於肉味也。王肅曰，爲，作也，不圖作韶樂至於此，此，齊也。」劉氏正義：「以此爲齊，此王誤解。漢書禮樂志，不圖爲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以不圖句爲美義，勝此注。」

竹氏會箋：「不知肉味，如發憤忘食，聖人好樂之至也。」

「又先儒述大學正心之旨，以爲三月不知肉味，殆乎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聖人之心不應固滯如此，故程子以三月爲音字之誤，見大全小注，此本韓愈筆解，然史記明云聞韶音，學之三

月，是音與三月各出，焉得形誤。大學以不知味箴放心者，謂平常好惡嗜欲耳，固不得與此相比擬焉。」

蔡節論語集說：「韶，舜樂也。三月，言其久也。舜之後爲陳。自陳敬仲奔齊，其後久專齊政。至景公時，陳氏代齊之形已成矣。夫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蓋憂感之深也。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斯者指齊而言也。韶本揖遜之樂，今乃至於齊之國。其殆傷今思古。故發爲此歎與。」傷今思古者，意爲陳氏勢力日益發展，姜太公之齊將不保矣。又，舜有揖讓之德，而其後代之陳氏不知讓矣。

劉氏正義：「不圖者，言韶樂之美，非計度所及也。釋文爲樂並如字，本或作嬌，音居危反。非。包氏慎言溫故錄，嬌姓陳，夫子蓋知齊之將爲陳氏，故聞樂而深痛太公、丁公之不

血食也。此就釋文所載或本爲義，然此句承不知肉味之下，正以贊美韶樂，所以聞習之久，至不知肉味也。若以爲樂作嬀樂至於斯，爲陳將代齊，則別是痛感之義，與上文不貫，似非是也。」

就經文說，不圖爲樂之至於斯，是贊韶樂之美。其他各注亦可並存，以資參研。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集解：「鄭玄曰。爲，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逐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于戚。衛石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否乎。」

衛靈公之世子蒯聵，怨其母南子，涉嫌謀殺南子未遂，出奔。事在魯定公十四年。至魯哀公二年春，衛靈公薨，夫人南子稱君遺命立公子郢，郢辭之，謂有太孫輒在。衛人乃立聵之子輒爲君。是年六月，晉臣趙鞅挾其宿怨，帥師納蒯聵于戚城，名送蒯聵回國，實則藉此入侵。戚爲衛國之邑。見公羊哀公二年傳。魯哀公三年春，齊景公欲報晉怨，遣其臣國夏，與衛石曼姑，帥師圍戚。以拒蒯聵之歸。此爲蒯聵出奔回國，及輒繼位拒父之始末。後儒注疏，恆謂父子爭國，二者皆譏之。其實聵、輒皆是受人挾制而然。

孔子與諸弟子此時適在衛，頗受衛君輒之崇敬。冉有疑夫子有意助輒，然不敢逕問孔子，乃私問子貢：「夫子爲衛君乎？」子貢亦不了解，遂入問孔子：「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答曰：「古之賢人也。」伯夷、叔齊爲殷季孤竹君之二子，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周武王伐紂，夷、齊叩馬而諫，後因恥食周粟，終於餓死。子貢又問，夷、齊有怨乎？怨者，意指伯夷怨父，叔齊怨兄也。孔子再答，二人皆是求其行仁者也，卽已求仁得仁，又何怨焉。求仁得仁者，伯夷能順乎親，孝也。叔齊能恭其兄，弟也，孝弟乃仁之本，仁者天爵，國君人爵耳。伯夷、叔齊兄弟讓國，孔子讚爲求仁得仁。可知孔子講求相讓，而非相爭。子貢一聽了然，乃出告冉有曰，夫子不助

輒也。

集解：「鄭玄曰：父子爭國，惡行也。孔子以伯夷叔齊爲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也。」父子爭國，實由外力使然，**饋輒**父子未必皆有惡行。如果**饋輒**父不父子不子，孔子何以不去衛耶。不去衛，而又不助衛君，爲衛國計，息爭免禍而已。

○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疏食，孔注菜食，**朱注**粗飯，**翟氏四書考異**，疏兼有粗、菜二義，今從粗義講。

孔子飯則粗食、飲水，眠則曲其臂而枕之。窮雖如是，而

樂亦在其中。樂者樂其道也。中庸云：「率性之謂道。」有道，無所不樂。朝聞道，夕死猶可，何況貧窮。不義而富且貴，即是不以其道而得富貴。無道而富貴，他人雖感欣幸，孔子視如浮雲而已。

鄭康成注：「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己之有也。」浮雲在天，非自己所有。自己所有，唯是本有之道。皇疏浮雲又一義，浮雲聚散無常，猶如不義之富貴聚散俄頃。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

孔子何年學易，諸注紛紜難考。史記孔子世家謂在晚年。

皇疏謂孔子爾時年已四十五六，故云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邢疏謂加數年方至五十，指四十七時。依世家晚年言，則五十學易不可解。依皇邢二疏，則在五十之前未學易，然又何能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哉。朱子以爲五十是卒字之誤，改爲「卒以學易。」但竹氏會箋云，說文五從二從又，卒從衣從十，無論以今文古文觀之，五與衣字形皆不相近，未可謂相似而誤矣。俞樾羣經平議，疑五十爲吾字之誤，蓋吾字漫漶，僅存其上半，則成五字，後人又加十字以補之。惠棟論語古義據王肅詩傳云，古五字爲七，乃改五十爲七十。此皆妄改經文，不可取法。又有據易繫辭傳大衍之數五十，謂非以五十之年學易，是以五十之理數學易，亦難圓說。

竊以經文難明，或在句讀。若以五字爲一讀，十字又爲一

讀，以爲加我數年之補充語。以所加者或五年，或十年，以是學易，可以無大過矣。不限在五十之年學易，章句乃明。然猶不敢自以爲是。後得程樹德論語集釋，所引龔元玠十三經客難，正作如是句讀。欣見古人有此說，遂從之。

易之爲書，廣大悉備，以言學道，要在始於悔過，終於無過。人不學易，雖有過而不知。孔子志於道，讀易韋編三絕，至老猶曰加年以學，且不自無過，故曰可以無大過。夫有過不自無，故能至於無，此聖人所以爲聖人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孔子所用雅言，是在誦讀或教授詩、書、執禮之時。詩、書、執禮皆是雅言也。

集解：「孔曰，雅言正言也。」「鄭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諱也。禮不誦，故言執也。」
宋翔鳳論語發微：「記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辨言矣。詰者言古，詩書禮皆有古言。爾雅二十篇，首以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其餘皆由是推之，所謂雅言也。此爾雅出於周公孔子之明證也。」

劉氏正義引論語駢枝：「夫子生長於魯，不能不魯語。惟誦詩、讀書、執禮，必正言其音。」又云，昔周公著爾雅，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以西周王都之音爲正。劉氏云：「夫子凡讀易及詩、書、執禮，皆用雅言，然後辭義明達。故鄭以爲義全也。後世人作詩用官韻，又居官臨民，必說官話，卽雅言矣。」

言語有地方之殊，有時代之異，詩、書等五經皆先王典法，讀音解義不能隨時隨地變遷，故讀詩、書，宣禮儀，皆以雅言，不用土音，務須正言其本音，音正然後義全，縱遇君親師長之名，亦不可諱。民族之統一，文化之保存發揚，皆賴乎是。居今之世，論雅言者，必學文言，使無文言，則無雅言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集解：「孔安國曰，葉公，名諸梁，楚大夫，食采于葉，僭稱公。不對者，未知所以答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事後孔子知之，乃自述爲人云云，以語子路。發憤忘食三句，文易曉，意思如何，孔子未加說明，諸注所云，皆是揣測之辭。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集解：「鄭玄曰，言此者勉勸人於學也。」

皇疏：「知之，謂知事理也。孔子謙以同物，故曰，我有所知，非生而自然知之者也。我既不生知，而今有所知者，政由我所好古人之道，疾速以求知之也。敏，疾速也。」

孔子在當時已有聖人之名，如子罕篇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聖人生而知之者，然非不學，如問禮於老聃，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等，皆好古敏以求之也。今

世縱有生知之者，亦須勤學新事物，何況非生知之者，不學可乎。

○子不語：怪、力、亂、神。

集解：「王肅曰，怪，怪異也。力，謂若冢盪舟，烏獲舉千鈞之屬也。亂，謂臣弑君，子弑父也。神，謂鬼神之事也。或無益於教化也，或所不忍言也。」

皇疏：「或無益於教化，解不言怪力神三事。或所不忍言，解不言亂事也。」

語與言有分別。語者對語，言者自言。孔子著作，非不言亂事等，如臣弑其君，子弑其父，易、文言，春秋皆有之。此不語者，設有人問此等事，孔子不爲解釋，免其習爲惡事也。或亦有語者，如劉氏正義所引書傳言，夫子辨木石水土諸怪，

及防風氏骨節專車之屬，皆是因人之問而答之。然此所答，當爲研究博物而然。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集解何晏注：「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擇善從之。不善改之。故無常師。」

皇疏：「我師彼之長，而改彼之短。彼亦師我之長，而改我之短。既更相師法，故云無常師也。」

劉氏正義，何注似以「行」爲言行之行，三人之言行本無賢愚，其有善不善者，皆隨事所見，擇善而從之改之，非謂一

人善，一人不善也。

此章各注以劉氏之解何晏集解爲可從，陳天祥四書辨疑亦從此說。不求備於一人也。皇疏「改彼之短。」只可施於深交。如交不深者不能改也。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孔子至宋，與諸弟子演禮大樹下。宋桓公後代司馬向魋，向是桓公之族，故亦稱桓魋，其人甚惡，欲殺孔子，已拔其樹。諸弟子欲抵抗，孔子不許，乃離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遂爲是語。事見史記孔子世家。孟子萬章篇，孟子亦云：「孔子微服而過宋。」變更衣服，卽得脫險。

集解：「包曰，桓魋，宋司馬。天生德於予者，謂授我以

聖性也。合德天地，吉而無不利，故曰其如予何也。」

聖人處變，既知自有其德而無憂，然又微服以過。權變之道，陰陽不測，神而通之。非賢人以下可與知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

集解：「包曰。二三子，謂諸弟子。聖人智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以爲有所隱匿。故解之也。我所爲無不與爾共之者，是丘之心也。」

論語集釋：「任氏四書約旨，爾是虛字。若作實字指二三子，反侵無不與二三子意。」此解可從，爾字是語助詞。

他注或以聖人獨提出一行字，蓋以躬行望二三子也。此解以行示教，固無不可，然聖人言教亦不可無。故行字中當含有言意。聖人之智愈廣博，而愈無處不在，道愈深微，而愈無時不顯，故不但無所隱秘，且所爲者無不是指點二三子，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

「吾無隱乎爾」者，孔子言語行爲心意皆無隱藏。聖人之學明顯而無秘密，誠心求之可也。然而，求之不誠者，其不誠之心亦無隱藏。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思之，思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皇疏：「李充曰：其典籍辭義謂之文。孝悌恭睦謂之行。

爲人臣則忠。與朋友交則信。此四者教之所先也。故以文發其蒙，行以積其德，忠以立其節，信以全其終也。」

王伯厚困學紀聞，四教以文爲先，自博而約，四科以文爲後，自本而末。

陳天祥四書辨疑：「行爲所行諸善總稱，忠與信特行中之兩事，存忠信便是脩行，脩行則存忠信在其中矣。王濬南曰：夫文之與行固爲二物，至於忠信特行中之兩端耳，又何別爲二教乎。」

此章或有錯簡，存疑可耳。先儒或以四教與先進篇四科對照，文謂文學，行謂德行，忠指政事，信是言語。勉從此解亦可。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

可矣。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

今本一章三段，第二段子曰二字集注疑爲衍文，竹氏會箋以爲，記者兩揭子曰字，分明是各時語，後子曰非衍文。劉氏正義亦云，兩加子曰者，言非一時也。程樹德氏集釋，舉毛詩小雅賓之初筵正義，所引論語此章，以爲自善人以下，古本別爲一章。

聖人者，何平叔集解曰：「疾世無明君也。」皇疏、朱注，皆不用此說。程氏集釋引善人爲邦百年之類，主張仍當以地位言之。是也。至若君子，據家語辯政，孔子稱子產於民爲惠主，

晏子於君爲忠臣，孔子皆以兄事之，此皆可稱爲君子。又公治長篇：「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是故孔子未嘗不見君子。此言不得而見之者，乃言當世天子諸侯皆非聖人君子也。邢疏：「君子謂行善無怠之君也。」「善人卽君子也。」亡而爲有四句，「以無爲有，將虛作盈，內實窮約，而外爲奢泰，行旣如此，難可名之爲有常也。」

【雪公講義】

今本三段爲一章，古本有分爲三章者，於茲不論。

何平叔指謂聖人君子善人，指當時天子諸侯而言。至皇侃不取此說，宋人因之。似不滯泥，義實不圓。程氏集釋引「善人爲邦百年」之類，仍舉地位舊說。

竊亦以何氏之說爲然。孔子嘗以子產於民惠，晏子於君忠，皆以兄事之。與子賤及仲弓皆稱君子。且曰：魯多君子，是當時未嘗不見君子善人。自宜從何說爲長。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孔子釣魚時，只用一竿一鉤，不用綱繩多鉤。弋射時，只射飛鳥，不射栖宿之鳥。

集解：「孔安國曰。釣者一竿釣也。綱者爲大綱，以橫絕流，以繳繫釣，羅屬著綱也。弋，繳射也。宿，宿鳥也。」

皇疏：「釣者一竿屬一鉤而取魚也。綱者作大綱，橫遮於廣水，而羅列多鉤著之，以取魚也。繳，繩也，以小繩係鉤，而羅列屬著大繩也。孔子用一竿而釣，則一一得魚，是所少也，

若綱橫流而取，則得者多，則孔子所不爲也。弋者，繳射也。宿者，夜栖宿之鳥也。解繳射者多家。一云。古人以細繩係丸而彈，謂爲繳射也。一云，取一杖，長一二尺許，以長繩係此杖，而橫颺以取鳥。謂爲繳射也。又案鄭玄注周禮司弓矢云，結繳於矢，謂之矰。鄭意則繳射是細繩係箭而射也。」

竹氏會箋：「繳，生絲縷也。弋繫生絲於箭，而活結之。又係磻於絲末。矢中鳥則磻奮絲解，以纏繞鳥翼。說文，宿，止也。言鳥棲止巢中也。非必夜止也。鳥飛集無常所。其日中棲巢者，必伏卵育雛之類。夫子不射之。禮所謂不卵，不殺胎，不殀夭，不覆巢者是也。」

物茂卿論語徵云：「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豈無虞人之供，而躬自爲之，所以敬也。狩之事大，而非士所得爲。故

爲祭及賓客則釣弋，蓋在禮所必然焉。古者貴禮不貴財，不欲必獲，故在天子諸侯則三驅，在士則不網不射宿。」

【雪公講義】

安井衡氏謂：「弋繫生絲於箭，而活結之。又係礮於絲末。矢中鳥則礮奮絲解，以纏鳥翼。是弋絲名繳之義也。說文，宿，止也。此宿謂集於木。」不取皇、邢夜射棲鳥之義。蓋夜間黑暗，林中更暗，難見鳥所。且古禁宵行，於理多違。然鳥入林歸巢，晝多有之，如鴈卵哺雛等類也。物茂卿論語微：「天子諸侯爲祭、及賓客則狩，所以敬也。蓋在禮所必然焉。」此說較洪氏曰：「孔子少貧賤，爲養與祭，或不得已而釣弋。」可從。又如御覽

述論語上題「子曰」字。果有所據，省盡葛藤。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集解：「包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多聞下：「孔曰，如此者，次於生知之者也。」

不知而妄自創作者，當時蓋有其人，孔子決不如此。多聞多見者，如孟子滕文公篇云：「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事或見或聞，皆易失實，如非孔子之明，難免不有誣罔。禮記檀弓記載，夫子有爲之言：

「喪欲速貧，死欲速朽。」弟子親聞，猶有誤會。家語顏子見塵落入粥，遂將染塵之粥食之。子貢見之，以爲顏子竊食。如非孔子辨得其情，幾使大賢蒙冤不白。見聞之不足信者，因受耳目感官之限制，與夫好惡成見之影響，使不得其實。是以必須多聞多見，求其近似。多見得其近似之實，乃可識之。多聞則似實猶恐不得，故須擇其善者而從之。擇其善者，隱惡揚善也。多聞多見之似知，次乎盡得其實之真知，故曰知之次也。知之次者，若爲淑世牖民，述之可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人潔己以進，與

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

集解：「鄭玄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尊，不達時宜。而有童子來見孔子。門人怪孔子見也。」

「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唯何甚。」

集解：「孔安國曰。教誨之道，與其進，不與其退。怪我見此童子，惡惡一何甚也。」

劉氏正義：「劉氏逢祿述何云，春秋，列國進乎禮義者與之，退則因而貶之，亦此義也。唯何甚者，唯、語辭。夫子不爲已甚，故云唯何甚也。」已甚，是過當，或過分之義。

「人潔己以進，與其潔也，不保其往也。」

集解：「鄭玄曰。往，猶去也。人虛己自潔而來，當與其進之。亦何能保其去後之行也。」皇邢二疏皆引顧懽云：「往謂前日之行也。夫人之爲行，未必可一。或有始無終，或先迷後得。故教誨之道，潔則與之。往日之行非我所保也。」此與鄭異。當以鄭注爲優。

孔子有教無類，門人或以教不得其人，不免徒勞，甚或濟其爲惡，故惑之。孔子則只注重其人當前求進之誠心，故許其潔己以進。至其受教以後，是否故態復萌，則不能保證。否則世間可教之人無乃太少乎。子曰下兩段文：「唯何甚。」是不論過去。「不保其往。」是不論將來。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不在遠，欲仁，此仁卽至。中庸引詩豳風伐柯篇：「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可喻此義。

焦氏竑筆乘云：「此孔氏頓門也。欲卽是仁，非欲外更有仁。欲卽是至，非欲外更有至。當體而空，觸事成覺，非頓門而何。」頓乃對漸而言，儒學亦有頓漸之說。中庸云：「人一能之，己百之。」人一能之者頓也，己百之者漸也。顏淵聞夫子之言，不違如愚，卽是頓。頓指悟道而言，漸指脩道而言。頓悟之後，必須漸脩。頓悟如眼，張眼卽見遠處。漸脩如足，須一步一步而行。欲，說文：「貪也，從欠，谷聲。」欲慾通用。集韻：「情所好也。」欲學聖人，必須去盡貪欲情欲。然而，欲如利器，用在乎人。欲仁仁至，欲色色至。色至則無道，仁至則有道。

【雪公講義】

◎筆乘：「欲，卽仁、卽至」解

欲（古）

「說文」（貪欲）解、貪取之源。

慾（今）

「集韻」（情所好）

「情」喜、怒、哀、樂、愛、惡、懼。
（世法）
「所好」色、聲、香、味、觸、法。
（佛法）

唯識論

（希望爲性，勤依爲業。）

欲染

五欲污染眞性——心、佛、眾生，三無差別。（欲卽）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禮記大傳：「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而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禮記坊記：「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魯昭公是周公之後，吳是泰伯之後，泰伯是周公伯祖，昭公與吳俱爲同姓，依周禮不能通婚，而昭公娶吳女爲夫人。

孔子至陳國，陳國之司敗，位如司寇之官，問孔子，魯昭公知禮乎。孔子答曰知禮。司敗不敢再問，俟孔子退，揖孔子弟子巫馬期，而使進之，曰，吾聞君子不私相阿黨，然而君子亦黨乎，魯昭公娶於吳，爲諱娶同姓女，不稱吳姬，只稱謂吳孟子，如曰魯君知禮，則誰不知禮耶。巫馬期以此語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

昭公娶同姓女，顯然背禮，孔子言其知禮者，集解孔安國引僖元年左傳曰：「諱國惡，禮也。」邢疏，禮記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孔子爲昭公受過，此爲守禮也。幸者，皇疏，若使司敗無譏，則千載之後，遂承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爲知禮，則禮亂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我受以爲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爲幸也。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古時宴客，有歌有和，禮也。孔子與客人歌，若見歌之善者，必請客人再歌一次，然後自己之和。聖人虛心學習，於此可見一斑。古人和詩，亦是禮，今人不會詩，令人和之，則失禮矣。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

文是文章典故，莫是勉強之義。孔子謙曰，論及文章典故，吾勉強猶如他人，若言所爲之事皆合君子之道，則吾未能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程樹德集釋引湛淵靜語：「子曰：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此夫子謙辭。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亦夫子謙辭。上有若字，下有兩則吾，似是一章，蓋多一子曰爾。」
孔子又謙曰：至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承當，然而，學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如是而已。公西華曰：不厭不倦，正唯我等弟子學之不能得也。

程氏集釋引胡紹勳四書拾義：「爾當作尔。說文云，尔，詞之必然也。經傳尔字，後人皆改作爾。廣雅釋詁，訓云爲有。」

正此經確詁。云爾，卽有此之詞。」說文段注：「余之言如此也。後世多以爾字爲之。亦有單訓此者。」

孔子是至聖，然不但不敢自名聖人仁者，甚至君子之名亦不自許，謙德如此，所以能爲至聖。

○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

疾病，是重病。請禱，集解包咸注：「禱請於鬼神。」意思是向鬼神禱告請求。有諸，集解周生烈曰：「言有此禱請於鬼神之事乎。」諸字是「之乎」的合音字。誄，說文引論語此

句是「諱曰，禱爾于上下神祇」，可知許氏所見的論語版本，是諱字。誦諱二字音同而義不同。誦是累舉死者生前的事跡，以定其諡號。諱者是爲活人累敘功德，求福免災。此處誦字應當作諱字，今本作誦，劉寶楠以爲這兩個字可以通用。竹添光鴻以爲，因讀音相同而誤。現在不妨把誦當作諱的同音假借字。禱爾于上下神祇，是子路所舉的成語。爾字一作代名詞，當你字講。一作語助詞。弟子對師不應稱呼你我，應作語助詞。上下神祇，就是天神地祇。

孔子病得很重，子路禱告鬼神，請求保佑孔子病癒。後來孔子病好轉了，聽說病中子路爲他祈禱，就問：「有禱請於鬼神這回事嗎？」子路對答：「有這回事」，隨又補充說：諱辭說，「向天地神祇祈禱」。孔子便說：「何能等到病時，我自

已很久就在祈禱了」。

孔子平時言行純善，決不違背天地神明，事事如禱，所以說：「丘之禱久矣」。此是無日而不禱之意。既然平素就事事如禱，爲甚麼還罹患重病呢？那就要歸於天命了。例如孔子問伯牛疾病時，歎說「命矣夫」。這章書無異是聖人提示祈禱的要義。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集解：「孔安國曰，俱失之也。奢不如儉。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固，陋也。」奢是奢侈。孫與遜音義相同，不遜就是不恭順。儉是節儉。固是鄙陋。

奢侈則不恭順，節儉則鄙陋，與其不恭順，還不如鄙陋好。

這是講禮，奢侈與節儉都不合乎中道。奢侈失之太過，節儉失之不及，但是奢侈不遜，便是傲氣陵人，後來必召禍患，節儉固陋遭人譏評而已，兩者比較起來，不遜過失大，固陋過失小。所以孔子主張寧願固陋。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坦蕩蕩，是說君子的心境平坦廣大。長戚戚，鄭康成注爲多憂懼，黃式三論語後案引詩經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以爲戚戚就是蹙蹙的正字，是迫縮的意思，與蕩蕩相反，依訓詁學講，此解爲是，然將戚戚注爲憂懼，也能適切的說明小人之心。

這章書是孔子辨別君子和小人兩種相反的心理。君子何以

坦蕩蕩，小人何以長戚戚，程氏集釋引李二曲四書反身錄，解釋得很好，他說：「君子不爲名牽，不爲利役，便俯仰無愧，便坦蕩自得。小人不爲名牽，便爲利役，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便是長戚戚。」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普通人，溫與厲不能兼而有之，威又必然帶猛，恭敬便顯得拘束不安。孔子不然，望之儼然，卽之也溫，聽其言也厲。有威儀，但不兇猛。恭而有禮，但無拘束，一切安詳自適。這是記孔子德行自然顯露的情形。

論語講要 泰伯第八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殷朝時代，陝西邠州有一小國，因受異族狄人侵犯，國君古公亶父遷居陝西鳳翔岐山之下，改國號爲周。後來周武王伐紂而有天下，追尊古公爲太王。

古公有三個兒子，長子泰伯，次子仲雍，少子季歷。泰伯是法定的君位繼承人，但古公認爲季歷的兒子名昌，有聖人的瑞相，預料他將能興周，有意傳位給季歷，以便再傳給昌，但未明顯表示。

泰伯了解古公的意思，在古公生病時，便託辭到南方採藥。他的二弟仲雍也有此意。於是他和仲雍一同拜別父親，到了江南的吳地，從當地習俗，斷髮文身。伯仲二兄既出，季歷不能出，必須在家事父。古公臨終，遺囑季歷，報喪給泰伯和仲雍。古公薨，季歷遵囑接回伯仲。喪事畢，泰伯和仲雍計議讓位給季歷，季歷不受。泰伯乃言自己已經斷髮文身，不能再治理國家，又偕仲雍出國至吳。季歷遂立爲君，後來傳位給昌，爲殷朝的西伯。昌的兒子名發，伐紂成功，爲周武王，尊昌爲文王。以上是泰伯三讓天下的大致情形，讓是讓國，孔子是周朝人，所以用天下二字。

三以天下讓一句，古注爭議很多，鄭康成注，太王死後，泰伯接到告喪的訃聞，並未奔喪回來。劉寶楠認爲鄭注比較合

理。但韓詩外傳、論衡、吳越春秋等書，都說泰伯和仲雍奔喪回國，在喪事完了，又到吳地。究竟事實如何，已難考證。若以情理推論，古公既有遺囑，季歷不能不遵囑接回伯仲。伯仲到南方，並非不告而別，只說爲採藥而去，迨聞父喪，沒有理由不回來。至於回來以後，是否能如原意讓得了位，因已文身，不能治國，且有古公默契在前，自無問題。

孔子稱讚泰伯的道德，高到了極處。他曾經以天下三度讓給季歷，人民不知道如何稱頌他的至德。

泰伯與仲雍託辭要到南方時，古公，季歷，心裏都明白，他們父子兄弟均以國事爲重，彼此在心照不宣中完成讓國大事。我們讀這一章書，當學太王的眼力、泰伯、仲雍讓國的道德。最難得的是泰伯，讓得那樣和平，而且處置得合情合理，所以

孔子稱許他至德。

古注「三讓」有多種解釋，今舉兩種，以資參考：

一、邢昺疏引鄭玄注：「太伯因適吳越採藥，太王歿而不返，季歷爲喪主，一讓也。季歷赴之，不來奔喪，二讓也。免喪之後，遂斷髮文身，三讓也。」

二、王充論衡四諱篇：「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採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辟主，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越之俗，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爲宗廟社稷之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

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恭敬、謹慎、勇敢、直率，都是很好的行為，但若違背禮節，那就有弊病。恭敬若不合乎禮，則必勞苦，而又貽笑大方，例如對長輩行禮，長輩指示「一禮」，就必須一禮而止，如果不止，一定要行三次，那就違背長者之命，行禮反致失禮，可謂勞而無功。謹慎若不知禮，便成爲憊，憊是畏懼不前的意思，例如拜訪某人，想進門，又不敢進，對人說話，想說又不敢說。勇敢而無禮，凡事做得過分，便會擾亂上下左右的秩序。直率而無禮，便如絞繩一樣，愈絞愈緊，終必絞斷，不知禮數，只以直爽待人，往往責人急切，令人不堪忍受。

「直而無禮則絞。」馬注：「絞，絞刺也。」劉氏正義：

「絞者兩繩相交之名，故引申爲乖刺之義。鄭注云，絞，急也。與馬義不異。」

這是孔子說明禮的重要性。雖作好事，也要以禮來節制，始無流弊。

○君子篤於親，則民興於仁。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古注以此四句與前四句合爲一章，宋吳棫論語續解，以此爲曾子之言，應當獨立爲一章。後世不少注者，如陳天祥四書辨疑認爲君子篤於親四句，無論文勢事理，皆與前四句不相類，吳氏分得很愜當，但斷定是曾子之言，則不可從。

君子，居在上位的人。篤是厚。親是親屬，主要是指父母兄弟。故舊是老朋友。偷是薄。

在位的君子以身作則，便能感化國民，所以君子厚待他的父母兄弟，則國民就會興起爲仁。君子不遺棄他的老朋友，則國民風俗就不會澆薄。孝弟是仁的根本，所以君子篤於親，民眾就會行仁。

禮記檀弓記載，孔子的故人原壤喪母，孔子助他沐椁，原壤因此高興唱歌。喪母唱歌，是嚴重的背禮行爲。孔子的弟子勸孔子和他絕交。孔子說：「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原壤的思想雖與孔子不同，但原壤此舉並非大逆不道，仍不失其爲親，既然如此，孔子亦不失其爲故，仍與原壤全交。學者必須學聖人那樣不遺故舊，才能轉移社會風氣。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

啓予足，啓予手：集解鄭玄曰：「啓，開也。曾子以爲，受身體於父母，不敢毀傷之，故使弟子開衾視之也」。

詩，是引詩經小雅小旻篇。

戰戰兢兢三句，毛詩傳：「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

曾子病得很重，自料將要去世，便召他的門弟子來，囑咐弟子們啓視他的腳和手，表示他的身體未嘗毀傷，接之便引三句詩，說明他平時是那樣小心的保護身體。這三句詩的大意是

說：戰兢戒懼，像站在深水岸邊，惟恐墜落下去，又像走在消薄的冰上，惟恐陷入冰下的水裏。他告訴弟子，從今以後，他自知可以免了，最後呼弟子一聲「小子」，要他們記住。

人皆有死，但有不死之性，普通人不知此理，不能率性脩道，以致如易經繫辭傳所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任其生死變遷。曾子是學道之人，了解死生原理，所以不怕死，只怕損道。道有體用，體是性，用是仁。性不可得而聞，但可以仁來脩明。仁的根本就是孝道。孝經以不敢毀傷身體爲盡孝之始，以立身行道爲盡孝之終。曾子力行孝道，平素功夫就是「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不敢一時疏忽，直到面臨身死，才敢說一個「免」字。免就是免於損道，這是曾老夫子對弟子最切實的身教。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言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

集解：「馬曰：孟敬子，魯大夫仲孫捷。」邢疏：「鄭玄注檀弓云：敬子，武伯之子，名捷。是也。」

曾子疾病，孟敬子去探問。曾子主動的贈言。先說明，鳥將死時，鳴聲必哀，人將死時，言意必善。然後就勸告敬子，君子所要注意的事情有三項：一是動必注重容貌，從儀容舉止，

推及一切事，都有秩序，這就是能遠離他人的暴慢不敬。二是正其顏色，對人要態度莊重，這就能令人以信實相待。三是說話要說得適當，要說得清楚，然後他人始不違背。至於一般禮儀，如祭禮中的禮器行禮等，則依有司而行。

依此三者而行，則身心言語皆合乎禮，立見其效。參讀禮記曲禮：「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動容貌，即毋不敬，心意合禮。正顏色，即儼若思，身合乎禮。出辭氣，即安定辭，言語合禮。

依鄭康成注解，「動容貌，正顏色，出辭氣」三句是君子所貴之道，每句下文是效益。竹添光鴻氏則認為，每句下文是說工夫，非言效驗。茲仍依鄭氏解釋。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

曾子說，自己有才能，卻問沒有才能者。自己見識多，卻問見識少者。有而自覺如無，實而自覺如虛。無故受人侵犯，而不報復。昔日我的老友曾如此實行。

皇疏，能是才能。多，謂識性之多。包注，校是報復的意思。馬融注，友是指顏淵。

劉寶楠正義，前篇顏子言志，願無伐善，無施勞，亦此若無若虛之意。犯而不校，是言其學能養氣也。韓詩外傳引顏子曰：「人不善我，我亦善之。」即不校之意。鄭注檀弓云，

「昔」猶前也，曾子說此話時，顏子已卒，故稱「昔者」。

「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這兩句是動辭，說兩方面。顏淵學孔子。孔子入太廟，每事問。即是「以能問於不能」。孔子學琴於師襄，又拜七歲童子項橐爲師。即是「以多問於寡」。

「有若無，實若虛。」這兩句是靜辭，單指顏子而言。有無一對。虛實一對。虛者不充實，而非虛無。

「犯而不校。」他人侵犯我，而我不報復。待人如此。

「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斯，指以上以能問於不能，以至犯而不校。曾子稱贊顏子而不舉其名，是學孔子「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是委託。父死以後，子稱孤子。古時尺短，身高六尺，約爲十五歲，邢疏引鄭康成注，十五歲以下，統稱六尺之孤。君主在命終之際，顧念其子孤幼，乃委託可靠之人輔佐，名爲託孤。

寄也是託的意思。封建時代，諸侯受封的國土，約爲一百方里。命是國家政令。託孤必然同時寄命，即將國家大事一併拜託此人幫助幼君治理。

承受託孤與寄命之人，一旦面臨國家存亡的大關節時，不爲一切利害改變其意志，而能全始全終。

可以託孤，可以寄命，以及臨大節而不可奪其志的人，依曾子的看法，此人一定是君子。

這裏所稱的「君子人」，乃具有優越的辦事能力，與高尚的品德。後世蜀漢諸葛亮可以當之無愧。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爲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

曾子以爲，作士人，不可以不弘毅。因爲士人的責任重大，而且所行之道遙遠。如何重大？以行仁爲自己應負的責任。如何遙遠？這種大責任要一直負下去，到死爲止。

古時民眾大致分爲士農工商四類。農工商是生產者與營利

者。士則不生產，不營利，而盡全力學道。道有體用。用就是行仁。士有通達時，也有困窮時。通達時，即須以仁來治國平天下。困窮時，也要盡力宣揚仁道。一日不死，一日不休。所以必須弘毅。弘是廣大，見識學問一切都要廣大。毅字的意義，據包注是「強而能決斷。」強的意義如易經所說：「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曾子一生力行孝道，臨終始說「免夫」。又如易簣，雖在生死關頭，猶不絲毫失禮。曾子自己就是這樣任重道遠。可見大賢人的言論必出於真實的工夫。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集解：「包曰：興，起也。脩身當先學詩。禮所以立身。樂所以成性。」

「興於詩。」尚書舜典說：「詩言志。」毛詩序說：「在心爲志，發言爲詩。」作詩有興賦比三種方法。包注：「興，起也。」也就是發的意思，由於他事興起自心之志，經外發而爲言，此卽言志之詩。志，是志於道，由倫常之道，以至中庸率性之道，皆是詩所言之志。

「立於禮。」禮記中庸篇說：「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毛詩序說：「發乎情，止乎禮義。」學詩，必須同時學禮，然後能立。立，是一個人的正常態度，人非禮不能立。詩發乎情，而止乎禮，發而皆中節，始得溫柔敦厚之旨，這是詩的正常態度。學詩，最高的境界，在志於道，禮記曲禮篇說：「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所以學詩必須學禮，非禮不立，故云立於禮。

「成於樂。」學詩學禮，猶未完備，尚須學樂以成之。樂

是音樂。舜典說：「歌永言。」禮記樂記篇說：「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古時行禮，例如國家祭太廟等，都要奏樂，同時有舞。手舞足蹈，都要合禮。包注：「樂所以成性。」樂記篇說：「樂者天地之和也，禮者天地之序也。」皇疏說：「必須學樂，以和成己性也。」音樂得自天地之和，必與天然之序相合，始得融為一片天和，而能涵養性情，成就自性之德，故訓成於樂為和成己性。

樂是詩譜，詩是樂詞，禮是天然秩序，是人事規範，亦可以說，禮是詩的動作，詩樂表現皆須依禮成立。詩、禮、樂是聖人之學的基本脩養，是孔門弟子的共同學科。

○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民，就是民眾。由，古注爲用，或爲從。但亦可作行字講。可使民眾由之，不可使其知之。

由之知知的「之」字，所指的當是政治與教育。古時明君，皆以禮樂施政，亦以禮樂施教。因此，中國自古稱爲禮樂之邦。季氏篇：「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禮記中庸篇引孔子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由此可知，必有天子之位，又有聖人之德，始能制禮作樂。禮樂雖是六藝中的兩種藝術，但與道德仁息息相通。施於政治，可致國泰民安。施於教育，可使受教之人學爲君子。

賢人，以至爲聖人。這樣的禮樂，一般民眾皆可以學而行之，但教他們了解禮樂如何可通大道的義理，別說他們聽不懂，即使聖人也不能用言語給他們說明。大道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不能以言語說使人知，但可使人先行而後知。雖知，亦是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仍無法對他人說。所以，孔子說，可使民眾行之，不可使其知之。行而後知，是孔子教學方法中的特別法。

集解何晏注：「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也。」百姓日用而不知，是周易繫辭傳文。

程氏樹德集釋引孟子盡心篇：「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眾也。」程氏說：「眾，謂庸凡之眾。即此所謂民也，可謂此章確詰。紛紛異說，俱可不必。」

何氏引周易繫辭傳，程氏引孟子，言皆有據。可取。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勇疾貧，此人將作亂。疾貧，就是怨貧。里仁篇：「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貧賤雖是人之所惡，但是君子能安之，普通人可以正當方法去之，好勇的人則怨之。一個人既好勇，又怨貧，故將作亂。

人而不仁，此與上句有關係。好勇疾貧，就是不仁。疾之已甚，亂也。疾，是憎惡。之，指不仁之人。已甚，古注爲太甚。卽是太過分的意思。憎惡不仁之人太甚。彼既不仁，再被

他人所疾，那就必然立即作亂了。

劉氏正義：「大戴禮曾子立事篇，君子惡人之爲不善，而弗疾也。」

程氏集釋：「後漢書郭泰傳注引鄭注，不仁之人，當以風化之。若疾之甚，是益使爲亂也。」

小人作亂，往往演爲世閒大禍。防禍之端，首須對待不仁之人不疾之太甚，進而長期以道德感化，促其自新。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

周公是孔子所景仰的聖人。才是才藝，美是辦事完美。

如有人像周公那樣的才與美，假使他因此驕傲，而且吝嗇，其餘，雖有小善，也就不值得一觀了。

周公的德行非常高，孔子不拿德來作比喻，因為如有周公之德的人，便不會驕而且吝。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穀字應當祿字解。三年學，不在乎求俸祿，這樣的人不易得。

孔子反對學者作官，作官當然有俸祿，但須認識作官的目的在治國安民，不在求祿。當時有此認識的人不多，所以孔子說不易得，意思是希望學者建立正確的認識。

○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好學是求道的基本條件，不好學，不能得道，此理必須深信。善道的善字是動詞。守死善道，是堅守所善的道至死不變。

好學、善道，要有安定的環境，否則有妨礙。危邦是政治上軌道有動亂危機的國家，不可以入。亂邦是已發生弑君弑父之亂的國家，不可以居，要趕快離開。入危邦，居亂邦，不但妨礙好學與善道，且有池魚之殃。

天下有道則見者，見音現，遇有道之邦可以行道傳道，則可出現而為仕。假使天下各國皆無道，那就不能出現，只好歸隱。

國家有道，而我貧賤，可見我無功勞，可恥。國家無道，而我富貴，此富貴如何得來？可恥。

這章書是勉人以學道爲主，同時提示學者，無論求道行道，都要知道時宜。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不在這個地位，就不要管這個地位上的事情，免得侵犯他人的職權。假使他人來問，只能在理論上提出意見，供他參考，不能說詳實的辦法。例如哀公問政，孔子只對哀公講爲政的原則，不在政治實務上替他出主意。

集解孔安國曰：「欲各專一於其職也」，此義可取。

○子曰：師摯之始，闕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師摯是魯國掌管音樂的太師，名摯。

闕雎之亂的亂字，可依清儒劉台拱論語駢枝，以及凌廷堪禮經釋例等解釋，當「合樂」講。

周代各種典禮，例如祭祀，鄉飲酒、大射、燕禮等，都有音樂演奏。樂譜已經失傳，樂辭就是詩經裏的詩篇。在典禮時所演奏的音樂，分爲唱歌、吹笙、歌與笙相間的吹唱，最後歌笙瑟等全部合奏。

周禮春官太師和儀禮大射都說，凡是大祭祀，或其他重要典禮，開始時，都由太師帥領專學音樂的瞽人登堂唱歌。典禮完成，歌笙等全部合奏，名爲合樂，所奏的辭譜就是詩經周南

裏的關雎、葛覃、卷耳，召南裏的鵲巢、采芣、采蘋，合爲六篇。

師摯之始，就是魯太師摯帥領瞽人登堂唱歌之始。關雎之亂，就是最後所奏關雎等六篇詩的合樂。說關雎一篇，卽包括其他五篇。

孔子聽師摯奏樂，自始至終，都感覺非常美，所以讚歎說：「洋洋乎，盈耳哉」。鄭注：「洋洋盈耳，聽而美之。」
劉氏正義：「言聽而知其美也。後漢書延篤傳注，洋洋，美也。」

○子曰：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忼忼而不信，吾不知之矣。

狂，孔安國以子路篇「狂者進取」解釋，狂人應當正直。直是如對十目所視，心中沒有隱私，這樣的狂者，可取。狂而不直，其心回邪，則必危害人羣。

侗，音通，是愚的意思。愿是謹慎。侗而愿，例如擔任看門工作，能夠小心看守，也好。不愿，便是愚而好自用，那就壞事了。

慥慥，看起來，很老實，應該說實話，然而此人居然不講信用，詐欺，豈不可怪。

這三種人都是反乎常情者，難以教化。孔子說：「我不了解他們」，語氣溫和。但是這些人應該自省。如遇這三種人，只可遠之，不可疾之已甚。疾甚，則必促其作亂。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是兩句話，不能作一句講。

學如不及，開始求學，好像追人，而有追不及的感覺。這是努力求取學業進步的意思。

下句是講勤學有得以後，必須溫習，猶如得了一物恐怕遺失，所以說：「猶恐失之」。

劉氏正義：「如不及，故日知所亡。恐失，故月無忘所能。」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集解何晏注：「美舜禹也。言己不與求天下而得之。巍巍，高大之稱。」

依何晏集解，這是讚美舜禹，不求而得天下。何氏解釋「不與」爲「不與求」。不與求，與是一義，求是一義。學而篇：「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何氏當取此「求之與之」之意，而謂舜禹之有天下，不是從與之求之而來。舜受堯禪，禹受舜禪，二位聖王受禪而有天下，皆非求而得之，純由他們的道德與事功而有天下。古注有以「不與」作「無爲」講，謂舜禹任賢使能，自己垂拱無爲，而天下治。此說，恐非經義。

劉氏正義：「魏篡漢得國，託於舜禹之受禪。故平叔等解此文，以不與爲不與求也。又文帝紀注引魏氏春秋云，帝升壇禮畢，顧謂羣臣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當時援舜禹以文其奸逆，大約皆以爲不求得之矣。」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

「大哉」是孔子總讚堯帝爲君之辭。巍巍乎，唯有天是如此高大。天之高大，唯堯能則之。孔注：「則，法也。」堯能取法乎天，堯卽如天之大。蕩蕩乎，堯的大德廣遠無際，民眾莫能名其狀況。民所能名者，惟在「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而已。成功，文章，就是堯的各種事業典章，崇高煥明，可以看得出來。

皇疏引用王弼注解：「蕩蕩，無形無名之稱也。夫名所名者，生於善有所章，而惠有所存，善惡相須，而名分形焉。若

夫大愛無私，惠將安在，至美無偏，名將何生。故則天成化，道同自然。不私其子，而君其臣。凶者自罰，善者自功。功成而不立其譽，罰加而不立其刑。百姓日用而不知所以然，夫又何可名也。」這一段注解把堯帝的事功與禪讓的美德說得很明白。

堯治天下，煥乎其有文章。文，是各種事業。章，是一事有一事之規矩，有章不亂。太平無事，民眾安然受其恩澤而不知。史書記載，堯帝出遊康衢，有老人擊壤而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當時人民安然自在，可想而知。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

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唐虞之際，於斯爲盛，有婦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舜有臣五人：集解孔安國說，五人是「禹、稷、契、皋陶、伯益。」稷就是周家的始祖，教民稼穡，有德於民。

予有亂臣十人：尚書泰誓，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這是周武王伐紂誓眾之辭，予字代表周家。亂是治理的意思。集解馬融說，十人是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其餘一人是文母。

才難不其然乎：集解：「孔曰：人才難得豈不然乎。」劉氏正義：「才難者，古語。」

有婦人焉：此一婦人，馬融說是文母。但文母是誰，難以確定。古注或以爲武王之母太姒，或以爲武王之妻邑姜。

以服事殷：集解包咸說：「殷紂淫亂，文王爲西伯而有聖德，天下歸周者三分有二，而猶以服事殷，故謂之至德。」劉寶楠正義引左傳襄公四年：「文王帥殷之畔國以事紂」。

舜有賢能的大臣五人，因而天下大治。周武王說：「予有治理之臣十人」。孔子先說以上的事實，繼則感歎：古語人才難得，何謂不然。唐虞之際的「際」字，劉氏正義作「後」字講。唐堯虞舜以後，以周家所得人才爲盛，然周家十人中猶有一婦人，實爲九人而已。所謂「盛」者，雖得人才，又須自己有德。周在殷朝爲諸侯時，已有三分之二的天下，然而仍帥各國諸侯服事紂王，周家的德可說已到極處了。

孔子所說的人才，是有德有能的聖賢，所以難得。難得而
能得，像周家那樣人才興盛，非有至德不爲功。文王至德固不
待言，就以武王而論，雖然伐紂，實由於紂王日益殘暴而自取，
伐紂之舉正是弔民伐罪，也無損於至德。所以孟子梁惠王篇說：
「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

○子曰：禹，吾無閒然矣。菲飲食而致孝乎鬼
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
洫。禹，吾無閒然矣。

無閒然：閒讀監音，當非議的非字講。無閒然，是無可非
議的意思。

黻冕：黻讀服音。古時天子臨朝或祭祀，所穿的禮服名爲黻，所戴的禮帽名爲冕。禮服的上衣下裳繡以日、月、星辰、宗彝、黼黻等十二種文采，詳見尚書益稷篇。名爲十二章。黻是用兩個己字相背而成，一個己字繡成青色，一個己字繡成黑色，黑與青相次而成黻文。黻在十二章最後，因此就以黻字代表禮服。

溝洫：古時井田制，井間有灌溉水溝，大溝名爲洫，溝洫代表農田水利。

孔子讚美禹王的功德，表示對禹最感滿意，所以說：「禹，吾無閒然矣。」接之便舉事實：禹王自己飲食菲薄，然而祭祀的祭品則必豐富，這是致孝；平常他只穿粗惡的衣服，然而朝衣則講究華美，這是恭敬羣臣；他不注重自己的宮室，所以宮

室很卑，而盡力來爲農民辦理溝洫水利，以利農田，這是厚愛百姓。孔子說了這些事實以後，再加重其詞的說一句「禹，吾無閒然矣」。

皇疏引李充曰：「季世僻王，肆情縱欲，窮奢極侈麗。厚珍膳而簡僞乎享祀。盛纖靡而闕慢乎祭服。崇臺榭而不恤乎農政。是以亡國喪身，莫不由乎此矣。於有國有家者，觀夫禹之所以興也，覽三季之所以亡，可不慎與」。

論語講要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是希少。言是直言。說文：「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周禮春官大司樂注，「發端曰言，答述曰語。」依此解釋，有問有答名爲語，無問而自己直說名爲言。

論語記載孔子所說的「利、命、仁」，多數是答問語，雖然也有直言，如里仁篇「仁者安仁，知者利仁」，「放於利而行，多怨」，堯曰篇「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但像這些例子不多，可見孔子輕易不說利命仁，所以此章說「子罕言」。何以罕言？集解說：「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

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利者義之和也，是乾文言傳之文。

○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謂門弟子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

達巷黨，古注或讀爲「達，巷黨」，或讀爲「達巷，黨」，難以考定。人，或指爲項橐，或指爲甘羅，也難考。

集解：「鄭玄曰。達巷者，黨名也。五百家爲一黨。此黨之人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

孔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的確是博學。「無

所成名」就是不能以某一專家稱孔子。

孔子聽人這樣讚美他，便和他的弟子說：「我當專執那一藝呢？執御？執射？我還是專學御車好了。」學必須執，固執以求所學，始能成功。御在六藝中比較容易學。其實孔子有道有藝，無不精通，執御是自謙之辭。皇疏說：「言大哉孔子，廣學道藝，周遍不可一一而稱，故云無所成名也，猶如堯德蕩蕩，民無能名也。」

劉氏正義說：「射御久爲夫子所學，此時聞黨人譽己，恐門人弟子惑於美譽，專驚爲博學，而終無所能，故就己所學射御二者求之，只當執御，以示爲學當施博而守約也。」

○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

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麻冕是古時的一種禮帽，用麻製成。在孔子時，一般戴這種禮帽的人已改用純製。純是絲織品，原比麻貴，但績麻作冕，手工必須精細，非常麻煩，用絲來作，手工簡易，因此比麻爲儉。麻冕合禮，改用純冕，則合乎儉約，所以孔子從眾用純。

臣見君主，依禮，在堂下卽拜，故云「拜下」，如君主辭拜，則升入堂上拜之。當時臣子都直接上堂才拜，故云「今拜乎上」。王肅注：「時臣驕泰，故於上拜」。大家都上堂才拜，誰在堂下卽拜，誰就違背眾人之意。但孔子事君盡禮，雖違眾，仍然拜下。

麻冕改爲純冕，孔子取其儉，未說有其他弊端，至於拜下

改爲拜上，那是當時爲人臣者的驕泰作風，孔子決不同流，所以，一則可以從眾，一則不得不違眾。

○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這一章經文，完全講道。

「子絕四」，漢宋諸儒都注爲孔子絕其「意、必、固、我」四者，惟鄭汝諧氏論語意原的解釋與眾不同，他說：「子之所絕者，非意必固我也，絕其毋也，禁止之心絕則化矣。」程樹德氏論語集釋以爲此解最勝，恰合聖人地位，因爲僅絕意必固我，賢者亦能之，只有聖人乃能並絕其「毋」。這樣的講解確實有道理。

「意」是心裏起的念頭。心的本體是中庸所說的性，率性

是道。一般人起念則不能率性，故有喜怒哀樂等各種惱人的情緒。孔子志於道，能轉意念，而不爲意念所轉，所以「毋意」。

「必」是偏見，不合中庸之道。中庸：「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孔子祖述堯舜，他自己當然也是用中，所以「毋必」。

「固」是固執，固蔽的執持一些事理，不能變通，人人如此，孔子不然。前章：「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學而篇：「子曰，主忠信」。子路篇：「子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又，葉公語孔子：「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這都足以證明孔子不固執，所以「毋固」。

「我」是對自我的誤執。無論何人都以此「我」爲真實，堅持不釋。孔子不然。他在周易繫辭傳裏說：「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原來這個「我」只是遊魂所變。遊魂藉精氣變來變去，沒有了時，何嘗真實，所以「毋我」。

意、必、固、我，都與脩道相背。脩道的人就要對此用工夫，開始時，困知勉行，練習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然後步步進脩，時時提醒自己，必須毋此四者。至於孔子的境界，工夫已至從心所欲不踰矩，無往而不率性，連這「毋」字也就自然的絕了。

○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

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孔子周遊列國時，經過匡地，遭匡人圍禁五天。因為在這以前，魯國的陽虎曾侵入匡城，施以暴虐，匡人深為怨恨。孔子的相貌與陽虎相似，而且當年替陽虎御車的就是孔子弟子顏剋。現在顏剋又為孔子御車到此，以致匡人把孔子誤為陽虎，故予圍禁。

聖人處於危險之境，不會畏懼，所以子畏的「畏」字不當作畏懼講。俞曲園羣經平議引荀子賦篇「比干見剗，孔子拘匡」，史記孔子世家「匡人於是遂止孔子，拘焉五日」，以及禮記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鄭注即以孔子畏於匡為

證等，認為畏於匡就是拘於匡，其說可從。匡城在何處，古注意見不一，不必詳考。

孔子被匡人誤圍，一時解釋不清，情況險惡，便以天不喪斯文的道理安慰隨行的弟子們。

周文王繼承堯舜禹湯之道，後有武王周公，相續不絕。文王雖已逝世，但載道的文化在茲，須由孔子傳下去。如禮記中庸篇：「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在茲」是孔子自謂承擔傳遞文化的責任。所以說：「天如有意滅除文化道統，則我這後死者便不得與知此文。然我既得與知，可見天意仍須保留文化，由我而傳。既須由我傳文，匡人豈奈我何。」

集解：「馬融曰。如予何者，猶言奈我何也。天之未喪此文也，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言其不能違天而害己也。」

皇疏：「衛瓘云，若孔子自明非陽虎。必謂之詐。晏然而言若是。匡人是知非陽虎，而懼害賢。所以免也。」

匡人何能勝天？所以聖人終於化險爲夷。

孔子除了畏於匡，還有在陳絕糧，微服過宋等災難，但都轉危爲安。學中華文化，有志於爲文化的傳遞者，遇見惡劣的環境時，當學孔子的精神，深信天不喪斯文，以道自任，環境自然隨之轉變。

○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
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
曰：大宰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

子多乎哉。不多也。

大，音太。孔子時，宋、魯、陳、吳等國都有太宰官職。這一位太宰不知屬於何國，他因為孔子有很多才能，所以問子貢，夫子是聖人歟？

集解：「孔安國曰，疑孔子多能於小藝也。」劉氏正義：「太宰以多能爲聖，但有美辭，無疑辭也。注亦微誤。」

子貢回答：「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孔安國注：「言天固縱之大聖之德，又使多能也。意爲孔子本是天所成就的大聖人，而又多能。」「將聖」的將字，依孔安國注，就是大的意思。「又多能」的含義，多能與聖者不能混爲一談。

孔子聞悉之後，就說：「太宰知我乎？」接之解釋自己爲

甚麼多能，那是由於他少時貧賤，必須謀生，所以「多能鄙事」。鄙事是小事，雖然會得很多，但與脩道以及治國平天下沒有關係。不但聖人，即使君子，也不必多能鄙事，所以說：「君子多乎哉，不多也。」

程樹德氏論語集釋引李中孚四書反身錄說：「元人謂宋徽宗詩文字畫諸事皆能，但不能爲君耳。」

聖人是成了道的人。以多能爲聖，那是誤解。

○牢曰：子云，吾不試，故藝。

朱子集注採吳氏說，與前太宰問合爲一章。

邢疏：「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家語弟子篇云，琴牢，衛人也。字子開，一字張。此云

弟子子牢。當是耳。」

集解：「鄭玄曰，牢，弟子子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故多技藝。」

孔子自說未替國家辦事，所以能多學技藝。孔子、周公，都是聖人，尚且多藝，普通人豈能一無所長。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明儒焦竑在他的焦氏筆乘裏說：「孔子言己空空無所知，唯叩問者是非之兩端，而盡言之，舍此不能有所加也。蓋孔子自得其本心，見聞識知泯絕無寄，故謂之空空，然非離鄙夫問

答閒也。」

焦氏所說的「本心」，參以中庸「天命之謂性」，就是本性。焦氏所說的「見聞識知」，就是普通人的錯誤見解。本性空靈，毫無妄見，所以孔子說：「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空空如也」。泯絕見聞識知，徹見本性，就是空空如也。只說一個空字，猶恐落在空相上，再說一個空字，空其空相，所以說「空空」。「空空」仍是文字，並非本性，所以說「如也」。本性空空，而有大用，所以一個沒有學問的鄙夫來問孔子時，孔子只問明鄙夫所問之事的利弊兩端，然後將兩端說清楚，把要說的話都說盡了，是爲「竭焉」。說清楚以後，採用與否，由鄙夫自己決定。中庸說舜執其兩端，此處是說孔子叩其兩端。舜是自用，孔子是對鄙夫而竭，雖然不盡相同，但都是中道。

○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集解孔安國注：「有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吾已矣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尚書益稷篇：「鳳凰來儀」，周易繫辭傳：「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鳳鳥不至，河不出圖，看不見祥瑞，孔子借此感歎不逢明君，不能行其大道。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者，是穿喪服的人。齊衰音資摧，是五種喪服中次重的一種。喪服最重的是斬衰。皇疏：「言齊，則斬從，可知。」

而大功，不預也。」這裏所舉的齊衰包括斬衰在內。五服，卽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五種，以親疏爲差等。

冕衣裳者，皇疏：「冕衣裳者，周禮大夫以上之服也。」冕是禮冠。衣裳是禮服的上衣下裳。穿戴冕衣裳者，是指官位至於大夫的人。

瞽者就是盲人。

孔子看見這三種人，在相見時，雖然他們年少，孔子必作，從他們面前經過時，孔子必趨。作是動作，例如坐則必須起來，立則必須變換所站的位置。趨是快步，但非奔跑。作、趨，對遭喪事的人表示同情，對國家官位表示尊重，對殘廢的人表示憐憫。

劉寶楠論語正義說，第一句說「子見」，後又說「見之」，

不重複，「見之」與「過之」兩文相儷。照曲禮說，四十始仕，此章「雖少」是指童子，童子何能成爲冕衣裳者，劉氏說：「春秋時，世卿持位，不嫌有年少已貴仕也。」

○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

這一章經文專門講道。顏淵喟然歎曰。喟，是歎息聲。歎有二義，一是讚歎孔子，一是顏子感歎自己。以下文分三段。仰之彌高四句，感歎孔子的道極其高深。夫子循循然至約我以

禮，讚歎孔子傳道有方。欲罷不能至末由也已，顏子爲自己脩道的情形而感歎。

仰鑽都是比方之詞。譬如仰望高處，愈望愈高，望不到極處。又如鑽鑿一物，愈鑽愈堅，此喻往深處說，深不可測。瞻之在眼前，忽焉在其後。前後左右，無不是道。顏子從孔子學道，發現道是如此高深，而又無處不在。何晏注：「彌高彌堅，言不可窮盡。在前在後，言恍惚不可爲形象。」如此無形無盡的道不是孔子獨具，而是人心本有，也就是中庸所講的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不可須臾離。所以顏子所學，是從孔子學其本有之道。

夫子循循然善誘人，何晏注：「循循，次序貌。」道最難學，但孔子教以博文約禮，便是順序引導顏子往前學，所以顏

子讚以「善誘。」博文是研究脩道的門路，約禮是依照門路去實行。脩道的門路很多，必須多研究，多了解，始不迷惑，所以要博。禮講規矩節度，不容錯亂，所以實行只能選定一門而入，選兩門就不行，這就是約禮。

顏子在孔子善誘之下，學而時習之，充滿喜悅，縱然想把道放下不脩，卻放不下，所以說「欲罷不能」，由是盡力學習，乃自謂卓然如有所立。立是立下根基，這是謙虛話，其實顏子的道行早已超過這個境界。最後總結前文，雖欲從之，即是順從善誘，繼續進脩，但因彌高彌堅，末由也已，猶未至於究竟。

里仁篇：「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可與此章參照研究。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

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

孔子病趨嚴重，子路以其在弟子中的年長地位，爲孔子預備後事。他因爲孔子嘗作魯國的大夫，所以準備以大夫之禮爲孔子治喪，以表尊敬。大夫有家臣，治喪時，行臣禮。孔子此時已無家臣，子路便使孔門弟子爲臣。

病閒，閒讀閒，是閒的正字，集解：「孔安國曰，病少差曰閒也。」孔子疾病日漸減輕，獲悉子路使門人爲臣，便說：「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久矣哉」照映疾病已非一日，並開下文，辭卸大夫沒有家臣

已久，不可用臣，應該以士禮治喪。然而子路僞爲有臣，這是實行詐欺，欺人欺不了，只有欺天，欺天卽是欺自心。

最後兩段，孔子的意思是說，大家以弟子的身分爲我治喪，名正言順，而且親切，何必死於假臣之手。況且縱然沒有家臣爲我舉行大葬，我也不會死於道路。大葬，集解：「孔安國曰，君臣禮葬。」

遵守禮制，是這一章經重要的意義，其他不必詳考。曾子篤學聖人，所以臨終易簣。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匱，據馬融注：「韞，藏也，匱，匱也，藏諸匱中也。」藏諸沽諸的兩個「諸」字，是「之乎」或「之歟」的合音字。善賈，是識貨的賈人。沽，是賣。

子貢設一個比喻問孔子，有美玉在此，是放在匱中而藏之歟？還是求能識貨的賈人而賣之歟？孔子答覆時，連說兩句「沽之哉」，加重語氣，有賣的意思，但不銜賣，隨即自加注解，我只能待賈者來買。

此章問答，全用比喻，意在言外。有道德，有學問，當然要入世，爲人造福，但是不能求售於人。

○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九夷，究竟是何處，不必詳考。

孔子志在行道，而道不行，但不怨天尤人，此處不行，可往他處，所以「欲居九夷」。「欲」是僅有此意而已。有人認為，九夷之地鄙陋，奈何能居。陋是意指沒有文化，人民不懂禮義。孔子說，君子居在那裏，就不陋了。

君子，是泛指能教化人羣的人，例如箕子居在朝鮮，教化朝鮮人，朝鮮即不陋。

學儒當學孔子那樣存心淑世的精神。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鄭注與皇疏都說，在魯哀公十一年冬天，孔子從衛國回到魯國，那時魯國的禮樂已經崩壞，孔子便定正音樂，雅頌等詩章也歸於正了。各字是兼說雅頌兩者，意思是說，使得雅是雅，頌是頌，所以說「各得其所」。

這一章經文主要的意義是講正樂。古人注解，有的說是正樂詞，有的說是正樂曲。其實音樂不能只要詞不要曲，也不能只要曲不要詞，因此，解釋孔子正樂，應該是將樂曲與詩章配合起來講，才算完全。

皇侃疏：「孔子去魯後，而魯禮樂崩壞。孔子以魯哀公十一年從衛還魯，而刪詩書，定禮樂，故樂音得正。樂音得正，所以雅頌之詩各得其本所也。雅頌是詩義之美者。美者既正，則餘者正，亦可知也。」

○子曰：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

孔子說，出去辦政治，便按道理事奉公卿等長官。到了家裏，便按道理事奉父母兄長。辦理喪事，不敢不勉力。不受酒的困亂。這四椿事，我能做到那一椿呢？「何有於我哉。」有不敢承當之意。

事公卿，是辦國家大事。事父兄，孔子曾說：「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不能說是小事。父母之喪是第一大事。講到酒，夏禹王飲了儀狄所造的好酒，便說：「後世必有人因爲飲酒而亡國。」於是他就疏遠儀狄，戒了酒。書經有一篇酒誥。戒酒也是大事。孔子謙虛，對這四椿事不敢承

當，所以說「何有於我哉。」皇侃疏引用衛瓘的意思「三事爲酒興」，並加解釋：「在朝廷，在家裏，以及參加喪事，都不爲酒所困。」皇疏「又一云，人若能如此，則何復須我，故云何有於我哉。」這樣講法，恐怕不合孔子的原意。朱子集注把這些大事看作「卑事」，更是誤解。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孔子在川岸上看水時，說了這兩句感歎的話：逝者就像這水，日夜不停的流去。

不舍晝夜的舍字，當止字講，不舍就是不停止的意思。逝者的逝字，依古注，當往去講。

逝者，指世間一切人事物，無一不像川水，遷流無常，誰

也不能使其常有。孔子這兩句話，有詩意，有禪意，只許意會，難以講解。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在衛國時，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乘一輛車子出去遊覽。南子要求孔子一同去。孔子因為作客，不便拒絕，就乘另一輛車隨同出去。靈公與南子等遂在大街上招搖而過。這時候，孔子很不以為然，國君不辦公事，卻帶夫人在街上招搖，給人看了作何感想。因此便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然後就離開衛國，前往曹國。劉寶楠正義根據史記孔子世家，推定孔子說這話時是在魯定公十四年。

好德的德字，就是學而篇賢賢易色的賢字。賢賢易色是泛

稱第三者，孔子在這裏說話，本身牽涉在內，爲了避免說自己是賢人，所以換一個德字來稱自己。賢是由脩學而得，德是人本有，所以說德比較謙虛。好德好色兩個好都是指稱靈公，色指南子。

孔子說這話，是感歎靈公無道，一般學者都要引爲鑑戒。

○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簣是盛土的器具。

譬如堆積一座山，尙未完成，只虧欠最後一簣土，如果從此止住，便不能成功，那不能埋怨別人，只怨自己停止。又譬

如在平地上覆下一簣土，就比原地高，再進一簣，更高，最後成功了，也和別人不相干，而是自己肯往下努力的結果。竹添光鴻氏把平地解釋爲填平窪地，以平地與爲山對舉。可備一說。

孔子說這比喻，可以泛指很多事情，現在且拿求學一事來說。念一本書，就增長一本書的學問。再念，學問再增長。雖然增長了學問，但是學無止境，不到聖人的地位，不能停止，縱然距離聖人地位只有一步之差，仍須邁進這一步，才算成功。

○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

集解：「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惰。餘人不解，故有惰語之時。」

不惰，採用古注，指孔子說話不厭倦。顏回聞一知十，聽

孔子講話，不違如愚，所以孔子教顏子，愈教愈有興趣，不感覺厭倦。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孔子與人談話，談到已死的顏淵時，便感歎說：「可惜。」接之便說顏子生前用功的情形：「我只見他一直往前進，從未見他停止過。」「未見其止」，古注又有解釋「未見他到止境」，意思是未能看他成為聖人。這也講得通。

○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種穀，有的生了苗而不出穗，有的雖出穗而不結實。

這幾句話不知孔子指何人說的，不必考證。

求學，不能「苗而不秀」，也不能「秀而不實」，一定要求滿意的成果。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是二十歲以前的年輕人。「可畏」，是不可輕視的意思。「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此意是說，後生的前途，不可限量。怎麼知道他將來不如我們呢？然而，如果到四十歲，或到五十歲，他的學問事業尚未聽說有何成就，他也不十分可畏了。

「不如今」的「今」字，皇疏：「今，謂我今師徒。」邢疏、朱子，皆作「我今。」單指孔子而言。以後生比孔子，難解。當以皇疏概指師徒較好。「我今師徒」卽是「我們」或「吾人」之意。

孔子說這幾句話，一則教人不要輕視學業未成的後生，一則勉勵後生及時努力求學。因在少年時期，記性悟性都好，容易成功，到了中年，學習能力遞減，五十歲以後，體力漸衰，所以無論學業事業都要在四十或五十歲前成就。但到四十五以後，仍須繼續勤學。孔子曾說：「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尚且如此，何況平凡人。

○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

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爲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法語」是古聖人所說的話，「之言」是根據法語所說的言詞。這些言詞都合正道，不能不聽從。但是聽了以後，要改正自己的行爲，這才可貴。

「異與之言」是恭遜稱許的話，誰聽了都會喜悅。但是聽了以後，要尋繹其中的意思，然後自省自勉，千萬不能驕傲，這才可貴。

假使聽了異與之言，只是喜悅自傲，而不自勉，聽了法語之言，雖然當面順從，而行爲不改，像這種人，就是聖人也無法教化他，所以孔子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如之何，

就是無如之何。雖說「無如之何」，「已矣」，但用意是在激勵那些冥頑難化的人，希望他們改之繹之。

○子曰：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過則勿憚改。

鄭康成注，主當親字講。主忠信，就是親近忠信的人，拜爲老師。交友，必須志同道合，不然，就是不如己。如字當似字講，不似己的人，不要和他結交爲友。人非聖人，都有過失，有過不能自知，經師友指點出來，不要怕難而不改。

學而篇君子不重章後段，與這一章相同。皇侃引范甯說，同一件事，孔子過一段時候再訓示弟子，弟子尊重師訓，又記錄下來。邢昺疏則以爲，記論語者不只一人，所以有重出。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奪得了三軍的將帥，奪不了匹夫的志向。

周朝軍隊的制度，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到春秋時，三軍變為稱呼軍隊的通名。孔安國注，三軍人數雖多，但人心不一，所以可奪取其將帥。

劉寶楠正義引尚書堯典疏說，士大夫以上，有妾媵，庶人只是一夫一妻相匹配，後來單身也稱為匹，例如叫匹夫匹婦。匹夫是個孤單的人，沒有勢力，然而他的志向只要堅守不失，誰也不能奪取。志不可奪，沒有辦不成的事情。

○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

其由也與。

北方冬天，普通人穿縕袍禦寒，富貴人家則穿皮衣。縕袍，古注有說是亂絲作的，有說是亂麻作的，不必詳考。狐貉是兩種野獸，貉與狐相似，有好睡的習性，毛有花紋。用狐皮作的皮衣，又暖又輕，非常名貴，貉皮更貴。

穿破舊的縕袍，與穿狐貉皮衣的人站在一起，而不感覺羞恥，能夠這樣的，只有仲由。

普通人穿了破衣服，與人一比，總覺得可恥。脩道的人要把心放在道上，不恥惡衣惡食。但要做到這一點，非常不容易。子路做到了，所以孔子稱贊他。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終身誦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

這裏還是講子路的事情，古注本與前合爲一章，劉寶楠正義採取孔廣森經學卮言的意見，另作一章。這樣比較好講。

不伎不求，何用不臧，是詩經衛風雄雉篇裏的兩句詩。伎是害的意思，臧是善的意思。馬融注，不伎害，不貪求，這樣的人怎麼會不善呢？鄭康成詩箋說，不疾害他人，不求備於一人，這樣的行爲，何以是不善呢？劉寶楠引韓詩外傳說，利是害的根本，福來以後便是禍，只要不求利，便無害，不求福，便無禍。這三種講法可以並存。

子路經常誦誦這兩句詩。誦誦就是要照此學習。

做人固然要不伎不求，但如終日只守持這一道，算是一個好人而已，尙不能解決大問題。孔子期望子路不要停在這小道上，要由此進脩大道，所以說，不伎不求這個道，何足以爲善。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也。

歲暮天寒之後，才知松樹柏樹後凋。普通樹木到冬天都凋盡了葉子，枝也枯了。松柏在嚴寒時，只受一些凋傷，直到春天，生長新枝，才落舊葉，所以叫後凋。

古注以歲寒比喻亂世，松柏比喻君子。在亂世時，小人變節，君子不改操守。

何晏注：「喻凡人處治世，亦能自脩整，與君子同。在濁世，然後知君子之正，不苟容也。」

劉寶楠引翟灝四書考異，以爲這是孔子在陳絕糧時所說的話。考異舉莊子讓王篇：「孔子說，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于丘其幸乎」。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

這是三達德，儒家必修之學。禮記中庸篇，孔子對魯哀公說：「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知同智。有智慧的人能把事理看得明白，所以不惑。普通人常爲患得患失而憂，仁人存公心，尙施予，不患得失，所以不憂。有勇氣的人辦事不怕困難，見義必定勇爲，所以不懼。具備這三達德，辦一切事都能成功。

○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學、道、立、權，四個境界，層次分明。學是各種學問。道是脩行聖人的大道。立是脩道而能立定根基。權是推行大道而能通權達變。

求學的人多，脩道的人少，所以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適字作之字講，之就是往，適道就是往道上走，也就是脩道。同是脩道的人，未必都能立道。孔子十五歲志于學，三十而立。普通人脩學幾十年，不一定就能立，可見其難。所以，可與適道，未可與立。縱然可與立，然而講到行權，則須隨機變化，變的結果，恰好與道相合。如果沒有權變的智慧，決定辦不到。

所以，可與立，未可與權。

○「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

前四句是逸詩，子曰以下兩句是孔子論述。何晏集解以此解釋前面「未可與權」的道理，因此與前合爲一章。宋儒蘇東坡以及朱子都不以爲然，而另分一章。

何氏解釋，唐棣之華反而後合，也就是先開後合，與眾花不同，由此比喻行權，先反而後順，學者如照孔子的意思能從這反字思考，便知行權之道並不在遠。

蘇氏以爲，詩的意思是思得賢人而不能得，孔子論其未思

之故，能思，則賢人何嘗在遠。朱子以爲，孔子借這四句詩表示「仁遠乎哉」之意。

漢宋學家各持不同的見解，一直沒有定論，愈到後世，愈難折中。今且從分章講，特別注意「未之思也」的思字，所思的對象無論多麼遙遠，一思便在眼前，學得這個字，脩道便有大用。

論語講要 鄉黨第十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

鄉黨篇只有一章，皇疏和邢疏都按照事類分段解釋。

鄉黨，就是雍也篇所說的鄰里鄉黨。鄭康成注，一萬二千五百家爲一鄉，五百家爲一黨。這裏只表示鄉里或家鄉的意義。

恂恂如，王肅注爲溫恭。如字是語助詞。便便言，鄭康成注爲辯言。

孔子在鄉黨，言行一切，溫和恭敬，溫恭至於好像不善於說話。但他在宗廟與朝廷，說話則辯論得清清楚楚。雖辯，然

而一切謹慎。

鄉黨是父母宗族所居地，孔子爲孝敬父母，連同所居的鄉里與一般人也恭敬。

白虎通解釋宗廟，宗是尊，廟是貌，象先祖的尊貌。宗廟是祭祖行禮的地方，朝廷是政府議事的地方，所以，言辭都要明辯而謹慎。

○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蹏蹏如也，與與如也。

孔子在朝廷，與下大夫說話，顯示和樂的樣子。與上大夫說話，顯示中正的樣子。當君主視朝時，則恭敬而又從容。

這是記載孔子在朝中言語禮節恰到好處。

侃侃，和樂。誾誾，中正。是照孔注講解。侃字，據劉寶楠說，是衍的假借字。爾雅釋詁：衍，樂也。說文：衍，喜貌。

馬融注：「踧踖，恭敬之貌。與與，威儀中適之貌。」

○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

魯君召孔子，使他擔任摯職，陪接外國貴賓。孔子奉召時，臉色勃然變得肅敬，腳步躩速，不敢懈慢。

當時兩君相見的禮儀，賓主各有陪同人員，這叫做「副」。

賓的「副」叫做「介」，主的「副」叫做「擯」。擯分三等，叫做上擯、承擯、紹擯或末擯。介也分爲上介、承介、末介三等。迎賓時，地主國君到大門外，站在東邊，面向南方。陪同迎賓的上擯、承擯、末擯，從君主面前依次向南排列，一律面向西方。賓國之君在主君大門前九十步下車，站在西邊，面向北方。同來的上介、承介、末介，從賓君面前依次向北排列，一律面向東方。排列結果，末擯與末介在東西兩邊面對面。賓主排列完成，主君先傳話，請問賓君的來意，這叫做「求辭」，又叫「傳辭」，由上擯傳給承擯，承擯傳給末擯。再由末擯傳給賓君的末介，由末介、承介、上介遞傳到賓君。賓君答辭由介擯遞傳到主君。傳辭完畢，主君迎接賓君。

「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是說孔子轉身

向右接受傳辭時，便向站在他右邊的人拱手作禮，轉身向左把辭傳下去時，又向左邊的傳辭人拱手作禮。拱手時，前俯後仰，衣服隨之愴然飄動而不亂。

擯者在這樣的場合，有不少時機必須趨進。趨進有兩種，一是徐趨，一是疾趨。「趨進翼如也」是疾趨。雖然趨走疾速，但身體端直恭敬，所以說「翼如」。爾雅釋詁，翼作敬字講。

在送賓時，賓退，不再回顧，送賓禮成，孔子必向君主回報。這一節是記孔子奉召與參加迎賓的禮節。古注或說孔子擔任承擯，或說擔任上擯，還有其他若干問題，不必詳考。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

履闕。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進，翼如也。復其位，蹶蹐如也。

公門就是君主之門，古時天子諸侯皆有好幾重門，不必考定是那一重。孔子走進君門時，肅然起敬，像是要鞠躬的樣子，其謹慎之狀，猶如無所容身。

中門是門的當中，乃尊者所通行，爲臣、爲子者，皆當避之，所以不立於中門，乃爲恭敬尊者。闕是門限，以橫木置於門下，爲內外之限。入門時，不踐履門限，只能跨過。這有兩

個意思，一是避免將門限踐汗，一是避免自高之嫌。

過位，是經過君主空位的空位，雖然君主不在，孔子還是臉色勃然變爲肅敬，腳步躡速，不敢懈慢。此處非說話場所，如有必要，則說得非常簡單，似有不足之狀。

齊讀資音，齊是衣裳下段所緝的邊緣。攝齊，是在升堂時，以手提起長袍的下端，拾級而上，以免長袍絆足跌倒。此時，肅敬之狀，又如鞠躬，而且屏收其氣息，似不呼吸。

見君畢，出來，走下第一階，面色舒展，怡怡然，下盡階級，走到平地，距君已遠，步履較快，可以小翔，故說「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皇疏：「位，謂初入時所過君之空位也。今出至此位，而更踧踖爲敬也。」

這一節，記孔子上朝的禮容。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跼跼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覲，愉愉如也。

圭是一種瑞玉，國君使臣到外國聘問，必授瑞玉，以爲信物。孔子出使外國，在行聘問禮時，執持君之玉，至爲謹慎，所以「鞠躬如也」。圭雖不重，但執在手裏，像是舉不起的樣子，故說「如不勝」。「上如揖」，是在升堂授玉時，將玉奉上他國君主，敬如作揖。「下如授」，劉寶楠用鄭注，是說授玉畢，下堂，仍不敢忘禮，還像在授玉時那樣謹慎。「勃如戰色」，竹添光鴻以爲戰陣之色，表示敬慎，比解釋「戰而色懼」爲優，這與鄭注「戰色，敬也」相合。「足跼跼如有循」，是

縮小腳步，兩腳前後相接，不提腳踵，順遞而行，如循一條路線，徐緩前進。

享禮，享即獻，朝聘之後，即行享禮。享就是獻禮物。替國家送禮物必須莊嚴，所以「有容色」。據江永鄉黨圖考，有容色，是說身容、手容、足容如初，但非勃如戰色。

私覲，享後以私禮相見，此時輕鬆愉快，所以「愉愉如也」。人臣不能私交外國，此說私覲，是奉命出聘，爲國君所許，自是合禮之舉。

這一節，記孔子出使外國的禮容。

○君子不以紺緌飾，紅紫不以爲褻服。當暑，袗

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

君子卽稱孔子，紺是深青而含赤色，緇是深青而帶微黑，兩者都與黑色相近。飾是在衣服的領口與袖口上緣邊。

孔子穿的衣服，不用紺緇二色飾邊，因爲紺飾是齊祭之服，緇飾是喪祭之服。此據孔安國解釋。鄭康成也說，紺是紫玄之類，緇是紅纁之類，玄纁類同祭服。

褻服本指內衣而言，古注引申爲私居服，卽是家居便服。孔子的褻服何以不用紅紫色，皇疏朱注都以爲紅紫不是正色。王肅注：「褻服私居，非公會之服者也。皆不正。褻尙不衣，正服無所施。」皇疏引穎子嚴說，紅是赤白，爲南方閒色，紫是黑赤，爲北方閒色。故紅紫非正色。褻服尙且不衣，正服當然不用紅紫。孔子曾說：「惡紫之奪朱也」，所以不用。

當暑，卽當暑熱時。衫作單字講。絺綌都是葛，細的是絺，粗的是綌，衫絺是細葛布製的單衣，衫綌是粗葛布製的單衣。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注，「加上衣」。劉寶楠舉御覽引鄭注說，表卽是表衣，出卽是出門。表衣卽指裼衣而言。裼衣穿在絺綌之外，故稱表。古人穿衣，先穿親身的內衣，次加外衣，這層外衣，春秋是袷褶，也就是雙層的袷衣，夏天是絺綌，冬天是

裘，又次加裼衣，又次加禮服。此處表衣，與下文緇衣素衣黃衣，都指的是裼衣。居家不需加裼，若出門，不可穿單衣，必如孔注所云「加上衣」。上衣的「上」字，是指將衣在外加上，所加上的即是裼衣，又稱中衣。如在中衣外又加禮服，則禮服對中衣，也稱上衣。

緇衣羔裘三句，說明衣服的顏色表裏如一。裘是皮衣。羔裘是黑毛羊皮，與黑色的緇衣相稱。麕裘是小鹿皮，毛色近白，與素衣相稱。狐裘是指黃毛狐皮，與黃衣相稱。皇疏說，緇衣羔裘是諸侯視朝的衣服，諸侯視朝與羣臣同服，孔子是魯臣，所以也穿此服朝君。國家如有凶荒，國君穿素服，羣臣隨之穿素服，孔子是魯臣，也穿素服。在年終時，舉行蜡祭報功，象物色黃落，魯君穿黃衣狐裘，孔子爲臣，助蜡祭，也隨君穿黃

衣狐裘，所以禮運說：「昔者仲尼預於蜡賓」。

褻裘是家常便服，做得較長，可以保暖。孔注短右袂，是右手的袖子較短，便於作事。胡紹勳等別解甚多，難以考證。

寢衣，照漢儒解釋，即是小臥被，其長度一身又半，寢時，腳端可摺，不會透風。

狐貉即是狐皮貉皮，取其毛之厚暖者，用爲坐褥，接待賓客。居字作坐位解。

去喪，孔注：「去，除也。」在服喪期間，不能佩帶玉等飾物。服喪期滿，除去喪服，則無所不佩。禮記玉藻說：「君子無故，玉不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孔子佩象環」，「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

帷裳，是上朝與祭祀所穿的禮服。非帷裳，是指其餘的衣

服，如禮記深衣篇所說的深衣。王肅注：「衣必有殺縫，唯帷裳無殺也。」皇侃疏：「殺謂縫之也。」皇疏又引鄭注：「帷裳，其正幅如帷。非者，謂餘衣也。殺之者，削其幅，使縫齊倍腰者也。」江永鄉黨圖考，意謂當時深衣裁製不合制度，故特記此一條，以明夫子深衣必用古制。

不用羔裘玄冠弔喪，孔注：「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服。」劉寶楠說，依舊禮，始死，弔者可用羔裘玄冠，然夫子於心未安，所以不用。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注吉月爲月朔，程樹德論語集釋採夏斨的學禮管釋之說，吉雖當善講，亦有始字之義，因此，吉月卽謂正月。孔子雖致仕，而在元旦朝服而朝，亦合情理。

這一節記孔子衣服之類的禮節。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饁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

齊，卽是齋。祭祀前，必須齋戒沐浴，祭祀時始有感應。「明衣，布」，依古注，是用布做的親身衣，卽浴後所穿的明潔之衣。

齊必變食二句，是說齋戒時變更平常的食物與居處。古注變食，或謂不飲酒、不吃肉，或謂下文有「肉雖多」，以及「惟酒無量」等語，則非不飲酒，不食肉。主張前一說者，則將下文另分一節，亦可。遷坐，皇疏引范甯云：「遷居齊室」，卽是不與妻同房。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兩厭字說文作厭，讀平聲，是飽的意思。不厭就是說不求其精細而飽，意爲聖人食無精粗皆可以飽。

食饅而餲，魚餒而肉敗。食指穀類的食物，饅是氣變，餲是味變，皆不新鮮。魚肉餒敗，卽是腐爛。陳腐的食物容易中

毒，所以不食。

色惡是食物的顏色惡劣。臭惡不是腐臭，而是烹調的臭氣惡劣。食物未熟，或過熟，皆是失飪。不時，有不同的講法，一是烹調不到火候的食物，一是不合春夏秋冬四時所宜的食物，一是一日三餐不在朝夕日中的時候。這都有害於健康，所以不食。

割不正的割字，是宰割，即是殺的意思，如割雞解牛等，與切肉之切不同。割不正，非指切肉不方正，而是用殘忍的方法宰殺。皇疏引江熙云：「殺不以道，爲不正也。」殺得慘無人道，不忍心吃，所以不食。

不得其醬不食，醬有醯醢等多種，竹添光鴻以爲，不得其醬，是不得其所宜之醬。醬各有宜，如藥味然。不得其醬，恐或有敵物。得其醬，則增其美，而去其害，故君子重之。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劉寶楠正義說：「氣猶性也，周官瘍醫，以五氣養之。五氣卽五穀之氣。人食肉多，則食氣爲肉所勝，而或以傷人。」按照本草，不論動植物，皆有性氣味色之類別，然以性爲主，正義引用周官之說應從。肉雖多，不能多吃，必須以飯爲主。不使肉氣勝過飯氣，以免傷胃。惟酒無量，飲多飲少，沒有定量，但以不醉爲度，不醉則不亂。

沽酒市脯不食。沽市二字都是買的意思，脯是乾肉。酒從外面買來，未必清潔，脯自外面買來，不知是何物之肉，所以都不食。

不撤薑食，不多食。撤是撤去，薑能去邪味，發正氣，所以不撤去，但不多食薑食。

祭於公，是陪君祭祀，祭畢，君賜祭肉，不待經宿，卽須

分享，表示不留神惠。自家祭祀，其祭肉不能超過三天，免褻鬼神之餘。公祭或家祭之肉超過三天，已經陳腐，便不能食，只好敬而埋之。

食不語，寢不言。吃飯睡眠皆不是說話的時候。吃飯時，口中嚼物，睡眠時，安靜休息，故不宜言語。但在宴會時，敬酒敬菜，也不能不說話，朋友也有連床夜話的情形，然而亦須少說。

雖蔬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瓜字或作必字，與祭字連讀，但鄭康成仍從古文論語作瓜字。古有祭食之禮，即在飲食之前，將每種食物取出少許，放在食器之間，以祭祀古時發明以火作熟食之人，表示不忘本。但非美食可以不祭。而孔子日常所食的，雖是粗疏之食，以及菜羹瓜果之類，也要祭之，不

敢以菲薄廢禮。祭時必然肅敬。此說詳見劉氏正義。

席不正不坐。史記孔子世家將此句記在「割不正不食」下。

古時未用桌椅，以席鋪地而坐。鋪席必須端正，不正則不坐。

這一節綜記孔子飲食之節。

○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

鄉人飲酒，是同鄉之人會聚飲酒。杖者是拄杖而行的老年人。禮記王制篇內則篇皆說，六十杖於鄉。因此，在鄉人宴會中的杖者，即是六十歲以上的老者。儀禮有鄉飲酒禮篇，禮記有鄉飲酒義篇，皆講鄉人飲酒的禮節。在這種宴會中，必須尊

敬老年人，年齡最長者，必坐上席。鄉人飲酒，可以飲醉，既醉則難免舉止失常，但有杖者在場，雖醉仍須安靜。此時，杖者不退席，孔子不敢退，杖者退出，孔子亦隨之退出，可任宴會大眾毫無拘束的歡宴。此記孔子參加鄉人飲酒時，既能敬老，又近人情。

鄉人儺，是鄉人驅逐疫鬼的風俗。據皇侃疏，周禮夏官方相氏，化裝爲四隻眼睛，金黃色，披熊皮，執戈揚盾，帥領百隸，口作儺儺之聲，替民家驅疫鬼。古注皆說，孔子遇見鄉人儺，恐驚先祖，所以穿著朝服，立於祖廟的東階，欲使先祖五祀之神依之而安。邢疏也說：「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事實是否如此，無法考證。自古即有政府與民同樂的禮俗。例如清朝的元宵玩燈，即可窺其一斑。民

眾聯合幾個村莊，向政府登記，舉一燈官，扮演政府官員，或扮宰相，帥眾拜訪當地巡撫，巡撫亦派員接見，或扮演縣官問案等等。由此可見古時官民同樂的遺風。因此，鄉人儼是記孔子作魯司寇時與民同樂的狀況。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

問是聘問，或是問候。問人於他邦，卽是問候在他國的友人。這裏所記，不是孔子親往問候，而是使人或託人去問候，所以下句說：「再拜而送之」。古時士人相見，禮當再拜，卽是拜兩次。所以孔子送使者行時，對使者兩拜。但使者不需答

禮。因這不是拜使者，而是遙拜所問候的友人。誠敬之意，由此見之。

魯大夫季康子饋贈孔子藥物。孔子拜而受之。然後便說：「丘未達，不敢嘗。」古注拜而受之，是一拜而受之。《禮記玉藻》說：「酒肉之賜弗再拜。」藥物如丸散等，是內服劑，歸爲酒肉等食類，所以只需一拜。古人受饋食物，當饋者面，或當使者面，一嘗其味，表示不虛所饋。但藥物不是普通食物，是否也要嘗，禮無明文，故說「丘未達，不敢嘗」。丘未達，不是孔子自稱未明藥性，乃是就受饋藥物之禮而言。送藥物之禮未見過，故不敢嘗。

○殷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廄是馬舍，俗稱馬房。焚卽失火焚燒。孔子的馬廄遭了火災。孔子退朝回家，問曰：「傷人乎」？未問是否傷馬。邢疏：「不問馬一句，記者之言也。」

古注或依鹽鐵論刑德篇「魯廄焚」，孔子家語子貢篇「國廄焚」，「孔子罷朝，問人不問馬」，以爲國廄。或依禮記雜記篇「廄焚，孔子拜鄉人爲火來者」，又以國廄焚，春秋經文當有記載，但不見於春秋，故知是孔子的家廄。

問人不問馬，古注大多以爲「重人賤畜」，但也有人不以爲然。原意如何，後世難考。或依當時禮制，不需問馬。

○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

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國君賜與熟的食物，孔子必定正其席位，先嘗食少許，表示敬受國君的惠賜。君賜腥，即是賜與未煮熟的肉類。孔子必予煮熟，獻薦祖先。獲君賞賜，榮歸於祖，表示不忘本。熟食雖是君賜，但因從外面送來，恐在路上染汙，所以不敢供祖。君賜生，即是賜與活的動物，孔子必畜養之。禮記玉藻說：「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所以「必畜之」。畜到祭祀時，始殺作祭品。足見對於動物不能非時宰殺。侍食於君，是魯君邀孔子聚餐。雖是國君邀宴，但就爲臣

的孔子而言，仍然稱爲侍食。君祭，古人食前都有祭食之禮，例如禮記曲禮說：「主人延客祭」，注解說：「古人不忘本，每食，必每品出少許，置於豆閒之地，以報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謂之祭。」當魯君祭食時，孔子先飯，表示先爲君主嘗食，試其烹調可否。這是侍食於君的禮節。

北方爲尊，君位坐北朝南。臣見君，必須穿朝服，面對北方，君則南面。孔子疾病。魯君親臨探視。孔子臥床不能起，因而首向東方，右側而臥，便是自己面北，而君面南。又因臥病不能穿朝服，遂用朝服蓋在身上，再以束朝服的紳帶拖在上面，以示如穿朝服。此記孔子雖在病中，尊君之禮仍不疏忽。

國君命令召見，孔子不待車駕，立即步行。鄭康成注：「急趨君命，行出，而車駕隨之。」

以上這一節，都是記孔子事君之禮。

○入太廟，每事問。

鄭康成注：「爲君助祭也。太廟，周公廟也。」

八佾篇已有「子入太廟，每事問。……」但非重出。
皇疏：「前是記孔子對或人之時，此是錄平生常行之事，故兩出。」

入太廟，不但尊敬祖先，連廟中的祭器亦須尊敬。各種器物所置之處，皆有定位，不容錯誤，否則失敬，不能感格祖先之神。

入太廟，每事問，是記孔子事事認真，處處恭敬。

○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

集解：「孔安國曰，重朋友之恩也。無所歸，無親昵也。」

朋友死，沒有親人辦喪事，是謂「無所歸」，孔子即說：「於我殯」。停柩待葬叫做殯，此處可包括殯葬等全部喪事。因為朋友死無所歸，才這樣爲他治喪，如有家屬，則不可如此，喪事應由其家屬作主。

朋友饋贈，雖是車馬，但非祭肉，則不拜受。據孔安國注，朋友有通財之義，所以不拜。祭肉是祭祀時供神供祖之肉，祭畢分贈朋友者，價錢雖比不上車馬，但以禮重，所以孔子受贈必拜。

朋友是五倫中的一倫，此記孔子待友之道。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有盛饌，必變色而作。迅雷風烈，必變。

尸不作死屍講。古時祭祀，以孫輩穿先祖之衣，端坐如神，代表先祖受祭，是名爲尸。寢不尸，是說在寢室行動可以隨意，不必端坐如尸。居不容，應從經典釋文以及唐石經作客字。孔子居家，安然自適，不以客禮與家人相處。

齊衰者是穿喪服的人。冕者，一說，指戴冕的大夫，一說，冕與纓同，也是喪服，二說並存。若指大夫，亦不必實指戴冕，

但藉指其身分而已。瞽者是盲人。孔子看見穿喪服的人，雖是親狎之友，但因他遭遇變故，所以必定變容，表示同情。看見冕者與瞽者，雖是經常褻見之人，也必以適當的禮貌待之。瞽者雖不能見，但盡其在我，亦必以貌。

凶服，也是喪服。版是國家公文圖籍。式同軾，古時車輛，其車身前有一活動的橫木，名爲軾，便於乘車人扶手行鞠躬禮。孔子乘車，看見穿凶服的人，就以手扶在式上，微俯其身，以示同情。看見負版者，也對公文圖籍作式禮，此舉是尊敬國家。應邀作客，如見菜餚豐盛，而且是主人親手端來，孔子必變面色而作，表示驚異感激之意。孔注：「作，起也，敬主人之親饋也。」古人席地而坐，屈膝，坐在腿上，起是由坐而起，成爲雙膝跪地之狀。

迅疾而至的雷或風非常猛烈，此皆出乎尋常，天地必有變故，此時孔子卽有應變之舉。孔注，必變，是爲敬天之怒。禮記玉藻說，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在夜間，亦必起來，穿戴衣冠而坐。

此記孔子居家作客以及處常處變之禮。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

綏是設在車上的繩子，供人援引上下車。升車卽是上車。通常由御者將綏遞給乘車者，使其援之而上。孔子上車時，爲保持安穩，必定正立執綏。

車中不內顧，卽是不往後看，免致後面的人有所不安。不疾言，免得驚擾他人。不以手親自指點，爲免惑眾。由此可見孔子無處而不爲人設想。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

「色斯舉矣，翔而後集。」竹添光鴻以爲古詩逸句，記者懸空揭此二句詩，是「先經起義」法。依集解暨劉氏正義等諸注解釋，色指人的顏色，舉是起飛，鳥見人的態度不善，立即飛去。翔是迴旋飛翔。集是羣鳥在樹木上，引申爲止息。鳥在迴飛觀察以後，才肯下來棲息。這兩句逸詩是比喻人事上的出

處進退應合時宜。

「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這是孔子的話。山梁是山澗上的橋梁，雌雉是母的野雞。孔子經過山梁，看見雌雉悠然自得，便歎這雌雉能得其時。

「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共是拱手之義，讀拱音。嗅字據集注引劉聘君的意見，當作臭字，古闌反，讀局音，其義爲鳥張兩翅，見爾雅釋獸郭璞注。劉氏正義考證：「臭字從目從犬，說文訓犬視，亦驚顧之意。其字與臭相似，故相沿譌爲臭。唐石經臭字左旁加口作嗅，則後人所改。五經文字，此字尙作臭也。然玉篇已引作嗅。嗅卽嗅正字。」清儒江聲論語族質：「子路以夫子歎雉之得時，肅然改容，竦手上共。雌雉見之，疑將篡己，遂三振翅而起。」依江氏之說，則這兩句意思，便

是子路向雉拱手，雉卻張翅起飛而去。此說較諸古注爲優。

「時哉時哉。」含意深遠。劉氏正義引劉氏逢祿論語述何說：「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聖之時者也。鄉黨篇記孔子言行皆準乎禮，而歸之時中。禮以時爲大也。」

論語講要
(下論)

論語講要(下)

雪廬老人講述

弟子徐醒民敬記

論語講要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我國自古稱爲禮樂之邦。禮尙恭敬，樂尙和平，兩者都是以仁爲本。然禮樂往往因時因人而演變。此章意義，古注有種種異解，茲採一種解釋。先進於禮樂，是在孔子以前的時代，學禮樂者都很樸素，看起來，是鄉野之人。後進於禮樂，在孔子當時，學禮樂者不像鄉下人那樣樸素，其人言行注重文飾，

看起來，是君子。但是講到實用，孔子則從先進的禮樂。因爲先進猶近古風，不失仁本，可使風俗歸於淳樸。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隨孔子受厄於陳蔡的諸弟子，皆不及門。朱子集注將此章與下面德行章合爲一章，且以四科弟子爲從孔子於陳蔡者，此時皆不在孔門，所以孔子思之。此注已經先儒辨證其非。據經典釋文，鄭康成也以此章與下章相合，但並未以四科弟子爲從孔子於陳蔡者。

陳蔡之厄，是孔子周遊列國時一次困苦的遭遇。衛靈公篇所記「在陳絕糧」，卽指此事而言。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當時吳國伐陳，楚國出兵救陳，聞孔子在陳蔡之間，便派人來聘

孔子。孔子將往楚國，陳蔡二國大夫惟恐楚國重用孔子以後，將危害他們，因此共同派人圍困孔子，以致斷絕糧食。後來孔子派子貢到楚國，楚昭王出兵來接孔子，始替孔子解了圍。據江永鄉黨圖考，此事發生在魯哀公四年。

孔子所說：「皆不及門」，鄭康成注，皆不及仕進之門。劉寶楠正義引孟子盡心篇：「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以無上下之交卽此處不及門的意思。此義可從。諸弟子與陳蔡大夫無交往，始遭遇這種困難。

從孔子於陳蔡的諸弟子，史記孔子世家載有顏淵、子貢、子路，弟子列傳有子張，呂氏春秋慎人篇有宰予，此外則無考據。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

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此章開頭無子曰二字，據皇疏說，這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在論中。

德行、言語、政事、文學，是孔門四科教育，顏子等十位大弟子各以特長分屬四科，德行列爲第一，足見道德教育最爲重要。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顏回非有助益於孔子，因孔子說的話，顏回無所不悅。

孔子之言，顏子一聞卽悟，所以孔子曾說：「吾與回言終

日，不違如愚。」既然一聽就能完全領會，便只喜悅於心，不再發問。既無問題，孔子便不再發揮，而在座的其他弟子不能獲益，因而孔子的教化不能普益他人。所以說：「回也，非助我者也」。這是孔子所作的反面文章，言外之意，則是讚美顏子悟性極佳。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不閒，即是沒有閒隙，這是由於閔子騫以孝行感動父母，能以齊家，使外人對他的父母昆弟無話可說。

韓詩外傳，以及藝文類聚孝部引說苑等記載，閔子後母偏愛己生的兩個兒子，冬天給他們穿很厚暖的衣服，給閔子穿的則以蘆花冒充棉衣，後來他的父親發覺，要逐出他的後母。閔

子卻向父親求情說：「母在一子單，母去三子寒。」意思是留後母在家，只有他一人受寒，如將後母逐出去，便連後母所生的二子一同受寒。他這一番話感動了父親，取消原意，也使後母感激而成爲他的慈母，他的兩個異母弟弟也受感動而行弟道。

○南容二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白圭是白色的瑞玉，毛詩大雅抑篇：「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玷是玉上的缺點，尚可磨滅，若言語有缺失，則不可磨。三復的三字，代表多次。南容讀詩，讀到這四句，多次復誦思維，可見他慎於言語，求其無玷。孔子將其兄的女兒嫁給南容。

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曾說南容「獨居思仁，公言言義」。

這兩句話很重要。獨居思仁，是慎獨的工夫。公言言義，即對眾人說話必須合乎正義，以爲公眾法則。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

季康子想進用人才，所以問孔子有那一位弟子好學。求才何以問好學，因爲人才由好學而來。

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之詳細，此處對之簡單，何爲其然，不必考據。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槨。子曰：才不

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爲之槨。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顏淵死，其父顏路請求以孔子之車爲之槨。槨是棺外的套棺。古注以爲顏路請將孔子的車子出賣，以資買槨。也有注者認爲不是賣車買槨，考據甚繁。

孔子未許可，並對顏路說明，人子雖有才與不才之異，但在其父各言其子則同，我子鯉死，有棺無槨，當時我未嘗賣車爲他作槨，因我有時要隨大夫上朝，不可以步行。

孔子周遊列國，回到魯國，雖不作大夫，但國家有大事，仍然上朝，故謙言：「從大夫之後。」

顏路之請，或因禮制不合，所以孔子不許。其他原因，古注所說不一，存疑。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傷痛之聲。天喪予，即是天喪亡我。傷痛之極，所以連說兩句。

孔子嘗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說，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來此世間，是由天命以自堯舜至周文的道統教育人民。在其三千弟子中，顏子最能了解孔子之道，他聽孔子與言終日，不違如愚。他在孔子的心中，是道統的繼承人，是聖教的輔佐者。顏子一死，孔子遽失輔佐，道統無人繼承，天下蒼生將如之何。因此，有

天亡我的感受，所以發出如此悲痛的歎息。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顏淵死。孔子到顏家弔哭，哀傷過度。集解馬融注：「慟，哀過也」。隨行的諸弟子對孔子說：「夫子慟矣」。孔子慟而不自知，經弟子提醒，故先疑問；「有慟乎」。既而一想，確是過於哀傷，便說：「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夫人」當「此人」講，即指顏子而言，意思是，不爲顏淵慟，當爲誰慟呢？由前章「天喪予」，可以了解此章「哭之慟」的悲心。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門人，是孔子的弟子，也就是顏子的師兄弟。他們要以厚禮葬顏子。孔子不許可，但未能阻止，因此感歎說：回，待我如父，而我不得待你如子，使你的喪葬不合禮，這不是我，而是由你的師兄弟所使然。

禮記檀弓上篇記載，子游問喪具，孔子答以「稱家之有無」，家裏富有，也不能踰禮厚葬，無財則不可以備禮。顏子家貧，又未出仕，厚葬便不合禮，孔子不許可，實為愛之以德，奈因顏子之父顏路作主，師徒雖如父子，畢竟不是父子，終於

不能止其厚葬，所以自歉而又責備門人。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子路問事鬼神。事是事奉。事鬼神卽是祭祀鬼神。孔子答以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意思是說，能事奉人，方能事奉鬼神。欲知所以事鬼，須先知道所以事人。

子路敢問死，是問死後的狀況。孔子答以未知生，焉知死。意思是說，尙未知生，何能知死，欲知死後的狀況，應當先知生前的狀況。

生前死後以及鬼神等情形，孔子十分明白。程樹德論語集

釋引康有爲論語注：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鬼神之情狀。」又曰：「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原始反終，通乎晝夜，言輪迴也。死於此者，復生於彼。人死爲鬼，復生爲人，皆輪迴爲之。若能知生所自來，卽知死所歸去。若能盡人事，卽能盡鬼事。孔子發輪迴游變之理至精，語至元妙超脫。或言孔子不言死後者，大愚也。蓋萬千輪迴，無時可免。以爲人故只盡人事，既身超度，自證自悟，而後可從事魂靈。知生者能知生所自來，卽已聞道不死，故朝聞道夕死可也。孔子之道，無不有死生鬼神，易理至詳。而後人以佛言卽避去，必大割孔地而後止。千古大愚，無有如此，今附正之。

程樹德按語：鬼神生死之理，聖如孔子，寧有不知，此正

所以告子路也。昔有舉輪迴之說問伊川者，伊川不答。所以不答者，以輪迴爲無耶，生死循環之理不可誣也。以爲有耶，與平日闢佛言論相違也。此宋儒作僞之常態。至康氏乃發其覆，此如大地中突聞獅子吼，心爲爽然，洵孔氏之功臣也。

○閔子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閔子騫等四人侍於孔子之側。閔子方正，子路剛強，冉有、子貢和樂。孔子見四位弟子各自坦率的顯露其性情，不禁歡樂。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若字上的曰字，據皇疏本。此

章最後何以有此一句，存疑。

子樂的樂字，鄭康成注：「樂各盡其性。」劉寶楠正義說：凡人賦性剛柔不齊，惟各盡其性，斯有所成立，可同歸於善也。皇侃疏：「不得其死然，謂必不得壽終也，後果死衛亂也。」袁氏曰：道直時邪，自然速禍也。」

宋蔡節論語集說，此「子樂」下，脫「子曰」二字。

清洪頤煊讀書叢錄：此句本別爲一章，「曰」上脫「子」字，文選注引皆作「子曰」。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集解鄭注：「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何乃復更改作。」

魯人爲長府，是將長府改建。長府爲魯國財貨武器聚藏之所，在魯君宮內。爲長府，不是單純的改建房屋，而是別有企圖。魯人，古注不一，應指魯君而言，但此文不言魯君，而言魯人，是學春秋筆法。

劉氏正義以爲魯人卽是魯昭公，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伐季氏，當時孔子正居魯國，則知魯人爲長府，正是昭公居之，因其毀壞，而欲有所改作，以爲不虞之備。但季氏得民已久，非可以力相制，所以閔子騫言仍舊貫，意思是但仍舊事，略加繕治，何必改作，以此諷使昭公不要妄動。

劉氏此說較爲可從，但魯人也可以指昭公以後的魯君。昭

公伐季氏不成，反被逐往齊國，此後魯國的三桓之家，目中愈無魯君，愈使魯君不能忍受，所以八佾篇裏有哀公問社於宰我一章，此處爲長府，指爲他的計策，當然也說得通。但此時魯君一舉一動都逃不過三家的監視，若伐季氏，必蹈昭公的覆轍，所以閔子以「仍舊貫」之言，暗示其以維持現狀爲愈。由這一言，一則保住魯君，一則使魯國免於禍亂，所以孔子稱讚他不言則已，言必正合時中。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瑟是一種樂器。瑟有易止而難進的意義。白虎通禮樂篇論

五聲八音說：「瑟者，嗇也、閑也，所以懲忿窒欲，正人之德也。」因此，彈瑟時，要心平氣和，表現閑嗇之義。

集解馬注：「子路鼓瑟，不合雅頌。」雅頌之音，令人心氣和平。子路性情剛勇，彈瑟或許欠缺和平的意味。說苑脩文篇、以及孔子家語，都說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所以孔子說：「在我門中的仲由，彈瑟爲何彈出這樣的音調。」門人不解孔子的語意，因此不敬子路，孔子再用比喻解釋，仲由的造詣猶如已經升堂，尙未入室而已。

孔門弟子求學，譬如入門、上階、登堂、入室，由淺入深，程度不等。入室，如顏子，固然最難，子路升堂又何嘗易得。聖人教育，步步引進，子路雖已升堂，但尙未能入室，所以論其彈瑟，正是期其續求深入。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是子張，商是子夏。孰賢，是誰比較高明。子貢想知道師、商二人誰優於誰，所以如此問孔子。孔子答復，子張過之，子夏不及。子貢再問：「然則師愈與。」愈字作勝字講。孔子解釋：「過猶不及。」猶字表示兩者平等，譬如行路，以達目的地為恰到好處，不及或者超過，都是未達目的地，所以，無分軒輊。孔子講中道，要在無過無不及。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就是季康子。魯國三家權臣，季氏的權力最大。他擁有最多的土地，比當時天子的宰卿周公還要富得多，但他仍感不足，要向民眾加徵賦稅。孔子的弟子冉求作季氏家宰，替季氏聚斂，以增加其財富。《禮記大學》說：「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又說：「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所以，聚斂之臣不是良臣。「子曰」以下兩句，是孔子的評論語。聚斂之事本來出於季康子，左傳哀公十一年記載得很清楚，但孔子只責備自己的學生，所以向諸弟子說：「冉求非吾徒也，你們可以鳴鼓而攻之。」這是聲討，鳴鼓即是擊鼓。一鳴鼓，人皆知之。春秋筆法只責備賢者，孔子深責冉求，而不責季康子，是因為季康子不足以責備。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此記孔子簡評六弟子的才性，「子曰」二字安置在中間，文法與上章相同。朱子集注將子曰以下另作一章，不如照舊。
柴也愚：弟子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歲。集解：「愚，愚直之愚。」愚直，呆板而已，人品卻很好。朱子集注引孔子家語說明高子的爲人：「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參也魯：集解：「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遲鈍是不夠敏捷，但曾子用功勤恆，如「吾日三省吾身」，以及篤

學忠恕之道，終於彌補其缺點，獲大成就。

師也辟：集解：「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黃氏論語後案：「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左傳莊公二十一年，鄭伯享王于闕西辟。

孔疏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竹氏會箋：「辟闕同，開張也，子張堂堂，盛自設施，務開闊而少翕聚。」辟不宜作邪僻解，說子張文過，也找不出根據。作偏，或作開張講，皆通。

由也嘒：集解：「鄭曰，子路之行，失於嘒嘒」。邢疏：「字書，嘒嘒，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嘒嘒失於禮容也」。（嘒，博漫切，音半。嘒，魚變切。）

以上四子，各有一失，不得其中。

回也其庶乎，屢空：庶乎，是差不多的意思。屢空，集解

有兩說。一說顏子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一說屢猶每，空猶虛中，因爲不虛心，則不能知道。兩說應以後說爲是，聖人體寂，其心常虛而無累，所以孔子空空如也，顏子未到聖人地位，所以其心屢空。如依前說，顏子屢貧，如簞瓢陋巷，固然合乎事實，但孔子空空，便須解釋爲經常貧窮，便與事實不合，故以後說爲是，屢空是說顏子已近乎聖道。

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子貢不接受天命，即是不順乎自然，而貨殖營利，把心放在財富上，以致不能空其心，但不爲財富所迷，所以是億則屢中。皇本億作憶。皇疏說：「子貢雖不虛心如顏子，而憶度事理，必亦能屢中。」子貢有時研究大道，也能領悟，只不能繼續而已。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子張問善人之道。善人是樂於作善事的人，尚非聖人賢人，但學聖賢，須先學善。善人之道道的道字重要，善人要學聖賢，其道如何。孔子答復，如不實踐聖賢的足跡，雖學，亦不入於室，不能成爲聖人。踐跡，就是學習賢人與聖人的行爲。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古注以此與前文合爲一章，集解何晏注：「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也。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者也。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也。」皇疏：「此亦答善人之道也，當是異時之間，故更稱子曰。俱是答善，故共在一章

也。」朱子集注因爲另有子曰二字，所以別作一章解釋。陳天祥四書辨疑以爲文未詳，不敢妄說。

○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聞斯行諸」，卽是「聞斯行之乎」。「諸」是合音字，

用在句末，就是「之乎」二字或「之歟」二字的合音。「之」字就是所聞的那件事情。

子路問：「聽了這事就去做嗎？」孔子說：「有父兄在，你怎麼可以聽了就做呢？」

冉有也這樣問孔子，但孔子答復，卻是聽了就做，不必請示父兄。

仲由、冉求二人問題相同，孔子答案不同，公西華因此發生疑惑，所以他說：「赤也惑，敢問其中的道理。」孔子答復公西赤，冉求性退，所以引進他。仲由辦事，一辦就兼辦二人分，所以抑退他。

退則進之，進則退之，便是因材施教。

○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
曰：子在，回何敢死。

子畏於匡的畏字，不作畏懼解，可作被圍解，其事實參見
子罕篇「子畏於匡」章。

孔子在匡，被匡人圍困，後雖脫險，卻與弟子失散，顏淵
落在後面，最後才趕上來，孔子一見便說：「我以爲你死了。」
顏淵說：「老師在，弟子怎敢死。」

孔子知道顏子不會死，「吾以汝爲死矣」是一時歡喜的反
義語。顏子說「子在」，也是知道孔子不會死，所以說「回何
敢死」。孔、顏師弟相知之深，由此可以想見。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曾由與求之間。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季子然，古注多以爲季氏子弟。仲由、冉求，這時皆作季氏家臣。

季子然問孔子，仲由、冉求，可以說是大臣嗎？孔子先不答可不可，但說：「我以爲你來問特別的事，乃問由、求二人而已。」繼則解釋：「所謂大臣，就是用道來事君，如果道行

不通，只好辭職。」

道就是治國之道，也就是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一貫所行的仁政。

解釋怎樣才算是大臣以後，便說由、求二人可謂具臣。

孔注：「具臣，言備臣數而已。」

孔子已經答得恰到好處，而且句句是實話，但季子然意猶未足，再問：「然而他們一切都要順從嗎？」

具臣也不好做，應該服從，把事情辦好。但在季氏家裏，事事服從，便有難題，季氏在魯國三家權臣中權力最大，上欺君，下欺民，大有陰謀篡位之嫌。孔子不答從或不從，但講何事能從，何事不能從，所以說：「弑父與君，亦不從也。」意思是說，一切事可以順從，但如季氏弑魯君，由、求絕不順從。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路派子羔做費宰。費是魯國的費邑，當時屬季氏所有。宰是邑宰，如後世的縣長。

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子羔學問尙未成熟，派他去做費宰，無異是害他，所以說：「賊夫人之子」。賊是害。人之子，指子羔而言。

魯國當時，有不少做官的人並無很好的學問，因此，子路認爲，費邑有民人，有社稷，使子羔做費宰，在治民與事社稷這些事上，卽是學習，何必要讀書然後才算是學呢？

從事政治，必須有足夠的學術，始能辦理有利於民的事情，假使學問不足，就去做官，雖說邊做邊學，實際是拿人民作試驗品，一定有害於民。子羔如做費宰，雖不致於害民，但自己會受害。然而子路竟從反面說得很有道理。孔子因而責備子路：「是故惡夫佞者。」惡是厭惡。佞是佞口，能敏捷的將無理說爲有理。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

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

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嘆曰：吾與點也。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唯，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爲之小，孰能爲之大。

此章記孔子隱居在家，與弟子閑談其志。章分三段。

第一段分二節。第一節記與閑談的四弟子之名。其中曾皙，不必指爲他人，就是曾子的父親。

第二節，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以吾」的「以」字當因字講。「毋吾以也」的「毋」字與「無」字通用，「以」字當用字講。這一節，大意是說，因我年紀比你們長一些，我已無用了，但你們年紀還輕，現在閑居時，常說「無人知我」，但或有人知道你們，那你們「則何以哉」，將如何辦事呢？

以下第二段，分四節，四弟子各言其志，子路直率，再有謙退，公西華溫恭，曾皙簡約。

第一節，子路率爾而對，皇疏本率作卒，讀促音，倉卒的意思，與孟子梁惠王篇「卒然問曰」義同。這一節，大意是說，子路一聽，就卒然而對曰，一個千輛兵車的大國，挾在兩大國

之間，兩大國「以師旅」來加害，又因兵災而致年歲饑荒。由我仲由來治理，「比及三年」，比作「案驗」講，案驗三年治理的成績，可使軍民有作戰的勇氣，而且知道義方。也就是知禮義之道。

子路說罷，孔子哂之。哂是笑，含有訓誡的意思。孔子這樣一笑，冉有等就不敢說了，於是孔子指名徵問。

第二節，孔子先呼冉有之名問：「求，爾何如？」冉有對曰：「六七十方里，或五六十方里，我若去治理，到三年比考成績時，可使民眾富足。至於禮樂，則留待後來的君子。」冉有說的話，有謙退，有不謙退。不謙退的是「可使足民」，謙退的是「如五六十」，「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孔子聽了，未置可否。

第三節，孔子再指公西華的名字問：「赤，爾何如？」公西華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祭祀之事，兩君會同之事，願穿禮服，戴禮帽，作一個小僮相」。鄭注：「宗廟之事，謂祭祀。」胡紹勳四書拾義以爲此處不得指祭祀，宜主朝聘而言。可備一說。會同有大小，例如齊桓公會眾諸侯，是大會同，如兩國諸侯相會，則是小會同。端，代表禮服。章甫，代表禮帽。公西華願作小會同之相，言辭溫恭。

第四節，曾皙另在一旁鼓瑟，所以孔子先問前三人，然後問曾皙。

「點，爾何如？」曾皙名點，古注有二曾點，另一曾點是狂士，不是孔子的弟子。「鼓瑟希」，曾皙原在彈瑟，聽見孔子與子路等三人談話時，便暫停止，此時孔子叫他，他就鏗鏘

一聲將瑟放下，起身對孔子說，他沒有三位師兄弟的才具。所以記者形容爲「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作，起也。就是起身。撰，經典釋文作具字解，鄭本作僎，說文僎具也。說無三子的才具，語氣持平。

「何傷乎」，是「何妨」的意思。曾皙說了「異乎三子者之撰」後，就停頓了，所以孔子說，不妨各言其志。

曾皙於是簡約的說出自己的志趣。「莫春」卽「暮春」，是春季最後的一個月。這時換穿新製的春服，帶領「冠者」，即是成年者，約有五六人，以及未成年的童子，約爲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沂是沂水，出於魯城東南方的尼丘山，流經魯城南。浴，不一定是洗澡，可以引申作其他解釋，例如禮記儒行篇說「儒有澡身而浴德」，浴德卽是引申

義。舞雩，是求雨的祭壇，祭時有樂舞，雩，是吁嗟求雨之聲，所以叫作舞雩。此處是古跡，又是風景區。曾皙志在領一羣青少年學生，在沂水雩壇各處遊覽，興盡，歌詠而歸。這就是隱居教書的志趣。所以孔子感歎說：「吾與點也」。與，是贊同的意思。

以下第三段，結束語。

子路、冉有、公西華三子者出，曾皙在三子出去後，問孔子，三子之言何如。孔子說，他們三人各言其志而已。曾皙又問：「夫子何哂由也？」孔子解答，治國要以禮，由的言語不謙讓，是故哂之。

以下「唯求」「唯赤」兩番問答，皇疏邢疏都說是孔子自問自答，朱子集注以爲曾皙問，孔子答。

孔子言語非常簡要，上節「其言不讓」已經答得很完全，不需一再引證求赤二子來反復解釋，因此，唯求唯赤兩問答，以曾皙問孔子答爲宜，但集注以及從集注的徐英論語會箋，都未能圓說。

「唯，求則非邦也與？」唯，是唯諾，這一字作一句。曾皙在聽悉孔子何以哂由之後，以唯諾表示了解，隨即又問「求則非邦也與？」冉求不是治國嗎？孔子又答，誰說方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的土地，不是國家呢？曾皙聽了，再應以唯諾，然後再問「赤則非邦也與？」孔子再解答，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既說願作小相，然而除公西赤以外，誰能爲大相呢？

在孔子當時，天下無道已久，孔子周遊列國，無一處能行其道，所以回到魯國以後，就在家隱居以求其志，一面教學，

一面刪定詩書，作春秋。他曾與顏子說：「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能行能藏，是孔子提示弟子各言其志的用意。所以既「與點」，也不否定三子談政治抱負。哂由，只是哂子路「其言不讓」而已。周易繫辭傳「顯諸仁，藏諸用」，「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可以參研。

論語講要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克己復禮」有兩種讀法，俞曲園羣經平議主張如孔注「身能反禮」，克字當能字講，一讀，己是己身，「己復禮」三字連文。今仍照普通讀法，四字連續。克己就是克制自己，依馬

融「約身」講，就是約束自己。復禮的復字，或作反字講，或作歸字講，皆是相合的意思。凡事能約束自己，不責備人，便能合禮。約束自己，就是禮讓他人，寬恕他人，如此即得禮之根本，所以就是仁。這是孔子引用成語答顏子之間。如左傳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

「一日克己復禮」四句，是孔子就此成語加以解釋。馬融注：「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皇侃疏：「人君若能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民咸歸於仁君。」例如周文王在爲西伯時，虞、芮二君爭田，相與朝周，請其評理，待入其境，所見朝野人士無不相讓，二人自慚而返，天下聞而歸周者四十餘國。克己復禮的功效由此可見一斑。這是就人君而言，若論普通人，如能克己復禮，也是無往而不爲仁者，足以感化人羣。「爲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是說行仁全在自己，不在他人。《禮記》中庸說：「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屋漏是室內西北隅，安藏神主之處，無人可見，在無人之處尚且不愧，何況在有人之處。所以如此，就因為行仁全由自己，而不由人。

以上是總綱，顏子一聽就能領會，於是再問克己復禮的條目。孔子答以非禮勿視四句。不合禮的現象不要看，不合禮的聲音不要聽，不合禮的言辭不要說，第四句凡遇一切不合禮的事情皆不要動。勿動的「動」字，古人解釋不一。如果解釋為動容貌，或者是行動，皆不妥當。眼視耳聽，皆由於身，言出於口，動則應該屬於心意。心為身口之主，既能不動心，則身口自然也能不為所動，所以「勿動」應指不動心而言。

最後，「顏淵曰」以下兩句，是結語。請事斯語，意思是遵照孔子的話去奉行。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大賓，大祭，大意是說，出門與人相晤，猶如接見大賓，使用民力猶如承奉大祭。見大賓必須敬，承大祭必須誠，誠與敬即可爲仁。阮元學經室集說：「此章大賓大祭專指天子而言。」皇疏引范甯說：「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施字當加字講，凡是自己不願接受

的事情，不要加於他人之身。舉此一條，可以類推一切。這是恕道，能行恕道，即可爲仁。

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就是無論在那裏做事都不使人抱怨。如果不仁，便辦不到。

左傳僖公三十三年，晉曰季說：「臣聞之，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管子小問篇引語說：「非其所欲，勿施於人，仁也」。由此可知，孔子所說「出門如見大賓」兩句是引用古時成語，「己所不欲」兩句也是引用成語，至於「在邦無怨」兩句是否古語，則不得而知。但就前二條而論，可見孔子說話猶以古訓爲依據，何況普通學者，言論怎能不謹慎。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訥。曰：其

言也訕，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爲之難，言之得無訕乎。

司馬牛，宋國人，是孔子的弟子，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說他名耕，字子牛。宋司馬桓魋是他的哥哥。桓魋有意謀害宋景公，子牛深恐其謀反成功，便是弑君篡位，天下人皆得誅之，謀反失敗，也必然召來滅族之禍，憂國憂兄，陷於兩難之境。因而憂心忡忡，不知如何是好，但又不能明說，乃至魯國，向孔子問仁。孔子知其問意，便答復：「仁者其言也訕。」訕是難於說出的意思。

子牛再問，有話難於說出，就是仁嗎？孔子解釋，「爲之難」，辦這件事很難，「言之得無訕乎」，說這件事豈能不難。

此話意在言外。一個人遇到爲難的事情，說給人聽，無非是求人代辦，或求人代出主意，但如他人無力代辦，也不能代出主意，如說出來，便是令人爲難，甚至惹出更多的麻煩。基於這樣的顧慮，所以，爲難之事，不輕易說，這就是仁。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此章與前章有關係。前章問仁，此章問君子。

司馬牛問君子，是想解除隱在心中的憂懼，所以孔子答復：「君子不憂不懼。」不憂不懼，卽是「君子坦蕩蕩」的意思。

司馬牛未盡明白，所以再問。孔子再爲解釋：「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內省是省察自己。一個人自省沒有對不起任何人的事情，一切無負於人，自心沒有愧疚，何有憂懼，這就是君子。

桓魋謀反，必然不聽司馬牛的諫止，以致司馬牛在無可奈何中陷於兩難之境，既不能阻止其兄弑君篡位，又不能大義滅親，所以憂懼不釋。在孔子看來，這個難題確是不好解決，但憂懼無濟於事，反而有害於己，所以教他不憂不懼，而不憂不懼來自內省不疚，只要司馬牛不參與桓魋弑君之謀，也不到宋君那裏告發，內省對於他的哥哥以及宋君，皆無愧疚，不失爲兩全的辦法。參前章問仁，這樣作法，就可算是仁者。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商聞之矣，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司馬牛以無兄弟而憂，據鄭康成注，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所以說獨無兄弟。

牛的家族在宋國，有封地，其兄桓魋很得宋景公的寵遇，然而桓魋不但不圖報恩，反而恃寵謀害景公，魋的其他弟弟，如子頤、子車，都幫助謀反。後來叛亂失敗，桓魋逃到衛國，轉奔齊國。司馬牛雖未與謀，但因兄弟們犯了滅族之罪，也不

得不逃亡。他逃到齊、吳等國，最後死在魯國的郭門外。此事在左傳哀公十四年，有詳細記載。

司馬牛與子夏這一次談話，古注或說在桓魋作亂之前，或說在亂後逃出時，今據子夏對其勸解的語氣研判，當在事變之前。

司馬牛向子夏傾訴，別人的兄弟都好，只有他的兄弟不好，所以說「我獨亡」。子夏便以所聞的哲言爲司馬牛解憂。大意是提示他，桓魋的事情，不必憂愁，因爲死生有命。至於他自己，如不回宋國，也不必憂慮衣食問題，因爲富貴在天。雖然命與天似非人力所能改，但如君子心存敬慎而無過失，與人相處恭而有禮，則死生富貴也可以轉變，所以四海之內，到處有親如兄弟之人。子夏說罷所聞之言，最後結一句，君子不患沒有兄弟，以解其憂。子夏只能拿這些話供司馬牛參考，司馬牛

回宋與否，則由他自己決定。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問明。孔子說，不聽譖愬，可謂明，可謂遠。

愬是訴的同義字，譖也是訴。譖與愬都有讒言的意思。譖，猶如浸潤。愬，猶如膚受。

鄭注：「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

馬注：「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皇疏：「愬者，相訴訟讒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

相訴害者，亦日日積漸稍進，爲如人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覩不淨。故謂能訴害人者，爲膚受之愬也。」

鄭注的意思，譖言如水，漸漸滋潤，令人接受而不自知。馬注膚受，謂愬者言語不實。皇疏謂膚受猶如皮膚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之始見。

如果有人一遇譖愬，卽能覺知，使譖愬行不通，這人就是明白人，而且有遠見。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

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子貢問政治。孔子答復，糧食要充足，兵力要充足，要取信於民。

兵字原指武器而言，後來持用武器的人也叫作兵，此處所說的兵字含有國防的意思。

足食、足兵、民信，這三者不可或缺。子貢問，在不得已的情況下，三者必須減去其一，何者可以先去。孔子說，去兵。又問，必不得已，再減去其一，何者可以先去。孔子認為，只有去食，不能去民信。去食或有餓死之虞，然而自古皆有死，不足為患，只要人民信賴政府，雖無足食，仍可與國家共患難。若去民信，縱無外患，也有內亂，則國家不能安立，所以說民

無信不立。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說，君子有質即可，何必要文。

質是實質，文是文華。譬如說，某人直爽。這是就質而言。又如說，某人有禮節。這是就文而言。

棘子成是衛國的大夫，他與孔子的學術思想不同。孔子把文與質配合起來，所謂「文質彬彬，然後君子」。棘子成也知孔子的學術，但思想各異，所以有以上的議論。

子貢一聽棘子成的議論，便說：「可惜，夫子把君子說成這個樣子，此話既說出口，四匹馬車也追不回來。」

「夫子」即指棘子成，因為他是大夫，所以子貢稱他爲夫子。「文猶質也，質猶文也」，這兩句是子貢針對棘子成的「質而已矣，何以文爲」而發。

「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鞞是鞞字的省文。集解孔安國注：「皮去毛曰鞞，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與犬羊耶。」

子貢「文猶質也」四句話，大意是對棘子成說，文質不能偏廢，若如你所主張，用質不用文，必致文猶質，質猶文，令人無法辨別君子與普通人，喻如虎豹犬羊之皮皆去其毛文，令人無法辨別虎豹之皮與犬羊之皮。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年饑就是穀物收成不好。魯哀公因爲年成不好，費用不足，便問有若，應該怎麼辦。有若說，何不用徹呢？

鄭康成解釋，徹是周朝的稅法，規定農民繳十分之一的稅，這也是天下的通法。皇疏引孟子滕文公篇，說夏朝用貢法，殷朝用助法，周朝用徹法。其實都是十分之一的稅法。魯國自宣公十五年改變稅制，徵稅十分之二，此制直到哀公未曾再改。

現在有若建議哀公恢復徹法，所以哀公說：「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意思是徵十分之二的稅猶感費用不足，何能恢復十分之一的稅制。

改變稅法，稅收反而減少，有若何嘗不知，但是魯君稅收大部分皆由季氏等三家大夫中飽，這種積弊不除，縱然向農民徵收更多的稅，哀公收入增加不多，還是不夠用，徒使民眾更加貧困而已。與其兩無實益，不如減稅，以蘇民困。所以有若說：「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皇疏引江熙說：「爲家者，與一家俱足，乃可謂足，豈可足一己而謂之足也。」有若的見解，只要民足，君就不會不足，如果民不足，君何能求其自足。

姚氏鼎惜抱軒經說：「與，猶謂也，周人語多如此。有若

言百姓足，卽當謂之君足，君用小乏，亦不害其可謂足也。」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旣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劉氏正義引吳氏嘉賓說，崇德辨惑是古時成語。

崇字當高字講，崇德就是崇高其德行，辨惑是辨別疑惑。

子張問這兩條，孔子分別答復。

先說崇德，一以忠信爲主，忠是忠實，信是不欺騙人。一須講求徙義，徙是遷徙，義當宜字講，例如所辦的事情不合理，便是不義，馬上改過來，照合理的辦，便是徙義。

再說辨惑，惑起於人心之迷，難以解釋，孔子便以事例說明，例如喜愛一個人時，即欲其生，後來對他厭惡時，即欲其死。對於一個人，既欲其生，又欲其死，這種但憑愛惡而無一定的主意，便是惑。

以下再補充兩句話：「誠不以富，亦祇以異。」這是詩經小雅我行其野篇中的兩句詩，集解鄭康成注：「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朱子集注引程子說，以這兩句爲錯簡。「是惑也」下加這兩句，是有難講處。不講，存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齊桓公以管仲爲相，齊景公以晏子爲相，管、晏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景公此時，齊國政治不安定，所以景公問政於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這是孔子爲景公講明人倫常道，以此爲治國的根本。君君，臣臣，就是君要行君道，臣要行臣道；父父，子子，也是要各行其道。如此便能使個人以至國家，一切都上軌道，政治自然安定。

景公一聽，便稱「善哉」，接之再以反義語強調倫常的重要性。「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意爲如果君臣父子不能各行其道，例如君不仁，臣不忠，父不慈，子不

孝，則國家必然大亂，雖有很多糧食，但在亂世，生命不保，還能安然享受嗎？所以說：「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諸字是「之乎」二字的合音字。

古注，陳氏滅齊，在景公時已見其兆，所以孔子示以根本之圖。後世治國平天下的人果能力行孔子的人倫之教，自然絕其禍亂之源。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子路無宿諾。

獄是訴訟，審理訟案，先要聽原告及被告兩造言辭，然後判決。

古注將片言解釋爲偏言，或半言，大致有兩種講法，一爲子路在審理訟案時，偏信一方面言辭，即可斷獄。一爲子路是訟案兩造之一，因爲他平日言辭信實，聽訟者聽子路一面之辭，不待對驗，即可判明案情。

不論古今，審理訴訟案件，都不可以只聽單面之辭，這裏的「片言」應指爲判決的言辭，聽訟者在問過兩案情之後，以三言兩語批示判決，兩造都能心服。像這種明快的決斷，孔子以爲，大概只有仲由始能如此。

子路爲人忠信剛直，剛則明，明則斷，所以孔子讚許他片言可以折獄。

子路無宿諾一句，與前段是否爲一章，頗有問題。前段稱子路名，此句稱子路號，應該另爲一章。但與前段意思有相關

之處。宿諾，集解當預諾講。無宿諾，即是不事先答應。顯示子路既然答應，必不失信。記論語的人以此爲子路有忠信服人之德，特別附記在此，爲片言折獄作一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孔子聽訟，與別人無異，即聽取雙方所訟之辭，判定誰曲誰直，但不同的是使人無訟。

使人無訟，即是以德化人，如爲政篇說：「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周文王爲西伯時，有虞、芮二君爭田，相約到周家，請其評理。但入其境，以至入其朝，所見農人、行人、士大夫，無不相讓。二君自慚而退，把所爭之田讓爲閒田。這是以德化人

使其無訟的史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倦是懈怠，或疲倦。倦的古體字是𢓵。居字，古注有居家、居官、居心三種講法，都講得通。家有家政，居家以孝友治家，不能懈倦。居在官位，所得的俸祿，都是由人民納稅而來，更不可懈倦。就居心而言，無論治家治國，心都要公正而無倦。居家居官，都要辦事。辦事就是行。無論辦任何事，自始至終，都要把心放在當中，不能偏私。這就是忠。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雍也篇有此一章。

集解，鄭康成注：弗畔，不違道。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古注引春秋穀梁隱公元年傳：「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君子助人成就善事，不助人成就惡事。小人與君子相反，見人作善事，便妒嫉，見人作惡事，便贊成。小人行爲乃天理所不容。

劉氏正義引大戴禮曾子立事篇說：「君子已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君子不說人之過，成人之美，存往者，在來者，朝有過夕改則與之，夕有過朝改則與之。」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魯國三家大夫之一，把持政治，又治不好，因此問孔子，怎樣把政治辦好。

「政者正也」，孔子把政字的意義解釋爲正。正是公正無私。辦政治就要守住這個正字。這一句足以解答季康子的問題。但恐季康子尚不了解，故又解釋：「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子，稱呼季康子。帥，是表率。意思是說，你是魯國的上卿，只要你自己行得正，處處以身作則，誰敢不正。

政者正也，雖對季康子說，但後世爲政者，皆當奉爲至理名言。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季康子以盜爲患，請教於孔子。

說文盜字從次皿，會意。次就是涎字，有垂涎欲滴的欲字之義。所以說文解釋，欲皿爲盜。

孔子以爲，人有欲心，卽有盜心，有盜心就會作盜賊，所以答復季康子：「苟子之不欲」，假使你自己不貪欲，「雖賞之不竊」，雖然你獎賞人爲盜，而人也不去盜竊。

上行下效，居在上位的人不欲，則在其下的人便會以欲爲恥，所以縱然有賞也不願作盜賊。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如果殺無道，以成就有道，何如？」無道，指的是惡人，有道，指的是善人。

孔子主張以道德感化人民，不主張用殺人的刑政來治民，所以答復季康子：「子爲政，焉用殺。」子是稱呼季康子，焉字當何字講。因爲殺人，雖是殺惡人，也不是好辦法，未必有好效果。如果想使民眾向善，那就必須從季康子自身開始，所

以說：「子欲善而民善矣」。欲是貪欲，果然康子像要滿足貪欲那樣要求自己爲善，而人民自然就善了。

孔子說了理論之後，再說比喻。在上的君子，辦事有成就，叫做德，君子之德如風。在下的小人，辦事有成就，也叫德，但小人之德如草。「草上之風必偃」，孔注，上字當加字講，偃字當仆字講，草加之以風，必然仆倒。例如風自東邊吹來，草必向西倒，風自西邊吹來，草必向東倒。此卽比喻在上位的人必能感化一般人民。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

必聞。子曰：是聞也，非達也。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子張問：「士要怎樣才叫作達？」士，是讀書人。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孔子先反問子張說：「你所說的達，是何解釋。」

子張回答：「在邦必聞，在家必聞。」這是子張所解的達，即在邦國做事，一國之人必聞其名，在大夫之家做事，大夫全家之人必聞其名。鄭康成注：「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孔子說：「是聞也，非達也。」達與聞不同，孔子先指出子張所解的不是達，那只是聞。繼則說明何謂達，何謂聞。

「夫達也者」，達是通達，一個人要是通達的話，他的本質必然正直，而且好行義事，所以說：「質直而好義。」這是達的基本條件，如果沒有直心，又不好義，如何通達。此外，又要有「察言而觀色」的知人之明。察言是能察人言語而知人心意，觀色是能觀人顏色而知人之七情。這是了解他人心理的能力。一個自心通達的人必能通達他人之心。自知而又知人之後，即須「慮以下人」。慮，馬融注爲志慮：「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俞曲園羣經平議考據，慮是無慮的簡省詞，無慮與大氏同義，大氏猶如大凡的意思，就是凡事都願居於人下之義。馬、俞二氏之釋可

以並存。人人都有傲慢心，都想居於人上，果能居於人下，就是謙讓而不傲慢，然後無往而不通達。所以結語：「在邦必達，在家必達」。周易謙卦六爻皆吉，其故在此。

「夫聞也者」，聞是名聞，有道之人藏名或逃名，小人則爭名或沽名。孔子解釋達以後，再解釋聞。「色取仁」，外表採取仁，即是裝作仁人的樣子。「而行違」，然而行爲不是仁人，恰與偽裝的表面相反。「居之不疑」，處在偽裝仁者的地位而不疑惑，自以爲就是仁者，與人爭名奪利，還自以爲是，於是求名沽名，到處都有名聞。所以結語：「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一個讀書人不知不覺落到這個地步，太可悲了。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脩慝，

辨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舞雩，是魯國雩祭之處，其地有雩壇，有樹木，在曲阜城外一里許，爲一風景區，孔子常帶弟子們到此遊覽。

樊遲從孔子遊於舞雩之下，雖是遊覽，仍不忘求學，乃問孔子「崇德、脩慝、辨惑」是何意思。

崇德等六個字是古語，劉氏正義以爲求雨之辭，德慝惑三字合韻。

孔子稱讚樊遲問三件事，故曰：「善哉問」，以下卽分別解答。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先作事，後始想到所得的報酬，這不就是崇德嗎？崇德，就是增進自己的德行。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脩慝與？」皇本無作毋。攻，改正。其，指自己。自己有惡，立即改正。如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即是攻其惡。一個認真改惡的人，但見自己之惡太多，自攻之不暇，那有時間攻人，所以說「無攻人之惡」。能如此，便是脩慝。慝字從匿從心，脩慝是脩去心中之惡。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惑的種類太多，忿是其中之一。一時忿起，不能自制，忘其自身，及其父母，這就是惑。辨惑，即在忿初起時，考慮後患，而不衝動，免為自身及父母召來災禍，所以皇疏引季氏篇君子有九思「忿思難」解釋此義。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樊遲未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眾，舉皋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眾，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此章記樊遲問仁問智。仁與智的意義都不簡單。諸弟子問仁，孔子解答並不相同，但歸結到本義則是一致的。此處將仁解

爲愛人，樊遲聽明白之後，繼則問知。知就是智。孔子解爲知人。智者必有知人之明。樊遲未了解。孔子再解釋：「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直是正直的人，枉是不正直的人，錯，當置字講。此意是說，把直者選舉出來，安置在枉者之上，就能使枉者學爲直者。然而，誰是直者，誰是枉者，樊遲尙不了然，但又不好意思再問孔子，於是退出，見到了子夏，就把剛才孔子所說的：「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兩句話問子夏，是何意義。「鄉也」的鄉字，假借爲曷字，古讀響音，今亦讀向音，說文：「曷，不久也。」

子夏一聽，就讚美這兩句話富有含義，故說：「富哉言乎。」然後便舉例說明。舜有天下時，在眾人之中選舉皋陶爲

士，不仁之人由此遠矣。湯有天下時，在眾人之中選舉伊尹爲相，不仁之人由此遠矣。

皇疏引蔡謨注：「不仁之人感化遷善，去邪枉，正直是與，故謂遠也。」皇疏案：「遠是遠惡行，更改爲善行也。」

劉氏正義引宋翔鳳論語發微，大意是說，孔子之意，必須堯、舜、禹、湯之爲君，而後能盡用人之道，故言選舉之事。當春秋時，由於卿大夫世襲，舉直錯枉之法不行，有國者宜以不知人爲患，故子夏述舜舉皋陶、湯舉伊尹，皆不用世襲，而用選賢，以明大法。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皇本善道之作善導之，不可則止作否則止，毋自辱焉作無自辱焉。

據集解包注，忠告，是以是非觀念勸告朋友。善道，是以善道引導朋友。如果朋友不聽從，則停止勸導，否則或致朋友疏遠，這就是辱。

朋友地位平等，只能說以善道引導朋友，不能說以善道教導朋友，教導便不免自辱。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古注以爲指詩書禮樂而言。君子以詩書禮樂之文結交朋友，以朋友輔助爲仁，可謂得其交友之道。

論語講要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子路問爲政之道。孔子答以「先之勞之」。先之，爲政者自己先行，以身作則。勞之，教民勤勞。禹王治水，跋山、涉水、泥行，艱苦備嘗，卽是以身作則。有道的人辦政治，必定教民勤勞。禮記禮運篇說：「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卽是勤勞的理論依據。

子路請益，孔子答以「無倦」。請益，卽是請孔子加以說明。顏淵篇顏子請問其目，也是請益的意思。無倦，卽是先之勞之，永不懈怠。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仲弓爲季氏的邑宰，因此請問爲政之道。孔子答復仲弓：「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

有司是邑宰之下各司其事的羣屬。辦政治，必須先分配有司的職務，使其職掌分明，辦事有序。赦小過，人民有小過失，可以饒恕。諸注以赦小過爲赦有司的小過，恐非經義。賢才是有德有能的人，要特別舉用他，始能將政治辦得好。

仲弓又問：「焉知賢才而舉之？」問意是如何知道賢才。孔子說，舉你所知。你所不知，但有他人知道，「人其舍諸」，

他人豈捨之乎。意思是他人會推薦給你。

爲政在人，所以仲弓問政的意義歸結在舉賢才。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

無所苟而已矣。

衛君是指衛靈公的孫子出公輒。輒的父親蒯聵是靈公的太子，因罪逃往國外，靈公卒，由輒繼爲衛君。後來蒯聵回國，取得君位，輒則出奔，因此稱爲出公輒。

據左傳記載，蒯聵在魯定公十四年，因恥其母南子淫亂，涉嫌想殺南子，奔往宋國。魯哀公二年春，衛靈公有意立公子郢爲太子，郢辭之。同年夏，靈公卒，南子命公子郢繼位，郢再堅辭，遂立蒯聵之子輒爲衛君。是年六月，晉國的趙鞅助蒯返衛國戚邑。魯哀公三年春，衛石曼姑等帥師圍戚。歷史家稱他們父子爭國。其實是否出於父子本意還是疑問。此後蒯聵一直居在戚邑。至魯哀公十五年冬，蒯與渾良夫等潛入衛家，挾

持孔悝，強迫與之結盟，賁遂立爲莊公。明年春，輒出奔。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於魯哀公六年自楚返衛，時在衛君出公輒四年。當時孔子弟子高柴、子路等皆仕於衛。世家在孔子返衛的第二年記載：「衛君欲得孔子爲政」，下文即舉「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爲政」這一章。

子路問孔子，衛君輒待夫子去輔助他治國，不知夫子將以何事爲先。

孔子答以「必也正名乎」，未表示其他的意見。

正名的意思，馬融以爲「正百事之名」，鄭康成以爲「正書字」，史記以及宋儒以來的學者，大都主張正賁、輒父子之名分。但如解釋正父子之名，則賁爲父，應該繼位爲君，輒爲子，應該退讓。然而輒雖爲子，事實上繼位已久，何況靈公在

世時已不視瞽爲太子，而有意立輒。諸注對此問題之解決，雖然所論都持之有故，但是否合乎孔子的意思，頗值得懷疑。

子路不以正名爲是，所以說：「有是哉」，接之便指孔子的話爲迂闊。他的意思是衛君輒在位已久，繼續作君即可，「奚其正」，何必正名。

孔子糾正子路說：「野哉由也」，野字不能解釋爲鄙俗，應依孔安國注：「猶不達也」，不達就是對某事不明白，所以下句便說：「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君子對於自己所不明白的事情，便須「蓋闕」不說。

下面是孔子爲子路解釋必須正名的道理：

名不正，名與事實不相符，則言語錯誤，不能順理成章。言不順，則辦事不能成功。辦普通事猶不成功，何況推行禮樂

教化之事。治國必須以禮樂來教化。普通事辦不成，一切雜亂無章，則禮樂更不能興起。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即是刑罰用之不當。刑罰不中，則人民感覺手足無措，不知如何是好，這就天下大亂了。

最後是結語：所以，君子用一個名詞，必使恰如事實，能以順理的說得出來。能順理的說得出來，必能行得通。君子說話不能隨便。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
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
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

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稼是種五穀。圃是種菜蔬。

樊遲請學稼，又請學爲圃，孔子不答復，只說「吾不如老農」，「吾不如老圃」而已。

待樊遲出去後，孔子爲其餘的弟子說明不用學稼的道理。

「小人哉，樊須也」，這裏的小人，不是褒貶之辭，是指種五穀、治園圃種菜蔬而言，這些都是小人之事。所以小人是老農老圃的稱謂。

在孔子時，政治不好，禮樂行不通，樊遲請學稼圃，意思是在諷勸孔子教民稼穡，這樣對於民生也有益處。但孔子不以

爲然，而以辦政治爲重要，所以解釋，在上位的人好禮，民眾就不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好義，民眾就不敢不服從。在上位的人好信，民眾就不敢不用情。情是情實，用情，是以誠實相待。在上位的爲政者能夠如此，四方之民自然襁負其子而來歸。何用自己耕稼。襁負是用布將小兒束負於背上。

「焉用稼」，是孔子勉勵弟子們要研究脩己安人的大學問，要致力於治國平天下的大事業，不要分心去種穀種菜，因爲種穀種菜的事情自有農業專家如老農老圃去作。而且農業是否振興，要看政治是否改善，如果政治不好，則農業以及工商等業都興不起來。所以改善政治實爲發展農業的先決條件。由此可知，「焉用稼」一語並非忽視農人與農業。孟子滕文公篇辯論許子並耕之非，可以參考。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誦詩三百，就是現在詩經裏的三百零五篇詩。三百是舉其整數而言。孔子以爲，讀了三百多篇詩，應該會辦政治，會辦外交，如果把政事交給他，而他不能通達，派他到國外辦事，在辭令方面，又不能專對，讀詩雖多，又有何用。

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漢書藝文志說：「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這都足以說明詩能通達政事的道理。

季氏篇記孔子的話說，「不學詩，無以言」，會詩，便會言語，用於外交，可以獨自隨機應對，達成使命。專對的意義，

古注舉莊公十九年公羊傳說：「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其字，指的是當政的人。當政者本身行得正，辦一切事都合規矩，自然能獲民眾擁護。所以說不令而行。但如當政的人本身行得不正，雖下命令，民眾也不會服從。

皇疏：「其身正。如直形而影自直。其身不正。如曲表而求直影，影終不直也。」

顏淵篇孔子曾說：「政者正也。」本篇除此章外，又有「苟

正其身」一章。足見政治領袖以本身守正爲重要。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是周公的封國，衛是康叔的封國，在周公兄弟九人中，康叔與周公最親密，如左傳定公六年，衛公叔文子說：「大姒之子，唯周公、康叔爲和睦也。」

集解包注，周公康叔既爲兄弟，康叔睦於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皇疏，在周公初時，二國風化俱治如兄弟，至周末，二國風化俱惡，亦如兄弟。

朱子集注，魯、衛本兄弟之國，而是時衰亂，政亦相似，故孔子歎之。

以上三種解釋，可以並存參考。

○子謂衛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古注魯哀公的庶子也稱公子荆，因此，這裏用一衛字來區別。孔子稱讚衛國的公子荆善居室。依皇疏，善字作能字講，即是能治其家而不奢侈的意思。

諸侯之子除繼承君位稱為世子者外，其餘皆稱公子。衛公子荆少居宮中，成年之後，結婚成家，父君給他一處采地，由他治理自己的家室，開始只有一些必需的用具，叫做「始有」，後來略有增加，叫做「少有」，後又因為積蓄更多，再為增加，

叫做「富有」。他在始有時說「苟合矣」，在少有時說「苟完矣」，在富有時說「苟美矣」。這三個苟字作苟且講，或作誠字講，都不很恰當，依王引之經傳釋詞，作但字講較好，但字更能顯示滿足的語氣，例如周易繫辭傳說「苟錯諸地而可矣」，左傳襄公二十八年「小適大，苟舍而已，焉用壇」，其中的苟字都作但字講，表示如此即可的意思。苟合矣的合字，依俞氏羣經平議，與給字通用，給的意義是足，始有即感滿足，後來苟完、苟美，完是完備，美是美好，隨時都感滿足。這樣解釋，更合乎經義。

貪求財富，永遠不能滿足，這是一般人的通病。衛公子荆處處知足，這是他的美德，所以孔子稱讚他。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衛國，冉有替孔子御車。孔子一看衛國有很多人民，便說「庶矣哉。」庶即是眾多之義。

人民眾多，就政治說，那是好事。如禮記大學說：「財散則民聚。」反之，如禮記檀弓說：「苛政猛於虎」，便不能多聚人民。

冉有一聽孔子稱衛國人多，便想了解爲政之道如何好上加好，所以問：「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說：「富之。」要使人民富足。冉有再問：「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以爲，

人民富了，就要受教育，所以說：「教之。」

孔子在這裏只提示先富民後教民。如何富民，則需治國者本於仁政因時因地而制宜。至於教民，自以五倫教育爲根本。孔子祖述堯舜，堯帝教民就是教以人倫，孟子滕文公篇說得很詳細。

○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期月，古注皆作一周年解釋，期音基。

孔子假設，如有人聘用他去治國，他預定一年可以治理就緒，三年便有成就。

據史記孔子世家記載，這是孔子居在衛國時，有感而發。

當時衛靈公已老，怠於政事，不能用孔子，孔子喟歎，說了這幾句話。

世家「期月」作「朞月」，「而已」之後沒有「可也」二字。論語此章「可也」的「可」字，是指初步的功效而言。孔子從前治理魯國，孔子世家說，三個月即告大治。此就衛國的情形衡量，預計三年有成，到時候，自然使民眾富足，而又受禮樂教化。

○子曰：「善人爲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
誠哉，是言也。

善人治國一百年，亦可以勝殘去殺矣。這兩句是成語。誠

哉是言也。這是孔子稱讚的話。

集解王注，勝殘，是勝殘暴之人，使不爲惡。去殺，是不用刑殺。

在孔子時代，各國大都很亂，弑父弑君，或者出兵攻伐，都是殘暴殺戮，惡習難除，最好是有聖人出來轉惡爲善，不得聖人，但有善人出來治理一個國家，逐漸改善也好。善人爲邦百年兩句成語，切中時弊。所以孔子說，誠哉是言。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集解，孔安國注：「三十年曰世。如有受命王者，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三十年爲一世，如有王者接受天命，施行仁政，必須三十年而後成功。

王者受命治理衰世，一則必須解決民生問題，一則必須實施道德教育，使人民身心皆安，兩者皆非短時期能奏其功，所以必須三十年。

○子曰：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皇疏：「苟，誠也。」誠能正其本身，則從事政治，何難之有。本身如不能正，如何正人。

前有「其身正」一章，與此大致相同。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

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子卽是冉有，此時爲季氏的家宰。退朝，諸注大都依鄭康成說，從季氏家中回來，卽退於季氏私朝，非退於魯君公朝。孔子見冉有回來較晚，便問「何晏也？」冉有對曰：「有政。」孔子曰：「其事也。」古注其字卽指季氏。「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此意是如果有政，國君雖不用我，但以我是國家的老者，仍得參與聞之。

劉氏正義引鄭康成注：「君之教令爲政，臣之教令爲事」，並揆鄭注之意，以政爲公，以事爲私，所以孔子辨別政與事，有正名定分的意思。

竹氏會箋說：冉子所議實是國政，不是家事，有政亦是據

實而對，但季氏專於魯政，不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則雖政亦事也。

○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

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一言而可以興邦」，這是成語，魯定公懷疑，一句話有這樣大的功用嗎？所以他問孔子：「有之歟？」

孔子對定公說：「言不可以若是」，一句話就把國家興起來，大概不如此，但是「其幾也。」幾字當近字講，較好。雖不能說一言興邦，然說一句有道理的話，可與興邦接近。例如有人曾說：「爲君難，爲臣不易。」爲君，爲臣，都不是爲自己，而是爲國家辦理大事，所以難爲。如果爲君者深知爲君之難，而能慎重其事，則「爲君難」這一言雖不立即興邦，但也就近於興邦了。

定公又問：「一言而喪邦，有諸？」一言喪邦，也是成語。

孔子答意相同，舉例則略有分別。例如有人曾說：「予無樂乎爲君，唯其言而莫予違也。」此意是，我當國君唯一的樂趣，就是我所說的話無人敢違背。孔子舉例後，再加以辨別。國君說的話，如果是善，也就是有道理，無人敢違，那當然很好，如果不善，而無人敢違，那樣，雖然不會馬上就亡國，但已接近亡國了。

言爲心聲，孔子解答魯定公這兩個問題，其實就是指明爲政者有知難敬事之心，要有去驕納諫之心。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葉，音攝，原爲一小國，後屬於楚，由葉公治理。葉公是楚大夫沈諸梁，字子高。

葉公問政，孔子答復，爲政之道，要使近者歡悅，遠者來歸。近者是本國人，遠者是外國人，爲政而能使近悅遠來，必是施行仁政，感召國內外人民。

梁章鉅論語旁證，引徐氏續高曰：楚疲其民，以蠶食中國，夫子因葉公之問以止之。

竹氏會箋說：是時楚國數度伐蔡，又與吳爭陳，二國近楚苦兵，故夫子言，楚欲爲政于天下，自近始。諷以恤小愛鄰之仁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的父，音甫，春秋大事表說，這是魯國人的語音，如梁父，亢父，單父。鄭康成注：「舊說，莒父，魯下邑。」

子夏當莒父的邑宰，向孔子請示政事。孔子告訴他：「無欲速」，不要求其速成，「無見小利」，不要著眼於小利益。因為，欲速反而不達，見小利，則不能成就大事。

欲速不達，喻如治病服藥，不能將幾次的分量併爲一次服下去，而且三分服藥，七分調養，欲速則不能治愈。小利妨礙大事，喻如講求霸業，則不能成就王道。

○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

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

直躬，據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注，直是正直的人，躬是這人的名字，鄭本躬作弓。淮南子汜論訓高誘注，直躬是楚國葉縣人。攘，說文：「推也。从手，襄聲。」段注引曲禮鄭注：「攘，古讓字。」後來作奪取之義講。又引論語此處之義說：「因其自來而取，曰攘。」

楚大夫葉公語孔子：「我鄉有一個直人，其名爲躬，他的父親攘人的羊，他去證明。」

父攘羊，子證之，據周生烈注，邢昺疏，羊來直躬家中，直躬之父取之。皇侃疏，子告訴失羊主人，證明父親盜羊。

孔子卻說：「我鄉的直人與此不同，父替子隱瞞，子替父

隱瞞，直就在這父子互爲隱瞞之中。」

證父攘羊，事雖直，但違背天倫之理，其中有詐，實不可取。父子相隱，出於天然，事雖屈，而理至直，所以孔子說：「直在其中矣。」

皇疏：「父子天性率由，自然至情。若不知相隱，則人倫之義絕矣。」又：「范甯曰，夫所謂直者，以不失其道也。若父子不相隱諱，則傷教破義，長不孝之風，焉以爲直哉。今王法則許期親以上得相爲隱，不問其罪。蓋合先王之典章。」昔日法律依禮而制定，即在維護人倫常道。合乎倫常之直是爲有道之直。背棄倫常之直，其直詭譎，而不可信。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

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恭敬二字，依說文，都當肅字講，此處應該稍有分別。竹氏會箋說，尚書無逸篇，疏引鄭注，恭在貌，敬在心。劉氏正義引漢書五行志，內曰恭，外曰敬。論語此章從五行志解釋比較好。

樊遲問仁，孔子答以居處恭三句。居是安居時，恭是心裏保持恭肅。仁人必先誠於中，然後辦事始能形於外，所以安居無事時要存恭肅之心。執事敬，辦事篤實，毫不苟且。與人忠，待人忠誠，決不欺騙。這三者是爲人之道，雖到文化落後的夷狄之地，也不可捨棄。

前篇顏淵問仁，孔子答，克己復禮爲仁。而爲仁的條目則

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這些條目都難實行。此章恭敬忠，比較容易學，學到了，就是仁。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行己有恥，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曰：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子貢在孔門中，長於言語，他問的事情，往往問在此而意

在彼。此問，怎樣才可以稱爲士。孔子答，「行己有恥」，自己的行爲，要有羞恥心來約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出使外國，能完成外交任務，不使君命受辱，如此，「可謂士矣」。子貢請問次一等。孔子說，宗族的人稱他是孝子，鄉里的人稱他能行弟道。

子貢請問再次一等。孔子答，「言必信，行必果」，說話，必守信不移，做事，必堅持到底，「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次矣」，這是不能變通的小人，硜硜然，像石頭那樣堅實，然而亦可以爲再次一等的士。小人不比大人，大人如孟子離婁篇所說，「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義所在」。小人必信必果，而不與義配合，則不免於流弊，所以更次一等。但在春秋時代，世襲的卿大夫，或弑君，或弑父，連這樣的小人也比不上。

子貢原來問士，以及一再的敢問其次，最後始問今之從政的人何如，也就是問那時候的士大夫何如，這才是他所問的本意。

孔子說：「噫」，歎息，「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小器之人何能入算。

筭，鄭注竹器，容一斗二升。斗與筭容量都很小，以此比喻一個人的器識淺陋。孔子時代的諸大夫就是斗筭之人。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注重的是中字，中就是中庸之道，簡說就如孟子盡心篇的「中道」，中行就是依中庸之道而行，無過，亦無不及。

「與之」的「與」字，竹氏會箋以爲卽與「可與共學，可與適道」的「與」字同義。邢疏：「中行，行能得其中者也。言旣不得中行之人而與之同處，必也得狂狷之人可也。」

孔子以爲，中行之人得不到，只有取狂者狷者而與之。狂者進取，包注，狂者進取於善道。狷者有所不爲也，包注，狷者守節無爲。

狂狷兩者都不合乎中道，但狂者有進取心，狷者不爲不善之事，都是可取的人才。

○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善夫，「不恆其德，或承之羞。」子

曰：不占而已矣。

此章大意在說恆心的重要，先是孔子舉南方人的兩句成語，稱其爲善，次就周易恆卦九三爻辭，顯示無恆之人一事無成，你替他占卜也不靈，譬如你剛替他占卜某事，轉眼之間，他又改變主意，這種心意不定的人，占之無用，所以孔子說不用占。

「巫醫」，皇疏以巫是接事鬼神的人，醫是爲人治病的醫生。清儒毛西河、俞曲園等，認爲應據禮記緇衣篇，當作「卜筮」講，可與下文「不占」的意思相貫。禮記緇衣：「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恆，不可以爲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能知也，而況於人乎。」皇疏以爲這是南方人原有的兩種說法，所以孔子兩次稱說，而禮記、論語也各有所記錄。以上各

注，毛氏等意見可從。

「人而無恆，不可以作巫醫」，集解鄭注：「言巫醫不能治無常之人。」皇疏又引衛瓘解釋：「無恆之人乃不可以爲巫醫。」鄭注將下句解爲另一人，較好。衛注之意，無恆的人，不可以作巫醫。鄭注之意，巫醫治不好無恆的人。

「不恆其德，或承之羞」，集解孔安國注：「此易恆卦之辭，言德無常，則羞辱承之。」周易集解引荀爽說：「意無所定，故不恆其德。」此二句是周易恆卦九三爻辭。孔、荀二注之意。心意不定，是爲其德不恆。心意無常的人，則常承受羞辱。「或承之羞」的「或」字，皇疏引毛詩及老子古注，作「常」字講。

「子曰：不占而已矣」，集解鄭注，易經所以占吉凶，無

恆之人，易所不占。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君子與人相處，和平忍讓，而其見解卓越，與眾不同。小人所見平庸，與眾相同，而其爭利之心特別強，不能與人和諧辦事，但能擾亂他人而已。

左傳昭公二十年，齊國晏子爲齊君辨別和同二字之異，和如五味調和，五聲相成，同則單調，只是一聲一味之同，不與他聲他味相調和，如此，食之無味，聽之無趣。晏子的解釋，可爲此章注解重要的參考。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

也。鄉人皆惡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

子貢問孔子，假使有一個人，一鄉之人都喜好他，則此人何如。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好人。子貢又問，一鄉之人都厭惡他，則此人何如。孔子說，未必即可相信他是壞人。孔子不待子貢再問，就加以解釋，與其泛隨鄉人好之惡之，不如親自觀察，鄉人之中的善人喜好他，惡人厭惡他，然後相信他是好人，比較可靠。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

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說字，古注同悅字。另有一義，即當說話的說字講。

君子容易事奉，而難以取悅。因為取悅君子而不合道理，君子不悅，所以難悅。至於君子用人，則量其能力而器使，無求完備，故易事奉。

小人容易取悅，而難以事奉。因為取悅小人雖不合道理，小人也會喜悅，所以易悅。至於小人用人，則是求全責備，故難事奉。

毛西河論語稽求篇，認為漢儒另有一解，說字當言說之義講。他引先聽齋講錄說：「君子厚重緘默，不輕說人長短。苟于義分不宜說，有相對終日不出一字者，似乎深沈不可測。而

使人平易，絕無苛求。小人相對喋喋然，議論蠭發，非義分所當說亦說之。而一經使人，便苛求不已。」

程氏樹德論語集釋案語，說字疑當作言說或游說。他說，皇本於論語所有說字多從心作悅，獨此章不改，毛氏此說似可從。但翟灝四書考異認為，說與事對待反覆，如讀說字爲言說音，則甚不融洽。

此章說字講解可以兩義並存，讀音可讀爲悅。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小人驕而不泰。

泰字，何晏當縱泰講。縱字有舒緩、放縱等義，也就是沒有拘束的意思。驕是驕矜、傲慢。

君子心中沒有拘束，對人則不傲慢。小人與君子相反。

程氏集釋取李堪論語傳注，很好。李注：「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何其舒泰，而安得驕。小人矜己傲物，惟恐失尊，何其驕侈，而安得泰。」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三句，是堯曰篇裏孔子答子張的話，李氏引來解釋此章，是謂以經注經，自得確解。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依鄭注，是剛強不屈的意思。集解王肅注，毅是果敢，本是質樸無華，訥是言語遲鈍。

中庸說：「力行近乎仁」，劉氏正義以力行即謂剛毅。學而篇：「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洪邁容齋隨筆說：「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爲巧言。」

仁字的含義太廣，學仁不容易，剛毅木訥與仁相近，可由這四者學起。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子曰：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子路問，怎樣才稱爲士。孔子答復：「切切偲偲，怡怡如也，可謂士矣」。劉氏正義以爲，孔子的話到此爲止，「切切偲偲，怡怡如也」，是當時的習見語，所以孔子概略言之，記論語者恐人不明，便加兩句解釋語：「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

集解馬融注：「切切悝悝，相切責之貌。怡怡，和順之貌。」劉氏正義：「鄭注云，切切，勸競貌。勸競，卽切責之意。鄭與馬同也。」又說：「凡以物相摩按謂之切。故切有責訓。」

毛詩小雅常棣傳：「兄弟尙恩，熙熙然。朋友以義，切切節節然」。孔穎達疏，切切節節，皆切磋勉勵之貌。孔氏以熙熙當論語怡怡，節節當論語悝悝。劉氏正義說：「朋友相勉，不使爲非，其告語節節然有所限制也。」

兄弟屬於天倫，朋友在五倫中是道義結合，所以相處各有其道。了解這個道理，能以敦倫盡分，便是讀書明理之士。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教民，朱子集注：「教之以孝弟忠信之行，務農講武之法。」

七年，吳氏嘉賓論語說：「古人三載考績，三考而後黜陟，皆中間一年而考，五年則再考，七年則三考，故三年爲初，七年爲終。」

卽戎，集解包注：「卽，就也。戎，兵也。言以攻戰。」

善人治理國家，不會窮兵黷武。但受外國侵略，不能不以武力抵抗。所以平時教民，除了道德教育與職業教育外，應有軍事訓練，並以道德教育爲主。如此七年之久，一旦有外敵入侵，人民可以當兵衛國。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用沒有受過教育訓練的人民去作戰，是謂拋棄人民。

集解馬注：「言用不習之民，使之攻戰，必破敗，是謂棄之。」

馬注的「不習之民」，似是專指沒有學習戰鬥技能的人民而言。但除習戰以外，應該包括平時的道德教育。因無道德教育做基礎，便無戰鬥意志，作戰也必然失敗。

論語講要 憲問第十四

○憲問恥。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恥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爲仁矣。子曰：可以爲難矣，仁則吾不知也。

憲是孔子弟子原憲，字子思，雍也篇稱爲原思。

此章前後兩段，一問恥，一問仁。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在後段克字上有「子思曰」三字，「可以爲仁矣」，作「可以爲仁乎」。

集解孔安國注：「穀，祿也。邦有道，當食其祿也。君無道，而在其朝，食其祿，是恥辱也。」

朱子集注：「邦有道，不能有爲，邦無道，不能獨善，而但知食祿，皆可恥也。」

孔注恥是專就「邦無道穀」而言。邦有道時，作官食俸祿，猶如今日奉公守法的公務員，得其應得的薪俸，理所當然，不能說是恥。這與泰伯篇「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經義相合。依此講，比較好。

克伐怨欲，依集解馬融注，便是好勝、自誇、怨恨、貪欲。克伐怨欲不行，就是不好勝、不自誇、不怨恨、不貪欲。原憲問，這可否算是仁呢？孔子答復，可謂難得，是不是仁，我卻不知。

程氏集釋舉阮元論仁篇說：「此但能無損於人，不能有益於人，未能立人達人，所以孔子不許爲仁。」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居是居處，懷居的意思是懷念安居的生活。

士是有志的讀書人，不務他業，專學政治，將來要出去辦大事，爲國民謀福利。如果只求個人生活安適，這就與他的志向相背，不會有所作爲，所以不夠資格爲士。

孔子所說的士，是指培養爲有道的政治家而言。所脩的學業，內爲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明明德，外則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以資親民。學優而後從政，即是從事利他的聖賢事業，與後來的亂世之人，只爲利己而辦政治者，大異其趣。

○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

危言危行的「危」字，古注有「厲、高、正」三種解釋，據廣雅作「正」字講較好。

孫同遜，何氏集解：「孫，順也。」

一個人在國家有道時，說話要正直，行為要正直。在國家無道時，仍然不能同流合污，行為還是要正直，但說話要謙和宛轉，否則召禍。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竹氏會箋：「有言，謂有善言也。」

有德的人必定有言，有言的人不一定有德。德是德行，言是有益於人的言語。有德行的人說話不會害人，只想對人有好處，所以必有有益之言。但有有益之言的人，或是言不由中，或是能說不能行，所以不一定有德。

仁源於德，德源於道，有道德的仁人作道德之事，必然勇爲，無勇不能成事，便不能成爲仁者，所以仁者必有勇。有勇的人雖然勇於作事，若不與道德相合，便不算是仁，即使奮不顧身，也只是無意義的匹夫之勇，所以勇者不一定有仁。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

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此章有些事情難以考據，只能按照比較妥當的古注講解。

南宮适，即南宮子容，也就是公治長篇裏的南容。釋文：「适，本又作括。」

集解孔注，羿、奘，都是夏朝人。羿是有窮國之君，奘就是左傳裏的澆，他是羿臣寒浞之子。

邢疏引左氏襄公四年傳、哀公元年傳，以及劉氏正義引梁玉繩漢書古今人表、周柄中典故辨正，綜合解釋，羿恃其善射，逐出夏朝天子相，左傳稱爲夏后相，自立爲天子，用寒浞爲臣，反爲寒浞陷害，結果死於家眾逢蒙之手。羿死後，寒浞即取羿

的妻室，生了兩個兒子，一是澆，一是豷。澆的力氣大，能盪舟，就是能在陸地推舟，由其武力滅了夏后相。當初夏后相被羿逐出後，奔依斟灌、斟鄩兩小國，故至澆時始被滅。當時夏后相被逐時，其妻已懷孕，逃到有仍，生少康。後由少康滅澆，少康子杼滅豷，而中興夏室。

南宮适問孔子，羿善於射箭，羿力能盪舟，「俱不得其死然」，不得其死，就是不得善終，然字用在文言句末，據經傳釋詞，當焉字用。「禹稷躬稼，而有天下。」禹致力於水利，後受舜禪而爲夏王，稷教民稼穡，他的後代子孫建立了周朝。禹稷二人的力氣比不上羿羿，但都得了天下。

南宮适說後，孔子不答。「不答」是不用言語回答而已。

孔子在南宮适出去後，便說：「君子哉若人，尙德哉若

人」。這兩句話是讚許南宮适，讚許他是尚德的君子，崇尚道德，不崇尚武力。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不仁，指違仁而言，君子學仁，應當求其成熟，如孟子告子篇說：「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仁未成熟，不免違仁。在孔門中，只有顏子，其心三月不違仁，其餘弟子則日月至焉而已矣。足見仁道難成。君子而有不仁者有矣夫，是說君子學仁尚未成熟者，有之。至於小人，未嘗學仁，便談不上仁。所以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仁雖難成，但是肯學則能成，不學便無能成之理，所以不能淪爲小人，必須學爲君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忠焉能勿誨乎。

愛是愛護，之字是指所愛護者，勞字從古注作勉字講。

愛之，如愛子弟、愛國民等，愛護一個人，就要勉勵他，使他走正路。又，既然愛護他，就應當勞心勞力的幫助他，使他循正途發展。

忠於一個人，不能不教誨他。這裏的誨字含義較廣，教導子弟，固然是誨，規勸朋友，規諫長上，希望他們改過，也都有誨的意義。能如此誨，才是盡忠。

○子曰：爲命，裨諲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脩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爲命，集解孔注「作盟會之辭」，皇疏「作盟會之書」，依左傳，卽作外交辭令。

孔注，裨諲是鄭大夫，姓裨名諲。馬注，世叔是鄭大夫游吉。左傳稱子大叔。行人是掌外交事務之官，子羽是鄭大夫公孫揮的字。子產是鄭大夫公孫僑的字。東里是子產所居的地名，因以爲子產之號。

鄭國在子產執政時期，要作外交文書時，先請大夫裨諲起草稿，再請大夫游吉去討論要義，然後由了解外交事務的大夫公孫揮脩飾文句，最後由子產潤色辭藻。

辦一件外交文書，經過四道手續，由四位大夫各盡所長，始告完成，足見如何慎重其事，更可見子產能夠知人用人，而不自用。

邢疏引左傳襄公三十一年記事，可以參考。那是衛國的北宮文子告訴衛侯的話。他說：「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能知四國之爲，而辨於其大夫之族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爲辭令。裨諶能謀，謀於野則獲，謀於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乃問四國之爲於子羽，且使多爲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鮮有敗事。」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問子西。曰：彼哉彼哉。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

「或問」就是或人問。經文稱未具姓名的人爲「或人」。或人以子產、子西、管仲三個人問孔子，也就是請孔子評論他們爲人如何。

或人先以鄭子產問，孔子說：「惠人也。」孔安國注：「惠，愛也。」邢疏：「子產仁恩被物，愛人之人。」子產在鄭國辦政治時，給人民很多恩惠，所以孔子以這惠字來評定他的爲人。

再問，子西，馬注子西是鄭大夫。他就是公孫夏，與子產

爲同宗兄弟。又有一說，楚令尹公子申，也叫子西。今採前說，是鄭大夫公孫夏。孔子不予確評，只說：「彼哉彼哉」。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說，這是古成語，孔子引以作答。彼哉彼哉，譯爲語體，便是：那人嗎？那人嗎？此有貶意，但無法注明是何意思，只可窺其語氣。

最後問，齊管仲，孔子說：「人也」。論語裏的人仁二字往往通用。「人也」就是「仁也」。後面有一章，孔子答子路問，即說管仲「如其仁，如其仁」。所以此章「仁也」，應當無問題。下文「奪伯氏」一段，是舉管仲爲仁的事證。伯氏是齊國的大夫，皇疏說他名偃。駢邑是他的采地，駢是地名，據水經注，在今山東臨朐縣古城東。劉氏正義引春秋莊公元年經，齊師遷邾，杜注：「邾在東莞臨朐縣東南。」劉氏說：「駢即

邾字。今山東青州府臨朐縣東南有邾城，是也。」三百是他采地的稅戶，有三百家。皇疏：「時伯氏有罪，管仲相齊，削奪伯氏之地三百家也。」伯氏被削奪後，家庭生活困難，只得喫一些粗疏的食物，但他終身沒有一句怨言。孔安國注：「齒，年也。」沒齒，猶言沒世，或終身之意。管仲判決此案，如非出於仁心，判得合理，何能如是。

○子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

怨，說文：「恚也。」廣韻：「恨也。」怨驕二字都是煩惱，一個人如不願爲煩惱所苦，那就要無怨無驕，但貧而無怨比較難，富而無驕比較易。既知難易之後，就要在貧時勉爲其難，至於富貴，當然更不可驕傲。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

孔子評論魯大夫孟公綽的才性，認爲他適合做大國的卿大夫家臣，不適合做小國的大夫。

當時晉國是大國，趙氏魏氏皆是晉國的卿大夫。公綽爲人廉潔，作事亦有條理，但非全才。如爲趙、魏老，老是家臣之稱。公綽如做趙、魏的家臣，所辦之事，可爲優等。滕、薛皆是小國。公綽若做滕國或薛國的大夫，則不能稱職。

集解孔安國注：「公綽，魯大夫也。趙、魏，皆晉卿也。家臣稱老。公綽性寡欲，趙、魏貪賢，家老無職，故優。滕、薛小國，大夫職煩，故不可爲也。」劉氏正義：「貪賢者，言

務多賢也。」致力於多養賢人，是謂「務多賢」。注言「無職」卽皇疏：「職不煩雜」之意。

大國的大夫家臣，與小國的大夫，所辦的事情不同，孟公綽長於此事，不一定長於彼事，用人不能求全責備，必須取其所長，捨其所短。孔子評論孟公綽這兩句話，可爲用人法則。

○子路問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亦可以爲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

以爲成人矣。

子路問成人，卽是向孔子請問，怎樣才是一個有成就的人。孔子答復，若有臧武仲的智慧，孟公綽的不貪欲，卞莊子的勇敢，冉求的才藝，並且文之以禮樂，也可以算是有成就的人了。

集解：「馬融曰：臧武仲，魯大夫臧孫紇。公綽，魯大夫孟公綽。」周生烈曰：卞莊子，卞邑大夫。」

孟公綽不貪欲，已見前章。冉求的才藝，在雍也篇裏，也獲孔子的稱許。

臧武仲因爲得罪魯國的三家，逃到齊國避禍，齊莊公擬贈田給武仲，武仲見齊莊公所爲，預料他將失敗，不願受田，以免後患，因此在談話中故意激怒莊公，使其作罷，所以孔子說：

「臧武仲之知。」知卽智。詳細事實見皇疏引左氏襄公二十三年傳。

卞莊子是魯國著名的勇士，皇疏說他能夠獨力與虎格鬥。韓詩外傳卷十記載，卞莊子是個孝子，他的母親在世時，他隨軍作戰，三戰三敗，朋友看不起他，國君羞辱他。及其母死三年，魯國興師伐齊，他請求從戰，三戰三獲敵人甲首，以雪昔日敗北之恥，最後又衝殺七十人而告陣亡。劉向新序也記載其事。

如果一個人兼有以上四人之長，便具備智廉勇藝，再經禮樂陶冶，這在孔子看來，亦可以爲成人矣。

劉氏正義引劉向說苑辨物篇，顏淵問孔子成人之行何若。

「子曰：成人之行，達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辨，知幽明之故，睹遊氣之源，若此而可謂成人。」此答子路只舉四人所長。

比答顏子爲次一等，所以說「亦可」。

第二段「曰」字以及下文，皇疏、邢疏，都以爲孔子說，朱子集注又引胡氏，以爲子路之言。鄭浩論語集述述要，以爲「曰，今之成人者」，是子路的話，意思是敢問其次。自「何必然」至文末，是孔子的答復語。「何必然」上面省一「曰」字，古人文字常有這種用法，鄭氏之說可以採取。

前段所舉四人，都不是古人，但四人各占一長，合起來，則非當時一人所能兼有，所以，後段子路再問今之成人者，孔子答，何必然，不必如前述的標準。只要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也可以是成人了。

見利思義，是說遇見可取之利，要想一想此利是否合義，合則取，不合則不取。見危授命，遇見危難，義不可免，決不

逃避，不惜交出生命，也要解危。久要的要字當約字講，與人有約，永久信守，不論後來境遇如何，決不忘平日與人所約之言。

前段成人，智廉勇藝，又須文之以禮樂，此段但講義與忠信，故又次一等。雖然又次，但能力行，也有了不起的成就。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

公叔文子，據集解孔注，他是衛國大夫公孫拔，文，是他的諡號。禮記檀弓鄭康成注，文子是衛獻公之孫。

公明賈，也是衛國人，姓公明，名賈。或謂公明古讀爲公羊，賈讀爲高，卽是公羊高。

孔子聽說，公叔文子「不言、不笑、不取」，因問公明賈，這話是否可信。

公明賈回答：「以告者過也」，是傳說此話的人言過其實。

「夫子」，指公叔文子，因爲他是大夫，故可稱夫子。「時然後言」，說話適得其時，也就是應當說話時才說話。所以別人不厭惡他說話。「樂然後笑」，歡樂時才笑，沒有虛情。所以別人不厭惡他笑。「義然後取」，合義始取，取得正當。所以別人不厭惡他取。文子並非不言不笑不取，而是言笑取都恰如

其分，所以別人不厭。

孔子聽後，便說：「其然，豈其然乎。」皇疏，其然，孔子認為公明賈所說的應當如此。豈其然，孔子認為原來傳聞「不言不笑不取」豈容如此。皇疏其次依馬注解釋，其然，是讚美文子，能以時然後言等，豈其然乎，又恐文子時然後言等不能盡然。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爲後於魯，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前章，子路問成人，孔子稱讚臧武仲有智慧。這裏，是說臧武仲以他的封邑請求魯君，爲臧氏立後。皇疏：「爲後，謂

立後也。」孔子依據此事說他要君。要是挾。以孝經五刑章而論，要君之罪最爲嚴重。

防，是臧武仲的食采邑，在今山東費縣東北六十里。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爲孟氏所譖，構成罪過，出奔到邾，後又從邾回到防邑，派他的異母兄送禮給魯君，求魯君姑念他祖先的功勳，爲臧氏立後，以守其先人之祀。魯君便立他的異母兄臧爲。武仲把防邑交給臧爲之後，便奔到齊國。詳情見孔注所引襄公二十三年左傳。

武仲「以防求爲後」，當時或有人說他不是要君，但他先回來占據防邑，始向魯君請求，這就構成了要君之罪，因爲如果魯君不答應他的請求，他未必不以防邑來叛亂，所以孔子說：「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

○子曰：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集解鄭注：「譎，詐也。」說文：「譎，權詐也。」

春秋時代，齊桓公，晉文公，相繼創立霸業，領導諸侯，尊王攘夷，但就某些事情而言，他們有譎正之分。古注舉的例子很多，今只引以下二事。一是齊桓公在葵丘會盟諸侯，一切以禮待周天子，詳見春秋僖公九年左氏傳及穀梁傳。一是晉文公的踐土之盟，事在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左傳說他召周天子到踐土，接受諸侯朝禮，並引孔子的話說：「以臣召君，不可以訓」。由此可見，晉文公譎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譎。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召忽死之，管仲不

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

桓公就是齊國的公子小白，他和公子糾都是齊襄公的異母弟。襄公無道，鮑叔牙預知齊國將亂，便輔佐小白出奔到莒。後來襄公被他的從弟無知弑而自立。管仲召忽二人同輔公子糾逃到魯國。幾個月後，齊大夫雍廩殺無知。小白由莒回齊。公子糾之母是魯女，所以魯國出兵護送公子糾回齊，另外派管仲率兵攔阻莒道。管仲路遇小白，射中小白的帶鉤，小白佯死脫身。管仲以爲小白已死，報告魯國。魯軍送公子糾遂緩緩前進。不料小白已先入齊，立爲桓公，聞魯軍入境，立即發兵迎戰，魯兵敗走。桓公本欲殺管仲，後因鮑叔牙規勸，決予重用，乃

使魯國殺公子糾，交出召忽管仲。召忽爲公子糾殉節自刎。管仲囚送到齊，卽由桓公任爲齊相。詳見左傳莊公八年至九年記事，以及管子大匡篇，史記齊世家。

子路爲人，注重道義，他認爲，桓公殺公子糾，召忽爲之而死，可謂殺身成仁，管仲不爲公子糾自殺，當不能與召忽相比，因問孔子說：「未仁乎」。

孔子答復，齊桓公爲諸侯盟主，九合諸侯，不用武力，故稱衣裳之會，天下由此而安，這都是得力於管仲。因此，「如其仁，如其仁」，管仲亦如召忽之仁。

九合諸侯，各注或以九爲虛數，表示多次的意思，朱子以九糾通用，解爲糾合，今仍從古注，當九次講。

○子貢曰：管仲非仁者與。桓公殺公子糾，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

子貢疑問，管仲非仁者。他認爲，桓公殺了管仲所輔的公子糾，管仲不能爲公子糾而死，反而輔佐桓公，這能算是仁人嗎？孔子解答，管仲相助桓公，有這些功績，可以成爲仁人；他使桓公爲諸侯的盟主，帥領諸侯，尊重周天子，一正天下，使天下安定，不受夷狄入侵，民到于今仍受管仲的恩賜。微管

仲，如果沒有管仲，我們中國人都要變成披髮與左扣衣襟的夷狄了。管仲豈像匹夫匹婦那樣普通人，爲堅守一種信用，自縊於溝瀆之處，而無功績爲人所知。

管仲的大功，一則使桓公能以維持天下安定的局面，一則維護以人倫爲主的中華文化，不使淪爲非禮非義的夷狄，天下後世人民皆受其賜，所以不害其爲仁人，這是孔子以大公立論，並著眼於天下人民所受之惠，爲子貢解釋疑問，實爲後儒論人論事的準據。

「微管仲」一段，馬融注：「微，無也。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臣，皆爲夷狄也。」劉氏正義：「注言此者，見夷狄入中國，必用夷狄變夏，中國之人，既習於被髮左衽之俗，亦必滅棄禮義，馴至不君不臣也。」劉氏又說：「管仲志在利齊

國，而其後功遂濟天下，使先王衣冠禮樂之盛未淪於夷狄，故聖人以仁許之，且以其功爲賢於召忽之死矣。然有管仲之功則可不死，若無管仲之功，而背君事讎，貪生失義，又遠不若召忽之爲諒也。」

○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

公叔文子的家臣大夫僎，由文子推薦，與文子同上於公朝，居平等地位，一同事君。孔子聞知此事，就說，公叔文子可以諡爲文。

大夫僎，漢書古今人表作大夫選，士免切。釋文，僎，本

又作撰。

禮記檀弓：公叔文子卒，其子戌請諡於君。君曰，夫子聽衛國之政，脩其班制，以與四鄰交，衛國之社稷不辱，不亦文乎。鄭康成注，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君，靈公也。劉氏正義引錢氏坫論語後錄說，周書諡法，文有六等，稱經天緯地、道德博厚、學勤好問、慈惠愛民、愍民惠禮、錫民爵位。並無脩制交鄰、不辱社稷等例。靈公之論，不本典制，故夫子舉同升佚事以合之。

文子推薦他的家臣大夫僕，即合「錫民爵位」一條。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

不喪。孔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

孔子談及衛靈公，說他無道。季康子問，如此，為何不亡國。孔子答以不亡國的原因，他有仲叔圉，集注，即孔文子，辦理外交，又有祝鮀，此人雖有缺點，但有辦祭祀的特長，因此叫他辦理宗廟之事，又有王孫賈，此人也有缺點，但有軍事專長，因此叫他辦理軍旅之事，如此，那裏會亡國呢？

奚而不喪：俞曲園羣經平議引證孟子滕文公篇「方里而井」等古書，以「奚而」作「奚爲」解。朱子集注：喪，失位也。

此章是論知人善任的重要，也有啓示康子之意。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引論語述何說，舉三臣，以勵康子也。三臣不

足稱道，其事靈公，猶愈於魯三家也。昭公之出奔，夫子歸罪於季氏焉。

○子曰：其言之不忤，則爲之也難。

集解馬融注：「忤，慙也。內有其實，則言之不慙。積其實者爲之難也。」

馬注的意思是，言語無虛妄，才不致於慙愧，但若內聚其誠實，使凡所說的話皆不感慙愧，則不容易。

言語如實，人所難能，知此可以自省自勵，馬注比他注爲優。

○陳成子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

陳恆弑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集解馬注：「成子，齊大夫陳恆也。」皇疏，成子是陳恆的諡號，他在春秋魯哀公十四年弑其君壬於舒州。壬是齊簡公之名。

魯與齊國同盟，又是鄰國，齊君被弑，魯國應該出兵討伐亂賊。孔子因此沐浴齋戒，朝見魯哀公，請討陳恆。馬注：「將告君，故先齋，齋必沐浴也。」孔子此時已是魯國老者，非有

大事，不入朝見君，既爲大事，故先沐浴齋戒，至爲慎重。

「公曰，告夫三子。」孔注，三子是三卿。卽是仲孫、叔孫、季孫。魯國的政權就在三家手中，哀公不能作主，所以叫孔子去告訴他們三人。

「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古注引左傳哀公十四年記載，這是孔子退朝以後，與他人說的一段話。孔子在魯國雖然早已辭職，但仍是大夫，「以吾從大夫之後」，是謙虛之辭。孔子說他自己既是大夫，遇見齊國這樣大事，不敢不上朝報告，豈知君主卻要他轉告三子。這段話的意思，據馬注，依禮，孔子應當報告國君，不應當報告三子，但由君命，不得不去報告他們。

「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

也。」之字作往字講，孔子前往告訴三子。三子都認為不可以討伐。孔子只好拿前面同樣的話對三子一說而已：「因我忝爲大夫，所以不敢不來報告。」

此章古注議論很多，茲摘譯左傳等三條作參考：

左氏哀公十四年傳，孔子請哀公討伐陳恆時，曾爲哀公研判，齊國人有一半反對陳恆弑君，以魯之眾，加上齊國的一半人，可以取勝。

顧棟高春秋大事年表說，魯國的兵權在三子，三子的兵權卻在家臣，例如冉有等人都在季氏家中，如孔子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兵，三子豈敢抗命。加以樊遲有若，皆是勇銳之士，號召遠近，聲罪致討，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者。

劉氏正義說，誠使哀公奮發有爲，許可孔子請討，則孔子

奉辭伐罪，必能得之三子，大服齊人，一舉而齊魯兩國之權奸皆有所顧忌，這也是亂世之一治，可惜哀公終不能用孔子。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子路問事君的道理。孔子答復：「勿欺也，而犯之。」欺是欺騙，犯是犯顏，之指君主而言。

集解孔曰：「事君之道，義不可欺，當能犯顏諫爭。」孔注的意思，爲臣應當諫君，以阻止他的過失，假使他不高興，甚至不惜犯顏而諫，但必須不欺君，才能犯顏諫爭。「而犯之」的「而」字，孔注作「能」字講。

這兩句話，也可以這樣解釋：事君之道，不能欺君，然而君有不對的地方，可以犯顏諫之。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何晏注：「本爲上，末爲下也。」

上達，下達，含義都很廣泛，何注以本末解釋，比較可取。上達指根本而言，下達指枝末而言。達，邢疏作「曉」字講。曉，卽是知的意思。君子知本，凡事皆從根本做起。小人相反，凡事皆是捨本逐末。

學儒當知，希聖希賢是本，財利是末。

○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

集解孔安國注：「爲己，履而行之。爲人，徒能言之。」

履而行之，是說古時學者將其所求的學問拿來自己實行，這是

爲自己脩養而學。徒能言之，是說今時學者只將他所求的學問拿來銜示於人，令人知道他非常高明，而他自己不肯實行，這是爲誇耀於人而學。

古之學者，知道求學的意義，在成己成物。爲己，就是先成就自己。例如智仁勇，皆須自己先成就，然後始有能力成就他人。今之學者，不知道求學的意義，以求名利爲先。所以，不脩道德，只求學問。求學目的，是爲了令人知道他有學問。以有學問，則可以獲得種種利益。故云：「今之學者爲人。」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曰：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

者出。子曰：使乎。使乎。

蘧伯玉，衛國大夫，姓蘧，名瑗，是孔子的老朋友。孔子在衛國時，即嘗住在他家。

蘧伯玉派人到魯國拜訪孔子，孔子請此人坐，然後問：「夫子何爲。」夫子，稱蘧伯玉。使者對答：「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何晏解：「言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無過也。」使者辭出後，孔子讚美：「使乎，使乎。」集解陳曰：「再言使乎者，善之也，言使得其人。」使，是派遣之意。蘧伯玉派得能稱其職的人。是謂「得其人。」

淮南子原道訓：「蘧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莊子則陽篇也有類似的記述。可見蘧伯玉確是時常欲寡其過，使

者的話恰如其分，所以孔子加以讚美。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位是職位，或泛指地位。政是政事，也可泛指他人所辦的事情。孔子教人，不在其位，就不要籌謀其事，免得干涉他人的職責。

君子思不出其位，這是周易艮卦象辭，曾子引來解釋孔子以上兩句話。不出其位，是安守本分的意思。

朱注把上下兩節分爲兩章，並以不在其位兩句已見泰伯篇，此處算是重出。毛奇齡論語稽求篇認爲不妥，因爲曾子引艮卦

象辭，本爲證明孔子之語，如另作一章，便不解何意。

○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其言而過其行，例如說了五分，而只做三分或四分，君子就以爲可恥。

皇本作「君子恥其言之過其行也。」並疏云：「言過其行，君子恥之。」

○子曰：君子道者三，我無能焉。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子貢曰：夫子自道也。

君子道者三，就是指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這

三者都要以事實來體驗。仁者凡事不害人，而且力求有利於人，一切內省不疚，所以不憂。智者看事分明，力能決斷，所以不惑。勇者依於仁智，凡所應爲之事，不計艱難，勇於實踐，所以不懼。孔子說這三者「我無能焉。」我，孔子自稱。無能，做不到。君子辦事之道，離不開此三者。具此三者，即可稱爲君子。但是孔子說：「我辦不到。」子貢卻說：「夫子自道也。」自道，就是自說。子貢以爲，這三者，孔夫子都能辦得到，所以，無異孔子說自己。

程氏集釋引論語筆解：「子貢慮門人不曉仲尼言我無能焉，故云自道，以明有能也。」

君子道者三，古注有兩種解釋，一是皇侃疏：「君子所行之道有三。」一是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孟子盡心章句下，

君子厄陳蔡章，趙岐注引論語曰：「君子之道三，」疏本改作「道者。」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方人，依鄭康成注，作謗人。子貢謗人，就是說人的過惡。孔子喚問子貢說，賜也，你本身賢乎哉，以我來說，我則自顧不暇，又何能謗人。禮記大學說：「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孔子猶不能謗人，子貢能謗人嗎？「夫我則不暇」，是孔子以身示教。

皇邢二疏，朱子集注，都從孔安國注，將「方人」作「比方人」講。陸德明經典釋文說：「鄭本作謗，謂言人之過惡。」劉氏正義引盧文弨考證說，古論語謗字作方，蓋以聲近通借。

劉氏以爲，孔子不以比方人爲非，例如夫子嘗問子貢與顏回孰愈，這就是比方，所以此處應作謗人講。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不己知」就是「不知己」，不愁他人不知道自己。「患其不能也」，皇本此句是「患己無能也」，只怕自己無能力。

學無止境，患己無能，則必發憤研究學問，脩養道德。至於自己的學問道德是否爲人所知，那就不用計較了。這是孔子教給學者非常重要的觀念。學而篇：「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衛靈公篇：「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己知也。」都是提示學者，一切求之於己，操之在我。

○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

逆，是逆料，預料。億，是億度，揣測。抑亦，轉語詞，有「反之」的意思。

集解孔安國注：「先覺人情者，是寧能為賢乎，或時反怨人。」劉氏正義說：「釋文云，怨，本或作冤，盧氏文昭考證，古怨與冤通。」

孔注大意是說，不可以預料他人會來詐欺，不可以揣測他人不能守信。反過來說，以預料揣測而得事先發覺他人的詐欺或不信者，這豈能算是賢者。因為這樣或恐有時反而冤枉人。

孔子只是不主張由逆億而得的先覺，並非反對不由逆億的

先覺。怎樣才是不由逆億的先覺呢？中庸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以至誠心待人，可以先覺。

○微生畝謂孔子曰：「丘，何爲是栖栖者與。無乃爲佞乎。孔子曰：非敢爲佞也，疾固也。」

孔子周遊列國，目的是在實行聖人之道。微生畝問孔子，爲何如此到處奔波，莫非是要施展佞才，討好各國君主。孔子告訴微生畝，他不敢以佞口悅人，而是疾固。

微生畝蓋是孔子家鄉中的年長者，所以直呼孔子之名。

栖栖，各注同棲棲。栖棲都是西字的或體字。西字篆書象鳥在巢上，所以說文以西字爲棲的本義字。竹氏會箋引何楷說，

鳥宿曰棲。棲棲者，取其翔集不定之義。文選班固答賓戲：「棲棲遑遑，孔席不煖。」李善注：「棲遑，不安居之意也。」因此，論語此章栖栖，就是形容孔子周遊列國席不暇煖的意思。疾固，包咸注：「病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案：固陋只是學識不廣，不足爲病。當時各國君臣大都固執一己的權利，各家學說又各固執一端思想。這才使孔子引以爲病，而欲行道教化。所以將固字解釋爲固執較好。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驥是千里馬，一日能行千里。孔子認爲，驥所以由人稱之爲驥，不是稱讚其有日行千里的能力，而是稱讚其具有優越的品德。

說文：「驥，千里馬也。」集解鄭康成注：「德者，調良之謂。」劉氏正義並引太平御覽四百三所引鄭注：「驥，古之善馬。德者，謂有五御之威儀。」劉氏綜合兩處所引鄭注，認為應當這樣注解：「驥，古之善馬。德者，調良之謂。謂有五御之威儀。」調良，卽是和馴而善良之意。所謂五御威儀，卽是五種御車之威儀。劉氏引周官司徒保氏職五馭，鄭司農注：「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此謂馭車者之容，驥馬有調良之德，故爲善馬。

孔子教育，不僅注重才能，更注重品德，如無品德，則才能愈高，愈有力量危害人羣，所以藉驥況人，必須重德。

○或曰：以德報怨，何如。子曰：何以報德。以

直報怨，以德報德。

孔子平時講仁，講恕道，因此有人問孔子：「以德報怨，何如。」德是恩德，怨是怨恨。人家待我不好，使我怨恨，而我卻以恩惠報答他。

孔子反問這個人：「何以報德？」以德報怨固然好，但如另外有人待你有恩德，你用甚麼報答呢？如果還是以德報答，那就不公平。所以應該「以直報怨，以德報德。」直是正直，既不以德報怨，也不以怨報怨。例如你是法官，審判一個犯人，他正是你的所怨者，而你以正直的心情來量刑，既不特別減輕，也不特別加重。這就是以直報怨，可以算是恕道，而對於以德報德來說，自然得其平衡。

以直報怨，無過，無不及，正合中庸之道。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古注引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哀公十四年西狩獲麟，孔子蓋爲獲麟而發莫我知之歎。

「莫我知」，就是無人知道我。這是孔子感歎沒有知己者。子貢問，何謂無人知道夫子呢？

孔子便說出不怨天、不尤人，這幾句話。

孔子行道，而道不行，晚年喪子，最得意的弟子顏淵也早

死，皆是怨天之事，但孔子知道天命，所以不怨天。

不尤人的尤字，也是怨的意思。孔子在陳絕糧，以及遭遇陽虎桓魋那些惡人，皆足引起怨人之心，但孔子只知自反，決不怨人。

下學而上達，依皇侃疏：「下學，學人事。上達，達天命。」孔子不論遭遇如何，不怨不尤之外，仍然求學，上達最高境界，這不是人所能知，只有天知之。所以何晏注：「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故曰唯天知己。」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

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

公伯寮，姓公伯，名寮，字子周，魯國人，與子路同做季氏的家臣。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以及馬融注，都說他是孔子的弟子，史記寮作僚，孔子家語弟子解裏沒有公伯寮，若干古注或認為他不是孔子的弟子，或認為他因愬子路，被後人剔除其弟子之名。

子服景伯，孔安國注：「魯大夫子服何忌」，邢疏引左傳哀公十二年杜注，認為景伯只名何，不名何忌。劉氏正義說，景伯是孟孫之族。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愬與訴同，馬注：「愬，譖也。」

愬子路，就是在季孫氏面前進讒言，毀子路。子服景伯以此事告訴孔子，並說：「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鄭康成注：「吾勢能辨子路之無罪於季孫，使之誅伯寮而肆也。有罪既刑，陳其尸，曰肆也。」諸，是「之於」二字。之字卽指稱公伯寮。夫子，卽指季孫而言。依據注疏，大意是說，季孫固已聽信讒言，而有疑惑子路之心。但對於公伯寮，景伯自認爲尙能有力爲子路辯護，並使季孫誅寮，然後陳列其尸體於市朝以示眾。「市朝」二字解釋於後。

孔子不贊成景伯的主張。他說，道之將行，是天命，道之將廢，也是天命。公伯寮其能如天命何。

劉寶楠氏正義：案：子路以忠信見知於人，不知寮何所得愬，而季孫且信之。朱子或問以爲在墮三都出藏甲之時，說頗

近理。當時必謂子路此舉是彊公室，弱私家，將不利於季氏，故季孫有惑志。夫子言道將行將廢者，子路墮都，是夫子使之，今子路被愬，是道之將廢，而已不能安於魯矣。

「市朝」。市，是市場。朝，是朝廷。古時，大夫以上的死罪者，陳其屍體於朝，士則陳屍於市。公伯寮是士，不當陳於朝。此處市朝二字連說，先儒謂是當時成語。

○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辟同避。回避，或避去之義。

賢者次於聖人，賢人在亂世，不作官，不要名，言語行爲

一切謹慎，避免災難，這就是賢者辟世。皇疏引坤文言「天地閉，賢人隱」，解釋此句。天地閉，就是天下大亂的時代，賢人無處可避，只好在人羣中藏身逃名。次一等的人，不辟世，但不居亂邦，能夠擇地而處，這叫做辟地。再次一等者，不知辟地，但能觀察君主的顏色，而決定去就。例如醴酒不設，即知禮數已疏，態度已變，必須決定辭去，這叫做辟色。再次一等者，能以辟言。聽到君主不善的言辭，即決定辭去。

作者七人，包注：「作，爲也。爲之者，凡七人。」長沮、桀溺等七人，都是隱士，古注所說七人不相同，不必詳考。

○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

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

劉氏正義引鄭注，石門是「魯城外門」。晨門，是看守石門的人，早晨開門，入夜關門。據高士傳說，石門守者是魯國人，避居不仕，自隱姓名，爲魯國守石門。

子路夜宿於石門，負責開閉石門的人問子路：「奚自」，從何處來？子路答，來自孔氏。晨門一聽，卽知是孔子，便說，就是那位「知其不可而爲之」的孔氏嗎？

皇疏：「言孔氏知世不可教化，而強周流東西。是知其不可而爲之。故問之。」「強周流東西」者。強，是勉強。周流，是周遍流轉的意思。東西，是東西南北的簡稱。周流東西，卽是流轉四方，也就是周遊列國之意。孔子雖知當世無道，仍然

勉強周流四方，希望獲得行道的機緣，以資救世。此卽是「知其不可爲而仍爲之」的孔聖人。晨門深知孔子。故如此問。

黃氏式三論語後案，據皇疏，是夫子周流在外，使子路歸魯，值莫，而宿於魯之城外，故有此問答之辭。曰知其不可而爲之，正指聖人周流列國，知道不行，而猶欲挽之。晨門知聖也。

晨門是前章七隱士中的一人。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旣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末之難矣。

孔子居衛國時，某日正在擊磬，有一荷蕢者，經過孔子門前，說擊磬者是有心人。

磬是石製的樂器，蕢是草編的盛物之器。音樂表現心聲，孔子擊磬，當然有心思。

荷蕢的人口氣一轉，又說：「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

說文，硜是磬的古字。硜硜是磬的聲音，荷蕢者從這聲音裏想像擊磬者是個堅強固執的人，所以說「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據劉氏正義，是說沒有人知道孔子。斯己而已矣，是說孔子但當爲自己，不必爲人，即孟子所說的獨善其身的意思。但「莫己知也」是從上句「鄙哉，硜硜乎」而來，荷蕢者的意思，是說擊磬者把磬敲擊得硜硜而不自知。下句「斯

己而已矣」，是說擊磬者只知道自己而已，言外之意，不知時代環境。

深則厲，淺則揭。這是荷蕢者引自毛詩邶風匏有苦葉篇的詩句。毛傳及各注據爾雅釋水說：「揭者揭衣也，以衣涉水爲厲。」揭衣就是將衣服提起來。這兩句詩大意是說，涉淺水，可以提起衣服，免溼。涉深水，例如水深至膝以上，提起衣服還是免不了溼，乾脆不揭衣，就任衣服垂下。水有深淺之異，涉水的方法不同，以喻有心人不必固執，天下無道，就應該歸隱。

荷蕢者也是自隱姓名之士，孔子聽見他的話，便說：「果哉，末之難矣。」果哉應該是就前文硜硜乎而言，意思是說，如果人人都這樣，把磬擊得硜硜乎，只爲自己，不爲他人，那就不難了。孔子是知其不可而爲之的聖人，天下無道，仍不作隱士。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三年。

子張引尚書所說：「高宗諒陰，三年不言」，問孔子，何謂也。

據皇侃疏，高宗是殷朝中興之帝，名武丁，德高而可崇，故稱高宗。

諒陰，諸注採鄭康成說，指天子居喪所住的凶廬，本字是梁庵，其作諒陰，或作亮陰等，都是假借字，諒陰卽讀梁庵音。

殷高宗武丁，他的父王小乙死，他依古禮守三年喪，書經記載他住在凶廬裏，三年不與外人交談。子張問孔子，何謂也，

意思是說，三年不言，政治怎麼辦。

孔子答復，何止高宗，古時人君都是如此。君薨，就是人君去世，雖由太子繼位，但太子必須守喪三年，喪期未滿，不能聽政，由冢宰代理政事。百官總己，各盡自己的職事，聽命於冢宰。冢宰又稱太宰，即是後世所稱的宰相。

古注，在孔子時，人君已不行三年喪之禮，子張因此發問，以起孔子之教。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在上位的君主如果好禮，則其使民就容易。好禮的好字重要，君主好禮，必能以禮待民，而民眾也必隨之好禮，以禮待君主。禮本於敬，上下以禮相待，就是上下互敬，所以國家需

要使用民眾時，民眾就會聽從。

○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百姓。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

子路問君子，孔子答復：「脩己以敬。」脩是脩治，敬是禮的實質，一個人以敬來脩治自己，使其身心言語統歸於敬，也就是處處合禮，這就可以算是君子了。

子路再問：「如斯而已乎。」如斯即是如此。他認為，做一個君子不止如此簡單。孔子說：「脩己以安人。」脩己以敬，便不會損害他人，就以這種脩養待人接物，便是安人。

子路仍感不足，又問：「如斯而已乎。」孔子說：「脩己以安百姓。」據劉氏正義說，脩己卽是修身，安人卽是齊家，安百姓則是治國平天下。安百姓就不簡單了，所以孔子最後又補充說明：「脩己以安百姓，堯舜其猶病諸。」孔注：「病，猶難也。」諸字用在句末，是「之乎」二字的合聲，表示活動語氣。此意是說，脩己以安百姓，別說是君子，縱然堯舜那樣聖君，恐怕也難做得周到。

孔子的政治理想就是使民眾皆安。此處說明，安百姓，堯舜猶難，卽是告訴子路，安民的工作沒有止境，但其基本工夫則是脩己以敬。

○原壤夷俟。子曰：幼而不孫弟，長而無述焉，

老而不死，是爲賊。以杖叩其脛。

原壤，姓原名壤，魯國人，是孔子的老朋友，但其學術思想與孔子大異其趣。

夷俟，馬融注：「夷，踞。俟，待也。」

踞與坐不同。古時坐的姿勢，先屈膝如跪，兩脛向後，然後臀部坐於兩足。踞則臀先坐下，兩足向前張開，兩膝弓起，其形如箕，名爲箕踞，不合乎禮。

孔子往訪原壤，依禮，原壤應該出門迎接，不料他不但不出迎，而且箕踞以待。

孔子注重禮樂教育，今見原壤如此行爲，便當面對弟子說原壤三件事。一是幼而不孫弟。這是說他年輕時不遵守遜長之

禮。二是長而無述。這是說他年長以後，仍不研究聖人之學，因此無所闡述。三是老而不死是爲賊。何晏注：「賊謂賊害也。」這是說他老了還不死，於人無益，反而有害。

孔子說罷，原壤仍然雙手抱膝箕踞不起，孔子就拿起拐杖敲敲他的腳脛。

據禮記檀弓篇記載，原壤母死，孔子幫助他沐浴，原壤未表現喪母的哀情，居然還唱歌，隨從的弟子諫勸孔子和他絕交，孔子告訴弟子說：「丘聞之，親者毋失其爲親，故者毋失其爲故也。」這兩句話的第一句，是說原壤與他母親的關係。他雖然在唱歌，實際並未忘記他的母親。第二句是說孔子與原壤的關係。老朋友依舊是老朋友。由此可知，原壤應當不是普通人，或者就是前章「作者七人」中的一人。所以孔子與他交往，而

且去拜訪他。孔子在此所說的老而不死等語，以及杖叩其脛，都有戲言戲行的意味，不是古注所說的嚴責。

○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闕黨卽孔子所居的闕里。此地有一童子能夠爲人將命。童子，未成年人。將命，據馬融注，是在賓主相見禮中替賓主傳話。有人懷疑那童子是否藉此求獲教益，所以問孔子：「益者與。」與是疑問詞。

孔子說，他曾經看見那童子「居於位」，「與先生並行」，

由此看來，不是求教益，而是想趕快就作成年人。位是成年人所坐之位，古禮，未成年，不能與年長者列位而坐，只能坐於一隅，而那童子卻坐於成年人位上。先生是指成年人，並行是並肩而行。依禮記王制篇說，與父親年齡相等的人同行，要隨行在後，與兄長年齡相等的人同行，要肩隨而行。但那童子與年長者並肩而行。足見其不講禮貌，不知謙虛，如何受益。所以非求益者。

俞氏羣經平議說：「此童子自爲其黨之人將命，非爲孔子將命，亦非孔子使之將命也。」

邢疏：「此章戒人當行少長之禮。」

論語講要 衛靈公第十五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

衛靈公問陳，就是向孔子問軍陣作戰的事情。陳，釋文作陣。陣是後起的俗體字，經典仍作陳。

孔子不答復，只說嘗聞俎豆之事，未學軍旅之事，第二天便離開衛國。

俎豆，是祭祀等所用的禮器，即代表禮儀。軍旅之事，就是軍隊作戰的事情。鄭注，一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五百人爲旅。歷代軍隊編制不相同，這是古代軍隊編制。

孔子到衛國，希望能夠行道。衛靈公待孔子也很友善。可惜靈公只知講求用兵，而不及其他。因此，靈公問陳，孔子便對以未學軍旅之事，而且明日遂行。足見聖人不合則去，十分明快。

鄭注：「軍旅末事，本未立，不可教以末事。」

邢疏：「孔子之意，治國以禮義爲本，軍旅爲末，本未立，則不可教以末事。」

竹氏會箋：「靈公一生錯處，俱在禮教上，是時蒯聵出亡，公年老而無嫡嗣子，欲其脩身齊家，夫婦父子之間講求禮讓，靖內爲急，蓋逆知其內亂將作，故爲此言導之，正是夫子救時手段，欲使靈公深思而自悟之耳。」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孔子在陳國遭厄，斷了糧食，隨從的弟子都餓得起不來。子路現出慍怒之色，但非由於饑餓而慍，而是爲孔子行道行不通。他問孔子說，「君子亦有窮乎？」孔子答復：「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依何晏注，君子固然也有窮的時候，但不同於小人，小人窮則濫溢亂作。

孔子之答，足以令人平心靜氣，以道自處。

○子曰：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

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喚子貢說：汝以為我多學而識之者歟。

識，音義同誌。識之，就是述而篇所說的「默而識之」的意思。多學而識之，是說博學而都默記在心。

子貢對曰：「然，非與？」

然，是子貢承認孔子多學而識之。非與，子貢反問孔子，我猜想的不是嗎？

孔子說：「非也，予一以貫之。」我不是多學而識之，而是一以貫之。

里仁篇，孔子曾告訴曾子：「吾道一以貫之。」此處告訴子貢：「予一以貫之。」都是提示脩道的方法。脩道必須默而

識之，就是明記不忘之意，但不能多學而識，要將所學的都默而識之，誰也辦不到，如能默識一條，即能成功。這一條，就是曾子所說的「忠恕」之道。忠是誠誠懇懇的盡其在我，恕是原諒一切人。一以貫之，就是用忠恕之道來下工夫。忠恕出於人的本心，果然對待一切都是忠恕，便是有道之人，也就能如孔子所說的志於道。古注解說「一以貫之」，意見紛紜，只作研究參考。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依皇侃疏，孔子喚子路說，知德的人少。

德的本字是惠，惠從直心。心的本體寂然不動，名之爲道。動則必變，雖動尚未變化，其心仍直，而不枉曲，這叫做德。

不是脩道的人不能知德，所以知德者少。

○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爲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

孔子說，能無爲而治者，那就是舜吧。

無爲而治的意思，是說舜自己不做甚麼事，而能平治天下。究其原因，當如何晏解說：「任官得其人。」據尚書舜典記載，舜命禹作司空，平水土，命棄爲后稷，播種百穀，命契作司徒，辦教育，命皋陶作士，掌法律，命益作虞官，管山澤鳥獸。這些都足以說明他能知人善任，所以能無爲而治。

舜用了許多的人才，而他自己「何爲哉」，究竟做甚麼呢？

「恭己，正南面而已矣。」恭己，就是自己存恭敬心，對人對事一切恭敬。人君之位坐北向南，正南面就是正坐在君位上。雖然無爲，但不能不正坐於君位。正坐於君位，坐鎮在那裏，始能無爲而治。

舜能用人而不自用，所以孔子以無爲而治來讚美他。

○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子張書諸紳。

子張問行。這是指凡事行不行的問題。

孔子解答，言語忠實守信，行爲篤厚恭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蠻是南蠻，貊是北狄，通指不懂中國文化的外國人。這是說，一個人只要說話忠實守信，行爲厚道有禮，雖到蠻貊之國，也能感化人，無往而不可行。反過來說，假使「言不忠信，行不篤敬」，別說到外國，「雖州里行乎哉。」州里，指自己的鄉里，雖然在家鄉，也令人反感，處處行不通。

以下是孔子教子張把忠信篤敬想像爲具體的事物，時時可見，念念不忘：「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

兩個其字，都是指忠信篤敬而言。參，阮氏校勘記說：「案釋文云，參，所金反。包注云，參然在目前。是古讀如森，不讀如驂。」衡，車前橫木。

此意是說，站在那裏時，就像看見忠信篤敬參然在眼前，乘車時，就像看見忠信篤敬倚靠在車衡上。這樣不離忠信篤敬，然後到處可行。

「子張書諸紳。」紳，是衣帶。子張把孔子的話書之於衣帶上，隨身記誦，依照實行。

○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孔子讚美衛國兩位大夫。一是爲人正直的史魚，孔注，名鱄，不論國君有道無道，他都是直言直行，像矢一樣的直。矢

就是箭。一是君子蘧伯玉，國家有道，他出來從政，國家無道，他可以卷而懷之。卷是像把一張畫捲收起來。這是說，蘧伯玉把他的學問和能力捲收而懷藏之。包注：「卷而懷，謂不與時政，柔順不忤於人。」

史魚之直，蘧伯玉之稱君子，古注引證事實如下：

史魚臨死遺言，生前在朝，不能諫君進用賢人蘧伯玉，退棄不肖之臣彌子瑕，死後不應當在正堂治喪，只能殯在室牖之下。其子從之。靈公往弔，問知其故，立即進蘧伯玉，退彌子瑕，移殯史魚於正堂，成禮而後去。韓詩外傳，新序，孔子家語，皆載其事，說他「生以身諫，死以尸諫，可謂直矣。」

蘧伯玉事跡，古注太繁，此處只舉一條。列女傳記載，衛靈公夫人稱讚蘧伯玉是賢大夫。他曾在夜閒乘車經過靈公門前，

雖在暗無人處，仍然下車致敬，而不失禮。

○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

可與言，就是可以與他談論學問道德，遇到可以與言學問道德的人，而不與他談論，便不能在德學上與他互相切磋，當面錯過一個可以交談的人，這叫做失人。

反過來說，遇到不可與言的人，而與他交談，無論言學問，言道德，都是浪費言語，這叫做失言。

知者，就是智者。失人，失言，都是不智。智者有知人之明，既不失人，也不失言。

○子曰：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

志智二字古時通用，俞氏羣經平議引禮記緇衣篇，列子湯問篇，有關志字各注，都當知或智字講，其說可從。

害仁，唐石經作害人。

智士，是有智慧之士。仁人，是有仁德之人。智士、仁人，不會因為求生而損害仁，只會犧牲生命而成全仁。

生命雖然可貴，但智士仁人認為仁更可貴，所以不害仁，但成仁。古注探廣義解釋，禹王胼胝治水，管仲相桓公，皆是成仁。後世蜀家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五十四歲即死於軍中，即是殺身成仁。

○子貢問爲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子貢問孔子，怎樣爲仁，據劉氏正義，爲仁當行仁講。

孔子先說比喻，工匠想做好工作，必先使其工具鋒利，然後爲子貢說爲仁之道，居在這國家裏，要事奉這國家的賢大夫，要結交有仁德的士人。事賢大夫，可以隨之學習，友其仁士，則有所切磋。

皇疏：「大夫言賢，士云仁，互言之也。」

士是不在位的讀書人，士有仁德而又年長者，也可以事之爲師，此處是指與自己年齡相等者，可與他結交爲友。

學者有良師益友，才能成就其道德學問。

○顏淵問爲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顏淵問爲邦，卽是問治國之道。孔子答以如下幾個要點：行夏之時：就是採行夏朝的曆法。中國舊曆分一年爲春夏秋冬四時，每一時又分孟仲季三個月，依周天十二辰的次序，孟春是建寅之月，爲四時之始。夏朝以此爲一年開始的正月，合乎春生夏長秋收冬藏的自然時序，以及如孟子所說，不違農時。治國應當先定天時，辦事才方便，在農業時代，夏曆最標

準，所以孔子答復顏淵，第一個要點就是行夏之時。直到現在，民間所用的農民曆還是夏曆。又，依尚書大傳，以及白虎通等書所說，夏以建寅的孟春月爲正，殷以建丑的季冬月爲正，周以建子的仲冬月爲正，王者各統一正，周爲天正，殷爲地正，夏爲人正，因此也叫三統，王者相承，依此順序，猶如連環，周而復始，三代以前的歷代帝王也是這樣循環。孔子處在東周衰微時代，想到或有繼周而起的王者，自然就依這個順序，以建寅月爲正月。

乘殷之輅：這是講使用的交通工具，要用殷朝的輅。殷輅已難考，經典釋文說：「輅音路，本亦作路。」輅路都是車名。馬注，以及禮記明堂位鄭注，殷朝的車子是木路，也叫大路，最樸素，左傳桓公二年說：「大路越席，昭其儉也。」越席，

就是蒲草編的席子，也就是邢疏說的，編結蒲草爲席，置於車中，以爲坐墊，有尙儉之意。

服周之冕：冕是禮帽，此處代表衣冠，歷代衣冠制度不同，孔子主張用周朝的冕。周冕也難考。依包注及劉氏正義說，周冕有垂旒，用來遮眼，有黹纁塞耳，就是用黃綿做成丸狀，懸在冕的兩邊，擋住兩耳。把眼耳遮塞起來，取意是爲人君者不聽讒言，以及不需察察爲明。

樂則韶舞：各種典禮，如祭祀等，以及對國民實施教化，都需音樂。但音樂的五音不能錯亂，否則不祥。所以，孔子告訴顏淵，音樂要用韶舞。古注，韶舞專指舜的音樂，俞樾羣經平議說，舞當讀爲武，舞武二字，古人通用。樂則的則字，當作法字講，卽是音樂當取法舜樂和武王的樂。舞指武王的樂，

可從。舜帝的韶樂，盡美盡善，固然可用，武王樂，雖未盡善，但也盡美，所以也可用。

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放逐鄭國的樂聲，不用巧言的佞人。因為鄭聲淫，佞人危險。鄭聲淫，是說鄭國的音樂聲調，濫無節制。樂記子夏對魏文侯說：「鄭音好濫淫志，宋音燕女溺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此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佞人，例如少正卯，言偽而辯，所以不能用。

治國的事情千頭萬緒，孔子告訴顏淵以上幾點，博採歷代的長處，確定時令、車制、服制，選最好的音樂，以及禁用鄭聲、佞人，自能樹立宏規，治國平天下的章法可以概見。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意是說，一個人如果沒有深遠的思慮，他必然隨時遭遇不可預測的憂患。

遠慮的意思很廣泛，就辦事方面說，不論大小事，目標要遠大，辦法要周詳，又要預防流弊，就做人方面說，不但在人世間做一個好人就算了，還要學大道，否則憂患就在眼前。

○子曰：已矣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色是一個人與生俱來的習氣，這習氣有深淺之分，好色的習氣愈深，則愈不能好德。孔子感嘆，未見過好德就像好色一樣的人。

子罕篇同有此章，無「已矣乎」三個字。「已矣」有「作罷」或「罷了」之意，「乎」字加在語尾，表示感嘆。

好色的人，自身尚不能治，何能齊家治國，所以，孔子不止一次的感嘆。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也。

臧文仲，是魯國大夫臧孫辰，孔注：「知賢而不舉，是爲竊位。」

柳下惠是魯國的賢人，依諸古注，柳下惠姓展，名獲，字禽，私諡爲惠，微子篇記，柳下惠曾爲士師。

臧文仲知道柳下惠是賢人，而不與立，所以孔子說他是竊位者。不與立，皇疏說，不薦之於君，使與己同立公朝。

李惇羣經識小說，此與憲問篇公叔文子同升之事正相反。

劉氏正義說：「竊，如盜竊之竊。言竊居其位，不讓進賢能也。」

○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

王引之經義述聞說：「躬自厚者，躬自責也，因下薄責於人而省責字。」

躬自厚，對自己從重責備。薄責於人，對人從輕責備。如此可以遠離他人的怨恨。遠字讀去聲。

○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如之何，意思是「這事情該怎麼辦。」

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凡事不說「怎麼辦、怎麼辦」的人，也就是說，凡事不用心考慮的人，孔子對這種人也不知道怎麼辦了。所以說：「吾末如之何也已矣。」末如之何，就是無如之何。

孔注將「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分爲兩句解釋，不如朱子集注作一句講好。

各注引陸賈新語辨惑篇，認爲孔子說這話，是對亂世而發，也是把兩「如之何」作一句講。

○子曰：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

鄭康成注：「小慧，謂小小之才知。難矣哉，言終無成。」終日成羣相處，言不及義，不說有益的話，只喜歡表現小聰明，這種人難有成就，求學、辦事，都無所成。

小慧，皇本依魯論作小惠。惠是慧的假借字，經典多通用。

○子曰：君子義以爲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君子哉。

鄭康成注：「義以爲質，謂操行。孫以出之，謂言語。」

君子以義爲本質，凡事都合乎義。而在辦事時，又能以禮

行之。雖然合義合禮，但不驕傲，而能孫以出之。孫通遜，出言謙遜。不但如此，又以信實成其功。最後讚美一句：「君子哉。」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不病人之不已知也。

包注：「君子之人，但病無聖人之道，不病人之不已知。」
君子只愁自己無能，不愁他人不知道自己。能，是辦事的能力，君子辦事，爲公而不爲私。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疾字與病字相同，憂慮之意。沒世，當沒身講。
君子憂慮，終其身，沒有名譽給人稱揚。

君子有名，必有其實，疾沒世而名不稱，意思是疾沒世而無實際善行可稱。

俞曲園羣經平議說，周書謚法篇：「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如果細行而受大名，便是名實不相稱。此說，稱字讀去聲。浪得虛名，君子引以爲疾。此說也好。王陽明傳習錄即主張稱字當去聲讀。

○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

依何氏集解，求字作責字講，君子凡事責之於自己，小人凡事責之於他人。責是責備，凡事責備自己，即是求諸己，小人與此相反。

孟子離婁篇說：「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則君子必自

反也。」可以參考。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

包注：「矜，矜莊也。」

君子莊敬而不與人爭，合羣而不結黨。

皇疏引江熙說，不爭，就是不與人爭勝。此解可取。君子恭敬而又退讓。

尚書洪範：「無偏無黨」。有黨便有偏私，所以君子不黨。後世很多黨禍，足資鑑戒。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憲問篇，孔子曾說：「有言者不必有德。」所以君子不因

爲一個人說話好就薦舉他。雖不以言舉人，但也不以人廢言。因爲沒有品德的人，有時也會說出有道理的話。只要言語可取，就不要因人而廢。

○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一言，在這裏作一字講。

子貢問，有沒有一個字可以終身依之而行。孔子答復，那應該就是恕字。所謂恕，就是自己所不欲的事情，不要加在別人身上。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孔子給恕字最明確的注解，

學仁學道，必須依此終身行之。

○子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這一章，前後兩段，古注見解不一，有主張分爲兩章者。且依皇疏、包慎言溫故錄等各注，講其大意。

孔子自說，我對於人，不毀謗誰，也不稱譽誰。如對某人有所譽，必經試驗。驗知某人有所譽的事實，這才稱譽也。

古注以爲，如有所譽，即是直道。直道，就是無毀無譽的直心之道。

後段「斯民」，即指孔子時代的一般人民。孔子認爲，春

秋風俗雖惡，但一般人民與夏商周三代的人民，同樣都是人類，三代人君治理人民，是以直道而行，人皆向善，春秋人民當然也可用直道教化他們向善。

直道最要緊，無論脩己安人，都要切實守持。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有馬者，借人乘之。今亡矣夫。

吾猶及：孔子說他自己尚能及時見過。

史之闕文：史是掌理史書之官，闕同缺，文就是字。古時優良的史官，遇見書中有疑問的字，則懸而缺之，以待能知的人。有馬者借人乘之：有馬的人，自己不能調御使其馴良，則

借請善於調御的人乘服之。

今亡矣夫：今，指孔子晚年。亡，同無。

孔子說他從前還曾見有那樣的人，但到了今日已經沒有了。這是孔子感嘆在他晚年時代，史官多妄加穿鑿，有馬不能調御的人，不肯虛心請人調御，以致世俗多有無知妄作之徒。

此章文意也很難解，各注意見紛紜，以上只依包咸注，以及參考皇疏，概略講解。

皇疏：「當孔子末年時，史不識字，輒擅而不闕，有馬不調，則恥云其不能，必自乘之，以致傾覆。故云今亡也矣夫。」

○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巧言，能把無理說得有理，而且動聽，這種言語足以擾亂

人的德行。

小不忍，無論對人對事，如在小處不能忍耐，便會擾亂大計。古注又有據孟子公孫丑篇所說的「不忍之心」解釋小不忍，以爲苟不忍心惡一人，則將有亂大謀。細研此章經義，不如只作前一講好。

○子曰：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大眾厭惡某人，某人不一定可惡，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惡，然後惡之。

大眾愛好某人，某人不一定可好，必須考察某人確實可好，然後好之。

依王肅注，或許某人特立不羣，因而爲眾人所惡，或許某

人結黨營私，而爲他的同黨所好。所以眾好眾惡，不可不察。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皇疏引蔡謨說：「道者，寂然不動，行之由人。人可適道，故曰人能弘道。道不適人，故曰非道弘人也。」

蔡氏此說，出自周易繫辭傳。依此說是把道指爲寂靜不動的本性，無時無地而不存在，但必須由人實行，方能由體起用。道，就是人的本性，無思無爲，人則能以感通，再用種種方法把道弘揚出來，所以人能弘道。但道不能自說，道必須由人去領悟，所以，非道弘人。孔子說這話的意思，是要人明白，道雖人人本來具有，但必須自己領悟，方得受用，悟後又須弘揚光大，期使人皆得其受用。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一個人有過而不改，這就叫做過了。

甚麼是過，大學之道，在明明德，人有光明的性德，具備一切知能，但因一念之動，不覺失明，便爲過失。改過，必須如大學所說的格物致知，使其發明本有的明德，叫做明明德。所以，改過便能明明德，成就聖人。雖然格物致知的工夫不是普通人所能著力，但能不起害人害物的念頭，起則予以克制，便能日日改過。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孔子說他自己曾經整天不喫飯，整夜不睡眠，獨自尋思，但無獲益，還不如讀書求學好。

爲政篇，孔子說：「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孔子主張學與思並重，此處「以思，無益」，是指只思不學而言。述而篇，孔子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此處「不如學也」，應當就是「好古敏以求之」的意思。「古」是指古書所載的古聖先王之道。

○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古時士農工商，各有其業。君子，指士人而言。君子應當

專心求道，不要顧慮自己的生活問題，是這章經文的大意。

君子謀道不謀食：孔子的意思是說，既是君子，就應當謀道，不必分心謀食。謀是謀求，道就是「志於道」的道，屬於形而上學。求道的最終目的即在成為聖人，在未成聖人之前，只要求得一部分，就是有道之人，即能齊家治國平天下。道是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根本，無道則家不齊，國不治，天下大亂。所以君子必須求道。然而求道必須專心，不要害怕自己貧得沒有飯喫，例如顏子，簞食瓢飲，不改其樂。所以君子謀道，不須謀食。

耕也餒在其中矣：君子應該專心求道，其心在道，而不在食。耕也，是說君子為謀自己之食而耕。餒在其中，是說君子之耕，乃因其惟恐不耕而受饑餒之苦。其中，是說君子心中想

到饑餒問題。君子爲免一己之餒而耕，他的心就是在食而不在道了。

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求道，當然要求學。但是求學必須志在求道。如果志不在道，而只在求學，求學的目的即在得祿。這就是把俸祿放在心中，應爲謀道的君子所不取。

君子憂道不憂貧：君子憂慮道是否存在，不憂慮自己是否貧窮。憂道，就要衛道弘道，使道常在世間。

經文中「謀、憂、中」三字重要。謀道是指求道而言。憂道是在求道以後，又爲衛道而憂。中是指君子的心中。古注把兩個「其中」分別解釋爲耕中與學中，以爲耕稼之中不免有饑餒，而求學之中則必有俸祿。恐非聖人之意。

○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涖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及之」「守之」等「之」字，集解包注當官位講，毛氏論語稽求篇引盧東元說：「此爲有天下國家者言。易曰，何以守位，曰仁。孟子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皆此意也。」此說比包注好。

「知及之」，智力能得天下，或得國家。「仁不能守之。」不能以仁守之。如此，雖得天下或國家，但必將喪失天下或國家。

「知及之，仁能守之。」能以智力得之，又能以仁守之，但「不莊以涖之」，不能莊嚴的面臨民眾，則不得人民尊敬。

「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既能以智及之，又能以仁守之，更能以莊蒞民，但「動之不以禮，未善也。」行動不合禮，仍未盡善。例如恭敬雖好，然而，恭而無禮則勞。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人不可大受，而可小知也。

依何晏集解，君子之道深遠，不可以小事了知其能力，然而他可以接受重大任務。小人之道淺近，可以小事見知於人，然而不能擔當大任。

各注引淮南子主術訓：「譬猶狸之不可使搏牛，虎之不可使搏鼠也。」

○子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水火，吾見蹈而死者矣，未見蹈仁而死者也。

人之需要仁，甚於需要水火。

孔子說他曾見有人蹈水火而死，未見蹈仁而死。

中庸：「仁者人也。」孟子盡心篇：「民非水火不生活。」

無水火固然不能生活，無仁則不得稱爲人，所以仁最爲人所需。

蹈水火而死，例如水能淹死人，火能燒死人，蹈仁就是行仁，如竹添光鴻論語會箋說：「仁只如孝於親，弟於長，厚於

倫類，便是。此皆日用常行，至順至安，有何蹈仁而死之事乎。」足見行仁有利無害。

邢疏：「此章勸人行仁道也。」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依集解孔注，遇有行仁之事時，不復讓於師，這是行仁緊急之故。

竹氏會箋：「不讓猶言不後，狀勇往之心耳。」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孔安國注：「貞，正也。諒，信也。」君子守其正道，而不必諒。古註或把諒解釋爲小信，如「匹夫匹婦之爲諒。」或

把諒解釋爲執一而不知變通，如引孟子告子篇：「君子不亮，惡乎執。」君子應當守信，但像這樣的信，守之，則有害於君子之道，所以不必守。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事君，應當盡力辦事，不以食祿爲先。

○子曰：有教無類。

類字依馬融注，作種類講，如智愚、善惡、富貴、貧賤等類別。

有教誨，無種類。只有單純的施教，不論求教者是那一種

人。卽如惡人，可以教他向善。善人，可以教他更善。這是孔子的教育思想，也是孔子施教的事實。述而篇：「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就是有教無類的事實說明。

○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謀字，皇疏指謀事而言。

道不同，意見不合，不能共同辦事，否則如圓鑿方枘，其事不成。

竹氏會箋：「譬之一人之南紀，一人之北越，出門相背，豈可相謀哉。」

○子曰：辭，達而已矣。

集解孔安國注：「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辭，包括說話作文，只要適切的表達意思即可。

○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師冕出。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

師冕見。集解孔安國注：「師，樂人，盲者，名冕。」皇疏：「師冕，魯之樂師。見，來見孔子也。」

及階，子曰：階也。師冕走到階前，孔子告訴他，這是臺階。

及席，子曰：「席也。」師冕走到坐席前，孔子告訴他，這是坐席。

皆坐，子告之曰，某在斯，某在斯。大家坐定了，孔子告訴師冕，某人坐在某處，某人坐在某處。師冕是盲人，所以孔子將在場的人一一介紹給他，俾其說話時，知所顧忌。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某在斯，禮記少儀云，其未有燭，而後至者，則以在者告，道瞽亦然。注，爲其不見，意欲知之也。卽引此文爲證。」

師冕出。皇疏：「見孔子事畢而出去也。」

子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子張因爲孔子告訴師冕階席人等，便在師冕出去以後問孔子，這是與盲樂師言語之道嗎？

子曰：然，固相師之道也。孔子答復子張，正是。這本是

相導盲樂師之道。馬融注：「相，導也。」皇疏：「冕旣無目，故主人宜爲之導相，所以歷告也。」

論語講要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曰：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且爾言過

矣，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冉有曰：今夫顓臾，固而近於費。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夫如是，故遠人不服，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今由與求也，相夫子。遠人不服，而不能來也。邦分崩離析，而不能守也。而謀動干戈於邦內。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

季氏將攻伐顓臾。冉有、季路，來見孔子說：「季氏將出兵攻伐顓臾。」

「季氏」，劉氏正義說，就是魯國的季康子。「顓臾」，據集解孔安國注，是伏羲的後裔，風姓之國，本爲魯國的附庸，當時臣屬於魯。季氏貪其地，欲滅而有之。冉有、季路，都作季氏家臣，所以來見孔子，報告此事。

孔子指名冉有說：「求，無乃爾是過與？」「無乃」，是疑問辭，此句意爲：「恐怕是你的過失吧？」「夫顓臾」以下一段，是孔子說出不能伐顓臾的理由。顓臾是周之先王所封，爲東蒙山的祭主，而且在魯國的封域之中，是魯侯的社稷之臣，

「何以伐爲」，何以要攻伐呢？

「東蒙」，卽是蒙山。劉氏正義說，山在魯東，故云東蒙。胡氏渭禹貢錐指，蒙山在今蒙陰縣南四十里，西南接費縣界，漢志蒙陰縣有蒙山祠，顓臾國在山下。

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夫子」就是稱季康子。季氏欲伐，我們兩個做家臣的人都不欲伐。

孔子說，求，古時周任說過：「陳力就列，不能者止。」爲人輔相者，要量度自己的能力，能做就做，不能做就告退。否則見人危險而不能維持，見人顛倒而不能扶起，那個人又何需你做他的輔相呢？而且你說：「季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你這話錯了。喻如猛虎兇牛從柙檻中逃出，神龜寶玉毀在所藏的櫝匱中，那不是看守者的過失，究竟是誰的過失呢？

「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馬融注：「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力，度己所任，以就其位，不能則當止。」

冉有說，今之顓臾，城郭完固，與季氏的費邑相近，現在如不攻取，將來必定是季氏子孫的憂患。

孔子說，求，你說的這個道理，君子很厭惡，明明是季氏貪欲顓臾之地，你捨之不說，「而必爲之辭」，而必捏造一些言辭，說：「今不取，後世必爲子孫憂。」我嘗聽說，有國的諸侯，有家的卿大夫，不患貧窮，而患不平均，不患民寡，而患上下不相安。蓋因平均則能致富而無貧，和氣則有遠方人來而無寡，相安則不召外患而國家不致傾危。誠能如此，遠方人如不歸順，則我脩養文化道德，以使其來歸。彼既來之，則使其安之。如今仲由與冉求輔相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脩文德

以召來之，國內人心分崩離析，自身已不能保守，還要出兵伐國內的附庸，我恐怕季孫的憂患不在顓臾，而在其蕭牆之內。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董子春秋繁露度制篇引：「孔子曰：不患貧，而患不均。」劉氏正義：「蓋貧由於不均，故下文言均無貧。論語本錯綜其文，而繁露則依義引之，故不同也。」俞氏曲園古書疑義舉例，以爲寡貧二字傳寫互易，可據繁露訂正爲：「不患貧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

「蕭牆」。鄭康成注：「蕭之言肅也，蕭牆謂屏也。君臣相見之禮，至屏而加肅敬焉，是以謂之蕭牆。」皇疏：「臣朝君之位，在蕭牆之內也。今云季氏憂在蕭牆之內，謂季氏之臣必作亂也。然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季氏是

大夫，應無屏，而云蕭牆者，季氏皆僭有之也。」方觀旭論語偶記：「蕭牆之內何人，魯哀公耳。不敢斥君，故婉言之。」方氏以爲，斯時哀公欲去三桓，季孫畏顓臾世爲魯臣，與魯犄角以逼己，惟有謀伐顓臾，始能阻止哀公之企圖。孔子指季氏憂在蕭牆之內，意謂季氏非憂顓臾而伐顓臾，實憂魯君而伐顓臾。此夫子誅奸人之心，而抑其邪逆之謀。劉氏正義同方氏之說。

皇疏引蔡謨說，冉有、季路並以王佐之姿，處彼相之任，豈有不諫季孫，以成其惡。所以同其謀者，將有以也。量已揆勢，不能制其悖心於外，順其意以告夫子，實欲致大聖之言以救其弊。

潘氏維城論語古注集箋說，春秋三傳皆不載季氏伐顓臾事，則其聞夫子之言而止也必矣。

○孔子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由天子發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由諸侯發出。

劉氏正義引禮記中庸篇說：「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又引孟子盡心下篇說：「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禮樂征伐之權，不由天子，而由諸侯擅行，便是天下無道。就諸侯而論，一旦不聽從天子之命，自專禮樂征伐，則這諸侯大概傳到十代就要亡國，不亡卻是希少。

諸侯國內有大夫，如果大夫不聽從諸侯之命，擅行禮樂征伐，則這大夫傳到五代就要喪失其政權，不失亦見希少。

大夫有家臣，對諸侯稱爲陪臣。如果陪臣把持國家的政令，傳到三代就要失政，不失亦是希少。

天下有道，政權不會由大夫掌握。天下有道，民眾對政治無話可說，所以庶人不議。

各注舉諸侯十代亡國的事證：

集解孔安國注：「周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於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

死於乾侯矣。」

劉逢祿論語述何說：「齊自僖公小霸，桓公合諸侯，歷孝、昭、懿、惠、頃、靈、莊、景，凡十世，而陳氏專國。晉自獻公啓疆，歷惠、懷、文，而代齊霸，襄、靈、成、景、厲、悼、平、昭、頃，而公族復爲強臣所滅，凡十世。魯自隱公僭禮樂滅極，至昭公出奔，凡十世。」

大夫五世失政的事證：

劉逢祿論語述何說：「魯自季友專政，歷文、武、平、桓子，爲陽虎所執。」

陪臣三世的事證：

劉逢祿論語述何、劉寶楠論語正義皆說，南蒯、公山弗擾、陽虎，皆爲魯國季氏家臣，皆是及身而失。孔子所說的「三世

希不失」，可作兩種解釋，一是約略言之，一是就南蒯、公山弗擾、陽虎三人相接而說爲三世。

○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祿，鄭康成注爲「爵祿」，爵是爵位，祿是俸祿。爵祿賞罰，決於君主，故卽代表君主之權。「祿之去公室五世矣」，這就是說，魯君不能作主，已經五代了。「政逮於大夫四世矣」，這是說，魯國的三家大夫掌握政權，已經四代了。三桓是魯國的仲孫、叔孫、季孫三卿，他們都出於桓公，所以稱爲「三桓之子孫」。三桓中的仲孫後來改稱孟孫。三桓子孫把持

國政既已經過四代，所以也衰微了。

鄭康成注：「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爲五世矣。」

三桓專政四世，舉季孫氏爲例，孔安國注：「文子、武子、悼子、平子。」江永羣經補義說：「當以文子、武子、平子、桓子爲四世。」

此章與前章合觀，可以了解春秋時代各國興衰的事實與原因，天道好還之理，值得深思。

○孔子曰：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

友多聞，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損矣。

有益的朋友有三種，有損的朋友有三種。

友直，就是交正直的朋友。友諒，交寬恕的朋友。各注把諒字當信字講，但信與直意義相近，宜作恕字講。友多聞，就是交博學多聞的朋友。交這三種朋友，都有益處。

友便辟，交恭謹周旋的朋友。友善柔，交善於面柔的朋友。友便佞，交巧於言詞的朋友。交這三種朋友，都有損失。古注將便辟解釋爲公治長篇的足恭，將善柔解釋爲令色，將便佞解釋爲巧言，可以參研。

○孔子曰：益者三樂，損者三樂。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樂驕樂，樂佚遊，樂宴樂，損矣。

三樂的樂字，一讀耀音，當愛好講，一讀洛音，當喜樂講。前章指人而言，此章指事而言。

益者三樂：有益的樂事有三。損者三樂：有損的樂事有三。樂節禮樂：以禮樂節制爲樂。禮講秩序，樂講和諧。行禮作樂皆有一定的節度。一個人以禮來節制自己的言行，以樂來調和自己的七情，以此爲樂事，必得性情之正，自然有莫大的利益。

樂道人之善：道作導字講，以導人向善爲樂事。例如自己

學禮樂，也引導他人學禮樂，一同往善路上走，必得大益。

樂多賢友：以多得賢友爲樂事。朋友在五倫之中，故須交友，然必須交賢者爲友，才有益處。

樂驕樂：驕樂是以驕爲樂。無論以富貴驕人，以學問驕人，都對自己有害，一個人不知驕傲有害，反以爲樂，而且以能得到驕樂爲樂，則其所得的損害可想而知。

樂佚遊：以佚遊爲樂。佚遊的含義很廣泛，茲依王肅注：「佚遊，出入不知節也。」出入沒有節度，則生活無規律，工作無秩序，一切陷於混亂。

樂宴樂：以宴樂爲樂。朋友酒食聚會，不可久留，如果以此爲樂，則無論對於身心都有損害。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

愆作過失講，隨侍君子，容易犯三種過失。

話未到當說時而說，謂之躁。鄭康成注：「躁，不安靜也。」例如君子未問，自己就先說，這就犯了心浮氣躁之過。鄭注從古論語作躁，釋文說，魯論讀躁爲傲。

話當說而不說，謂之隱。孔安國注：「隱，不盡情實也。」如君子已問，就應當把話明白的說出來，如果不說，這就犯了隱匿之過。

沒有觀察君子的顏色就說話，謂之瞽。集解周先烈注：「未

見君子顏色所趣向，而便逆先意語者，猶瞽者也。」顏色表示意向，不看君子顏色而言，猶如盲者說話而不看對方，大爲失禮，所以也是過失。

這三種過，不但不能對君子，卽對任何人都不能犯，但犯於君子更爲嚴重。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鬥。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

君子要有三戒，依人生少壯老三時期，戒三件事。

少年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血屬陰，氣屬陽，人

的身體必須陰血陽氣流行，始能維持生存。少年身體內的血氣尚未充實，要戒的是色情之欲。因為色欲最損血氣，不戒則身體發育不全，往往夭折，故須戒色。古時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即有戒色的用意。

到了壯年時，即在三十歲以後，「血氣方剛，戒之在鬥。」此時血氣正好剛強，難忍一朝之忿，與人爭鬥，必然召凶惹禍，故須戒鬥。戒鬥的積極意義，即是以此飽滿的體力精神用於正當的事業。

到了老年時，「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得，勉強解釋為貪求。老年血氣已衰，體力不濟，如貪求事功，希望有所得，不但身體不能適應，而且事情也辦不好，所以要戒得。禮記曲禮說：「七十曰老，而傳。」而傳，就是要把事情交代出去，

這就有戒得的意思。

翟灝四書考異：「淮南詮言訓，凡人之性少則猖狂，壯則強暴，老則好利，本於此章。」

戒色，戒鬥，戒得，雖言養身，實兼脩德。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

君子有三畏，君子包括在位者與不在位者。畏是恐懼而不敢違背之義。

天命：古注當善惡報應講。何晏集解以爲，天命順之則吉，

逆之則凶，所以可畏。皇疏舉尚書伊訓解釋：「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劉氏正義亦舉周易坤文言解釋：「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這些解釋都是以善惡報應爲天命，與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語篇所講的吉凶禍福大意相同。

大人：就是在位的人。劉氏正義引鄭注：「大人，謂天子諸侯爲政教者。」諸侯治國，天子治天下，各有權力維護朝野安定，不能干犯，所以可畏。或謂大人是有德有位之人，故須畏之。聖人之言：皇疏：「聖人之言，謂五經典籍聖人遺文也。其理深遠，故君子畏之也。」聖人的話含有深遠不變的道理，記在經典裏，流傳後世，違之則有災禍。所以君子畏之，而不敢違背。

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何晏集解依老子道德經「天網恢

恢，疏而不失」，解釋小人不知不畏之故。國法如網，雖然嚴密，犯法的人尙有幸免者，天命如網，恢恢疏遠，作惡之人無一能逃天罰，此理只是有道德有學問的君子才能知道。小人無道德無學問，所以不知天命，不畏天命。

狎大人：見大人有見大人之禮。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所以有德有學，能知天命，亦能禮敬大人。小人相反，不知天命，亦不知禮，所以輕視大人。

侮聖人之言：侮是侮慢，小人無德無學，不知聖人所說的話皆是真理，所以侮慢聖人之言。民國以來，一般文人提倡廢棄經書，就侮聖人之言，所得的結果，可爲後世鑑戒。

此章前後兩段，前段說君子，畏天命三句各有一畏字，後段說小人，句法則有變化，僅說不知天命而不畏，然後接說狎

大人、侮聖言。如此變化，即將天命、大人、聖言三者連在一起。大人，如天子，是替天行道者，古代帝王都是聖人，一言而爲天下法，大人與聖言都是出於天命。小人既對天命不知不畏，所以對於大人與聖言也不知不畏。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

孔子把人的資質分爲上中下三等。上等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他生來就知道一些事理。次一等的人是學而知之者，他雖然不學不知，但是一學就會。又次一等的人是困而學之。孔安國注：

「困，謂有所不通。」不通就是心智不開，但能發憤求學，人家學一遍就會，他學一百遍才會。能夠這樣苦學，也能成功。就如中庸所說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最怕的是：「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天資既鈍，又不肯求學之民，此最下等，不得稱爲學者。

困而不學，但說「民」斯爲下，不說天子或諸侯者，因爲古時人君自幼非學不可，平民則較自由，學與不學，聽其自願。但孔子說這話仍有激勵其求學的意思。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

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

九思，有一定的程序，不能顛倒。茲先列表，講明動作次第，然後九思的意義便容易明白。



君子待人接物，開頭即有對象，這是第一步，名為「對境」。怎麼知道有這對象，即由視聽而知。眼看對方的形象，耳聽對方的聲音，皆是對境。視聽確實，則第二步即是「表態」。態是態度，包括面部顏色與容貌而言。顏色有青黃赤白

黑，如羞恥則面紅，怒則面色發青。容貌屬於肌肉動態，如笑則解頤，怒則張目等。表態就是表現自己的顏色容貌等態度，君子必須自省。然後第三步就是「出動」辦事。動是動作，不外言事二者。言是言語，事是行爲。事情辦完之後，有無過失，必須預防，所以最後是「防非」。這是九思最後的三條，疑、忿、得。疑而不決，來自愚癡，忿恨來自瞋心，得來自貪心。這三條都是過失，必須防範。

君子是求學的人，九思的思字，說文作睿字講，引尚書洪範：「思曰睿」。依六書總要，則作「念、慮、繹理」講。即依心念，經過考慮，抽繹出合理者，就叫做思。依內典百法明門論所講的「作意、觸、受、想、思」五遍行心所，則知「思」在「想」後，思的意義就是「令心造作」。禮記中庸篇：「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學問經過思辨，始能正確實行。足見思字非常重要，所以求學的君子必須有九思。

視思明，聽思聰：君子面對外境時，要思慮自己的眼是否看得明白，耳是否聽得清楚，視聽皆不能錯誤。例如孔子在衛國擊磬，有人一聽，即知孔子的心理，這就是耳聰。

色思溫，貌思恭：君子與人相見，要思慮自己的顏色必須溫和，容貌必須謙恭。中庸引毛詩大雅皇矣篇：「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這就是講溫和之道。又如貌思恭，朋友見面，可以有笑容，如見長輩，必須肅敬，笑則失禮。依禮，長輩可以笑容接待晚輩，晚輩則不可以笑容對長輩。長輩見晚輩，應該低頭看，是「俯而親之」之義，晚輩見長輩，應該仰面看，是「仰而敬之」之義。

言思忠，事思敬：君子與人接洽事務，應當思慮自己所說的話必須忠實，又須思慮辦事必須認真。敬與恭不同，恭從心，誠於中，形於外，敬字在此處講，就是辦事毫不苟且，應該辦到十分，就須辦到十分，差一分就不算敬。

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這三者是防非，事情辦完以後，自己反省，往往有不少過失。防非就是防範過失。事有疑惑，自己不能解決，必須問人，不問便是永遠愚癡。事有忿怒時，必須忍耐，不能對人發怒，否則對方懷恨在心，後來必有患難。無論財物名位，來歸於我，都叫做得。見得當思是否合乎義理，合則接受，不合則不接受。思問、思難、思義，可以防治貪瞋癡。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見善如不及。」意謂見到善人便覺得好像不如他，想要學他那樣好。此即見賢思齊的意思。「見不善如探湯。」意謂見到不善的事情就像以手去探熱湯，而不敢接觸。孔子說，他見過有如此作風的人，也聽過此人說過如此的話。

「隱居以求其志。」隱居時，讀書脩養，以求將來施展其志向。「行義以達其道。」遇到可以出來作事時，便出來作事，所辦的事情皆合正義，如行仁政等，以達其所守持的道。孔子說，他聽人說過如此的話，但未見過照這話實行的人。

此章前節，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比較容易，所以孔子見其人，聞其語。後節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則非普通人所能爲，所以孔子聞其語，未見其人。孔子意在勉人難爲而能爲。

○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其斯之謂與。

齊景公有馬四千匹。既爲大國之君，又有如此勢力。然而，死的時候，人民想不出他有甚麼善行可以稱述。

古時伯夷、叔齊兄弟二人，餓于首陽山下，到孔子時代，

人民還稱讚他們。

「其斯之謂與。」王肅注：「此所謂以德爲稱者也。」劉氏正義以爲此句上面當有脫文。

伯夷、叔齊，是殷朝孤竹君的兩個兒子，兄弟讓國，隱居首陽山。周武王伐紂時，夷、齊扣武王之馬而諫，不可以臣伐君。武王左右欲殺之，經姜太公勸止，夷、齊離去。武王伐紂成功，建立周家天下，夷、齊恥之，不食周粟，遂在首陽山採薇而食。後有人對夷、齊說，此薇也是周家所有。夷、齊聞此語後，薇亦不食，七日餓死。史記伯夷傳、皇侃疏等古注，均有詳略不同的記載。

首陽山，馬融注：「在河東蒲坂縣華山之北，河曲之中。」其他各注考據，尙有好幾處，均難確定。

伯夷、叔齊是否餓死于首陽山，尙有疑問，論語此章但說餓于首陽之下，未說餓死于首陽之下。

此章開頭沒有「孔子曰」，各注或疑非孔子語，或言是孔子語，但闕「孔子曰」三字而已。

○陳亢問於伯魚曰：子亦有異聞乎。對曰：未也。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聞斯二

者。陳亢退而喜曰：問一得三，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

陳亢，字子禽，是孔子弟子。伯魚，名鯉，孔子之子。

馬融注：「以爲伯魚，孔子之子，所聞當有異。」

陳亢以爲，伯魚是孔子的兒子，孔子或有特別的道理教給伯魚。所以問：「子亦有異聞乎。」子，稱呼伯魚。

伯魚回答說：「未聽過特別的道理。」但父子在家中當有說話的時候。因此，伯魚將他在家中兩次所聞告訴陳亢。

「嘗獨立。」孔子曾有一次獨自站立在堂。

「鯉趨而過庭。」劉氏正義說：「稱鯉者，將述對父之語，若當父前，子自稱名也。」其實對友表示禮敬，也可以稱自己

之名。趨是快走，見長輩，不可慢行。伯魚看見孔子站在那裏，便快步走過庭中。

「曰，學詩乎。」孔子問鯉。

「對曰，未也。」鯉回答。

「不學詩，無以言。」這是孔子的話，省一「曰」字。孔子告訴伯魚，不學詩，便不知言語之道，無法與人說話。皇疏：「言詩有比興答對酬酢，人若不學詩，則無以與人言語也。」

「鯉退而學詩。」伯魚說，我聽了，退下來就學詩。

「他日又獨立。」又有一次，孔子一個人立在那裏。

「鯉趨而過庭。」伯魚快步過庭時。

「曰，學禮乎。」孔子問鯉。

「對曰，未也。」伯魚回答，未學禮。

「不學禮，無以立。」孔子告訴伯魚，不學禮，不知如何立身。孔子教育，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不學禮，求學、辦事，都不成功，學禮非常重要。

「鯉退而學禮。」伯魚說，我聽了，退下來就學禮。

「聞斯二者。」照映前問：「子亦有異聞乎。」伯魚結束回答說，我只單獨的聽過學詩學禮這兩件事。

「陳亢退而喜曰。」陳亢退後，為何而喜。喜的是：「問一得三。」本問「子亦有異聞乎」一件事，結果得聞三件事：「聞詩、聞禮、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聞知學詩與學禮的重要，又聞知君子教兒子與教學生無厚此薄彼之異。「君子」，指「孔子」。「遠其子」，指在教學上沒有獨厚其子的意思。

述而篇裏，孔子曾說：「吾無隱乎爾。」聖人之學並無不

傳之祕，如果必求聖人的祕傳，那就是學詩學禮。

○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
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
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

此章開頭闕「孔子曰」三字，後儒疑非孔子之言，但依孔
安國注：「當此之時，諸侯嫡妾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
其禮也。」則是孔子所說。程氏樹德集釋按語也認爲此章古論、
魯論皆有之，並非後人任意附記。

「邦君之妻。」卽是國君之妻。國君稱妻爲夫人，夫人對
國君自稱爲小童。小童，未成人，是自謙之詞。

「邦人」卽是國人，國人稱國君之妻爲君夫人，意思是國君的夫人。

「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本國臣民向外國人稱本國君之妻爲寡小君。皇侃疏說：「自我國臣民向他邦人稱我君妻則曰寡小君。君自稱曰寡人，故臣民稱君爲寡君，稱君妻爲寡小君也。」

「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外國人稱我國君之妻，也是稱呼君夫人。皇侃疏：「若異邦臣來，卽稱主國君之妻，則亦曰君夫人也。」

論語講要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

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依諸古注，陽貨就是季氏的家

臣陽虎，孔安國說他以季氏家臣而專魯國之政，皇疏說他派人召見孔子，想叫孔子替他辦事，而孔子惡他專濫，不與他相見。

歸孔子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孟子滕文公篇也記載此事，歸字作饋字，時字作矚字，趙岐注：「矚，視也。」依滕文公篇說：「陽貨矚孔子之亡也。」亡，卽無，不在家。陽貨視孔子不在家，贈孔子一隻蒸熟的小豬。孔子回家一看，不能不受，不能不回拜，因此，「時其亡也。」孔子也等候陽貨不在家，往陽貨家回拜。不料拜竟而還時，在路上遇見陽貨。遇諸塗的「諸」，是「之於」二字快讀而成，「之」字指陽貨。塗是路途。

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陽貨對孔子說：「來，我與你說話。」從這個「來」字，可以看出陽貨的傲慢態度。稱呼

「予、爾」，也可以見其無禮。

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曰」，此記陽貨鄭重的告訴孔子。懷其寶，皇疏：「寶。猶道也。」意思是說：「你懷藏寶貴的學問，不肯用出來，而任國家迷亂下去，這可以說是仁嗎？曰，不可。」

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陽貨說：「你好從政事，然而一次又一次的失去時機，可以說是有智嗎？曰，不可。」此話含意是說孔子不肯認識陽貨，如肯認識陽貨，便不失時。

日月逝矣，歲不我與。陽貨最後勸告，日子一天一天的逝去，歲月不等待我們。

孔子曰：諾，吾將仕矣。孔子許諾將仕。孔安國注：「以

順辭免害。」

「可謂仁乎，曰不可。」「可謂知乎，曰不可。」這兩番問答，依毛奇齡論語稽求篇引明儒郝敬說，皆是陽貨自爲問答，以斷爲必然之理，並非陽貨問，孔子答。至「孔子曰」以下，才是孔子語。郝敬舉例說：「此如史記留侯世家，張良阻立六國後，八不可語，有云，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能得項籍頭乎，曰未能也。能封聖人墓、表賢者閭、式智者門乎，曰未能也。皆張良自爲問答。並非良問而漢高祖答者。至漢王輟食吐哺以下，纔是漢高祖語。此章至孔子曰以下，纔是孔子語。孔子答語祇此，故記者特加孔子曰三字以別之。」

○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

孔子說性，孔門弟子能了解其義的不多。顏子聽孔子之言，無所不悅，曾子能知孔子「一以貫之」的道，這兩位賢人當然能了解。子貢曾說：「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既知性不可得而聞，惟須覺悟，則可證明他能了解一部分。後來儒家研究性的意義者，一是孟子，他在孟子告子篇裏發表性善說。一是荀子，他在荀子性惡篇裏發表性惡說。一是揚雄，他在法言脩身篇裏發表性善惡混之說。孔子只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未說性有善惡，而此章歷代諸注，不出孟、荀、揚三家之說，只有皇侃疏未用善惡解釋。

孔子說性，與佛說性，無二無別。

釋迦牟尼佛說性，釋典分爲體相用三方面解說，依據經注，體是本體，相是現相，用是業用。本體真空，但隨因緣現相，

相是假有，有相則有業用。體相皆無善惡，業有善業惡業，所以業用始有善惡。

孔子說性相近的「近」字，是說其前，習相遠的「遠」字，是說其後。體相用三者，先有體，次有相，後始有用。前指體相而言，後指業用而言。所以兩位聖人所說的性，並無不同的意義，此非器量狹小持有門戶之見的人所能了解。

俗儒一看到體相用，便認為佛家學說，實則不然，儒經未嘗不講體相用。周易繫辭傳純為孔子之言，現在引用以下幾條，以資證明：

「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古注以「陰陽不測」解釋神。陰陽不測，非常微妙，所以無方。易是唯變所適，所以無一定之體。無方無體，即是本體真空之義。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依韓康伯之注說，道是「寂然無體，不可爲象。」但陰陽皆是由道而生。虞翻說：「繼，統也，謂乾能統天生物，坤合乾性，養化成之，故繼之者善。」孔穎達正義說：「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就各注所說，「繼之者善」就是由體起用的意思，用始講善。

「顯諸仁，藏諸用。」顯藏皆是作用。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鼓就是動，性動即出現萬物。本性之德盛大，業用亦大。大到究竟處，即是至矣盡矣。此皆講用。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成象成形，就是講相。至於六十四卦的「象曰」、「彖曰」，以及「吉凶无咎」，

皆是相。

以體相用解釋「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便知性是體空，寂然不動，動則出現假相。體雖空，而性實有。這可用比喻來說明。如薑有熱性，但看不見熱，以手執薑，亦無熱感，然而把薑吃下以後，身體便發熱。由此可喻吾人實有此性，人生以及宇宙萬有皆以此性為根源，此性亦遍及宇宙人生，而吾人以及萬物，此性原來相差不多，所以說「性相近。」性雖相近，但各人習慣不同，依照各人習慣發展，愈到後來則互相差異愈遠，所以說「習相遠。」性體真空，固然沒有善惡，由性所現的假相，亦無善惡可言。例如人身，即是假相，在其既不為善時，也不為惡時，則此人身，便不能說是善身，也不能說是惡身，必須由此人身表現一些行為，或是利人，或是害人，始能

說是善是惡，這些行爲不是相，而是業用，習相遠的「習」就是業用，善惡只是就業用而言。既是性無善惡，則欲明性者，便不能從善惡中求。諸注或說性善，或說性惡，或說性善惡混，皆是誤解。

【雪公講義】

釋典言性分體相用。注云。體空相有。用爲作業。體相皆無善惡。業用方有善惡。簡要精詳。孔子云。近者言其前。云遠者言其後。夫前爲體相。後指業用。故二聖之言同。非器小門戶之見能知也。周易繫辭云。故神無方。而易無體。又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又云。顯諸仁。藏諸用。又云。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

至矣。又云。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至六十四卦之象曰彖曰。吉凶无咎。皆相也。

○子曰：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此句應依集解本，與前兩句合爲一章。

惟上智的「惟」字，承前「性相近，習相遠」而來，雖然「性相近，習相遠。」但是惟有上智與下愚不移。此說「不移」，就是不轉變的意思。無論脩道辦事，不移方能成功。古注以上智爲善，下愚爲惡，也是誤解，孔子在此處只講不移，未講善惡。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夫子莞爾而笑曰：割

雞焉用牛刀。子游對曰：昔者偃也聞諸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武城在今山東省，當時是魯國一個小邑，依孔安國注，子游此時作武城宰，猶如今日的縣市長。

「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之武城的「之」字，作適字講，是到的意思。孔子到了武城，聽見弦歌的聲音。劉氏正義引周禮春官小師「弦歌」鄭注：「弦，謂琴瑟也。歌，依詠詩也。」賈公彥疏：「謂工歌詩，依琴瑟而詠之詩。」詩是歌辭，有聲調，可唱，琴瑟是樂器，以琴瑟彈奏詩的聲調，再依聲調唱詩，即是弦歌之聲。

「夫子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孔子微笑說：「殺雞何用宰牛的刀。」孔安國注：「言治小何須用大道。」

子游對曰：「昔者偃也，」偃，子游自稱其名，「聞之於夫子說，在位的人學了道，就能愛民，民眾學了道，就容易使令。」孔安國注：「道，謂禮樂也。樂以和人，人和則易使。」純正的音樂，如詩的雅頌之音，可以調和人的性情，配合禮教，就是禮樂教化之道。民眾學了禮樂，與君子志同道合，對於君子愛民利民的政令必然擁護，所以易使。

「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二三子，是隨孔子到武城的諸弟子。孔子對諸弟子說：「偃的話是對的，前面我說的是一句戲言而已。」

禮記學記篇說：「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春秋時，

庠塾之教漸廢，所以雅頌之音不作。子游作了武城邑宰，實施庠塾之教，學習的人很多。孔子到武城，聽到弦歌之聲，一時高興，便說了「割雞焉用牛刀」這句戲言，足見聖人言語也有輕鬆的一面。但在輕鬆的言辭裏，卻能顯示禮樂教育的重要，即無論治理天下國家，以至像武城這樣的小邑，都要實施禮樂教育，這才是爲政之道。

○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說，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

費是魯國季氏的采邑。公山弗擾，皇本作公山不擾，邢疏以爲弗擾就是左傳裏的公山不狃，字子洩，爲季氏費邑宰，他與陽虎共執季桓子，據費邑以畔。畔通叛字。

公山弗擾何時叛季氏，是何原因，均難考證，只可按本文講解。

公山弗擾以費邑叛季氏時，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欲往」實際未往，如「子欲居九夷。」「道不行，乘桴浮於海。」都是一時感歎語。

「子路不說曰。」「不說」就是「不悅」。子路不高興的說：「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孔安國注：「之，適也，無可之則止，何必公山氏之適。」此意是說，夫子無處可往，就罷了，何必往公山氏那裏。

孔子告訴子路說：「召我者，豈徒然哉。如有人用我，我當爲周天子而行。」古注東周西周之說，不必多考。

公山弗擾叛季氏，召孔子，事在何時，史說不一。史記孔子世家說，在魯定公九年。崔述洙泗考信錄、趙翼陔餘叢考，都是據左傳記載，在定公十二年，而且認爲孔子這時已爲魯司寇，沒有召孔子的道理。其他諸注議論紛紜，事皆難考。還是存疑較好。

○子張問仁於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於天下，爲仁矣。請問之。曰：恭、寬、信、敏、惠。恭則不侮，寬則得眾，信則人任焉，敏則有

功，惠則足以使人。

子張向孔子問仁。孔子答復，能行五事於天下，便可稱爲仁人。

「請問之。」請問是那五事。這是子張再問孔子。

「曰，恭、寬、信、敏、惠。」孔子再答復。先說出五事的名稱，以下分別解釋：

「恭則不侮。」恭敬人，則不被人侮慢。不侮，孔安國注：「不見侮慢。」邢疏：「言己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己，故不見侮慢。」

「寬則得眾。」寬厚待人，則人悅服，故能得眾。
「信則人任焉。」言而有信，則能得人信任。

「敏則有功。」做事敏捷，則能成功。

「惠則足以使人。」給人恩惠，人必感恩圖報，故足以使人用人。

○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聞諸夫子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

這是晉國的一次內亂，史事難考。據史記晉世家記載，晉

國自昭公以後，六卿日漸強大。六卿就是韓、趙、魏、范、中行（原姓荀）以及智氏。後來智伯與趙、韓、魏合力滅范氏及中行氏，共分范、中行氏土地以爲邑。不久趙襄子、韓康子、魏桓子，又共殺智伯，盡分其地。最後三家分晉，而爲韓、趙、魏三國的結局。當時六卿時挾晉君攻伐異己，各自擴張私家權利，而無公是公非。

「佛肸召。子欲往。」佛肸，讀弼夕。皇本佛肸作佛盼。

孔安國注，佛肸是晉大夫趙簡子的邑宰。清儒劉恭冕氏引史記孔子世家：「佛肸爲中牟宰，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肸畔，使人召孔子。」以中牟爲范、中行邑，佛肸是范、中行之臣。翟灝四書考異也說：「簡子挾晉侯以攻范、中行，佛肸爲范、中行家邑宰，因簡子致伐距之，于晉爲畔，于范、中行

猶爲義也。」這與前章公山氏召孔子相似，孔子也欲往。

子路不以爲然。他說他從前曾聽夫子說這兩句話：「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然而現在佛肸據中牟反叛，夫子往他那裏，這將如何說呢。「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就是本身作不善之事的人。「君子不入也。」君子不到他那裏。

「子曰：然，有是言也。」孔子答復子路，是的，我是有此一說。「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但我不是也有堅白之說嗎？真正堅的東西，怎樣磨也不會薄。真正白的東西，怎樣染也不會黑。

孔安國注：「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者染之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污。」淮南子俶眞訓：「以涅染緇。」高誘注：「涅，礬石也。」礬

石有青白黃黑等多種，此指黑色礬石，稱爲皐礬。

潘氏集箋舉周禮考工記輪人：「輪雖敝，不甃於鑿。」注，甃，舊本或作鄰，鄰讀「磨而不磷」之磷。不甃，有不動、不敝、不傷之義。

「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匏瓜老熟時，其皮堅硬，去其腐瓢，可作瓢壺等用具，所以生長時，繫在藤上，而不被人摘食。皇疏又有一說：「匏瓜，星名也。言人有才智，宜佐時理務，爲人所用，豈得如匏瓜係天，而不可食耶。」皇疏此說可從。孔子的意思是說，他不能像匏瓜星那樣懸繫在天空，而爲不可食之物。比喻他在世間不願做無用之人。

孔子的道德已達至堅至白之境，不論處在怎樣的濁亂環境，不受絲毫污染或傷害，一心爲了行道，所以，公山氏召，佛肸

召，都有欲往之意，但是結果都未往，自有未往的道理，非古今諸注所能了然。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何晏注，六言六蔽，是說仁、智、信、直、勇、剛六事。

蔽是覆障之義。劉氏正義又引荀子解蔽篇注：「蔽者，言

不能通明，滯於一隅，如有物壅蔽之也。」蔽字作覆障講，或作壅蔽講，皆可，其義是使人不能通明事理。六蔽對六言而言，就是蔽六言者。好學則能明其事，明其理，解除六蔽。

「由也，」孔子與子路談話時，呼子路之名說：「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女，就是汝。「你聽過六言六蔽嗎？」劉氏正義說，六言六蔽是古成語，孔子以此問子路。

古時人席地而坐，先以兩膝著席，再以尻著足跟。見長者問，依禮起身而對。起身就是直起腰身，而爲長跪。依孔安國注，子路原來坐在那裏，一聽孔子問他，便起身對曰：「未也。」未聞六言六蔽。

「居，吾語女。」孔安國注，居當坐字講。孔子命子路：「坐下，我告訴你。」以下便是孔子告訴子路的話：

「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是喜好。孔安國注：「仁者愛物，不知所以裁之則愚也。」依邢昺疏說，好施與，叫做仁，若但好仁，而不好學，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愚人。裁之，是裁度適中的意思。愚是愚昧。只好行仁，不能裁度使其適中而行，其行是否恰當，不得而知，便是愚昧之舉。這是好仁而不好學之蔽。

「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知就是智。蕩是放蕩。孔安國注：「蕩，無所適守。」好智的人如不好學，只知展現自己的才能，不顧道德的規範，所以放蕩而無操守。

「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賊，皇疏作害字講，以為不學而信，則信得不合宜，以致賊害其身。皇疏並引江熙說，古時有一信士，名尾生，與女子約會於橋下，女子未至，而洪水

至，尾生守信，抱橋柱不離，淹死於水。此卽不學而信之蔽。
劉氏正義引管同四書紀聞說：「大人之所以言不必信者，惟其爲學而知義所在也。苟好信不好學，則惟知重然諾，而不明事理之是非。謹厚者則硜硜爲小人。苟又挾以剛勇之氣，必如周、漢刺客游俠，輕身殉人，扞文網而犯公義，自聖賢觀之，非賊而何哉。」

「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泰伯篇：「直而無禮則絞。」
馬融注：「絞，絞刺也。」皇疏據此義解釋說：「絞猶刺也，好譏刺人之非，以成己之直也。」直是美德，但須好學以合中道，否則如子路篇所記：「葉公語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刺人之非，以至刺到自己的父親之罪，可以說是絞到了極處。這是只好直而不好學之蔽。

「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本篇裏面另有一章說：「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邢昺疏據以解釋此章：「勇謂勇敢，當學以知義。若好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爲賊亂。」義字，中庸說：「義者宜也。」因此，釋名解釋義字說：「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各宜也。」凡事不宜，便是亂。好勇而致於亂，是由於不能配合好學之故。

「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狂，孔安國注：「狂妄，抵觸人也。」公治長篇，孔子曾說：「吾未見剛者。」邢昺疏：「剛者質直寡欲。」質直寡欲，固然很好，但如只好剛而不好學，偏於剛強，不得中和之道，便致言語行爲抵觸他人。

仁、智、信、直、勇、剛六者，各有表現的事實與所依據的道理，事實則非常繁雜，道理則非常精微，如果只好六言中

的任何一言，而不好學其中的事與理，便不能中道而行，因而各有其蔽，所以好仁等，不能不好學。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

「小子」是孔子稱呼他的弟子。「何莫」當「何不」講。「詩」就是三百篇詩經而言。

孔子稱呼諸弟子說：「小子們，何不學詩呢？」繼則說出學詩的益處，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從近處說，能以事父，從遠處說，能以事君，又能記得很多鳥獸草木的名稱。

「詩可以興。」興，喜應切、去聲。周禮春官大師教六詩，名爲「風、賦、比、興、雅、頌。」毛詩序說詩有六義，即是周禮所說的六詩。孔穎達正義說，風、雅、頌是詩篇之異體，賦、比、興是詩文之異辭。詩篇異體卽指詩經的國風、小雅、大雅、周魯商頌不同的詩體而言。詩文異辭是指風雅頌各詩文皆以賦比興爲之脩辭而言。孔氏依周禮鄭康成注及鄭司農注，綜合解釋賦比興。賦是鋪陳善惡，詩文直陳其事，不用譬喻，皆爲賦辭。比是比方於物，凡言如某物者，皆是比辭。鄭康成以爲，興是取善事以喻勸之。鄭司農以爲，興是託事於物。興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自己的心志。也就是先說其他事物，然後引起自己所詠之辭。詩文中凡舉草木鳥獸以見意者，皆是興辭。比興二者雖然同是以物譬喻，但比是顯喻，興是隱喻。

論語此章只說「詩可以興。」孔安國注：「興，引譬連類。」邢昺疏：「詩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爲比興也。」邢氏以爲興中含比。劉寶楠正義以爲孔注「連類」意中兼有賦比。劉氏並引焦氏循毛詩補疏序：「夫詩溫柔敦厚者也，不質直言之，而比興言之，不言理，而言情，不務勝人，而務感人。」詩就是以真情感人，不但比興如此，賦亦如此。

「可以觀。」鄭康成注：「觀風俗之盛衰。」詩是表達心志的文詞，配合樂譜唱出來的就是音樂，例如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樂，而知列國的治亂興衰。學詩可以觀察社會風俗盛衰，即可了解政治得失，可以從速改善。

「可以羣。」孔安國注：「羣居相切磋。」人類從家庭到社會都必須合羣，焦循論語補疏說：「詩之教溫柔敦厚，學之

則輕薄嫉忌之習消，故可羣居相切磋。」

「可以怨。」孔安國注：「怨、刺上政。」邢昺疏：「詩有君政不善則風刺之，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可以怨刺上政。」毛詩序孔穎達正義說，王道始衰，政教初失，而有變風變雅之作。孔氏又引季札見歌小雅時說，那是周王之德已衰，但尚有先王的遺民，尚能知禮，以禮救世，作此變詩。怨即指此變詩而言，雖怨而不違禮，故可以怨。

「邇之事父，遠之事君。」事父應當盡孝，無論盡孝盡忠，都須諫止其過。諫過必須懂得諫過的道理，始有效果，例如閔子騫諫父，請勿逐出他的後母，便說：「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終能感動其父打消原意，又能感動後母，待他如待親生之子。諫父不容易，諫君更難，學詩，可以興觀羣怨，便懂

得事父事君之道。所以皇疏引江熙說：「言事父事君以有其道也。」

「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識，讀志，記憶之義。邢昺疏：「詩人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爲比興，則因又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也。」三百篇中含有動物學、植物學等，學詩不但有以上種種益處，還可以增廣動植物的知識。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

注疏本以此與上章合爲一章，皇侃疏以爲此章是在「鯉趨而過庭」時孔子對伯魚所說的話，故另爲一章。茲從之，並依

之講解。

「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已乎。」女，同汝。爲，當學習講。孔子問他的兒子伯魚：「你學習周南、召南了嗎？」詩經有十五國風，首爲周南的詩，計有關雎等十一篇，次爲召南的詩，計有鵲巢等十四篇，然後是其他諸國之風。據毛詩序及注疏說，周是周公，召是召公，南是周、召二公所分得的采邑，其地在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卽今陝西岐山以南，稱爲南國，二公將文王的教化自北方施行到南方，在這南方二地採得的詩，分別名稱爲周南、召南。

「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牆面，是面牆的倒裝語，人若不學周南、召南，他就好像面正對牆而立，眼睛被牆障礙，無所見識，不能辦事。

馬融注：「周南、召南，國風之始，樂得淑女，以配君子，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而不爲，如向牆而立。」三綱是白虎通所說的君臣、父子、夫婦，這三者是人倫的綱常。三綱開始於夫婦，如周易序卦傳說：「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所以馬氏此注以夫婦爲三綱之首。夫婦這一綱既爲重要，則必須正常不亂，以爲家庭、社會安定的基礎，所以先王教化以夫婦爲開端。據毛詩序說，國風裏的詩有正風與變風的不同，周南、召南講夫婦之道的詩篇最多，可以風天下，正夫婦，稱爲正風，實爲人倫教化之本，普通人不學，不能齊家，爲人君者不學，不能治國平天下，所以孔子告訴伯魚，不能不學。

○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孔子用反問語氣說明，禮不僅指玉帛而言，樂不僅指鐘鼓而言。玉帛是禮物，鐘鼓是樂器，贈禮物，鳴鐘鼓，不是禮樂之本。禮樂的本義在敬在和。

鄭康成注：「言禮非但崇此玉帛而已，所貴者，乃貴其安上治民也。」

馬融注：「樂之所貴者，移風易俗也，非謂鐘鼓而已也。」

皇疏以爲，時君唯知崇尚玉帛，而不能安上治民，故孔子加重其辭的感歎說：「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表明禮之所云不在玉帛。奏樂必假鐘鼓，當時君主惟知崇尚鐘鼓，而不能

移風易俗，故孔子又加重其辭的說：「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表示樂之所云不在鐘鼓。

皇疏又引王弼注，大意思是說，禮以敬爲重，玉帛是禮的文飾，只用來表達敬意而已。樂主於和，鐘鼓只是樂器而已。當時所謂禮樂，是重於物而簡於敬，敲擊鐘鼓而不合雅頌，所以孔子正言其義。

玉帛：鄭康成注：「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周禮春官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皮帛者，束帛，而表以皮爲之飾。帛，如今璧色繒也。」賈公彥疏：「束者，十端，每端丈八尺，皆兩端合卷，總爲五匹，故云束帛。」

○子曰：色厲而內荏，譬諸小人，其猶穿窬之盜

也與。

「色厲而內荏。」孔安國注：「荏，柔也。謂外自矜厲，而內柔佞。」色厲是外貌嚴厲，內荏是內心柔弱。孔子說這話，含義很多，諸注各有其解，茲且講其一義。一個人假裝能幹，其實無能，辦事便亂，任何事都辦不成功。

「譬諸小人。」譬之於小人。孔子拿沒有品行的小人來譬喻這種人。

「其猶穿窬之盜也與。」他就好像那穿窬的小偷。窬是門邊的小洞。小偷鑿穿牆洞，入內行竊時，身往前進，心則怯退，此即作賊心虛之意。並非賢能而假裝賢能者，就是這樣的情狀。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鄉原的原字，讀去聲，同愿，孟子趙岐注，原當善字講。

鄉原，指的是一種人，依字義解釋，就是一鄉之人都稱他爲善人。但是孔子以爲，鄉原是賊害道德的人，所以說他是「德之賊」。

鄉原如何是「德之賊」。孟子盡心篇有詳細的解釋。在盡心篇裏，萬章問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孟子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孟子最後又解釋，孔子所以惡鄉原，是「恐其亂德也。」

孟子注疏，大意是說，鄉原這種人最能掩蔽他的罪惡，以致令人無法舉出事實來非謗他，也找不到缺點來譏刺他。然而他實在是同流合污，因為他善於掩蔽，就像忠信廉潔之人，所以贏得大眾的稱讚，其實不是忠信廉潔之人，故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他無德而偽裝有德，孔子惟恐這種人亂德惑眾，所以指明此人是道德的賊害者。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道塗二字，道是大道，如「志於道」的道，塗就是路途。道，聽到了，就在路上傳說，此為有德的人所不取。

古注把道塗二字都解釋為道路。今不從。

孔子教育，重要的是道，道須在聞後認真的學習，如果只

是耳聞口說，便是無道可言。又以教人而論，必須溫故而知新，這才能作人師，如果聞道之後，不加以溫習，就說給他人，那不是教人，而是害人。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

鄙夫，是一個沒有品行的人，他貪圖名利，行為卑鄙。孔子先提疑問，鄙夫可以事君嗎？然後解答，這種人不可以事君。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皇疏：「言凡鄙之人不可與之事君。」此意是說，不可與鄙夫共同事君。王引之經傳釋詞則

把「可與」的「與」字當「以」字講，他舉證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孔子曰：鄙夫可以事君也與哉」，以及李善注文選、東京賦引「論語曰，鄙夫不可以事君。」「可與」皆作「可以」。王氏此解較好。沒有品行的人確實不可以辦政治。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何晏注：「患得之者，患不能得之。」鄙夫爲得名位利祿，尙未得時，惟恐得不到，不擇手段，以求得之。

「既得之，患失之。」得到了，他又恐怕失掉。

「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鄭康成注：「無所不至者，言其邪媚，無所不爲。」

這種患得患失的鄙夫，純爲貪圖個人名利，未得時，想盡方法，一定要得到，既得，又想盡方法保持不失，這種人可以

爲國家辦事嗎？有意從政者，讀此一章可以反省。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

孔子辨別在他那時候的人比不上古人，他以古人的三疾與他當時人比較，便顯出今古之異。

「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古人有三種缺點，今人或者連這缺點也沒有了。「或是之亡」的是字指三疾而言，亡通無字。此意不是說今人沒有三疾，而見今人的三疾比古人更嚴重，更難治。

「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包咸注：「肆，極意敢言。」孔安國注：「蕩，無所據。」古時狂人肆意敢言，有些放縱而已。今時狂人放蕩不止，而無所據。蕩是飄蕩，無所據，是無所據於道德。

「古之矜也廉，今之矜也忿戾。」馬融注：「廉，有廉隅。」古時矜持的人，行為方正，像有稜角。今時矜者則是忿戾，即往往自以為是，不合理的對人忿怒。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詐而已矣。」古時愚者直情用事，沒有彎曲之心。今時愚者無知妄作，詐人而已。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集解王肅注：「巧言無實，令色無質。」

邢昺疏：「此章與學而篇同，弟子各記所聞，故重出之。」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

孔子厭惡紫色之奪朱色，厭惡鄭聲之亂雅樂，厭惡利口之人傾覆邦家。

朱色是五種正色中的赤色。以黑加赤而爲紫，名爲閒色。紫色中有赤色的成分，所以能亂朱色，又能予人以美好之感，令人喜好，此即奪朱。以紫奪朱，卽是以邪奪正。

鄭聲是鄭國的音樂，包注：「鄭聲，淫聲之哀者。」雅樂是先王的雅正之樂，中正和平，能調和性情。鄭聲淫哀，不得

性情之正，與雅樂相違。當時有很多人喜好鄭聲，不知雅樂，卽是以淫亂雅。

利口就是口才銳利，無理能辯爲有理，且能取悅於人。孔安國注：「利口之人，多言少實，苟能說媚時君，傾覆國家。」

紫色奪朱色，鄭聲亂雅樂，利口覆邦家，都是因爲開始時不以規矩，不辨是非，終致以邪奪正，以淫亂雅，以利口覆邦家。聖人惡紫、惡鄭聲、惡利口，卽是教人要嚴守規矩，防微杜漸。

孔安國注：「朱，正色。紫，閒色之好者。」邢昺疏：「云朱正色紫閒色者，皇氏云，謂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不正謂五方閒色。」

鄉黨篇「紅紫不以爲褻服」，皇疏：「侃案，五方正色：

青赤白黑黃。五方閒色：綠爲青之閒，紅爲赤之閒，碧爲白之閒，紫爲黑之閒，緇爲黃之閒也。所以爲閒色者，穎子嚴云：東方木，木色青。木剋土，土色黃，以青加黃，故爲綠，綠爲東方之閒也。又南方火，火色赤。火剋金，金色白，以赤加白，故爲紅，紅爲南方閒也。又西方金，金色白。金剋木，木色青，以白加青，故爲碧，碧爲西方閒也。又北方水，水色黑。水剋火，火色赤，以黑加赤，故爲紫，紫爲北方閒也。又中央土，土色黃。土剋水，水色黑，以黃加黑，故爲緇黃，緇黃爲中央閒也。緇黃，黃黑之色也。」劉氏正義引周禮冬官考工記，謂畫績之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予欲無言。」孔子說：「我不想說什麼話了。」

子貢說：「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師作之，弟子述之。述字作傳述講。夫子如果不把道理說出來，則弟子們何由傳述呢？

孔子答復子貢：「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天何嘗說話，天以四時不停的運行，百物因而生生不息。天辦了一切事，有何言哉。

此章是孔子提示弟子，學道必須離言而求。言能詮道，而

不是道，道在默而識之。學道傳道都要離言。故說：「予欲無言。」又一再的說：「天何言哉。」

何晏注：「言之爲益少，故欲無言。」

李中孚四書反身錄：「夫子懼學者徒以言語文字求道，故欲無言。」

○孺悲欲見孔子，孔子辭以疾。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使之聞之。

孺悲求見孔子，孔子推辭有病。「將命者出戶，取瑟而歌。」一俟傳話的人出戶傳話時，孔子就取瑟來彈奏，而且歌唱。「使之聞之。」孔子使孺悲聞知孔子在瑟歌，不是真的有

病，而是不願接見他。

何晏注：「孺悲，魯人也。」禮記雜記下篇：「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孺悲從孔子學禮，即是孔子的弟子。古人初見尊長，應先由人介紹，否則失禮。但弟子見師，不須介紹。孔子何以不見孺悲，朱子集注以爲：「當是時必有以得罪者，故辭以疾。」劉恭冕正義說：「此欲見是始來見，尙未受學時也。」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孔子辭以疾，或別有故。」孔子不見孺悲，究竟是何原因，古注之說不一，難有定解，只得闕疑。

○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爲

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則爲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女安則爲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三年之喪，是爲父母服喪的年限，東周時代的人已不完全

遵守。如梁玉繩《記所引》，春秋魯閔公二年：「吉禘于莊公。」公羊傳：「譏始不三年也。」又文公二年：「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也。」到了孔子時代，不守三年喪期的人更爲普遍，但孔子教禮仍然嚴守三年，孔門弟子依教而行。宰我以當時一般不守三年的情況問孔子：「三年之喪，期已久矣。」三年的喪期是太久了。「期已久矣」的「期」字作時期解，讀其音。爲何太久，以下說出不需三年的理由。

「君子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崩。」劉氏正義說，這是古成語，原來的意思是說人如長久不爲禮樂，則致禮壞樂崩，不是爲居喪者說話，但當時或有人以此爲其主張縮短喪期的論據，宰我因此直接引用此語。依邢昺《疏》說，君

子應以禮樂脩養身心，不可須臾離棄，但居喪期間，既不爲樂，亦不爲禮，如果喪期三年，則不爲禮樂太久，故致禮壞樂崩。

「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期可已矣」的「期」作周年解，讀基音。宰我又舉理由說，去年舊穀已盡，今年新穀已成熟，鑽燧取火已改用新木。三年之喪，守滿一年，可以終止了。「鑽燧改火」者，古人用火，其取火之法不一，此是鑽木取火。馬融注：「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邢昺疏說，周書是孔子所刪尚書百篇之餘，其中有月令篇，其辭今亡。案周禮夏官司燿，鄭司農注，引鄒子之說，其文與此正同。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古時北方以稻爲貴，稻米飯不是平常食物，居三年之喪者，必不能食。衣夫錦者，衣讀去聲，穿的意思，錦是錦衣，由絲織品所製而有文采者，居喪只能穿無采飾的麻衣，不能穿錦衣。孔子問宰我，如將三年之喪縮短爲一年，則在父母去世周年之後，就可以吃米飯，穿錦衣，「於汝安乎。」你的心安嗎？

「曰，安。」這是宰我的話。宰我以爲，古時及當時都有人如此，所以說「安。」

「汝安則爲之。」孔子告訴宰我，汝心既然能安，那麼你就去做罷。

「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爲也。今汝安則爲之。」孔子繼續告訴宰我，一個君子當他父

母去世時，在他居喪期間，無時而不思親，無心於衣食享受，假使「食旨」吃了美味，也不甘美，「聞樂」聽優美的音樂，也不快樂，「居處」居華美的房屋，也不安然。「故不爲也。」所以不願只服一年之喪。「今汝安則爲之。」現在你說如此心安，你就這樣做罷。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宰我出去以後，孔子對其餘弟子說，「予之不仁也。」予是宰我之名。爲人子者，自出生至三年後，始離父母的懷抱，所以聖人制喪禮定爲三年，這是天下通行的喪禮，無論何人都是如此。宰予，他對於父母有三年之愛嗎？「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孔安國注：「言子之於父母，欲報之德，昊

天罔極，而予也有三年之愛乎。」

三年之喪的期限由此確定不移，但後來實際服喪的日期有兩種解釋。一是鄭康成注儀禮士虞禮中月而禫之文，以爲二十七月。一是王肅據禮記三年問，以爲二十五月。

皇侃疏引繆播曰：「爾時禮壞樂崩，而三年不行，宰我恐懼其往，以爲聖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咎憤於夫子，義在屈己以明道也。」又引李充曰：「余謂孔子目四科，則宰我冠言語之先，安有知言之人而發違情犯禮之問乎，將以喪禮漸衰，孝道彌薄，故起斯問，以發其責，則所益者弘多也。」

○子曰：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

弈者乎，爲之猶賢乎已。

一個人飽食終日，不作事，不用心思，孔子說此人「難矣哉。」馬融注：「爲其無所據樂，善生淫欲也。」此注意爲沒有任何事情可據以爲樂，因其心無所據，便生淫欲之念。淫念既生，順其發展，再望此人有好的品德那就難了。

博，說文作籀，解爲：「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段玉裁注：「古戲，今不得其實。」弈，是圍棋。

雖然是博弈，也都要用心思，孔子認爲：「爲之，猶賢乎已。」賢作勝字講，已作止字講，玩玩博弈，也比無所用心好。禮記大學說：「小人閒居爲不善。」孟子滕文公上說：「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皆有助

於了解此章的意義。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子曰：君子義以爲上。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

子路以「君子尚勇乎」問孔子。尚是崇尚，勇是勇敢。孔子認爲不能專講尚勇，所以答復：「君子義以爲上。」邢昺疏：「君子指在位者。」在位的君子以義爲上。後二句是解釋爲何以義爲上。如果在位的君子只有勇而無義，便會作亂。小人，卽一般人民，如果有勇無義，他們雖然無力造成禍亂，但會作盜賊。

邢疏：「合宜爲義。」君子有勇必須有義，始能用勇於正

途而無流弊。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爲知者，惡不孫以爲勇者，惡訐以爲直者。

子貢問孔子，君子對人是否也有所惡。惡是憎惡。皇疏引江熙說，君子是指稱孔子。

孔子答復子貢，君子有惡。以下就是孔子說他所憎惡的人。

「惡稱人之惡者。」做人之道，應該替人隱惡揚善。稱人之惡者，就是宣揚他人之惡的人，此與隱惡揚善相反，所以孔

子惡之。

「惡居下流而訕上者。」阮元校勘記說：「漢石經無流字。」阮氏又據皇邢二疏本研判，亦無流字。訕是毀謗。居下訕上，就是下級毀謗上級。居在下位，看見上級有過失，應該諫其改正，三諫不從，可以離去，如果不諫，只在背後毀謗，殊失忠厚，所以君子惡之。

「惡勇而無禮者。」惡有勇爲而無禮的人。皇疏：「勇而無禮則亂，故君子亦惡之也。」

「惡果敢而窒者。」馬融注：「窒，窒塞也。」果敢而不通事理，往往敗事，而又損人，所以可惡。

「曰：賜也，亦有惡乎。」孔子反問子貢，賜，你也有所惡嗎？以下是子貢對答孔子的話。

「惡傲以爲知者。」知，同智。孔安國注，傲作抄字講。抄襲他人之意，以爲己有。這種人可惡。又據劉氏正義說，釋文，傲，鄭本作絞，古卯反。中論覈辨篇「絞急以爲智。」絞急是急迫之義，於事急迫，自炫其能，以爲有智。此說可供參考。

「惡不孫以爲勇者。」孫同遜，憎惡那種以不謙遜爲勇的人。「惡訐以爲直者。」包咸注：「訐謂攻發人之陰私。」以揭發他人的陰私當作自己率直，此人可惡。

此章前後兩段，前段四種人爲孔子所惡，後段三種人爲子貢所惡，學君子者可以此爲脩身之鑑。

○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孫，

遠之則怨。

只有女子與小人難以畜養。親近他們，他們就不遜從。疏遠他們，他們又怨恨。

邢昺疏：「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難畜養。」不孫與怨，皆由於發乎情而不能止乎禮。女子與小人重於情，情重則禮疏，所以難養。果然情禮並重，自然不在此章所論之列。或以此章女子小人專指男女僕人而言，如古時宮中的侍妾僕從之類。此講亦通。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鄭康成注：「年在不惑，而爲人所惡，終無善行也。」孔

子四十而不惑，普通人到了四十歲仍然被人憎惡，此人已不能改善了。學者應當及時進德脩業。

論語講要 微子第十八

○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

殷紂王暴虐無道，不聽任何人諫諍，微子離去，箕子佯狂爲奴，比干諫之尤力，結果被紂剖心而死。微子等三人的行跡不同，孔子認爲，他們都是殷家憂國憂民的仁者，所以說：「殷有三仁焉。」三仁者如此遭遇，足見紂王暴惡已極，終致殷朝滅亡。

馬融注：「微、箕，二國名。子，爵也。微子，紂王庶兄。箕子、比干，紂王諸父也。」諸父是伯叔的通稱。

微子名啓，是紂王的同母兄。尚書微子之命篇孔疏引呂氏春秋仲冬紀說，紂母先爲帝乙之妾，生長子啓，以及次子仲衍，後爲帝乙之妻，始生紂，所以啓與仲衍都稱庶兄。當初帝乙欲立啓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於是立紂。

邢昺疏說，遍檢書傳，不見箕子之名，惟司馬彪注莊子大宗師「箕子胥餘」云，箕子名胥餘，不知出於何書。

史記殷本紀、宋微子世家都記載，比干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信有之乎。」乃殺王子比干，剖視其心。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人曰：子未可以去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

「柳下惠爲士師，三黜。」說文：「黜，貶下也。」孔注及皇邢二疏說，柳下惠就是展禽，他作魯國的典獄之官，無罪而三度被黜退。

「人曰，子未可以去乎？」有人問柳下惠說，你還不可以離開魯國嗎？

「曰，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依邢昺疏說，焉作何字講，枉作曲字講，當時世閒皆邪，柳下惠說自己用直道以事於人，何往而不三黜。這就是說，苟以直道事人，無論到那一國，都會再被三黜。若捨棄

直道，而曲以事人，則在魯國亦不見黜，何必離開父母所居的魯國呢？

直道事人而不枉，三黜而不去父母之邦，是柳下惠堅定不移的德行。所以柳下之妻以惠字作柳下的諡號。列女傳柳下惠妻篇說，柳下惠處魯，三黜而不去，憂民救亂，其妻勸他離去，他說：「油油之民，將陷於害，吾能已乎。」當他死時，門人將誄之，其妻自謂能知其德，乃作誄文，其中有這幾句之辭：「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夫子之諡，宜爲惠兮。」

○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

之閒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

此章事實，在史記孔子世家裏記載得很詳細。大意是說，孔子年三十五，魯昭公奔到齊國不久，孔子也到了齊國，住了一段時期。就在這期間，景公兩度問政於孔子，孔子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政在節財。」景公喜悅，將欲以尼谿田封給孔子，但被晏嬰阻止。後來景公說出待孔子之道，就是論語此章所記的言辭。

「齊景公待孔子曰。」待孔子，史記孔子世家作「止孔子。」劉氏正義說，此意是景公商量安止孔子。

「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閒待之。」魯國的三卿，季孫氏爲上卿，權位最高，相同於齊國的田氏。邢昺疏說，景公

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如魯季氏，則不能。以其有田氏專政之故。但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之孟氏。所以欲待之以季孟二者之間。周炳中四書典故辨正說：「季孟之間者，季氏下，孟之上，卽謂以待叔氏之禮待之，亦無不可。」

「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邢疏說，當時景公爲臣下所制，雖然喜悅孔子之道，而終於不能用，故託辭聖道難成，自己年老，不能用了。此時孔子便離開齊國，而回魯國。

孔子志在行道，不是謀求官位，道不能行，故卽離去。

劉氏寶楠正義：「景公雖欲待孔子，而終不果行。後又託於吾老，而不能用，孔子所以去齊而反魯也。待孔子與吾老之言，非在一時，故論語用兩曰字別之。」劉氏據史記所載，以爲其事在孔子三十五歲之後，四十二歲之前。

○齊人歸女樂。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

魯君接受齊國所饋贈的女樂，孔子即知已無法在魯國行道，便辭官去魯。

歸女樂的歸字作饋字講。孔安國注：「桓子，季孫斯也，使定公受齊之女樂，君臣相與觀之，廢朝禮三日。」

據史記孔子世家說，魯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與聞國政三月，商品不二價，路人不拾遺，魯國大治。與魯爲鄰的齊國，深恐魯用孔子行霸，不利於齊，因此採用犁鉏所說之計，以女樂迷惑魯君，破壞孔子爲政，於是選了八十名美女，能歌善舞，以及文馬三十駟，致贈魯君，陳列在魯國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引魯君往觀，終於接受。定公果

然爲女樂所迷，以致連續三日不理朝政。不久，魯國郊祭，又不依禮將祭畢的腊肉分送大夫。因此，「孔子行。」孔子便辭官離開魯國，前往衛國。

江永鄉黨圖考說，孔子去魯適衛，當在魯定公十三年，因爲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以及衛世家，都在衛靈公三十八年書「孔子來。」而靈公三十八年當魯定公十三年。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孔子周遊列國，在陳蔡之間被困絕糧，後由楚昭王出兵迎接，到了楚國。昭王欲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但被楚令尹子西阻止。後來昭王卒，孔子尚在楚國時，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事見史記孔子世家。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孔安國注：「接輿，楚人，佯狂而來歌，欲以感切孔子。」接輿，人名，是一位隱士。他想用歌來感動孔子，天下無道，不如歸隱，所以唱歌而過孔子的寓所門前。

「鳳兮鳳兮，何德之衰。」自此至以下「殆而」句是歌辭。接輿問鳳鳥說，你的德為何如此衰微。孔安國注：「比孔子於鳳鳥。」鳳是神瑞之鳥，唯在聖君時代出現。而今孔子遊說諸侯，無聖君可遇，猶如鳳鳥非時而出，所以說：「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往者，事已過去，不可諫阻。來者，未來的還可以追及，而能止之。孔安國說，此即勸告孔子避亂隱居。

「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邢昺疏意，罷了，罷了，世亂已甚，今之從政者，無德，危殆，無可救治。三個「而」字，皆是語助辭。

「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孔子下堂出門，想和這位唱歌的人言談。然而，接輿急趨而避之，孔子因而不得與他談話。孔子世家說：「於是孔子自楚反乎衛。是歲也，孔子年六十三，而魯哀公六年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以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孔子「去葉反于蔡」之際，就是正要離開楚國的葉邑時，途中遇見長沮桀溺二人，因而使子路問津。二人都是隱士，思想與孔子不同。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桀溺，二人同在田裏耕作，孔子經過那裏，使子路問他們，過河的渡口在何處。鄭康成注：「長沮、桀溺，隱者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津，濟渡處。」耜是當時耕田的工具，詳見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注解。

「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皇邢二疏皆說，執輿就是執轡，轡是御馬的韁繩，御者在車上執轡，故說執輿。子路原在車上執轡，下車問津，孔子代執。子路先向長沮問津，長沮

反問子路，在車上執轡者是誰。子路答復是孔丘。長沮又問是不是魯國的孔丘。子路答曰是。長沮便說：「是知津矣。」此意是說，魯國孔丘周遊列國，應知渡口，不必問人。

「問於桀溺」至「耒而不輟」一段。長沮既不答復，子路又問桀溺。桀溺也是反問子路。但不再問「執輿者爲誰。」而問「子爲誰」。子，稱呼子路。子路說：「我是仲由。」桀溺又問：「是魯國孔丘的門徒嗎？」子路對曰：「是。」桀溺便說：「濁亂滔滔，天下皆是，誰能以改變呢。且而，而作汝字講，且你，與其從那避人之士，何如從避世之士哉。」辟同避，避人之士指孔子，周遊尋訪，不得其人，又避往他處。避世之士，桀溺自況，就是隱士。桀溺說完，耒而不輟，繼續以土覆種。孔安國注：「滔滔，周流之貌。」阮氏校勘記：「釋文出

滔滔云，鄭本作悠悠。」又：「耨而不輟，漢石經耨作耨，五經文字云，耨音憂，覆種。」鄭康成注：「耨，覆種也。輟，止也。覆種不止，不以津告。」

「子路行以告」至「丘不與易也」一段。

「子路行以告。」子路走回來，以長沮桀溺二人所說的話告訴孔子。

「夫子憮然，曰。」孔子聽了，悵然若失，然後說了以下的话：

「鳥獸不可與同羣。」此意是如果在山林裏隱居，則與山林裏的鳥獸同羣生活，然而人與鳥獸不同類，不可與鳥獸同羣。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我若不與這世人同羣，而能與誰同羣呢？邢疏：「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

與，而更誰相親與。言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羣，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天下人各有其道，我不必與他們相爲改易，各行其是而已。皇疏引江熙說：「丘不與易，蓋物之有道，故大湯武亦稱夷齊，美管仲而無譏邵忽。今彼有其道，我有其道，不執我以求彼，不係彼以易我，夫可滯哉。」又如朱子注：「天下若已平治，則我無用變易之，正爲天下無道，故欲以道易之耳。」

長沮、桀溺，亂世歸隱。孔子在亂世，一心要以大道施濟蒼生。聖人與潔身自好的隱士分別在此。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蓀。子路問曰：

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隨孔子行，而落

於後，遇見一老人以杖荷篠。包咸注：「丈人，老人也。篠，竹器。」

「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子路問老人：「你老見到我的夫子嗎？」

「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

老人答復子路，大意是：「我是農人，手足要勤勞，五穀要分植，無暇注意其他事情，不知誰是你的夫子。」老人說罷，就植其杖而耘除田裏的草。

包注：「丈人云，不勤勞四體，不分植五穀，誰爲夫子而索之耶。」皇邢二疏皆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二句爲丈人責子路之語。宋翔鳳論語發微以爲，包注亦以四體不勤，五穀不分爲丈人自述不遑暇逸之意，故不能知孰爲夫子，以答子路，

非以責子路。俞樾羣經平議也認爲此二句不是責子路之語，而是丈人自言，若謂以不勤不分責子路，則不情矣。兩不字，並語詞，不勤，勤也。不分，分也。

「子路拱而立。」子路拱手恭敬而立。

「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老人留子路在家住宿，殺雞作黍飯招待子路，又叫他兩個兒子來見子路。

「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第二天，子路辭行，尋到了孔子，稟告遇見丈人的經過。孔子說：「他是隱士。」就叫子路返見丈人。至則丈人已外出。

「子路曰」至「已知之矣」一段。皇侃疏意，這是孔子使子路告訴丈人的一段話，丈人既不在家，子路便告訴丈人的兒

子，請轉告丈人。

「不仕無義。」仕，就是替國家做事，仕則有君臣之倫。讀書人隱居不仕，便是廢棄君臣之義。

「長幼之節，不可廢也。」長幼的禮節不可廢棄。例如使二子出來與客相見，此即長幼之禮。

「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既知長幼的禮節不可廢，而君臣之義又怎麼可以廢棄呢？

「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不仕於濁世，欲自潔其身，卻亂了君臣大倫。劉氏正義說：「不仕則無君臣之義，是爲亂倫。亂之爲言，猶廢也。」

「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君子之出仕，是爲行其君臣之義，道之不行，君子早已知道了。

孔子使子路告訴丈人的一段話，是總結此章的要義。這一段話基於五倫的道理，說明一個讀書人不能止於潔身自好，而須藉仕以造福人羣爲職志。

○逸民：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

逸民七人，包咸說：「此七人皆逸民之賢者。」七人中的虞仲，諸儒或說是仲雍，就是吳太伯之弟。或說是仲雍的曾孫，就是周武王所封的虞仲。或說是春秋時人。均難考證。下文孔子評論，只有伯夷等六人，而無朱張。劉氏正義說：「竊以朱張行事，當夫子時已失傳，故下文論列諸賢，不及朱張，而但存其姓名於逸民之列，蓋其慎也。」

「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孔子評論伯夷、叔齊二人，說他們不肯屈降意志，不使其清白之身蒙受玷辱。鄭注：「言其直己之心，不入庸君之朝。」皇疏：「夷齊隱居餓死，是不降志也。不仕亂朝，是不辱身也。是心跡俱超逸也。」
「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孔子又論柳下惠、少連二人說，他們是降志辱身了，

然而說話有分寸，合乎倫理，行爲審慎，合乎思慮，如此而已。
皇疏：「此二人心逸而跡不逸也。並仕魯朝，而柳下惠三黜，則是降志辱身也。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中於倫慮，故云其斯而已矣。」

「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孔子又論虞仲、夷逸二人說，他們「隱居放言。」不出來作官，說話亦不拘束。因而「身中清，廢中權。」守身合乎清潔，發言合乎權宜。此解「放言」作放縱言語講，「廢中權」依經典釋文引鄭康成本作「發中權。」竹氏會箋以爲，發就是發言，與放言之義相應。但包氏注，放作置字講，放言就是放置言語，不說世務。廢中權的廢字，馬融作廢棄講，即在亂世，自我廢棄，以免禍患。因此合乎權。皇疏先依馬注廢棄義解釋，後又引江

熙曰：「超然出於埃塵之表，身中清也，晦明以遠害，發動中權也。」兼取馬鄭二說。

「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孔子說自己異於以上幾位逸民。無可，不一定可。無不可，不一定不可。這意思就是以道義爲準，或出或處，毫無執著。馬融注：「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這是聖人行權之道，非賢人所能行。

○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

此章所記，如孔安國注：「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

去。」魯國三家執政，禮壞樂崩，所以樂人皆離去。

「大師摯適齊。」大師卽太師，是樂官之長，摯是太師人名，他離開魯國，前往齊國。

「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據白虎通禮樂篇說，天子一日四餐，諸侯一日三餐。餐時須以音樂勸食，每餐各有奏樂的人。亞飯干，是第二餐的奏樂人，此人名干，他往楚國。三飯繚，是第三餐的奏樂人，此人名繚，他往蔡國。四飯缺，是第四餐的奏樂人，此人名缺，他往秦國。此處有四飯樂人，則知魯君也是一日四餐。白虎通疏證以爲，魯爲周公之後，得備天子禮樂，亦得備四飯樂官。又此處不說有一飯樂人，古注以爲，或一飯之樂由太師掌之，或有一飯樂人而未去。

「鼓方叔入於河。」鼓是擊鼓者，此人名方叔，他入居於

河濱。

「播鼗武入於漢。」播搖小鼗鼓者，此人名武，他入居於漢水之濱。

「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少師名陽者，擊磬師名襄者，他們入居於海邊。

古注或據漢書禮樂志，說這八人是殷紂王的樂官，或據漢書古今人表注，說是周平王時人等，其說不一。白虎通疏證說：「孔子嘗語魯太師樂。又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若是紂時，無緣歌關雎之詩。說論語者，自當爲魯哀公時人焉。」

○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不使大臣怨乎

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無求備於一人。

此章記周公訓示其子伯禽之語。孔安國注：「魯公，周公之子伯禽，封於魯。」

「君子不施其親。」此意是說，君子不疏遠他的親族。不施，陸氏釋文作不弛。劉氏正義說：「施弛二字古多通用。周官遂人注，施讀爲弛。可證也。此文不施，卽不弛假借。鄭注坊記云，弛，棄忘也。以訓此文最當。」

「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不使大臣抱怨不獲所用。孔安國注：「以，用也，怨不見聽用。」

「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老朋友如無惡逆等重大罪過，

不要遺棄他。皇疏：「大故，謂惡逆也。朋友之道，若無大惡逆之事，則不得相遺棄也。」

「無求備於一人。」不要對一個人求全責備。人的才能有限，用人辦事，取其專長，不得要求他事事皆能。

○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

包注：「周時四乳生八子，皆爲顯士，故記之耳。」皇疏以「乳」字作俱生講，就是雙胞胎的意思。有一母四次生產，每次生二子，四次八子。後來皆成爲賢士。皇氏說明：「就其名兩兩相隨，似是雙生者也。」

八人以伯仲叔季排行命名。楊慎丹鉛錄、趙佑四書溫故錄等，都說八名而叶四韻，正符雙生之義。伯達、伯适一韻，仲突、仲忽一韻，叔夜、叔夏一韻，夜字古音迓，故與夏一韻，季隨、季騶，隨，古音旬示反，音娑，騶，烏戈反，音窩，故爲一韻。

八士生當何時，王應麟困學紀聞，考據董仲舒春秋繁露、逸周書、國語晉語，認爲八士應當是文武時人。潘維城論語古注集箋：「春秋繁露郊祭篇，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雄也，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爲包注所本。」（郊祭，一作郊語。）潘氏又說：「漢書古今人表，列八士於周初，最爲允當。」

論語講要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見得思義，祭思敬，喪思哀，其可已矣。

此篇所記，都是孔子弟子的言論，第一、二兩章就是子張之言。

子張所說的士，依皇侃疏以及諸儒注解，都是指在朝爲臣而言。子張以爲，須有以下四種操行，才能算是一個士人。

「見危致命。」士人遇見國家危難時，應該致命去挽救。

致命卽孔子所說的授命，就是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的意思。如憲問篇，子路問成人，孔子答語中有：「見危授命」一語。

「見得思義。」此義也是出於孔子。如季氏篇，孔子曰：君子有九思。其中有「見得思義」一語。又如憲問篇孔子答子路的話：「見利思義。」士人遇見利益等可得時，必須思慮是否合乎道義，合則取，不合則不能取。

「祭思敬。」祭是祭祀，無論祭祖祭神，所須想到的就是誠敬。如八佾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祭祀是五禮之一，士人如果在祭祀時猶不能誠敬，其餘對人對事，如何能敬。所以祭祀必須思敬。

「喪思哀。」父母之喪，所須想到的就是哀戚。八佾篇孔子說：「喪，與其易也寧戚。」所以子張此說喪思哀。

「其可已矣。」作到了以上四事，可以算是士人了。

○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

執德而不弘揚，信聖人之道而不篤厚，何能說此人有道德，又何能說此人無道德。

焉能爲有二句，孔安國注：「言無所輕重也。」皇疏：「世無此人，則不足爲輕，世有此人，亦不足爲重，故云無所輕重也。」又引江熙曰：「有德不能弘大，信道不務厚至，雖有其懷，道德蔑然，不能爲損益也。」竹添光鴻會箋說：「執德也，信道也，而不弘不篤，則未足爲有執有信也，甚言不弘不篤之失耳。」江氏、竹氏解此二句，文義較順。

○子夏之門人，問交於子張。子張曰：子夏云何。對曰：子夏曰：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異乎吾所聞。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與，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

子夏的門人問子張，怎樣交友。

子張反問，你的老師子夏說的是如何。

子夏的門人對曰，家師子夏說，可以交者，就和他結交，不可以交者，就拒絕他。

子張聽了便說，這和我所聞的不同，我曾聞：君子尊敬賢

人而又容納眾人，嘉美能力善者而又同情不能者。

子張舉出他所聞的兩句話以後，便說出他的看法。我若是大賢歟，對於人又有何者不能容納呢？我若是不賢歟，人家將拒絕我，如之何由我拒人呢？

子夏教門人，交友要謹慎選擇，子張則以寬容論交。二人都是學自孔子。古注大都兼取二說，並略加辨別而已。如集解包注：「交友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皇疏除解釋包注之外，又引鄭玄曰：「子夏所云，倫黨之交也。子張所云，尊卑之交也。」

○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

是以君子不爲也。

自此以下幾章，是子夏之言。

子夏說，雖然小道必有可觀之處，但如致遠，惟恐滯礙難通，所以，君子不爲。

凡守持一藝一能而不通大道者，皆是小道。

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說：「夫書畫辭賦，才之小者，匡國理政，未有其能。」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孔安國注：「日知所亡，日知其所未聞。」亡同無。

學者每日學其尙未聞知的學問，此卽「日知其所亡。」知之以後，時時溫習，日積月累，不要忘記，此卽「月無忘其所能。」所能是指已經聞知的學問。子夏以爲如此可以說是好學了。皇疏說：「此卽是溫故而知新也。日知其所亡，是知新也。月無忘所能，是溫故也。」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博學而篤志。」學無止境，必須廣泛的求學，是爲博學。將所學的學問記得很牢固，是爲篤志。孔安國注：「廣學而厚識之也。」爾雅釋詁：「篤，固也，厚也。」志、識、記三字，

古時通用。

「切問而近思。」所學有疑難之處，趕快請問師友，此爲切問。皇疏切字當急字講。就自己所學尋思其義，是爲近思。爲政篇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子夏有近思之說。

「仁在其中矣。」博學、篤志、切問、近思，最後當然要實行。中庸記載子曰：「力行近乎仁。」所以此說仁在其中。

○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學以致其道。

子夏以百工居肆成事，譬喻君子學以致道。

百工就是各種技藝工人，他們居在各自的專業場所，才能成就事業。君子必由求學，才能成就君子之道，猶如工居於肆，

以成其事。

皇疏：「百工者，巧師也。」巧師不是普通工人，而是考工記所說的「工有巧」之義，即是具有製造器物技能的工人。肆是製造器物的場所，以及陳列器物的地方。

俞曲園羣經平議引周易說卦傳「巽爲工」，虞翻注「爲近利市三倍，故爲工，子夏曰，工居肆。」以爲「此肆字卽市肆之肆。市中百物俱集，工居於此，則物之良苦，民之好惡，無不知之，故能成其事。以譬君子學於古訓，則言之是非，事之得失，無不知之，故能成其道也。」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小人有過，必然文飾，就是以不實的言辭掩飾其過失。相

對的意義，則是君子不文過，勇於改過。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望之儼然，即之也溫，聽其言也厲。

君子給人的觀感，有三種變化。遠處望見他，儼然，很莊嚴。「即之也溫」，和他接近時，覺得他很溫和。「聽其言也厲」，聽他說話，他的言辭是那樣的嚴正。鄭康成注：「厲，嚴正也。」

皇疏引李充說：「厲，清正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辭正體直，而德容自然發，人謂之變耳，君子無變也。」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爲謗己也。

子夏以爲，君子使民、事君，都要以信爲先。君子在位時，先要取得民眾的信賴，然後才能勞役民眾，如果未得信賴，則民眾會以爲你虐待他們。君子若在臣的地位時，先要取得君主的信任，然後才能諫君，如果未得信任，則君主會以爲你在毀謗他。

厲己的己字是民眾自指。謗己的己字是君主自指。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大德守得住，小德雖有瑕疵，此人可也。

據韓詩外傳、晏子春秋內篇雜上、以及荀子王制篇所記，這兩句話是古語。荀子所說的是大節小節。因此，這裏的大德可作大節講，小德可作小節講。

閑是門闌，不踰閑就是不超越門闌，有防守不失之義。出入二字，其義注重在出字，出就是闌不住的意思，即有所失之義。

子夏說這兩句話，用意是在對人不要求全責備，只要大節不虧即可。所謂大節，應該是指倫常之道而言，如父慈子孝，以至君仁臣忠。所謂小節，應該是指尋常的言行與禮貌而言。一個人的尋常言行雖然不很拘謹，待人接物的禮貌不夠周全，這些小節不免有些過失，但能守持大節而不踰，人格健全，這就可取。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則可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子夏聞之曰：噫。言游過矣。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

此記子游、子夏二人教學方法迥異。前節是子游的觀感，後節是子夏的辯論。

子游說，子夏的門人、小子，做些灑水掃地、應對賓客、進退禮儀諸事，還可以，「抑末也」，然而，這些末節，「本之則無，如之何。」若究其本則無，如何是好。

子夏聽到了這些話，便歎息說：

「言游過矣。」言游說錯了。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君子之道，皇疏以爲先王之道，劉氏恭冕正義以爲禮樂大道，卽子游所謂之「本」。劉氏說：「此當視人所能學而後傳之。故曰，孰先傳焉，孰後倦焉。倦卽誨人不倦之倦，言誰當爲先而傳之，誰當爲後而倦教，皆因弟子學有淺深，故教之亦異。」依劉氏此解，則子夏的意思是說，君子之道，不是我不傳給弟子們。但看誰能先學，我便傳焉。誰到以後始能學，我今且倦於教而已。

「譬諸草木，區以別矣。君子之道，焉可誣也。」譬如培植草木，應該區別其種類，而採用不同的培植方法。君子之道，何能不按先後而誣妄施教。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孔安國注：「終始如一，惟聖人耳。」凡事皆有先後次序，始在先，終在後。而此「有始有卒」的意思，則是自有始即有終，至終仍不離始，始終一貫而不可分。所以孔注爲「終始如一。」此義是指教者能將學問的本末圓融一貫的教授弟子，不必循序漸進。但只有聖人教賢人方能如此，非普通人所能爲。所以說：「其惟聖人乎。」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馬融注：「仕優則學，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也。」

首句優字，依馬注，是「行有餘力」之義。此意是說，做官的人，辦完公事，尚有餘力，則須研究學問。後句優字，依皇疏，是充足之義。這是說，讀書的人，在學到豐足的學問以

後，應該出來做官，也就是從事政治，替國民造福。

仕優則學，皇疏以爲：「研學先王典訓。」此義可取。仕人研學先王典訓，熟悉王道施政的理論與實務，溫故知新，是賢能政治的基礎。

○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游以爲，父母之喪，孝子以能盡哀爲止，不能悲哀過度，以免過於毀傷身體，甚至毀滅性命。所以孔安國注：「毀不滅性也。」邢昺疏：「此孝經文也。」邢疏又引孝經喪親章注：「不食三日，哀毀過情，滅性而死，皆虧孝道。故聖人制禮施教，不令至於殞滅。」

○子游曰：吾友張也，爲難能也，然而未仁。

子游說，我與子張爲友，因其才能是我所難及，然而，論其爲仁，也是我所未及。

此章各注大都貶抑子張爲未仁，恐非經意。今據論語集釋所引王闔運氏論語訓的大意，而爲如此講解。王氏論語訓：「友張，與子張友也。難能，才能難及。此篇多記子張之言，非貶子張未仁也。言已徒希其難，未及於仁。」程氏樹德案語：「考大戴禮衛將軍文子篇，孔子言子張不弊百姓，以其仁爲大。是子張之仁固有確據。王氏此說，有功聖經不小。」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

曾子說，子張這人，容貌堂堂，仁也學得好，我不能與他相比爲仁。

此章也是依據王氏論語訓之意講解。論語訓：「亦言子張仁不可及也。難與並，不能比也。曾、張友善如兄弟，非貶其堂堂也。」

此外，皇侃疏又引江熙說：「堂堂，德宇廣也。仁，行之極也。難與並仁，蔭人上也。」皇疏又說：「江熙之意，是子張仁勝於人，故難與並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人未有自致者也，必也親喪乎。

曾子說，他聽夫子說過，人的常情，未有自致其極者，必遭父母之喪，這才自然的盡情流露。

「聞諸夫子」的諸字，是「之於」二字。夫子，是孔夫子。

「未有自致」的致字，馬注作盡字講，皇疏作極字講。竹氏會箋說：「自致，謂性能及之，即自然而盡其情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馬融注：「孟莊子，魯大夫仲孫速也。」

曾子說，我聽夫子說過，孟莊子的孝行，其他的事情，別人都能做到，但其不改他父親所用之臣，與所行之政，這是別

人難能之事。

潘氏論語古注集箋說，孟莊子之父獻子，卽仲孫蔑，卒於魯襄公十九年八月，莊子繼位，卒於襄公二十三年八月，其襲賢父世卿之位歷四年之久，左傳除記載他會莒人盟于向，以及帥師伐邾外，無其他敘述，足見他用人行政悉仍父舊。三年無改爲孝，莊子不止三年，尤所難能。

○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

包注：「陽膚，曾子弟子。士師，典獄官。」

皇疏：「孟氏，魯下卿也。」

孟氏使曾子的弟子陽膚爲典獄官，陽膚請示曾子。曾子說，在上位的人已失其爲政之道，民心離散已久。你若獲得人民犯罪的情實，則須爲犯人哀傷，要憐憫犯人，不能因得實情而喜。

曾子的話，出於一片仁心，最爲可貴。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殷紂王是殷王帝乙之子，名辛，字受，暴虐無道，爲周武王所伐，而喪天下。紂是他的諡號。邢疏：「諡法，殘義損善曰紂。」

孔安國注：「紂爲不善，以喪天下，後世憎甚之，皆以天

下之惡歸之於紂。」

子貢以爲，紂王的罪惡，不應該如此之甚。「是以君子惡居下流。」此意思是說，君子居於下流以後，就要像紂王那樣承受天下所歸的罪惡，所以君子厭惡居於下流。

據皇、邢二疏說，下流，就是有了惡行而處在人下之意。這就像地形卑下，則爲眾流所歸。君子爲善不爲惡，就是爲惡居下流之故。

子貢此語，旨在勸人，以紂爲鑑戒。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日月之食」就是日食月食。皇疏本食作蝕。食蝕通用。日食是日光被月球遮蔽的現象。月食是由地球遮蔽日光，使其不能反射到月球的現象。清人凌曙在他的四書典故覈裏說：「日居上，月居下，日爲月所掩，故日食。月在天上，日乃在地下，地球居中隔之，日光爲地球所掩，不能耀月，故月食。」

子貢說，君子的過失，猶如日食、月食。「過也，人皆見之。」君子有過時，像日月食那樣，人人都看得見。「更也，人皆仰之。」君子有過能改，改時，像日月食後重現光明那樣，人人都仰望他。

君子不掩飾過失，因爲他能勇於改過，所以子貢說，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衛國的公孫朝問子貢，仲尼焉學。焉字作何字講，即何所從學。其意是問，孔子之學從何學來。

馬融注：「朝，衛大夫也。」

春秋時，魯、衛、鄭、楚各有一名公孫朝，所以此處加衛字以別之。見清儒翟灝四書考異。

「子貢曰」以下，是子貢答復公孫朝的話。

「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此意是說，文王武王雖歿，但文武之道並未隨之喪失，至今仍在世間，由人流傳。

皇疏：「文武之道，謂先王之道也。」

劉氏正義：「大道之傳，由堯舜遞至我周，制禮作樂，於是大備。故言文王既歿，其文在茲。及此，子貢言道，亦稱文武也。」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識，音義同誌，漢石經作志，記憶之義。文武之道既由世人流傳，則賢人或普通人都能記得一部分。賢者，才器大的人，能記其遠大者。不賢者，普通人，能記其末小者。由此看來，不論賢與不賢的人，他們所記憶的或大或小，無不有文武之道。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焉不學，就是何所不學之意，凡能記得一部分文武之道的人，孔子都從他學，所以沒有常師。常師是固定的一位老師。

劉氏正義：「書傳言，夫子問禮老聃，訪樂萇弘，問官鄒子，學琴師襄。其人苟有善言善行足取，皆爲我師。」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馬融注：「叔孫武叔，魯大夫叔孫州仇也，武，諡也。」

邢疏：「案世本，州仇，公子叔此六世孫。叔孫不敢子也。」

叔孫武叔在朝中告訴諸大夫，說：「子貢賢於仲尼。」意爲子貢的德學超過了孔子。

子服景伯，也是魯國的大夫，他將武叔的話告訴子貢。

「子貢曰」以下，是子貢以比喻說明自己遠不及孔子。

「譬之宮牆。」譬如宮室周圍的牆。

「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賜，子貢自稱其名。

賜的牆，其高度只及人肩，在牆外就可窺見裏面的「室家之好」。所見的只是普通人的室家美好。

「夫子之牆數仞。」孔子的牆有好幾仞高。古注，一仞七尺，或爲八尺，或爲五尺六寸。其說不一，不必詳考。

「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數仞之牆，取譬天子或諸侯的宮牆，裏面有宗廟，有朝廷百官，必須由門而入，才看得見。如果不得其門，進不去，那就看不見宗廟的完美，朝中百官的富盛。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獲得其門而入的人或許很少了。此處「夫子」是指叔孫武叔。叔孫夫子未入門牆，不見孔子之道，他說出那種話，不是當然的嗎？

孔子的道，是中國文化的宮牆。凡是未得其門而入的人，不可像叔孫武叔那樣妄出言語。

○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

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叔孫武叔毀仲尼。」毀是毀謗。皇疏：「猶是前之武叔，又訾毀孔子也。」

子貢說：「無以爲也。」不要毀謗。「仲尼不可毀也。」仲尼無可毀謗。以下說比喻。

「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賢指道德而言。他的道德，高如丘陵，還可以任人踰越。「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仲尼的道德，高如日月，無人能以踰越。以下是結語。

「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集

解絕作棄字講，多作適字講。邢昺疏意，有人雖想毀訾日月，其實是他自己絕棄於日月，其於日月有什麼傷害呢？所以有人想毀仲尼，亦不能傷仲尼，適足以自顯其不知分量。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陳子禽是孔子弟子陳亢，前有二問，一見學而篇，一見季氏篇，子禽是其字。他對子貢說，你是謙恭而已，仲尼怎能賢過你呢？子貢聽了，即知子禽不認識孔子的道德學問，使用以下的言辭開導他。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知同智。君子說話，一言能使人稱他有智，一言也能使人稱他不智，說話不可不謹慎。此勸子禽說話要符合事實，不可妄言。

「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我們的夫子，其道德學問高不可及，猶如天那樣高，不可用階梯升上去。天指太空而言，廣大無限，孔子的德學亦無限量。

「夫子之得邦家者。」夫子如得其時，治理國家，那就有

如古人所謂「立之斯立」等那些政績。

「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竹氏會箋說：「所謂已下六句，蓋古贊聖人之成語，稱其德廣大，化行如神之妙也。今子貢引而證之。故曰所謂。」這六句，依古注大意說。以禮立人，人民自然能立。以德導人，人民便能奉行。爾雅釋詁：「綏，安也。」以仁政安人，則遠方之人來歸。以樂教感動人，則人民和睦。生時，人民榮之。死時，人民哀之。

「如之何其可及也。」有這樣的道德功業，他人如何能及。此意是說，無人能及得上孔子，足見「仲尼豈賢於子乎」這句話說不得。

論語講要 堯曰第二十

○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舜亦以命禹。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

堯曰是論語最後一篇，內有三章，首爲堯曰，次爲子張問，後爲君子應知命。

堯曰章，皇邢二疏皆分爲五節。

第一節，自堯曰至天祿永終。

這是帝堯命舜之辭。命是在禪讓之際，稱天而命之義。

「堯曰，咨，爾舜。」堯將讓位給舜時，先發咨嗟的歎聲，然後呼舜，告誡他以下四句話。爾舜，爾是汝字、你字之義，加在舜字前，作語助辭用。

「天之歷數在爾躬。」依照天的歷數，帝位當在汝身。虞書大禹謨「天之歷數」，孔傳：「歷數謂天道。」孔氏穎達疏：「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爲天道。」

「允執其中。」堯命舜，要信實的執持其中道。

「四海困窮。」堯又命舜，要爲四海之內的人民解除困窮之苦。劉氏正義引孟子滕文公篇，堯時洪水氾濫，是四海困窮之徵，堯舉舜敷治之，故此咨告之言，當憂恤之。

「天祿永終。」最後是堯祝福舜，天所賜予的祿位，長享於終身。大禹謨「天祿永終」，孔傳：「天之祿籍長終汝身。」

焦循論語補疏引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說，四海困窮，不得如漢注作好，天祿永終，亦不得作不好。

毛奇齡論語稽求篇：「閻潛丘云，四海困窮是傲辭，天祿永終是勉辭。四海當念其困窮，天祿當期其永終。雖與子良說亦稍有異，而其旨則同。蓋天祿永終，則斷無作永絕解者。潛丘當謂漢、魏以還，俱解永長。典午以後，始解永絕。」閻若璩號潛丘。包咸字子良。下文「包曰」卽是包咸曰。典午卽司馬之意。此處指稱晉朝。十二支中，午屬馬。晉姓司馬。故稱晉朝爲典午。

漢宋兩注，錄作參考。

集解包曰：「允，信也。困，極也。永，長也。言爲政信執其中，則能窮極四海，天祿所以長終。」

朱子集注：「四海之人困窮，則君祿亦永絕矣。戒之也。」
第二節，就是「舜亦以命禹」一句。

後來舜讓位給禹時，也是用這樣的辭句命禹。

第三節，自曰予小子履至罪在朕躬。

這是湯伐桀告天之辭。

「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湯伐桀，告天說，我小子履，謹敢用黑牡爲祭品，謹敢明告于大大君天帝。劉氏正義說：「王者父天母地，爲天之子。湯告天，故謙言小子。」履，商湯之名。玄是黑色，夏代祭祀用牲尙黑，殷尙白，湯在此時，仍用夏禮，以玄牡爲牲。說文：「皇，大也。」皇皇，猶如偉大之義。爾雅釋詁：「后，君也。」后帝，尊稱天帝爲君。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這三句依皇邢二疏解釋即可。二疏大意是說，湯明告天帝，他伐夏桀，是順天奉法，不敢擅自赦有罪的人。帝是天，帝臣就是桀。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如事君，故說桀是帝臣。桀居帝臣之位，所犯的罪已不可隱蔽，以其簡在天心之故。簡作閱字講，簡在帝心，就是天帝心裏看得很清楚的意思。他注引墨子兼愛篇「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之文，將此處帝臣解釋爲善臣。墨子所說的是殷湯禱雨之辭，以此解釋論語伐桀告天之文並不適合，所以皇邢二疏但依何晏之注，以帝臣爲桀。

「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爾雅釋詁：「朕，我也。」郭璞注：「古者貴賤皆自稱朕，至秦世始爲天子尊稱。」孔安國注：「無以萬方，萬方不與也。」湯說，

我本身有罪，請天帝不要牽連萬方之民，萬方之民有罪，其罪責由我承擔。

第四節，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

這是周武伐紂誓眾之辭。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何氏集解，周，指周家。賚，作賜字講。此意是說，周家受天大賜，善人很多。此善人即指治理之臣而言，也就是尚書泰誓篇武王說的「予有亂臣十人。」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這是尚書泰誓篇中的兩句話，依皇疏解釋即可。大意是說，雖有周家最親的人，但若不善，則被罪黜。雖非周家之親，然而他是仁者，亦必重用他。

泰誓孔安國傳，將周親解釋為紂王的至親，仁人指為周家之人。但孔注論語這兩句：「親而不賢不忠，則誅之，管蔡是

也。仁人，謂箕子、微子，來則用之。」兩者何以不同，邢昺疏加以解釋，孔安國之意，蓋以泰誓爲伐紂誓眾之辭，論語此處是泛言周家政治之法，欲兩通其義，故兩處之注不同。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邢疏以爲，百姓，是天下眾民。武王說，我若不教百姓，使有罪過，當歸罪在我一人。

竹氏會箋：「周有大賚，善人是富，云云，在予一人。此六句，必是一時之言。以周字起，以予一人結，其爲武王曰可知，故省耳。」

第五節，自謹權量至公則說。

總說二帝三王所行之政皆是此法。這一節，諸儒以爲孔子語，並引漢書律歷志，公羊傳昭公三十二年何休注等爲證，應可信從。

「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方之政行焉。」包氏注：「權，秤也。量，斗斛。」秤本作稱，是稱物之器，以稱稱物而知輕重。斗與斛，皆是量物之器，以斗斛量物而知多少。尙書舜典所說的「同律度量衡」之義，其度就是度物的長短，如尺寸等。謹權量，就是謹慎齊一度量衡之制，使民間貿易公平。邢疏：「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偏也。官有廢闕，復脩治之，使無曠也。」審法度，就是審察禮儀制度，使其各有秩序，而不紊亂。邢疏脩廢官之意，是事必有官，官必有人，人必盡職。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則四方之政便能順利的施行。

「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興起已滅的諸侯之國，爲已絕祀的賢卿大夫立後，舉用隱居的才行超

逸之民，如此，天下的民心自然來歸。劉氏正義：「爾雅釋詁，滅，絕也。公羊僖五年傳，滅者，亡國之善辭也。許氏五經異義解此文云，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

「所重民食喪祭。」帝王所重視的是民食喪祭四者。孔安國注：「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命也。重喪，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此注很好，人民是帝王為政的根本，重視民食，是為養民，重視喪禮與祭祀，是教民以德。

「寬則得眾，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寬厚待人，則得眾人歸附。信實待人，則得人民信任。辦事敏捷，則有事功。為政公平，則民心悅服。尚書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孔傳：「蕩蕩，言開闢。平平，言辯治。」孔穎達疏：「無偏私，無阿黨，王家所行之道，

蕩蕩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者所立之道，平平然辯治矣。」

孔安國注：「凡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

邢昺疏：「此章有二帝三王之事，錄者採合以成章。檢大禹謨、湯誥、與泰誓、武成，則此章其文略矣。」

○子張問於孔子曰：何如斯可以從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惡，斯可以從政矣。

子張曰：何謂五美。子曰：君子惠而不費，勞而不怨，欲而不貪，泰而不驕，威而不猛。

子張曰：何謂惠而不費。子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子張曰：何謂四惡。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

子張問孔子，怎樣才可以從事政治。

孔子說，要尊崇五種美事，屏除四種惡事，這就可以從政了。

子張問，何謂五美。

孔子說，君子爲政，惠民而不耗費財力，勞民而不招民怨，有欲而非自私之貪，心中安泰而不驕傲，有威儀而不兇猛。

子張問，何謂惠而不費。

孔子便逐條解釋五美：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費乎。」王肅注：「利民在政，無費於財。」爲政者要以適當的政策來利民，民之利不同，就要因仍其不同的利益，制定不同的政策，付諸實施。例如因仍農民所利，就要有利於農民的政策，因仍工商之民所利，就要有利於工商之民的政策。以這些利民的政策來輔助各

地各業人民，使其安居樂業，各遂其生，此卽惠而不費。

「擇可勞而勞之，又誰怨。」邢疏以學而篇孔子的話解釋：「使民以時，則又誰怨恨哉。」爲政者推行公共建設，如脩治溝洫，或養護道路橋梁等，需用民間勞力，但需選在農閒時期，民間可以出動勞力，這才勞動人民，又有誰怨呢？

「欲仁而得仁，又焉貪。」君子之欲，是欲行仁政，欲行卽行，便能得仁，此欲便不是貪。皇疏：「欲仁義者爲廉，欲財色者爲貪。言人君當欲於仁義，使仁義事顯，不爲欲財色之貪，故云欲仁而得仁，又焉貪也。」又引江熙曰：「我欲仁，則仁至，非貪也。」

「君子無眾寡，無小大，無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驕乎。」孔安國注：「言君子不以寡小而慢也。」君子待人接物，虛心

平等。所待之人，無論多數少數，也不論是大人物小人物，都不敢怠慢。此卽泰而不驕。

「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君子端正其衣冠，自尊其瞻視儀容，令人望之儼然而敬畏。此卽威而不猛。

子張旣知五美是何意義，再問何謂四惡。

孔子爲子張解釋：

「不教而殺謂之虐。」爲政不先教民，人民犯罪就殺，這叫做虐。

「不戒視成謂之暴。」馬融注：「不宿戒，而責目前成，爲視成。」此意是說，爲政不在事先一再的告戒，而立刻就要求看到成果，這就是暴。

「慢令致期謂之賊。」政令發布很慢，限期完成卻是緊急而刻不容緩。這就是賊害人民。

「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孔安國注：「謂財物俱當與人，而吝嗇於出納，惜難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也。」皇疏：「有司，猶庫吏之屬。人君若物與人而吝，即與庫吏無異。」孔注「猶之」爲「俱當。」劉淇助字辨略：「猶之，猶俗云總是也。」皇疏之意，猶若以物與人。應以皇疏較優。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不知禮，無以立也。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知命、知禮、知言，三者非常重要，孔子告訴學者不可不知。
「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孔安國注：「命，謂窮達之分也。」皇疏：「命，謂窮通夭壽也。人生而有命，受之由天，故不可不知也。若不知而強求，則不成爲君子之德。」皇疏之意，命就是天命。各人的命雖然同受於天，但有窮通夭壽之異。何謂其然，必須了解前因。各人前因不同，所以受天之命不同。了解前因，便能知命。如此知命，始肯脩德以立命。不但立己之命，更爲生民立命。這才能成君子之德。

「不知禮無以立也。」人不知禮，無從立身。皇疏：「禮主恭儉莊敬，爲立身之本。人若不知禮者，無以得立身於世也。」皇疏又引證禮記禮運篇孔子的話：「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由此可見禮是

如何的重要。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劉氏恭冕說：「言者心聲，言有是非，故聽而別之，則人之是非亦知也。」知言乃能知人。如何知言，劉氏引孔子與孟子各一段話以爲示範。周易繫辭傳孔子說：「將叛者其辭慚，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孟子公孫丑篇：「何謂知言，曰，誑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離，遁辭知其所窮。」此爲聖賢知言知人之學，學者聞一可以反三。

（全文完）